

紅岩

威懾群魔

紅
HONG

岩
YAN

(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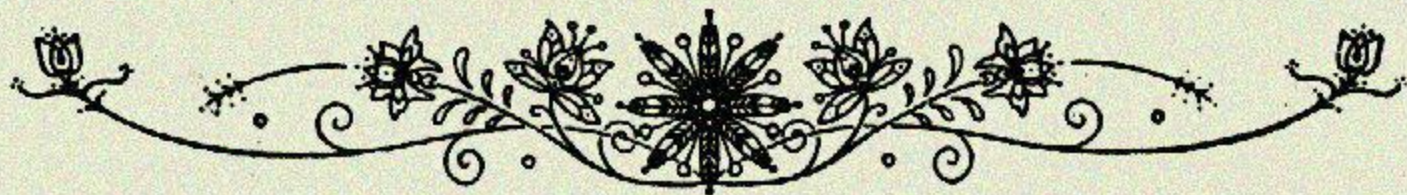
威 懾 群 魔

原著 罗广斌 楊益言

改編 可 蒙

繪圖 韓和平 罗 盘
金 奎 顧炳鑫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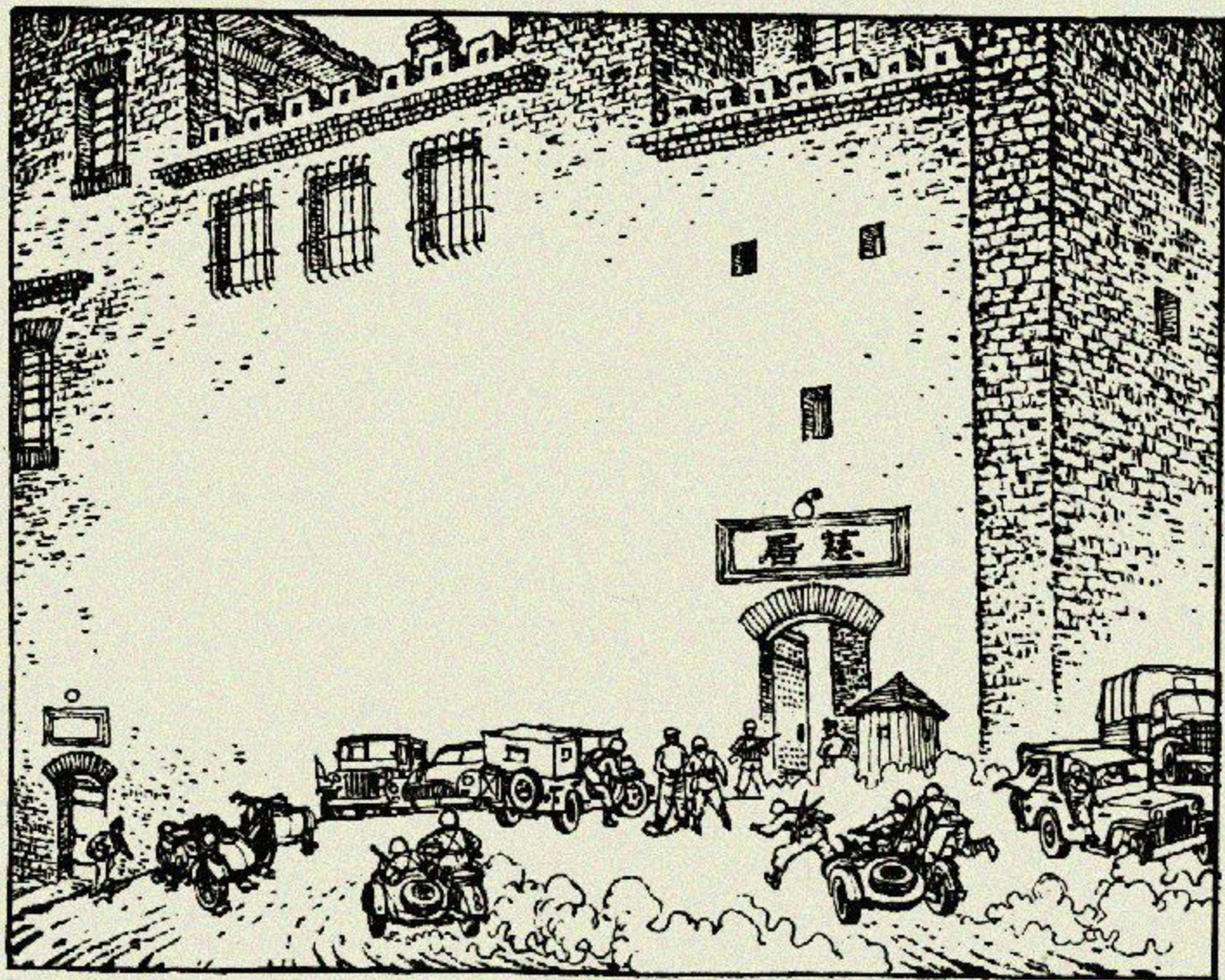


前 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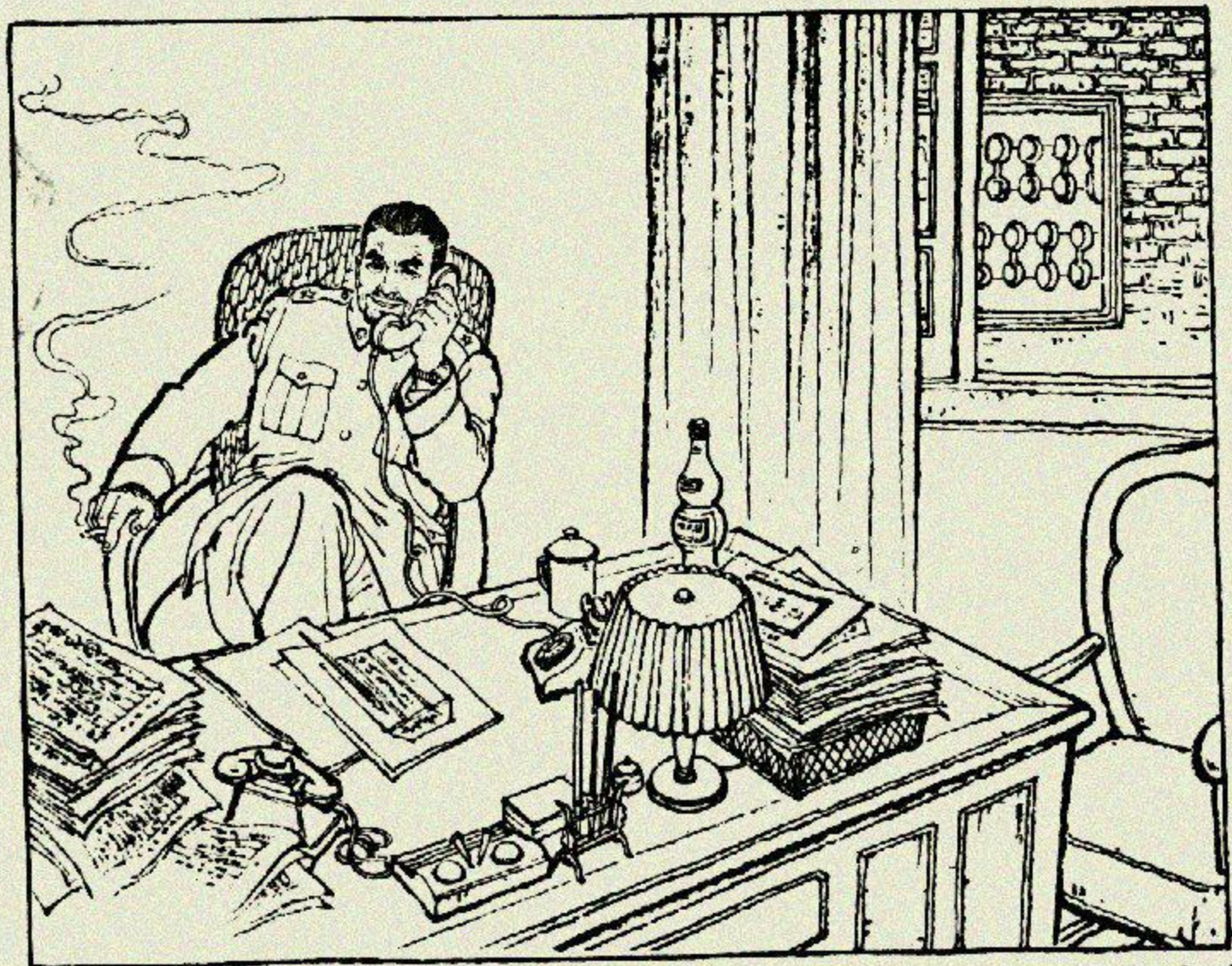
《紅岩》出版以後，深受廣大讀者歡迎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，很難忘懷書中所描寫的許雲峯、成崗、江姐、齊曉軒、劉思揚……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他們在同敵人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，深深打動讀者的心靈，使讀者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。

為了滿足讀者需要，我們選擇這部長篇小說編繪為連環畫，全書分為八冊。內容從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——中美合作所毀滅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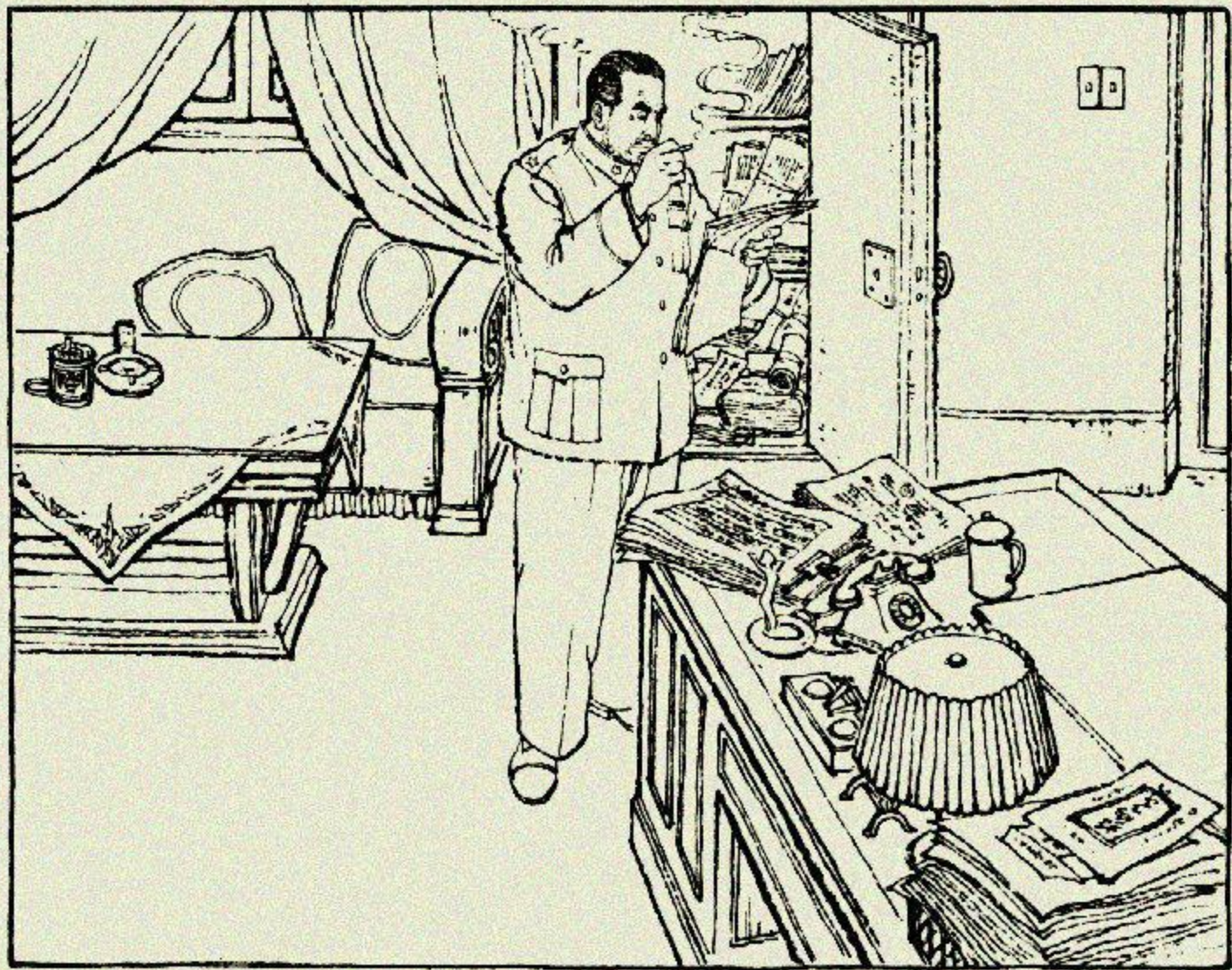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意圖是想通過連環畫，使青少年了解革命事業的艱苦，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繼承革命先烈的戰鬥傳統，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同時使更多的讀者認識到：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黑暗歲月里，無數先烈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，如何同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。他們的英雄事跡，將進一步地鼓舞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與激情，在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、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運動中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，取得更大的勝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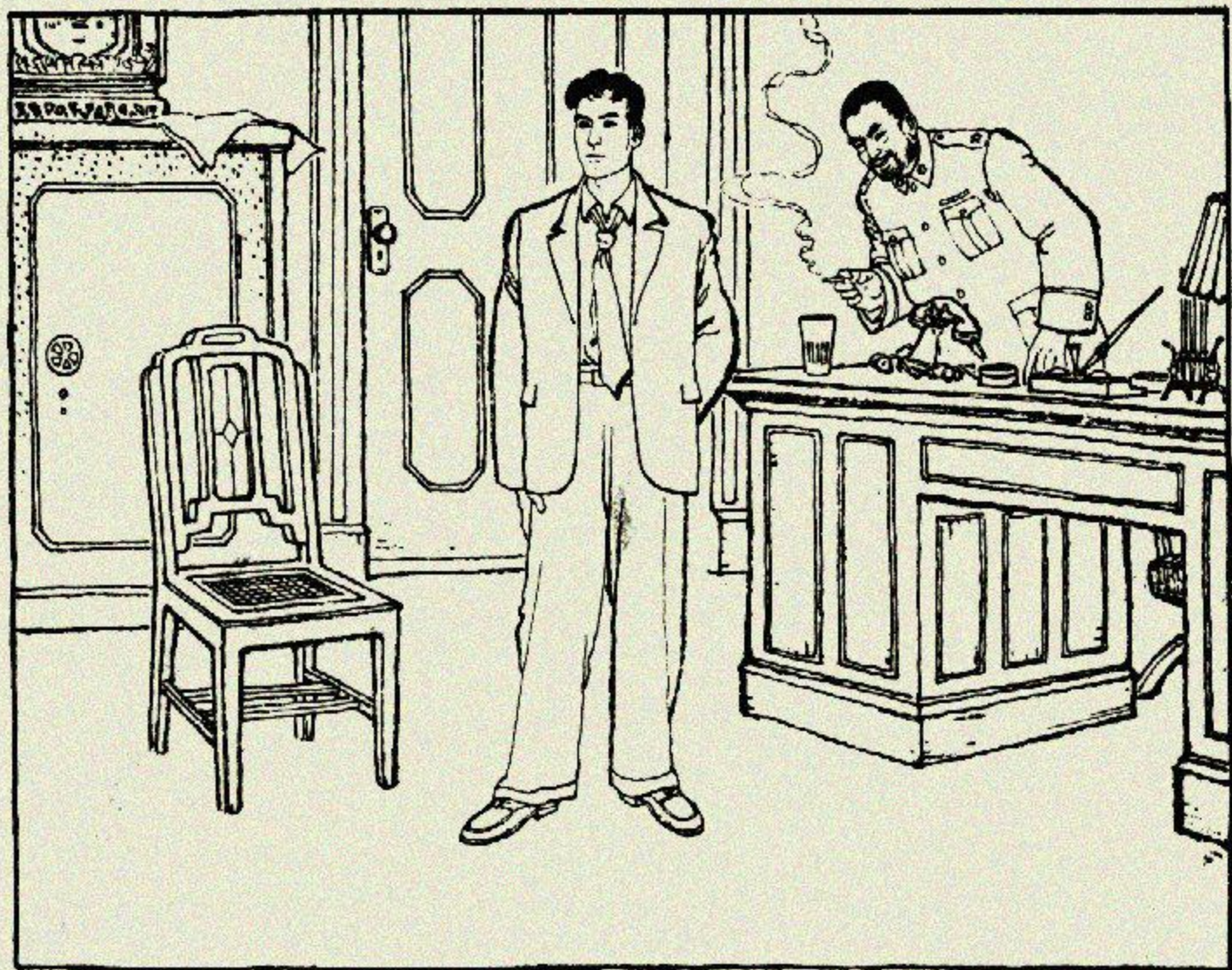
(1) 时间已是深夜，“慈居”这个罪恶的巢穴，灯火通明。由于甫志高的叛变，老许、成岗、刘思扬、孙明霞、余新江被捕，特务们都高兴得发了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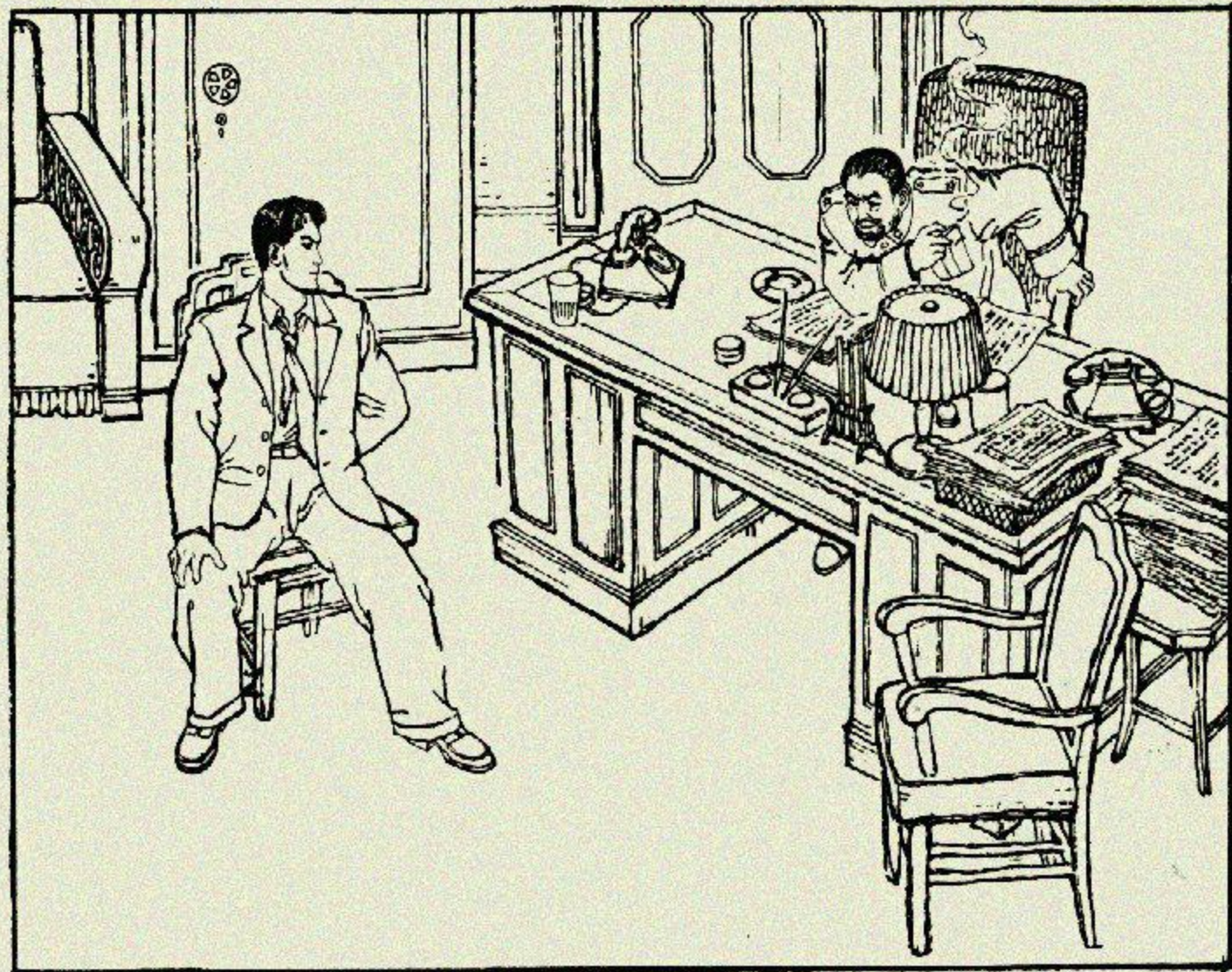
(2) 电话铃响了,徐鹏飞取过话筒,传来的是沈养斋的笑声,说美国特别顾问非常重视逮捕许云峰等人的事。徐鹏飞听了,冷酷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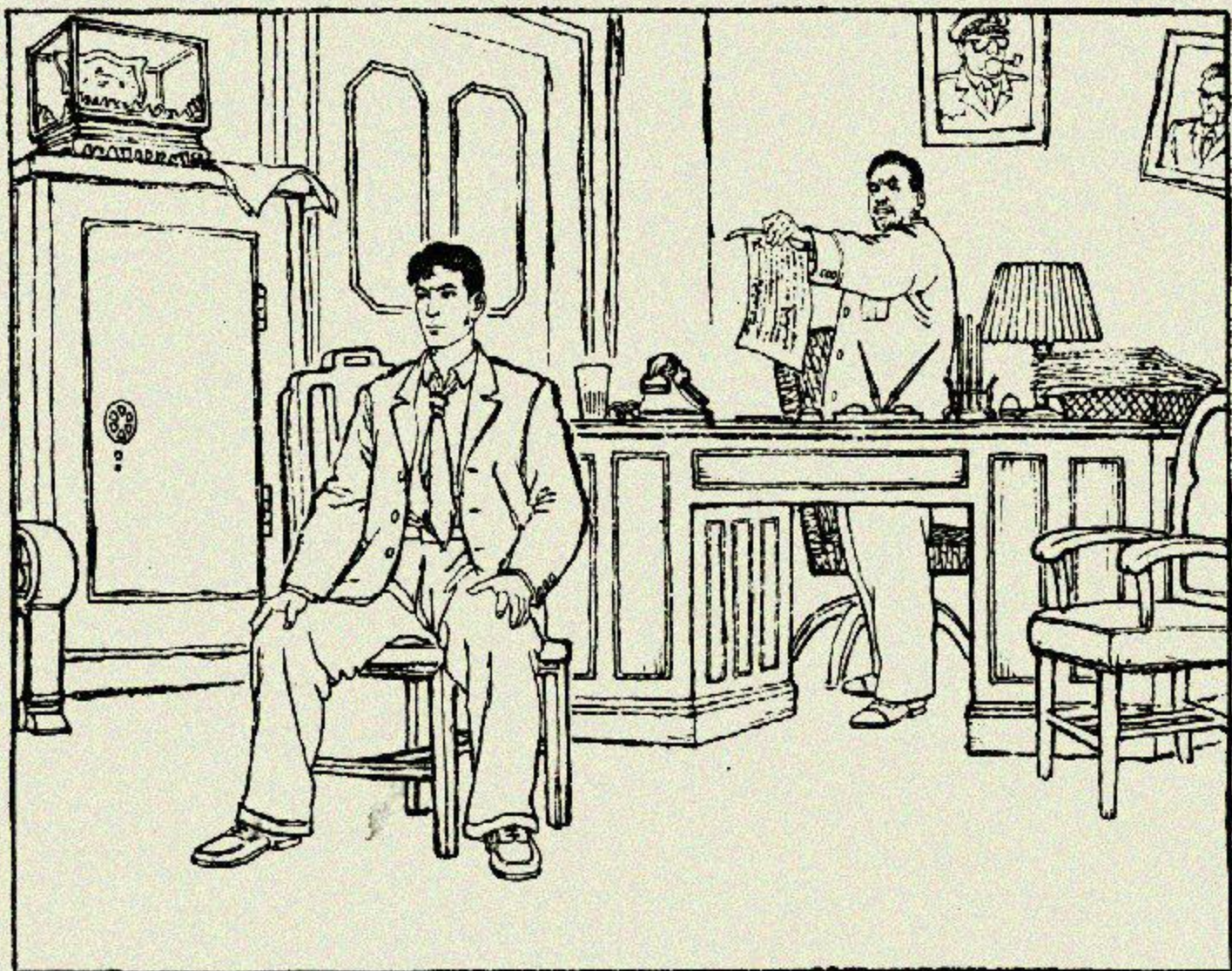
(3)“胜利决定在今晚的行动上。许云峰、成岗、刘思扬、余新江、孙明霞,只要有一个开口就好。”徐鹏飞想着,把甫志高口供的材料打开来,再进行一次研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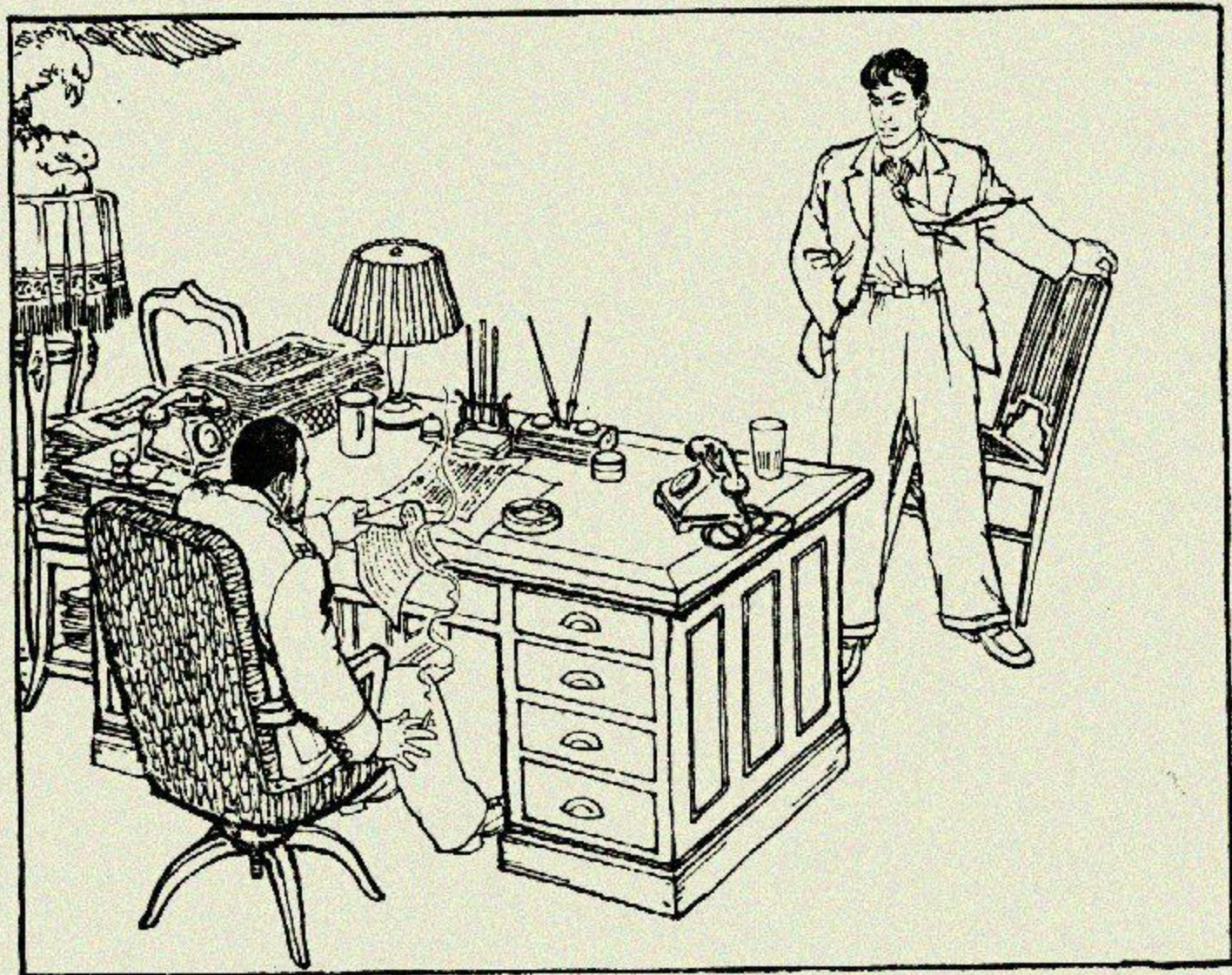
(4) 徐鹏飞不相信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刘思扬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。他命人带上刘思扬, 问道: “你家里有吃有穿, 搞什么政治?” 刘思扬一言不发, 横眉怒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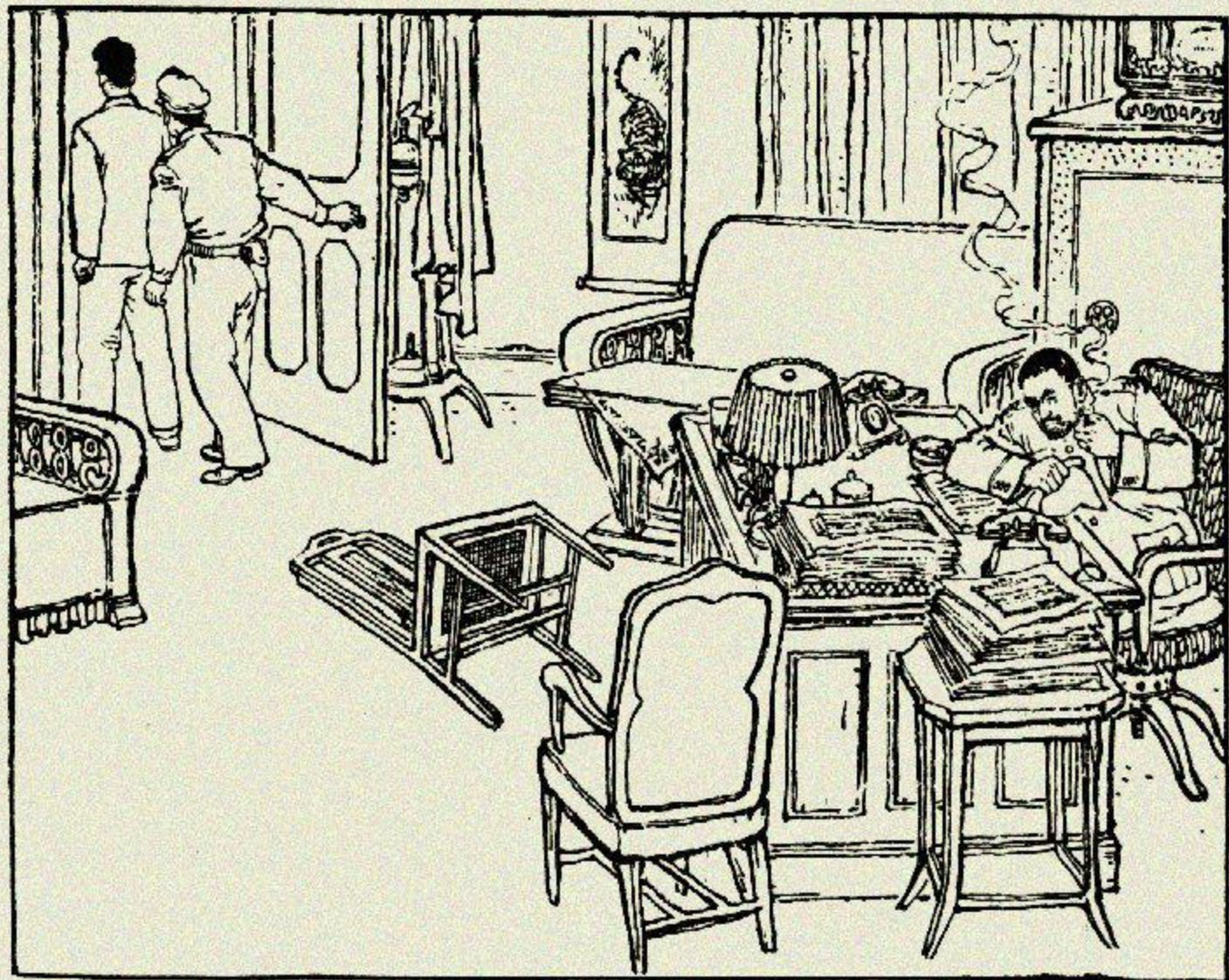
(5) 徐鹏飞接着说：“年轻人不满现实，被人利用，也是人之常情……”刘思扬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谁都利用不了我，信仰共产主义是我的自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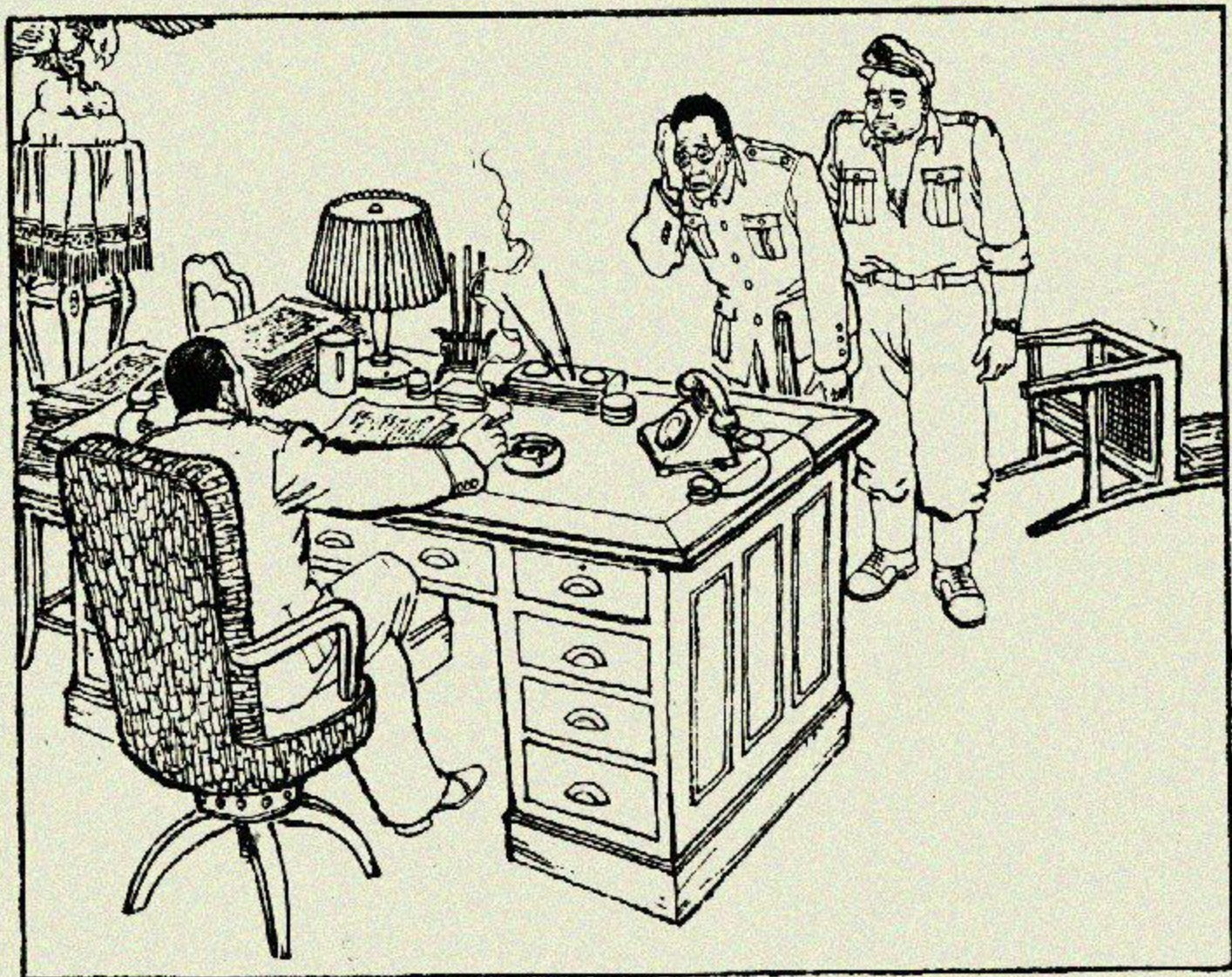
(6) 徐鹏飞忽然脸色一变,厉声说:“你的事情,甫志高全告诉我了,他比你识时务。现在,两条路任你选择:一条路是悔过自新;一条路是长期监禁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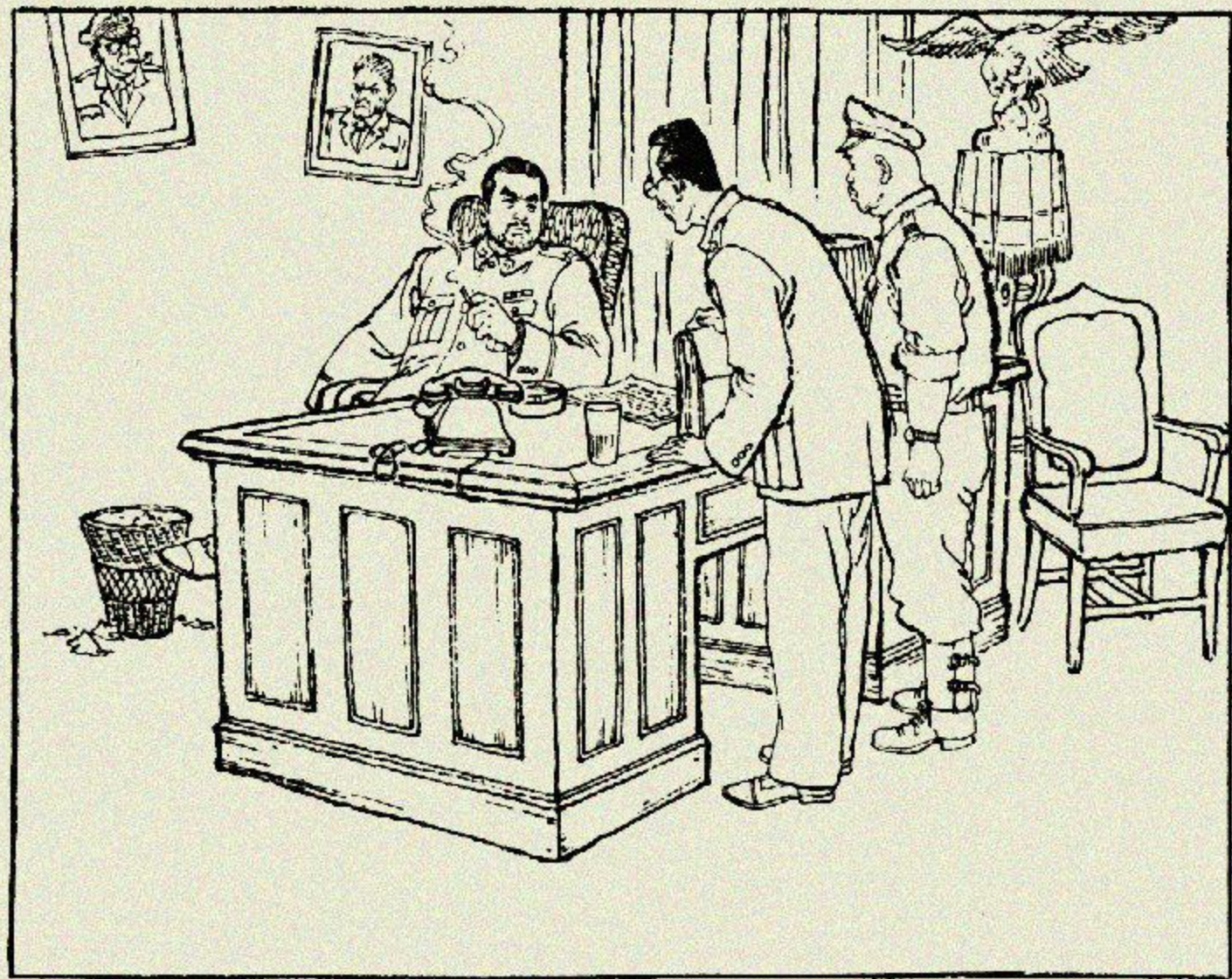
(7) 刘思扬望着这个阴险的敌人，毫不屈服地说：“悔过自新，我没有那么卑鄙无耻。我情愿坐牢，坐到你们灭亡那天为止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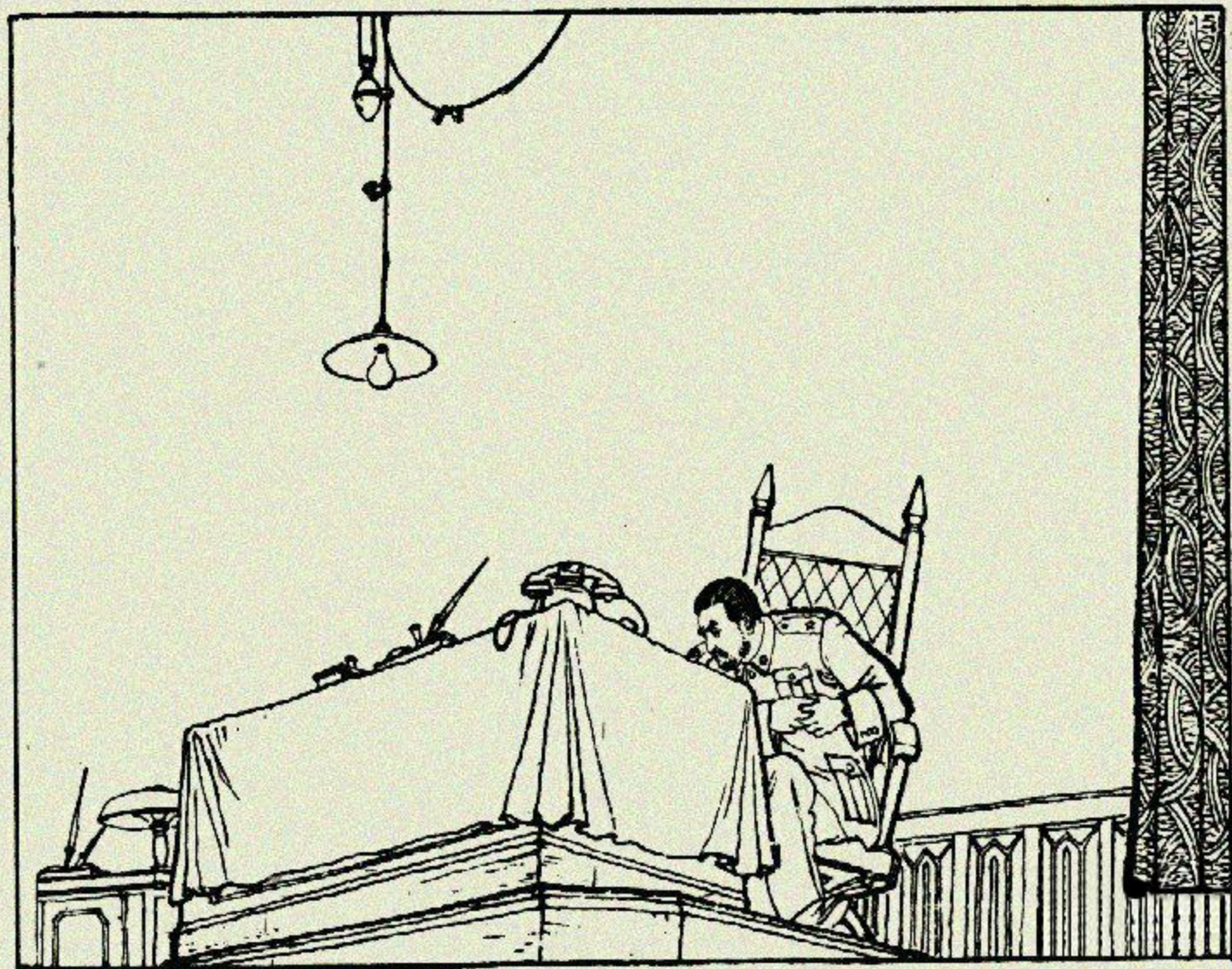
(8) 威胁和诱引, 都没能使刘思扬屈服。徐鹏飞冷笑一声: “不出三个月, 你就会向我请求悔过自新!” 说完, 叫人把刘思扬带走, 眼光又落到甫志高写的材料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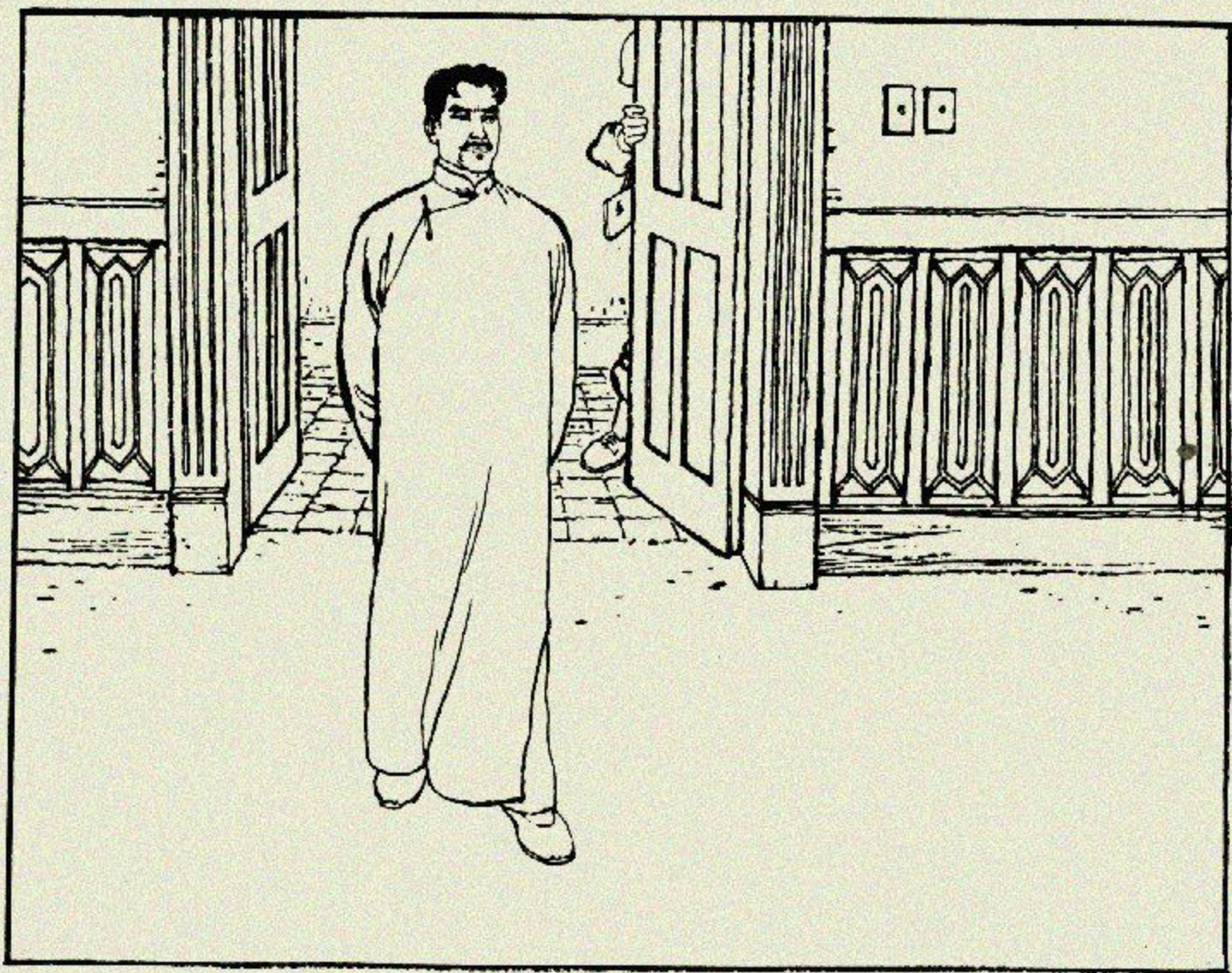
(9) 就在这时,主任法官朱介进来,向徐鹏飞报告审讯成岗、余新江等人的情况。从朱介那种狼狈的神态看来,徐鹏飞知道审讯是一无所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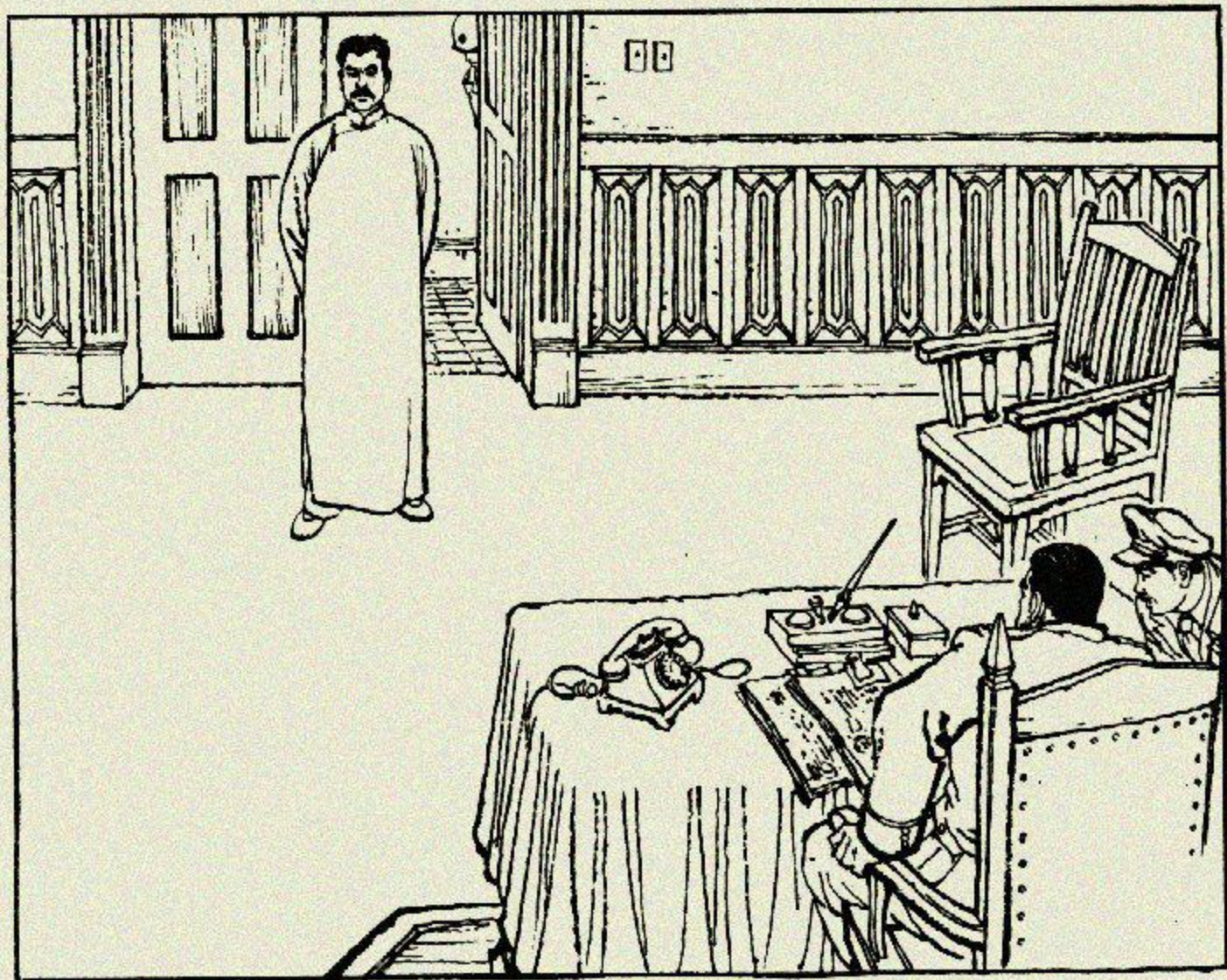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徐鹏飞觉得希望就在许云峰身上。决定亲自审讯许云峰,要朱介马上去做好准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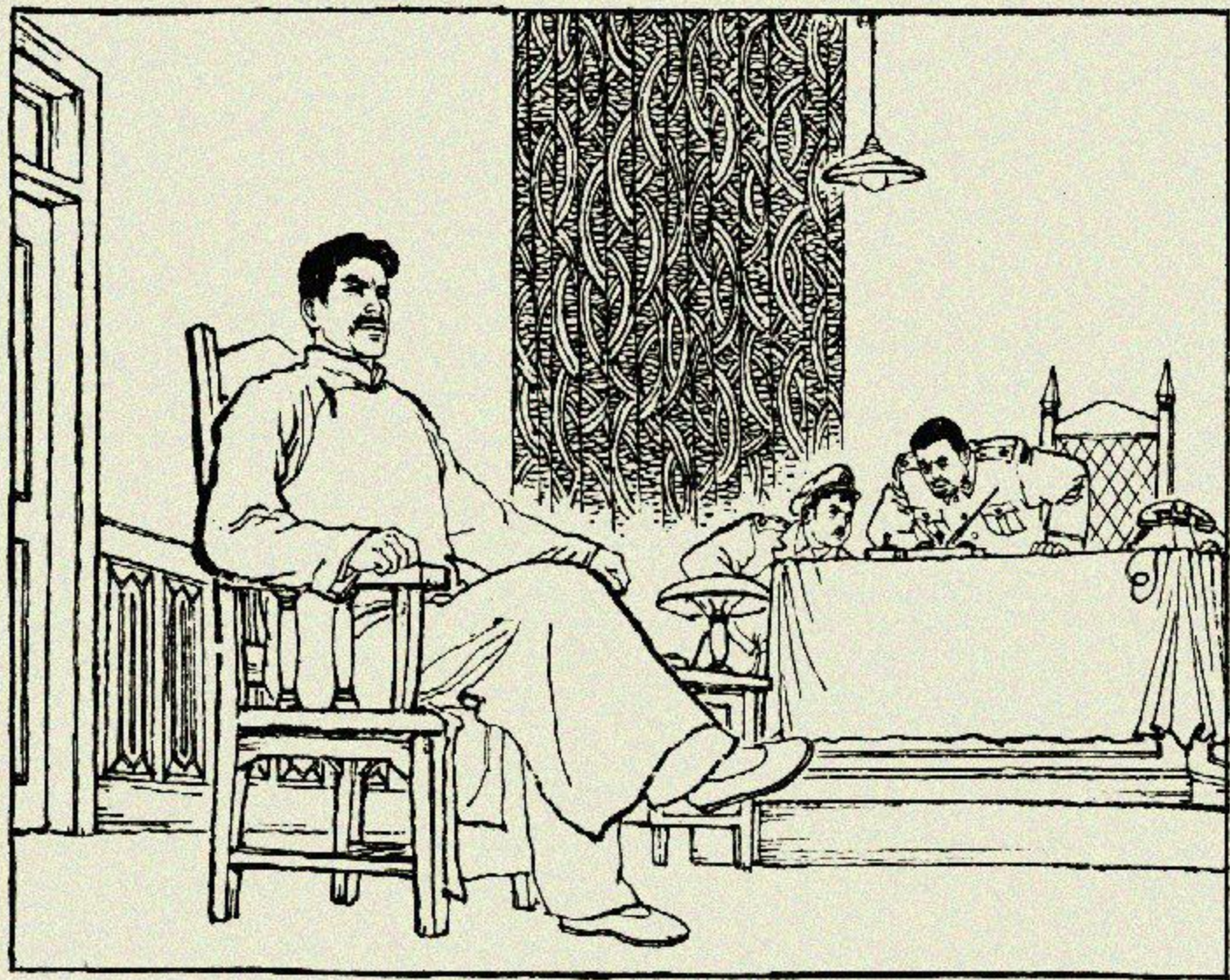
(11) 徐鹏飞坐到审讯台的沙发转椅上，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与疑虑：审讯就要开始，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就要见面，结果如何，很难预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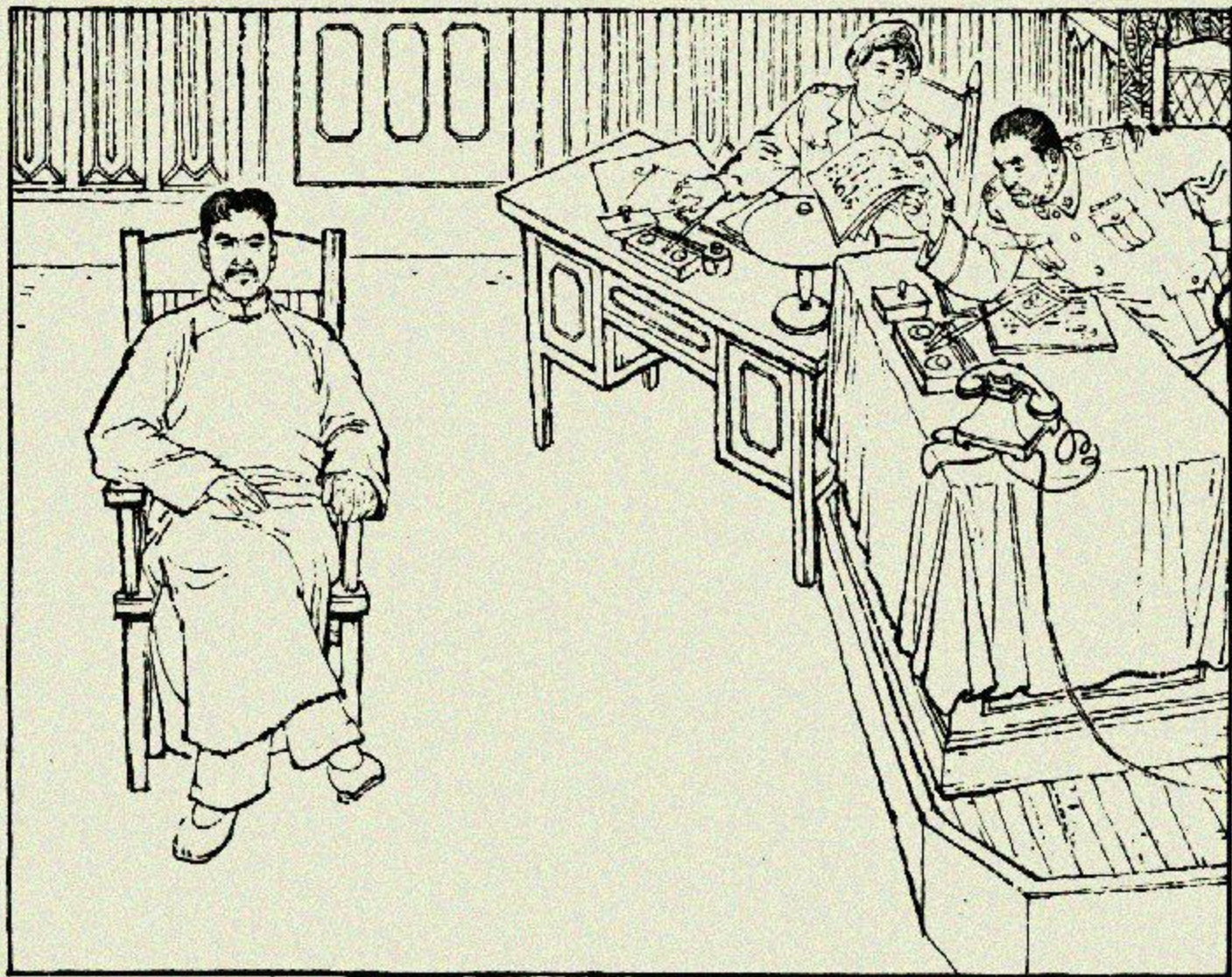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徐鹏飞尽力集中思路, 思考着审讯时如何应付。就在这时, 许云峰步履从容的走了进来, 目光闪闪, 扫射所有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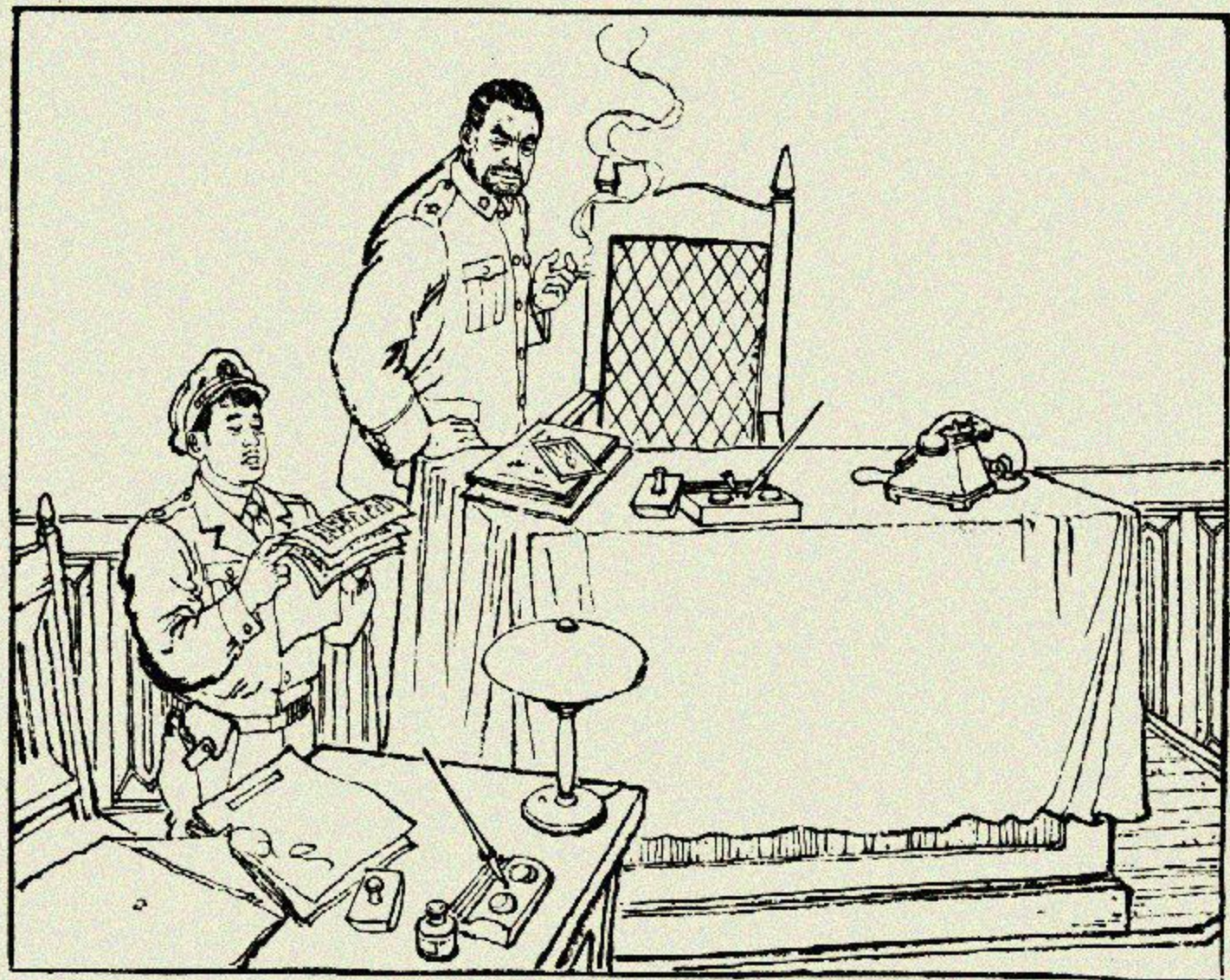
(13) 徐鹏飞暗吃一惊,他想:对这种人不先来一个下马威,是不能取胜的。他表面镇静内心空虚的望着许云峰,高声问:“中共重庆市的工运书记许云峰,是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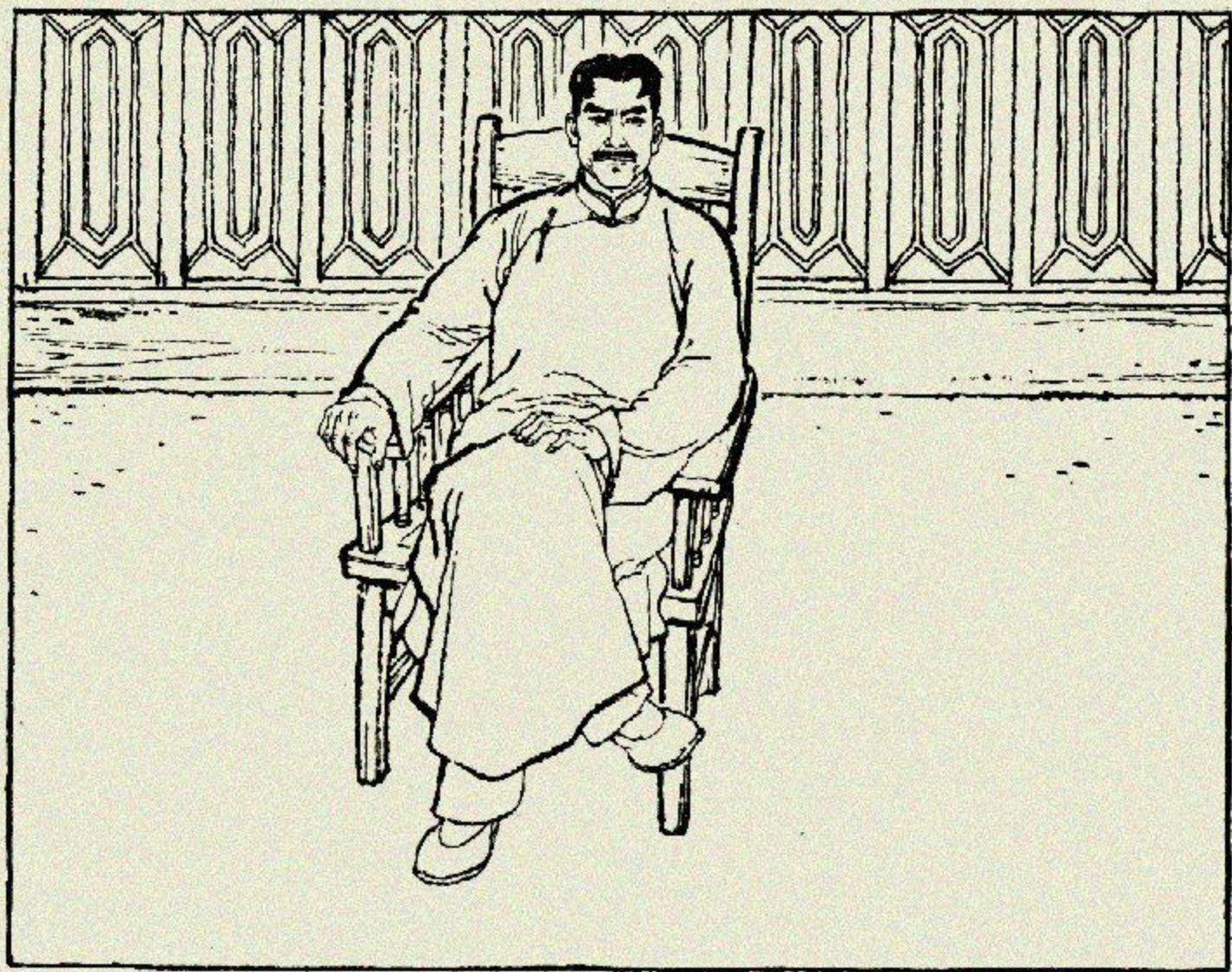
(14) 许云峰头一昂,冷冷地道:“何必虚张声势!”徐鹏飞呆了一下,一时竟说出一句毫无准备的话:“你……你请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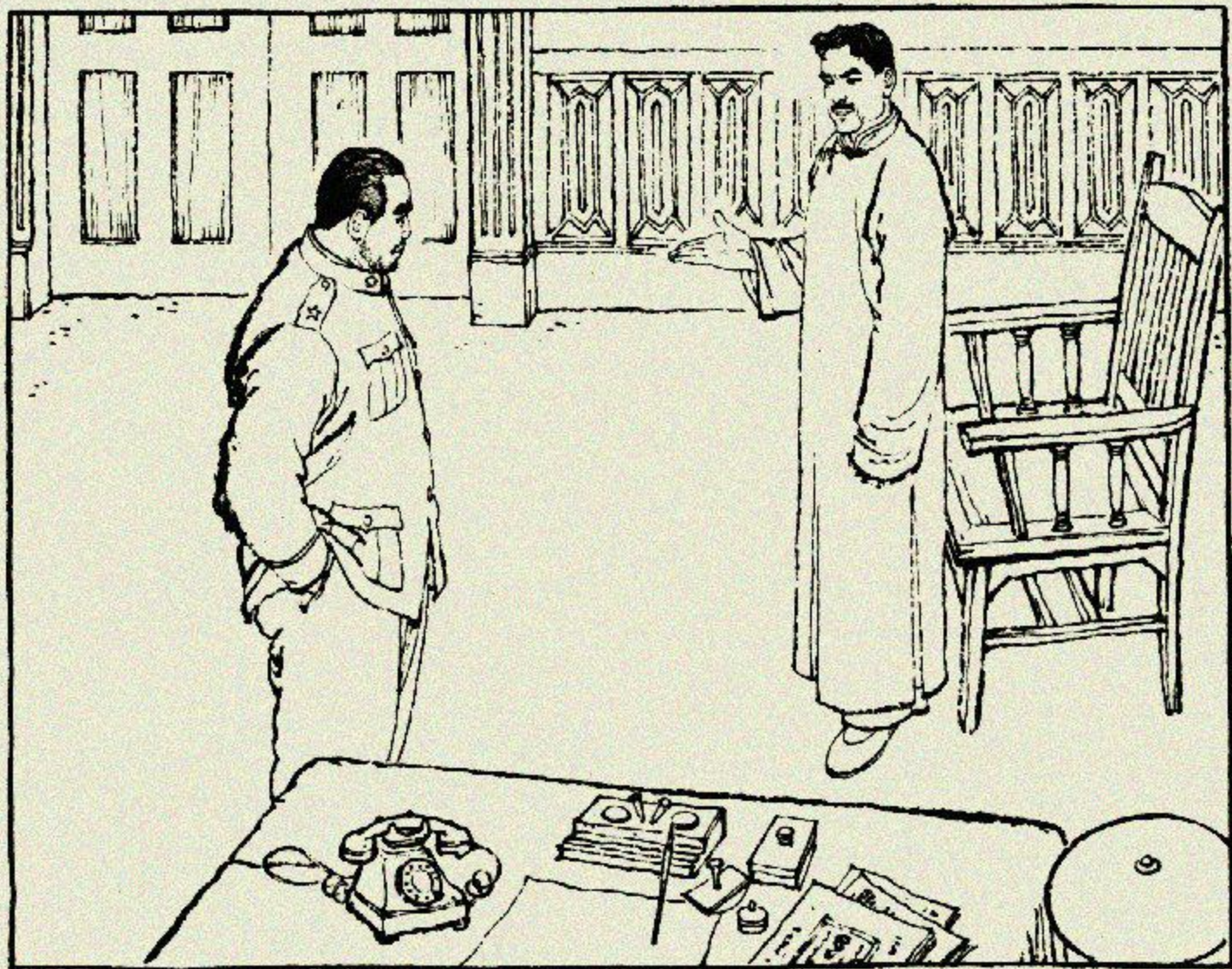
(15) 徐鹏飞觉得自己这句话很不妥当，伸手抓过卷宗摇了摇，用话来掩饰自己的情绪：“这里几百份材料统统和你有关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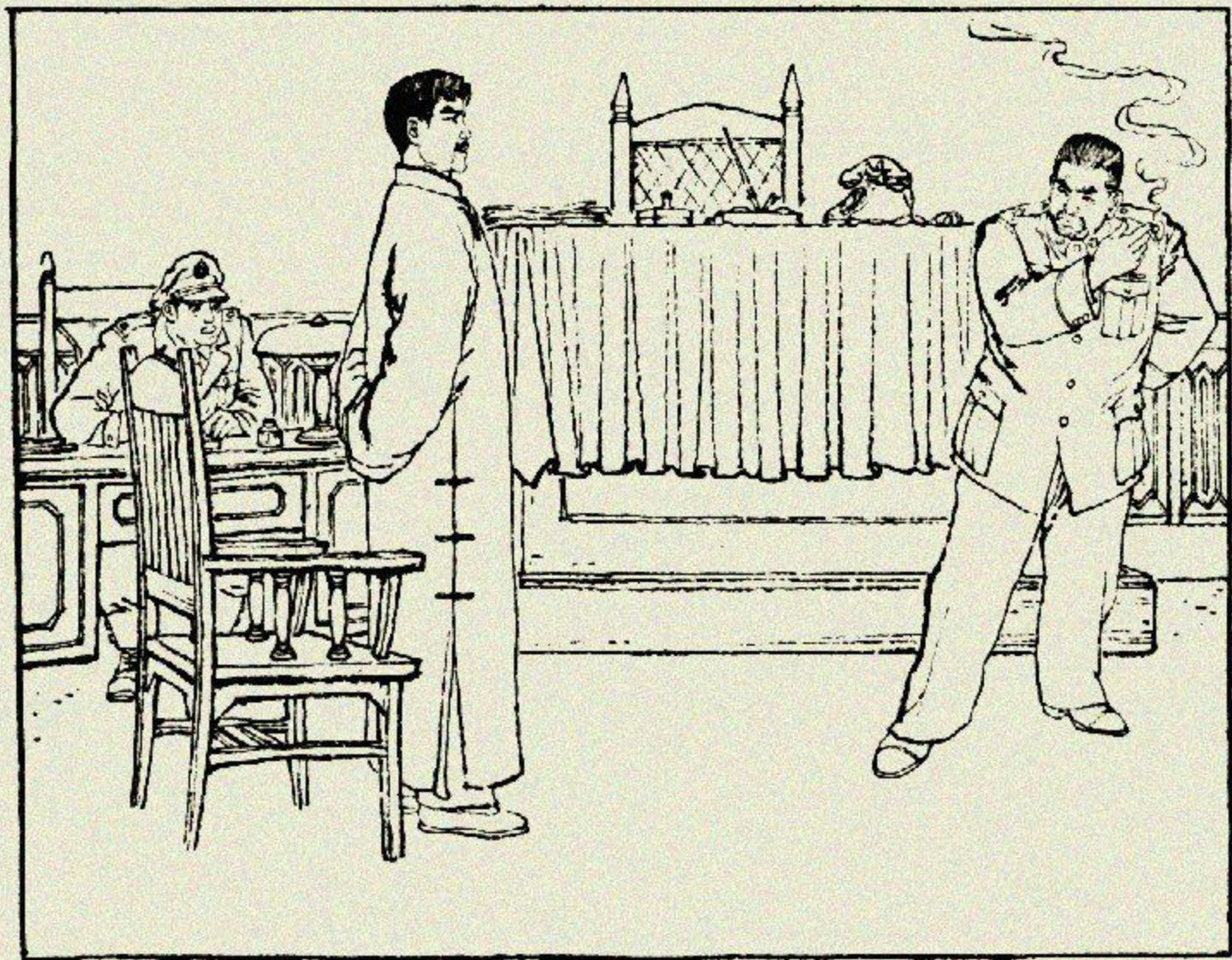
(16) 他把卷宗随手扔到魏吉伯面前，故作无足轻重的语气说：“随便念几段给他听听。”魏吉伯念道：“许云峰，民国廿七年潜来重庆，社会职业经常变换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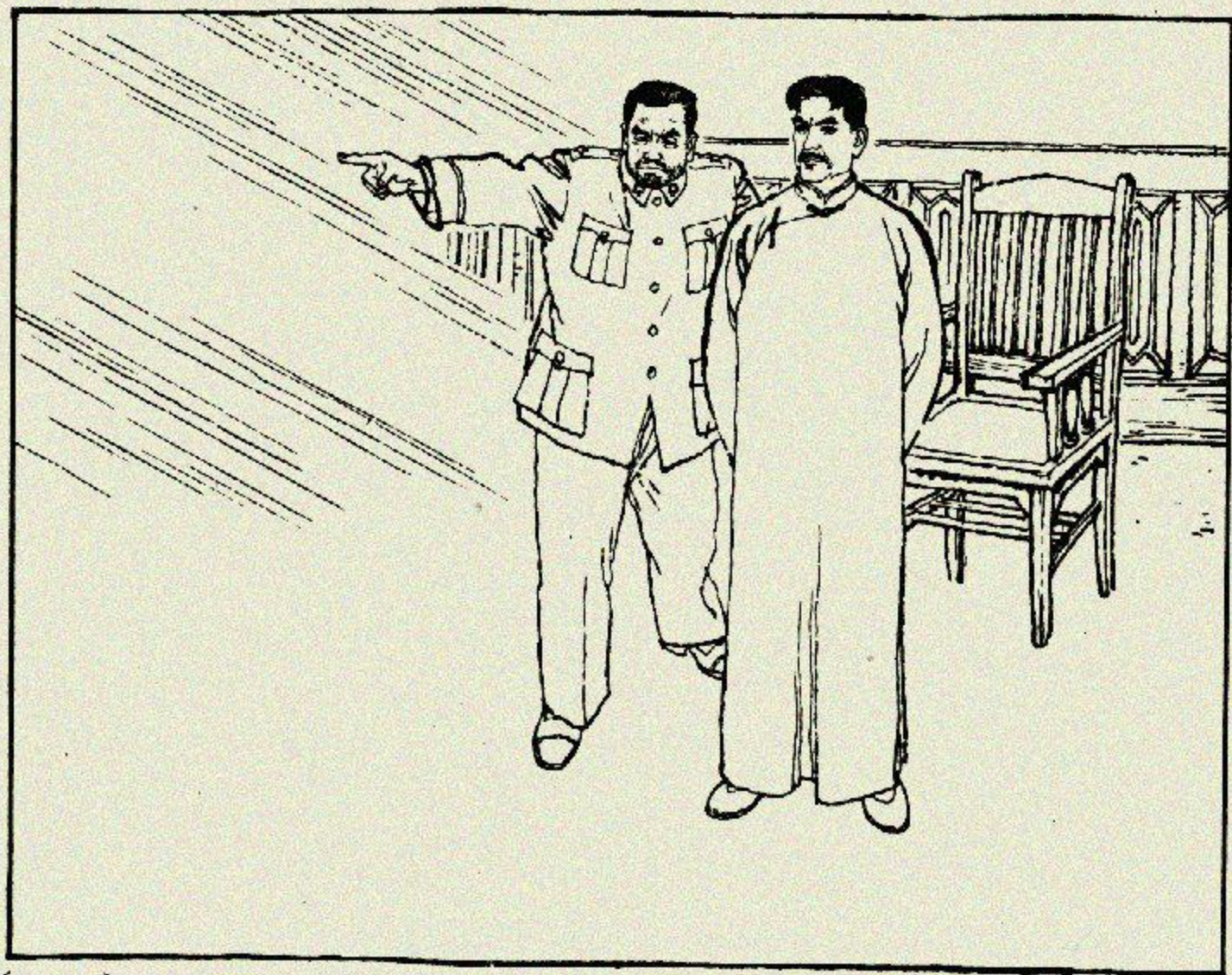
(17) 许云峰知道，自己在重庆工作多年，敌人搜集到一点零碎情报，是并不奇怪的事。他鄙视地望着敌人说：“如果没有叛徒，单凭这点材料，你们休想找到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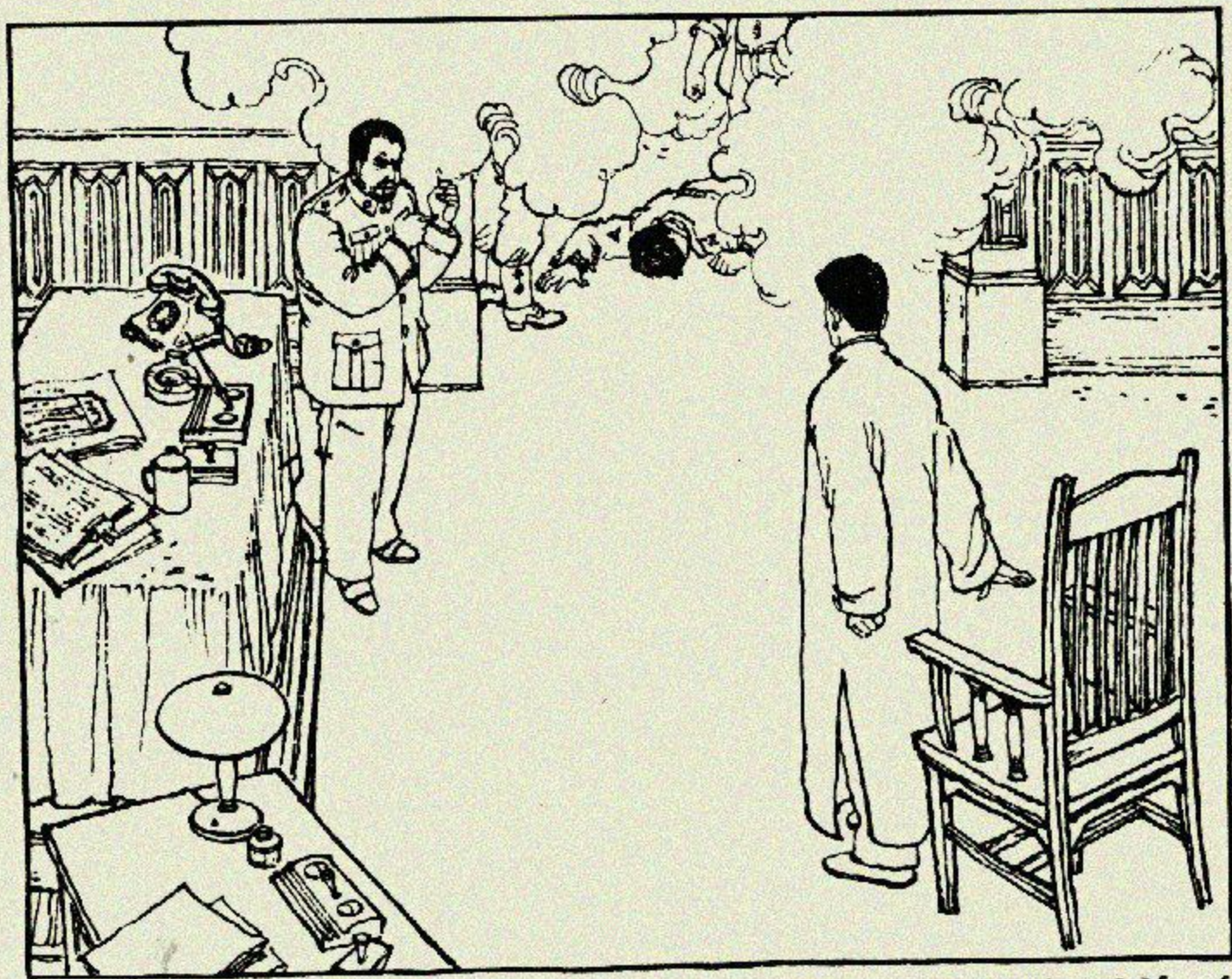
(18) 徐鹏飞应道：“甫志高现在是我有力的助手。我们掌握了你们全部材料！”许云峰冷笑几声：“别的材料你们得不到了，否则不会对我发生兴趣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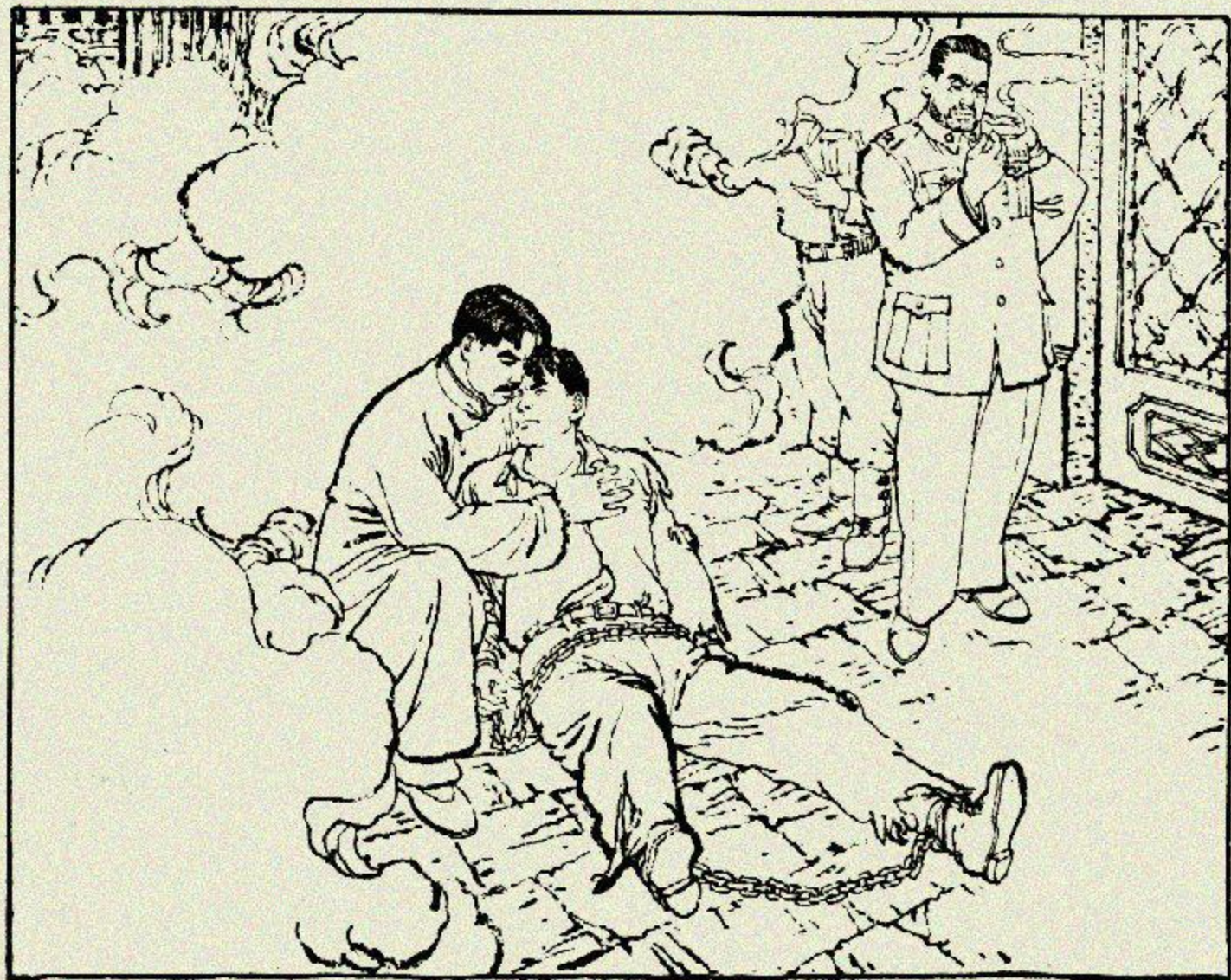
(19) 徐鹏飞见抛出的材料,一点也没有效果,脸色一变说:“我们对你可以有兴趣,也可以丧失兴趣。……我倒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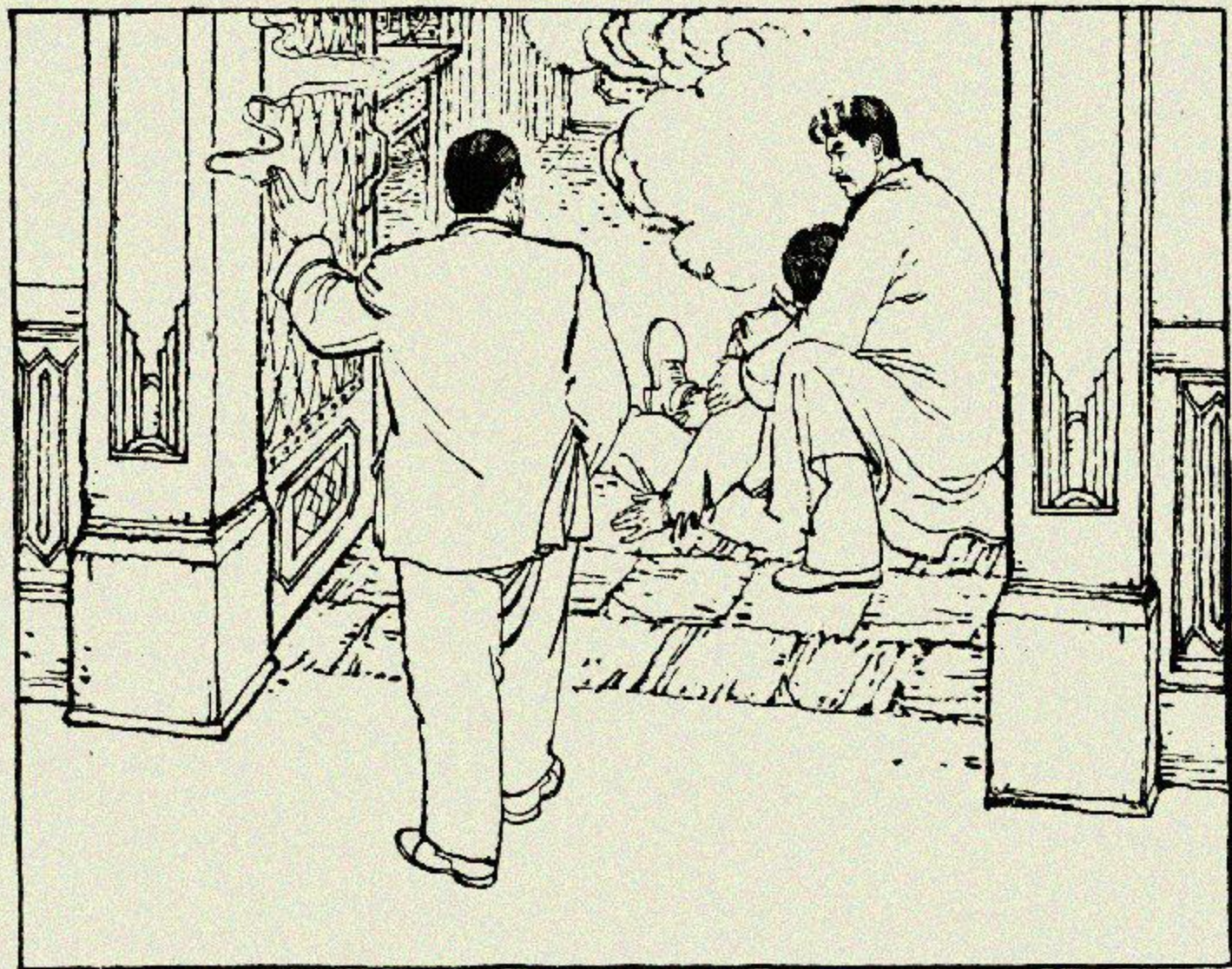
(20) 他见许云峰不理睬他，叫嚷道：“如果你拒绝走甫志高的道路，那么另一条道路在等着你！”他用手一指，一道强烈的灯光，突然直射到许云峰身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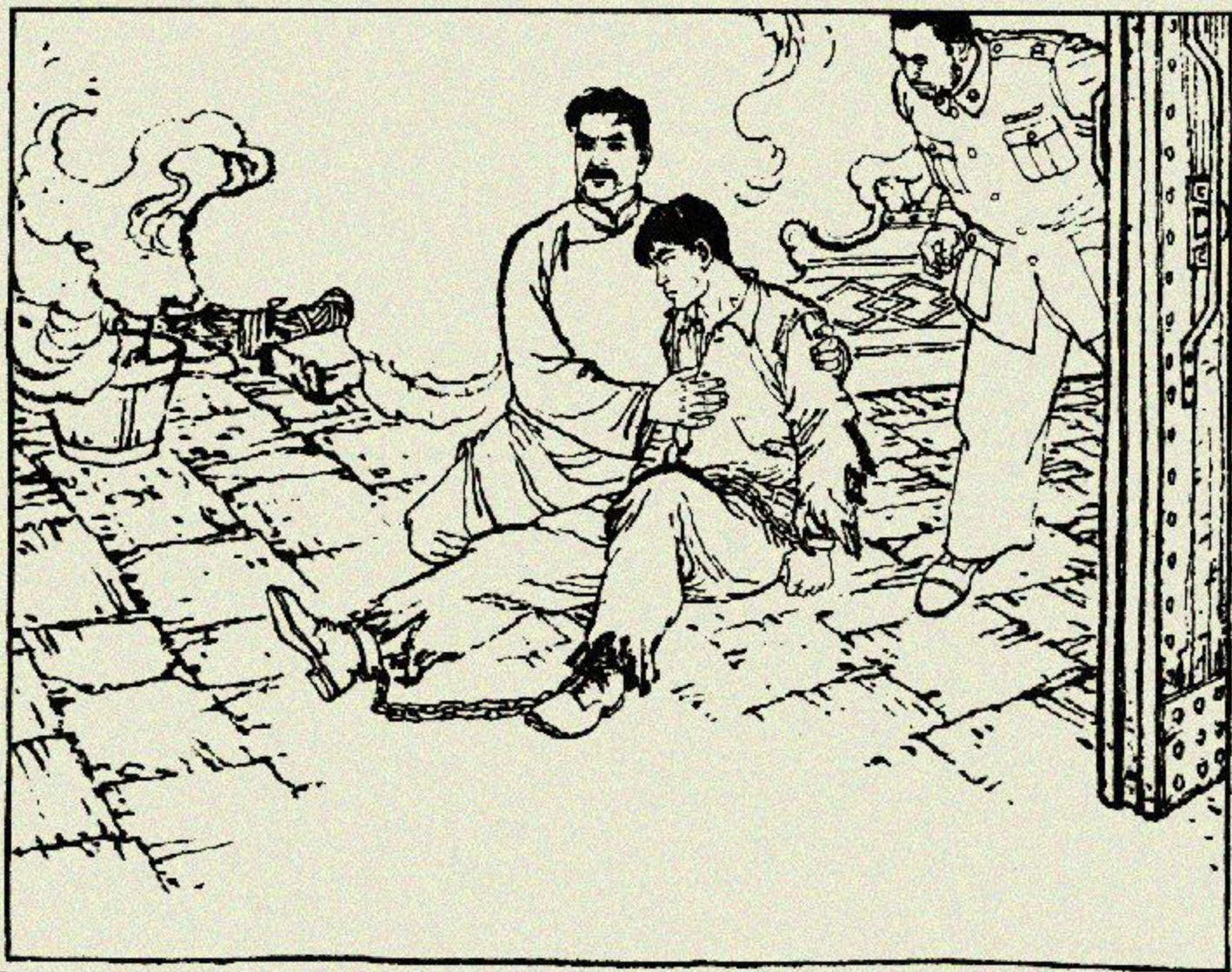
(21) 一个满身血迹的人, 立时呈现在许云峰面前。徐鹏飞点燃一支烟, 慢腾腾地说: “请看看吧! 你过去的交通员成岗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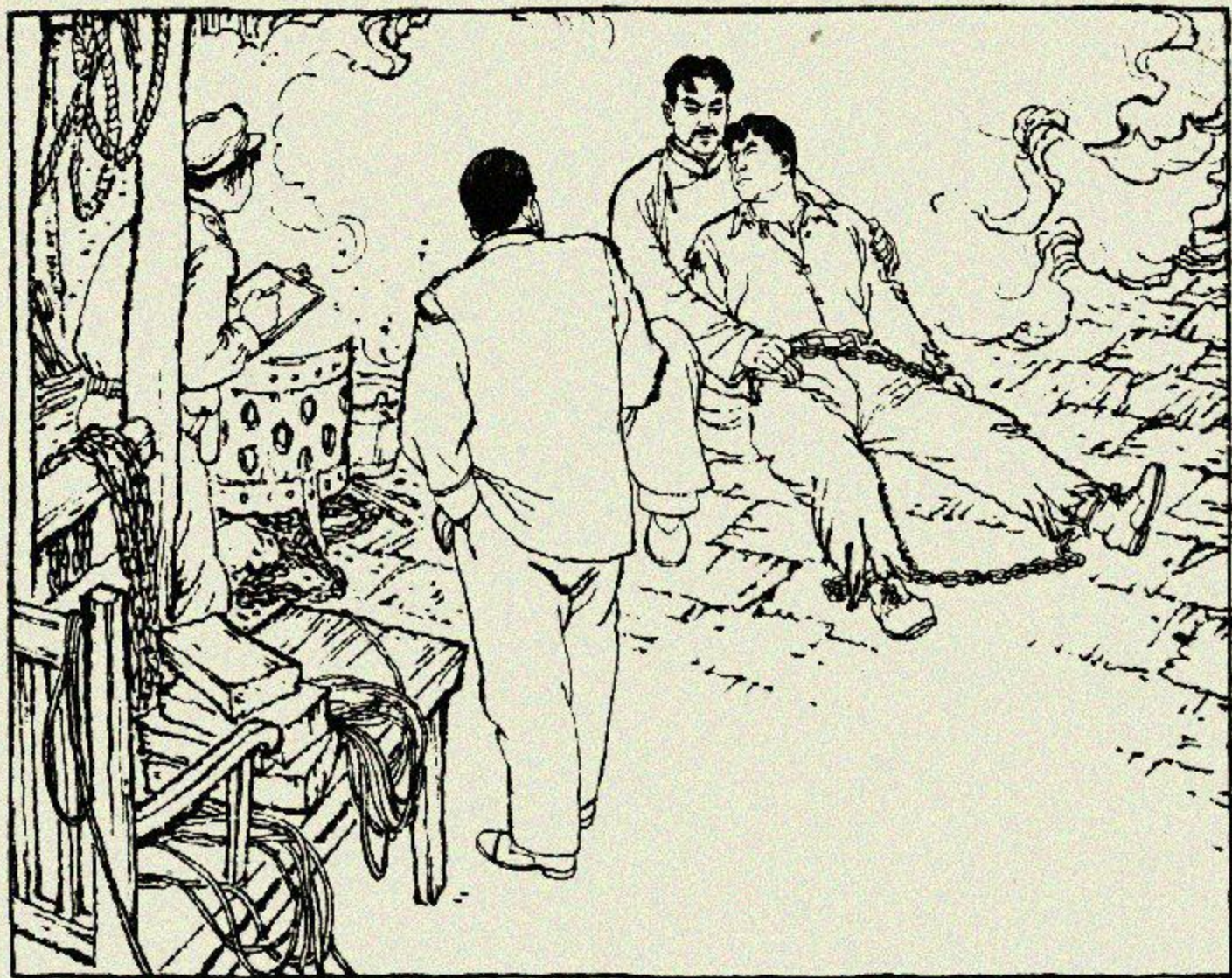
(22) 啊, 成岗被捕了! 这么说, 卑劣的叛徒竟抢在前面了! 许云峰扑上前去, 把成岗紧紧地抱在怀里; 望着遍体鳞伤的成岗, 他心头又是愤怒, 又是沉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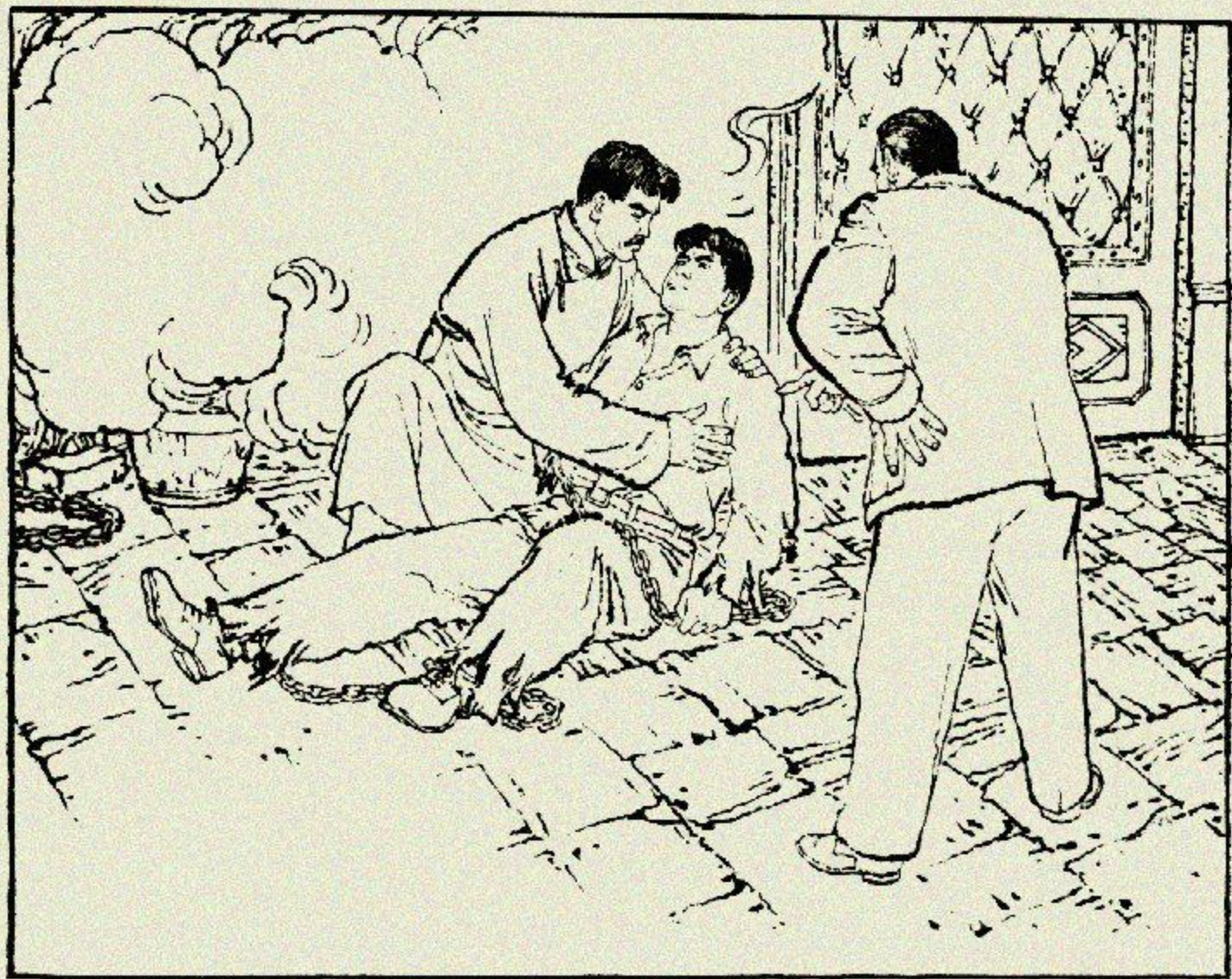
(23) 徐鹏飞自得地说道：“看着自己人身受毒刑，你能无动于衷？”许云峰正要怒斥敌人，瞥见对方自得的神情，立刻冷静下来，决不能用感情冲动来代替斗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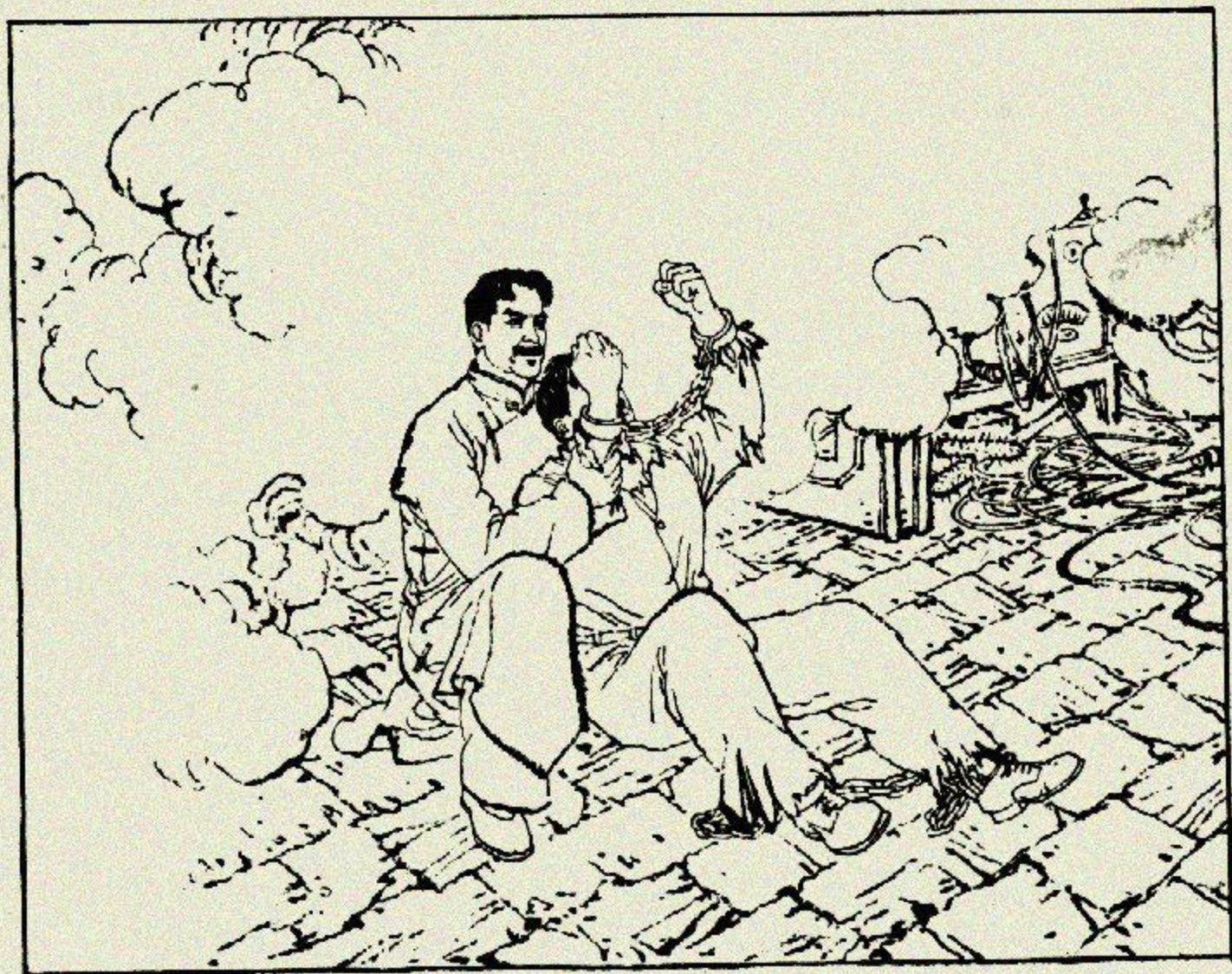
(24) 许云峰脸上现出轻蔑的微笑，一言不发。徐鹏飞气得攥掉手上的烟蒂，逼近一步说：“你笑什么？你，你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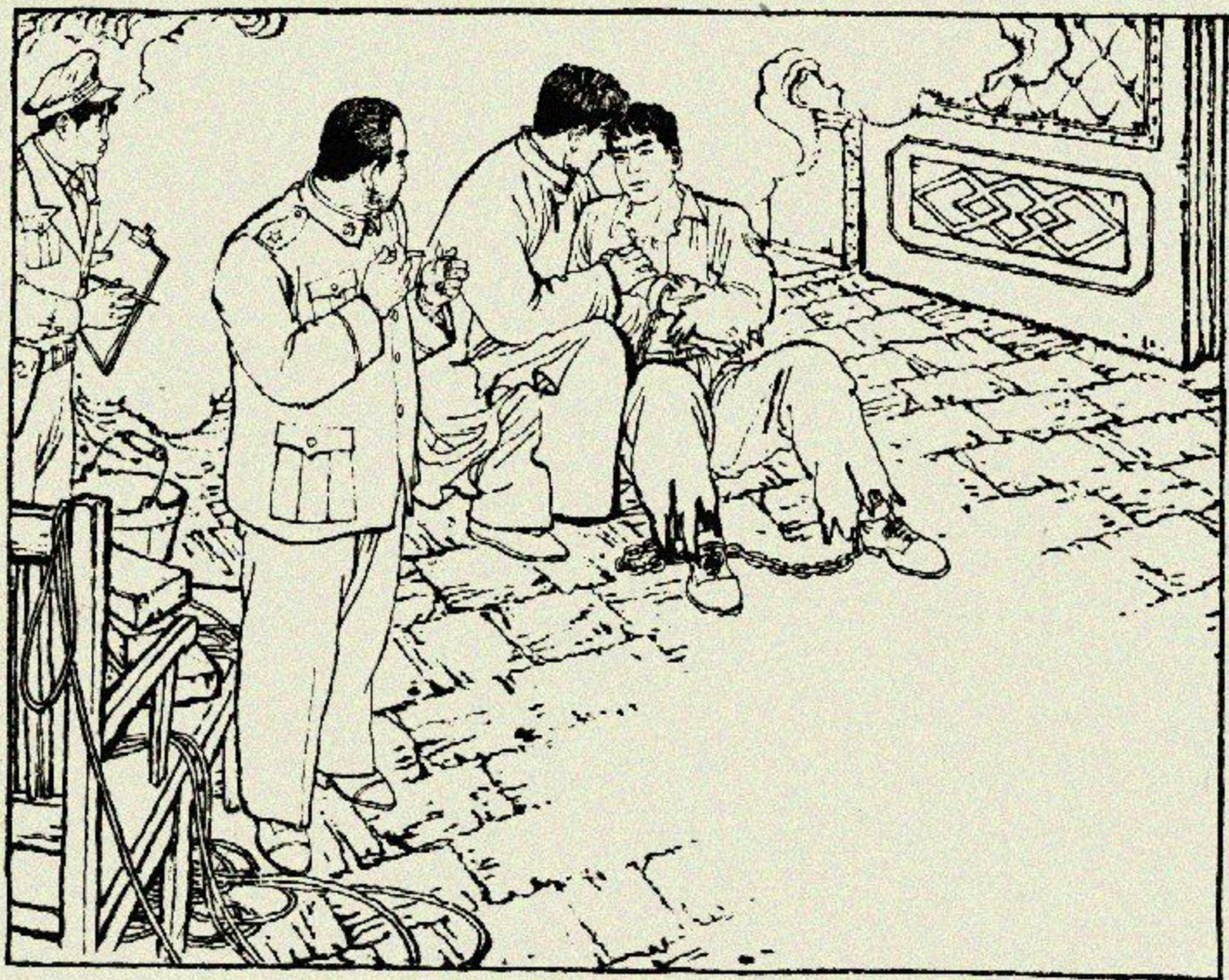
(25) 许云峰冷冷地道：“你们根本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操！不过，我还是可以告诉你：为了革命的胜利，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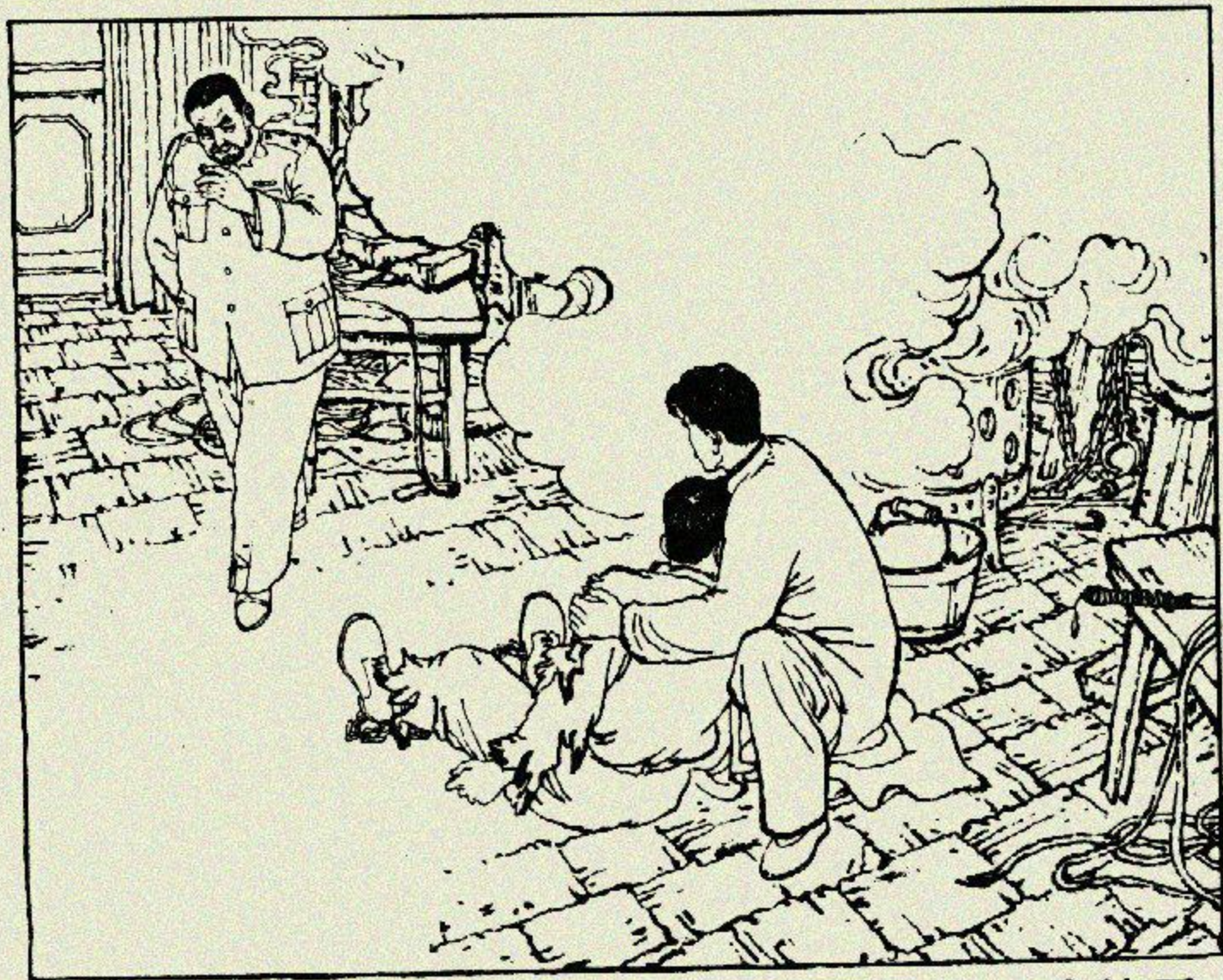
(26) 昏迷的成岗,这时动了一下。许云峰唤道:“成岗,成岗!”呆立在那里的徐鹏飞,象在绝望中猛然抓到生机似的,大声喝问:“说,成岗,谁是你的领导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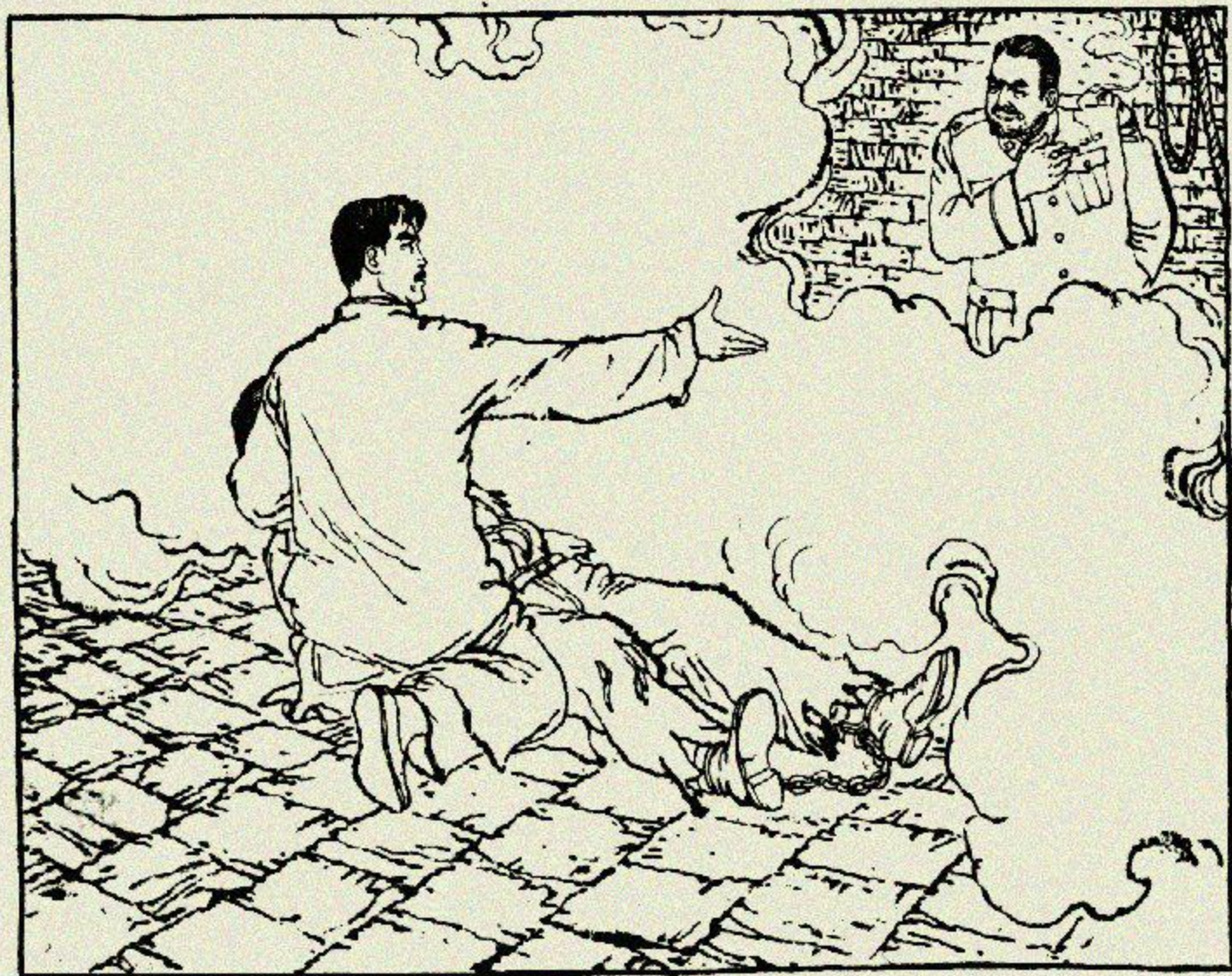
(27)“谁是我的领导?”成岗说了一句,突然振臂高呼:“党中央!毛主席!”许云峰满怀兴奋,大声说:“回答得好!党中央!毛主席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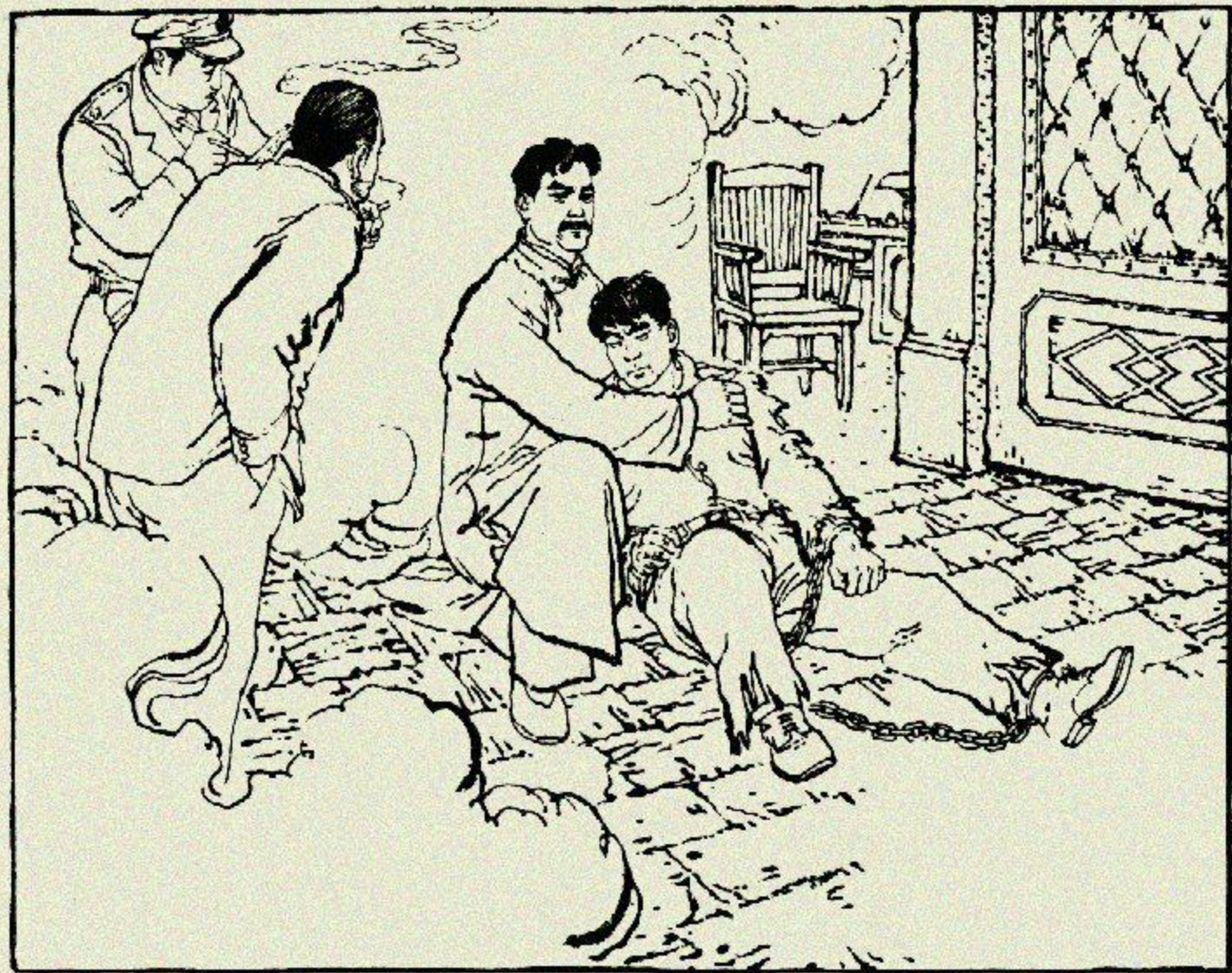
(28) 成岗昏迷中听到了老许的声音, 猛然睁开眼睛, 喃喃地说: “啊! 真是老许, 老许也被捕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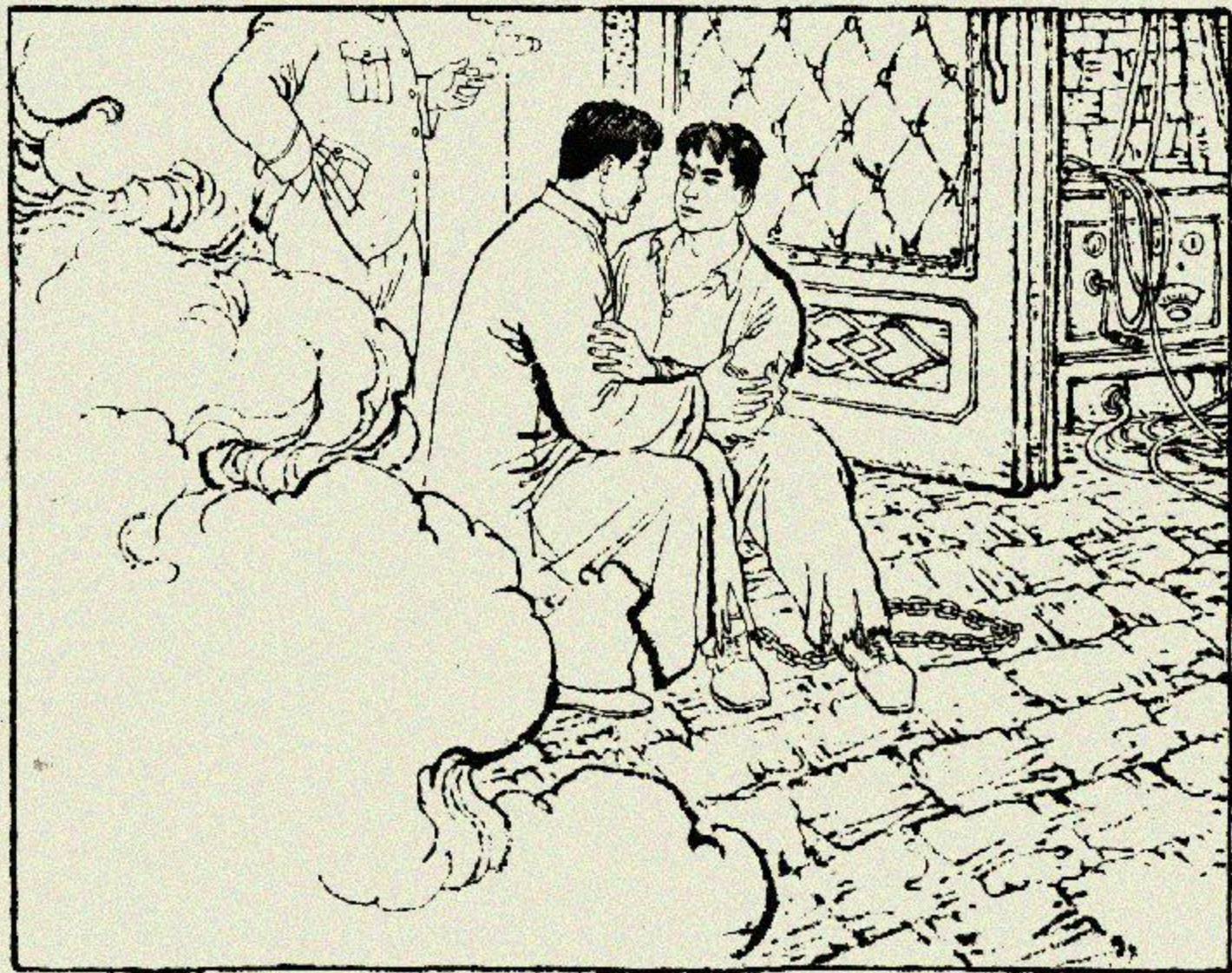
(29) 成岗一阵激动,又昏过去了。徐鹏飞又冷笑了一声,说:“我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关系,而且有实物作证。许先生,现在你总相信了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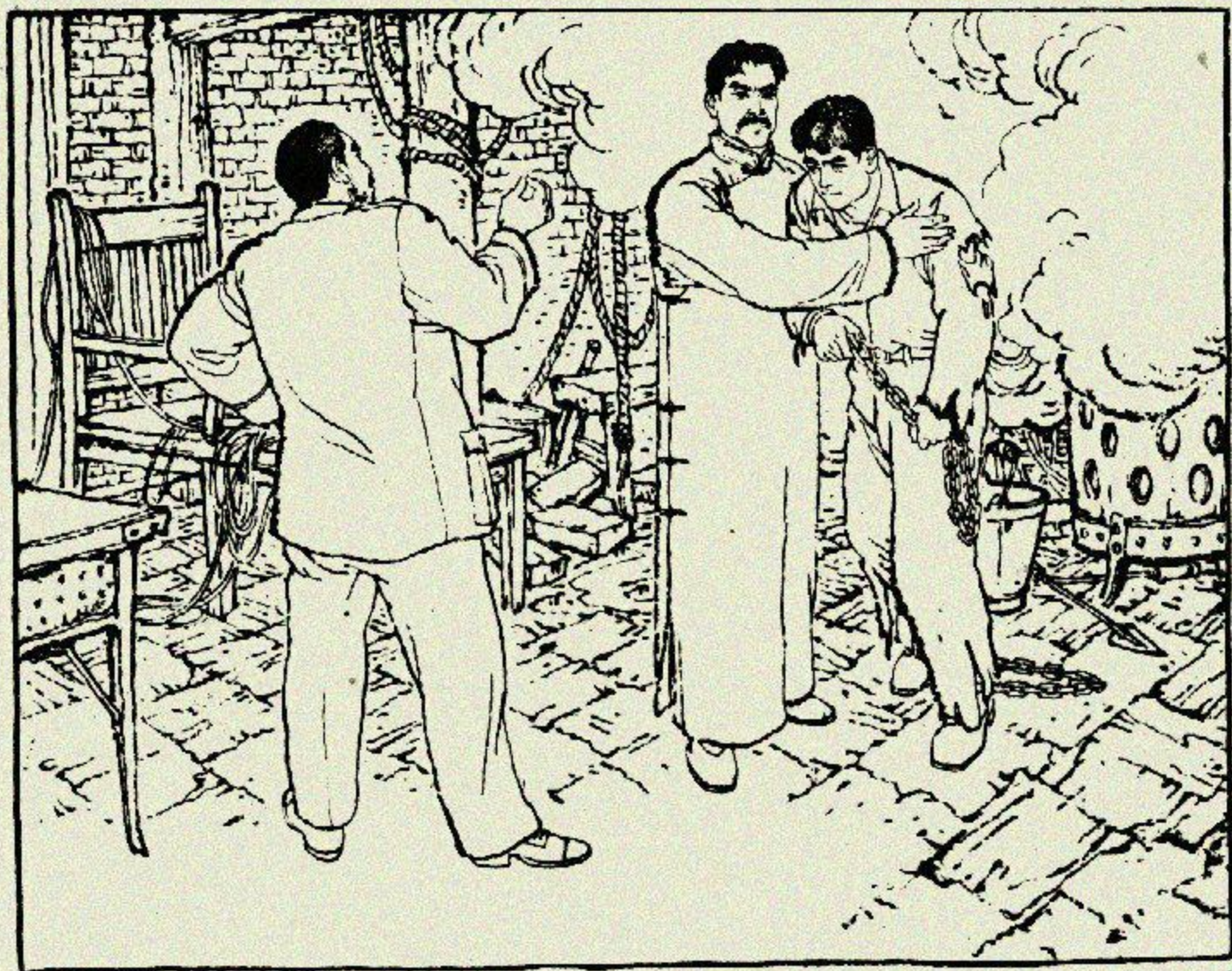
(30) 许云峰知道，从成岗那儿能抄到的东西，只有《挺进报》，他内心里交织着愤怒和信心，大声说：“《挺进报》是破坏不了的，不出几天，你们看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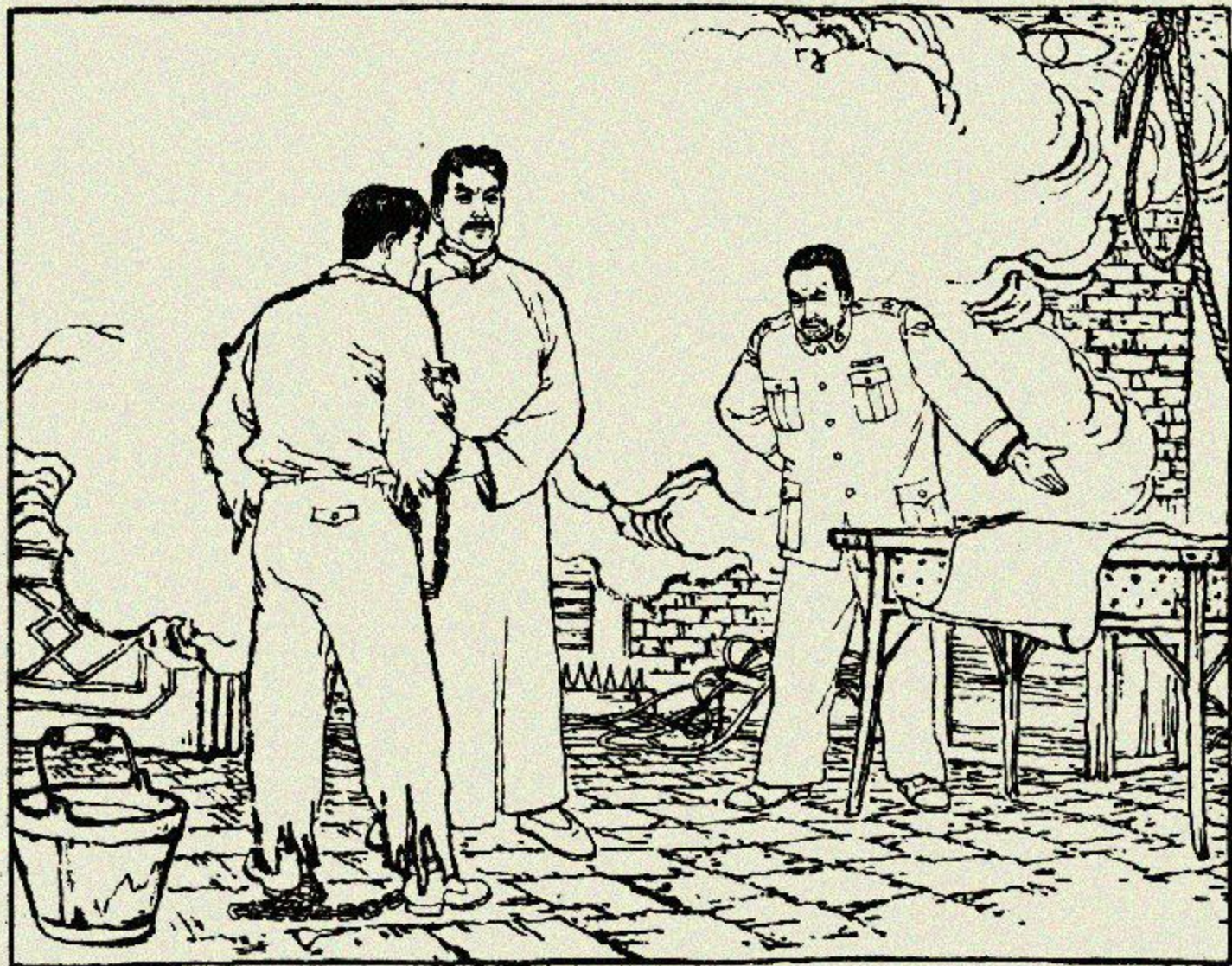
(31) 徐鹏飞以为自己的判断正确,便说:“许先生,你的身份已无法掩盖了!”老许为了掩护李敬原,大声说:“既已知道,何必多问。我是《挺进报》的负责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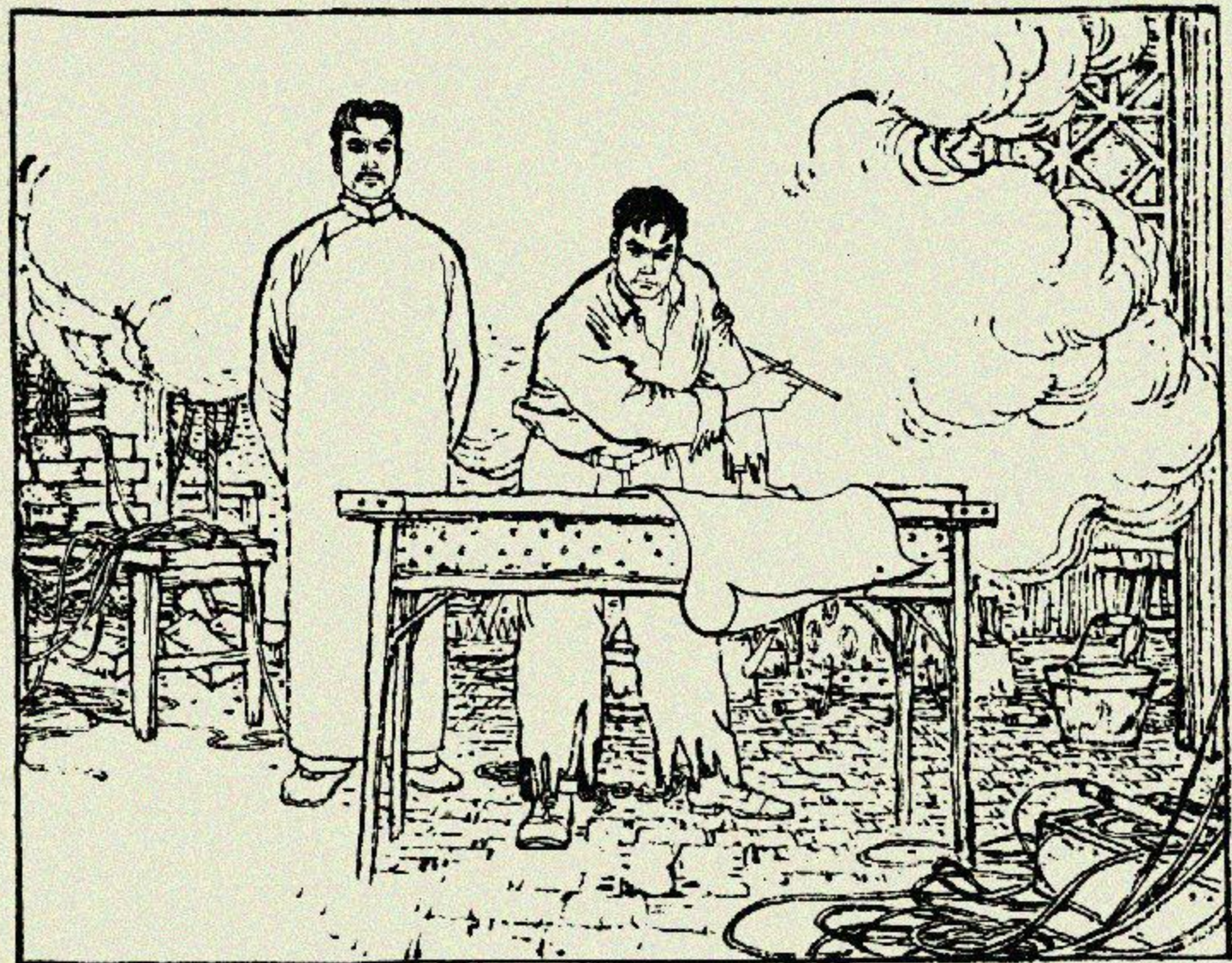
(32) 成岗醒过来了,他明白老许为了掩护组织,有意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,便趁机将余新江被捕的事告诉他。老许说:“叛徒能够出卖的,就是这几个人!”



(33) 徐鹏飞冷冷地插上一句：“不对吧，我们还抓住了更重要的刘思扬！”老许声音响亮地说：“少了几个共产党员，对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，毫无影响！”



(34) 徐鹏飞忙摆正桌上的纸笔,目光突然转向成岗:
“你的上级已不再保留了,你就更没有必要了吧?我以个人名誉保证,只要你写自白书,我立刻释放你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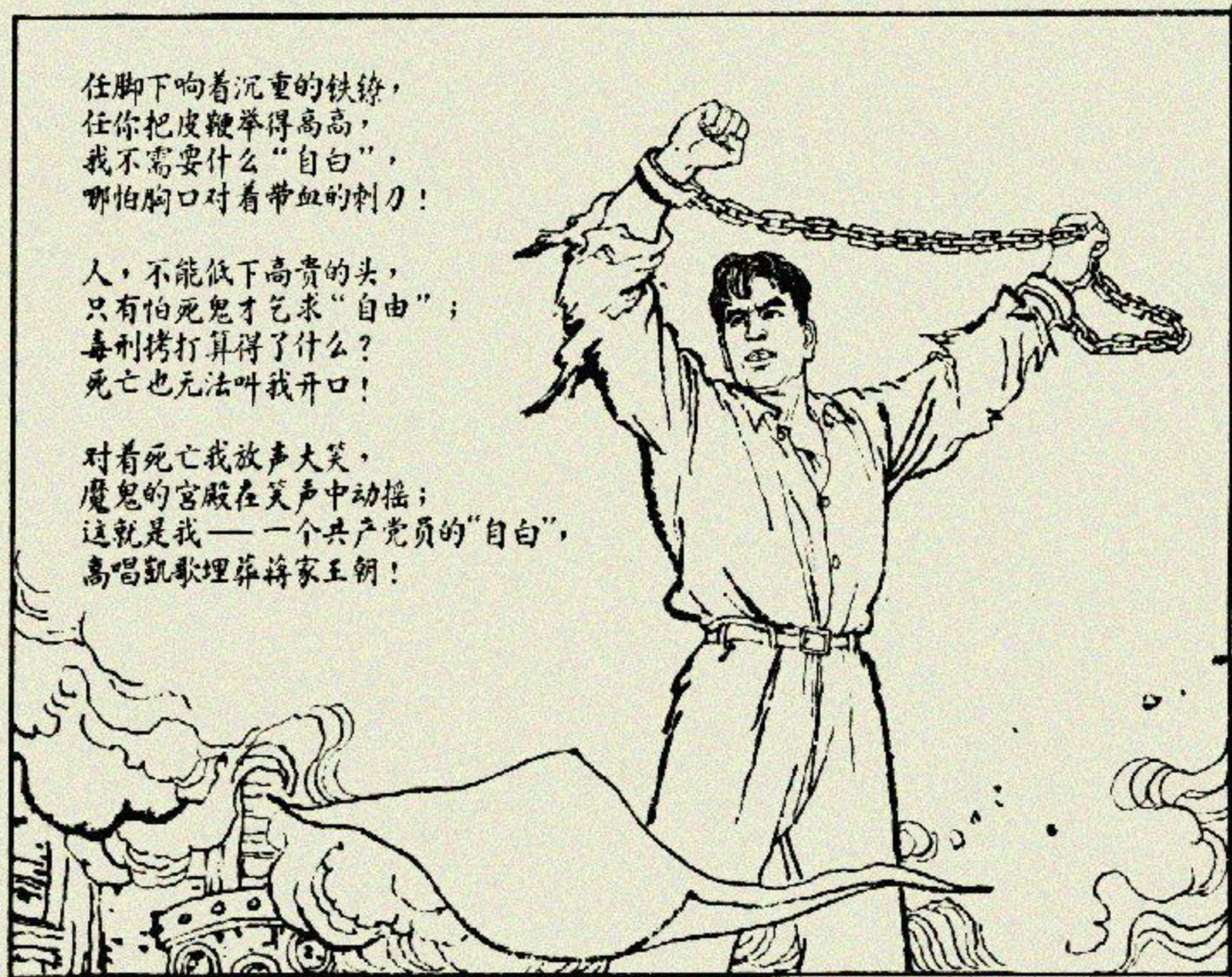


(35) 老许不屑地看了敌人一眼，说：“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。”这句话提醒了成岗，他忘却浑身的疼痛，提起笔来，写下了几个大字：我的“自白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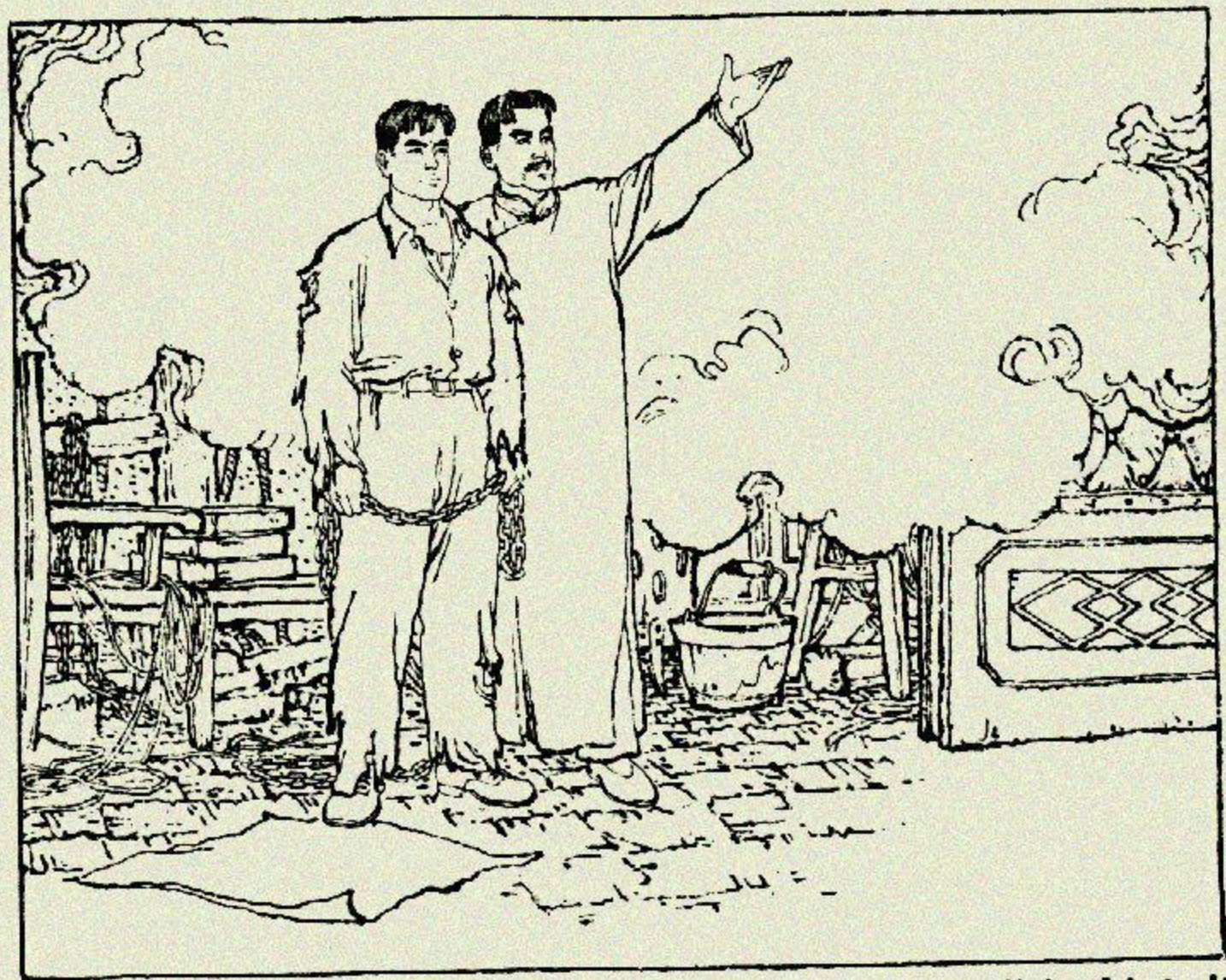
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，
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，
我不需要什么“自白”，
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！

人，不能低下高贵的头，
只有怕死鬼才乞求“自由”；
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？
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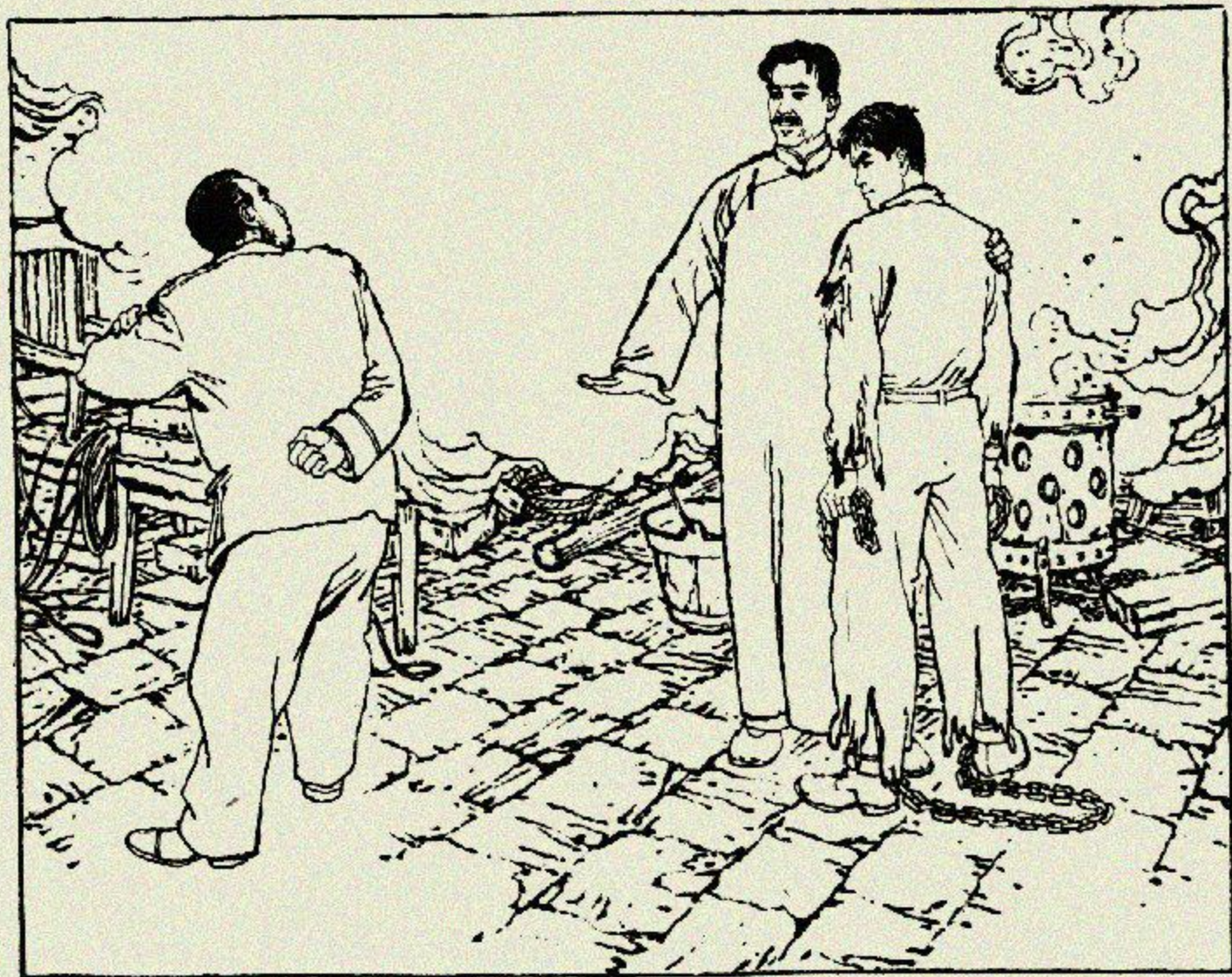
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，
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；
这就是我——一个共产党员的“自白”，
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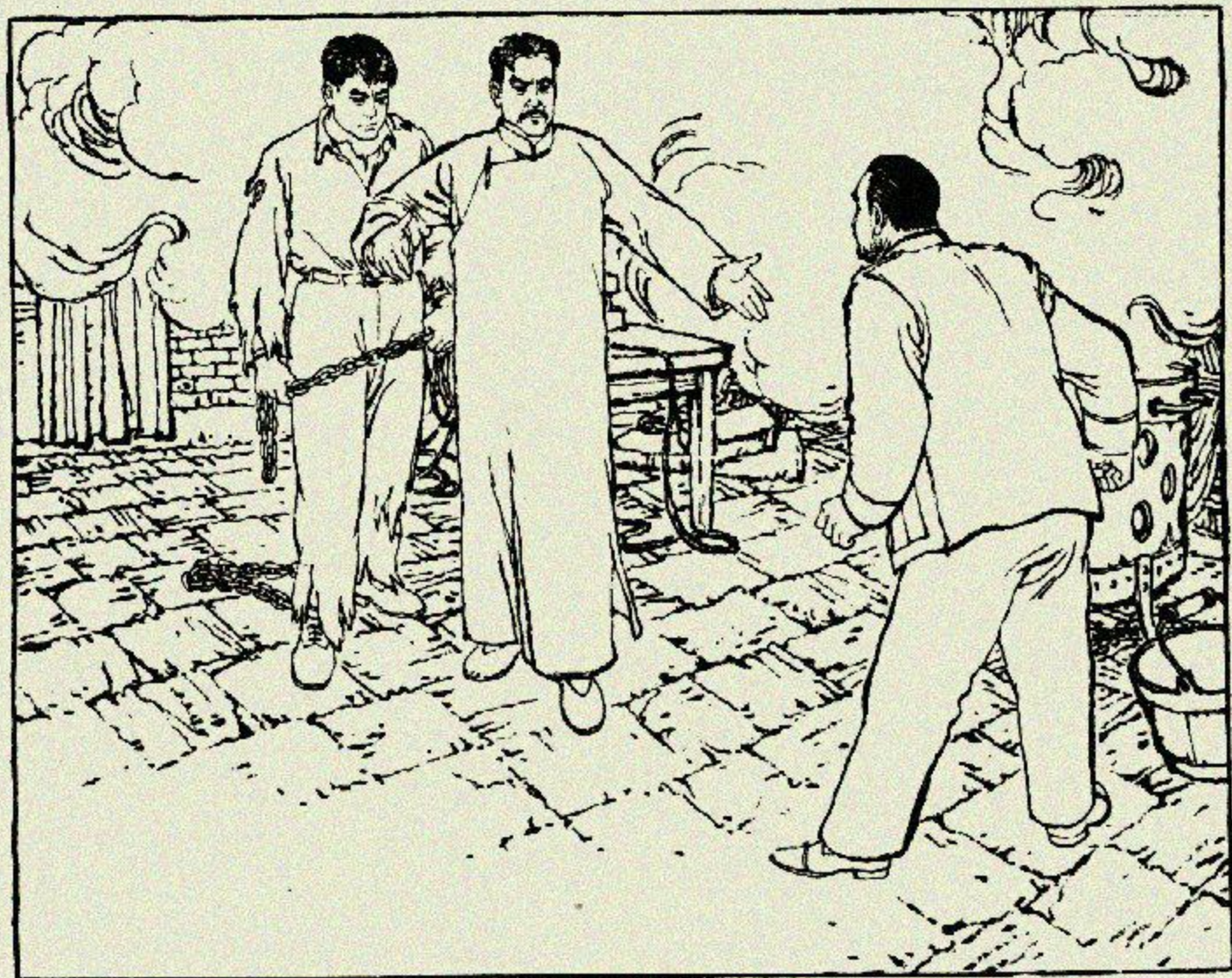
(36) 革命的激情在成岗的胸中起伏着，他率性扔开了笔，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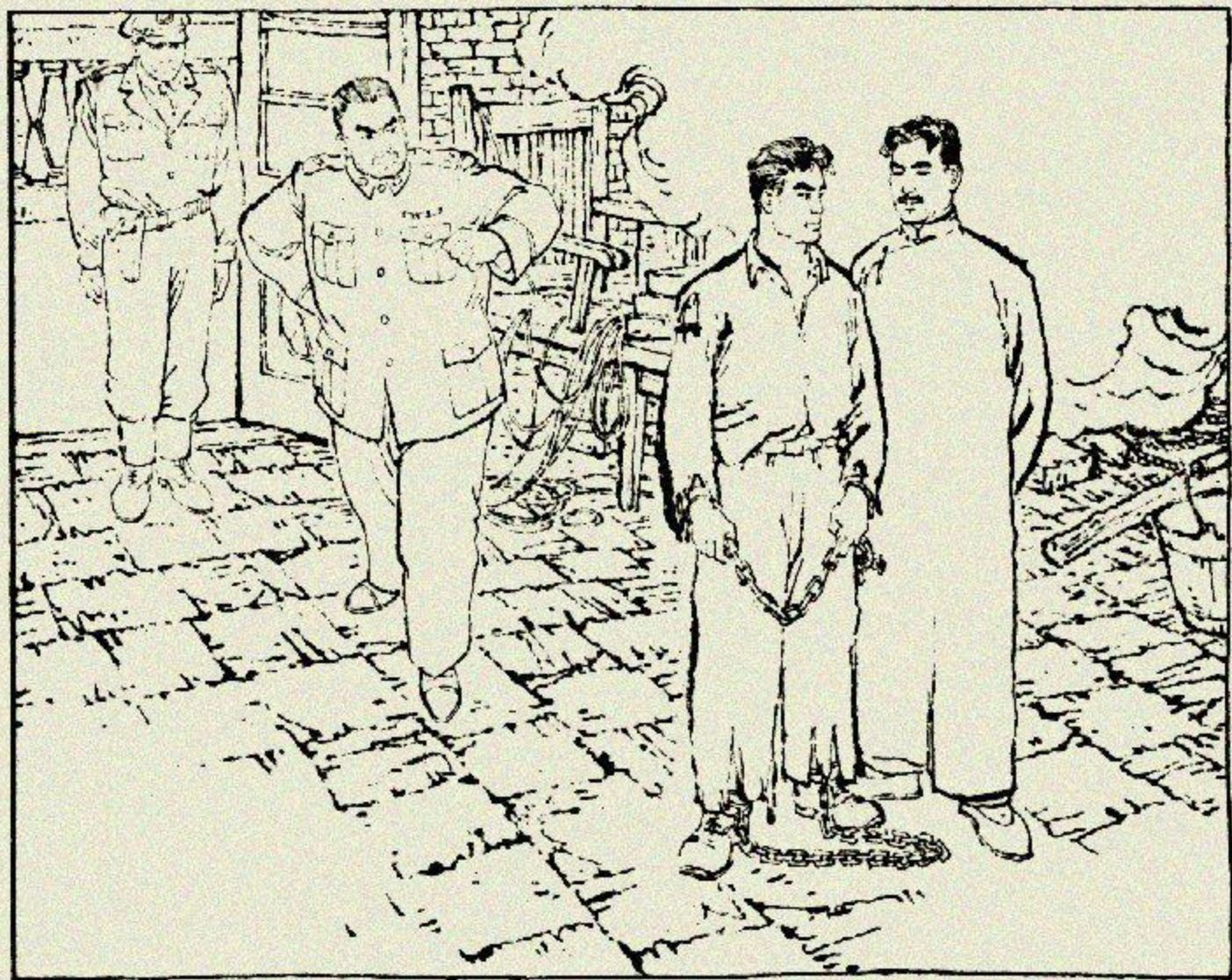
(37)“好!成岗。”许云峰扶着成岗肩头,满怀信心地和他同声朗诵:“让我们迎接胜利的曙光,看共产主义红日出现在东方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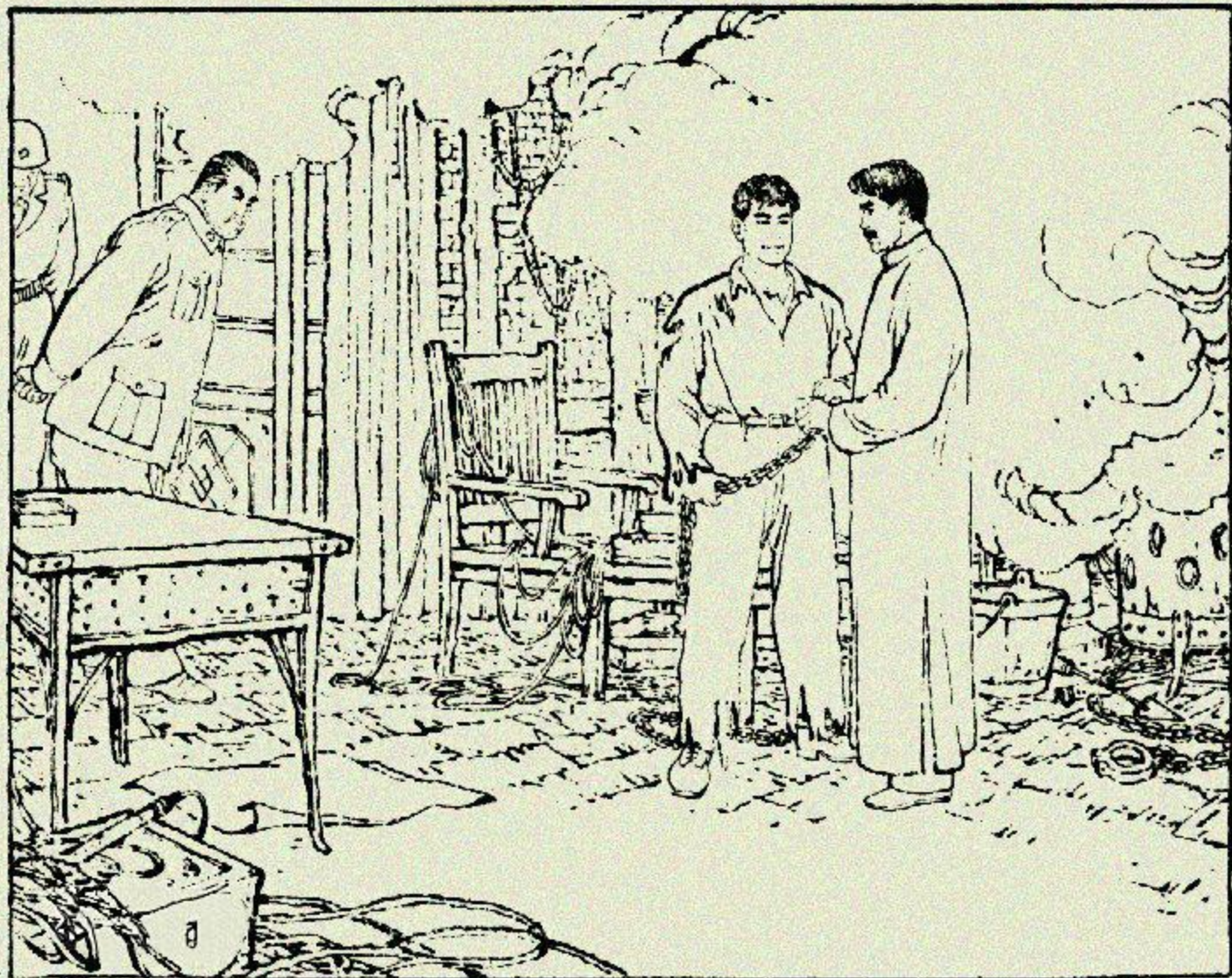
(38) 徐鹏飞叫道：“住口！你受得了十套八套，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！”许云峰道：“就是八十四套也折损不了共产党员的一根毫毛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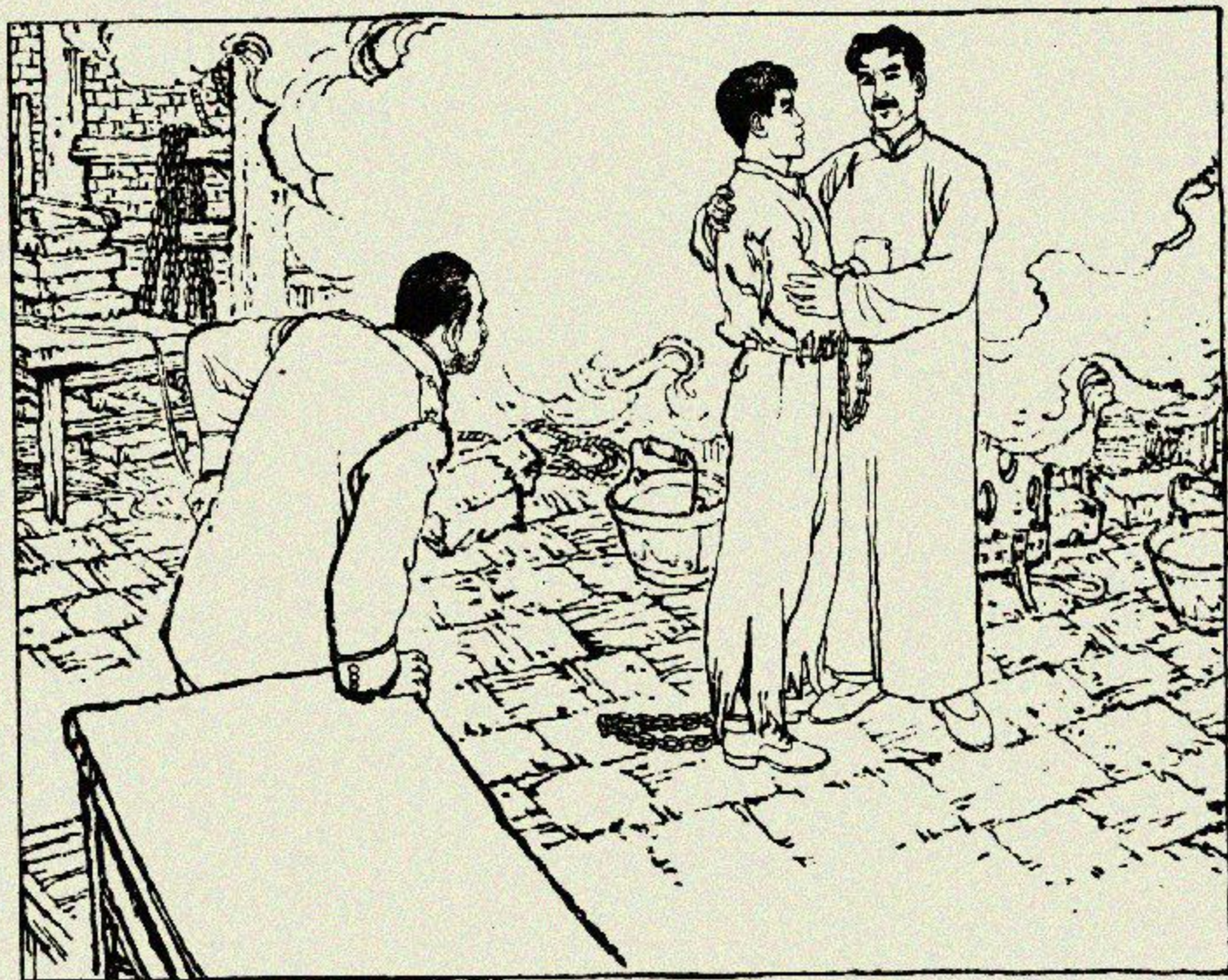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徐鹏飞忍耐不住了,大喝一声:“住口!你们站在什么地方?你们是我手中的死囚!”许云峰呵呵大笑道:“你们早已落入人民的包围圈中,逃不了啦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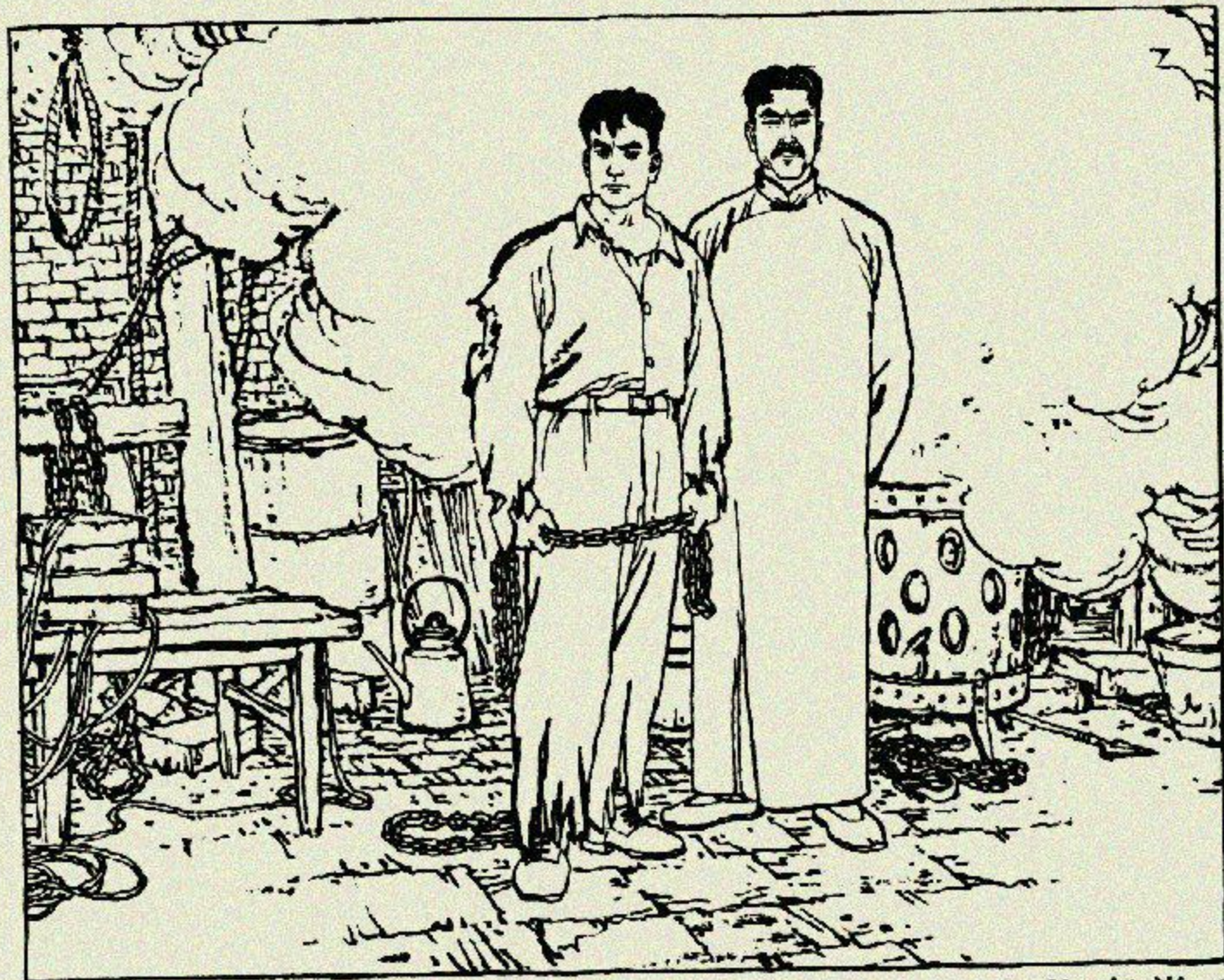
(40) 徐鹏飞嚎叫一声：“叫行刑队马上准备！”他转向许云峰，说道：“我给你们最后三分钟时间，好好考虑一下，交出组织；否则，马上枪决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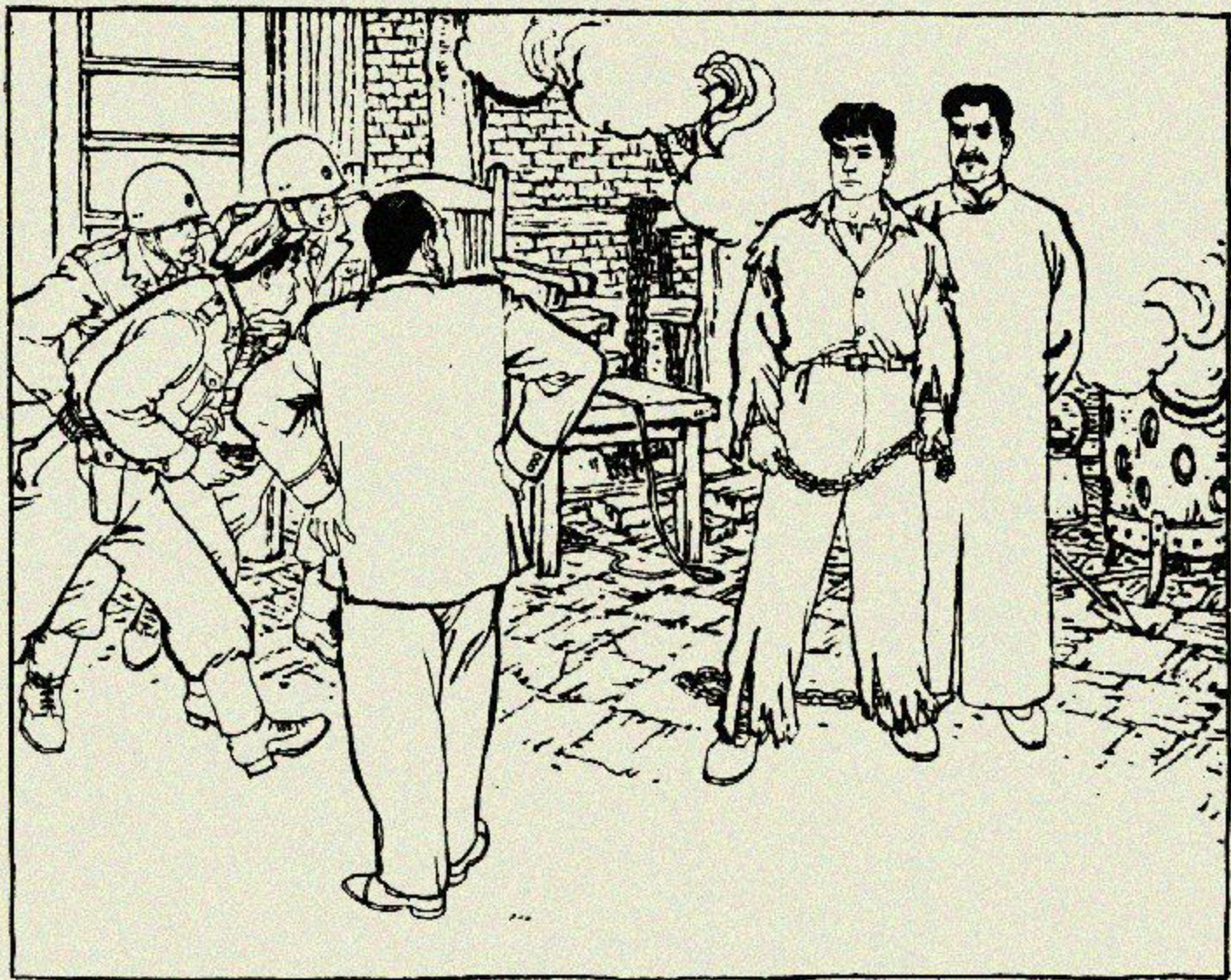
(41) 敌人的这种威胁，对许云峰和成岗没有丝毫作用，他们心里想的是：能用生命保卫党组织，是他们最大的快慰，他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，面对着死亡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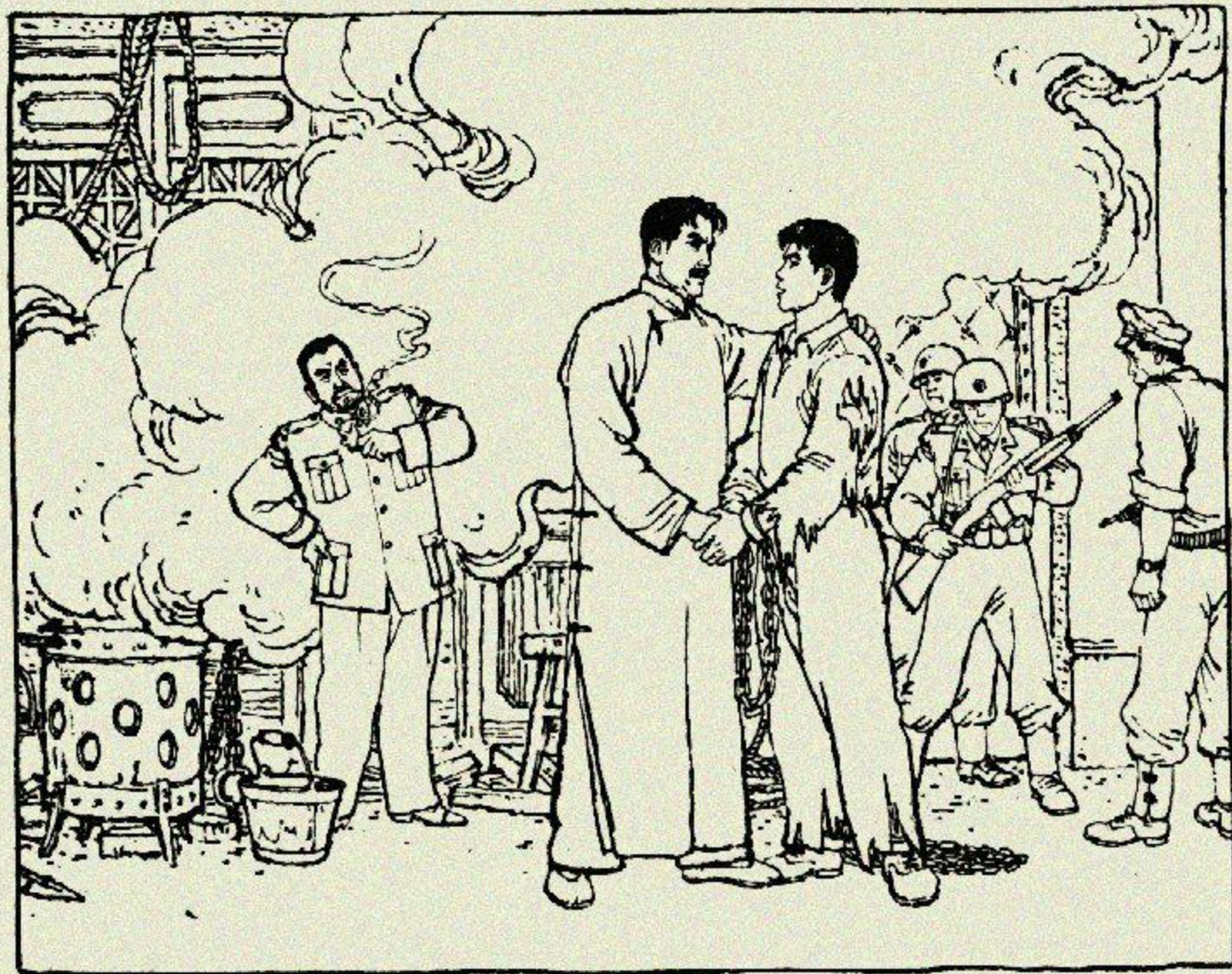
(42) 房间里分外寂静，三分钟过去了，徐鹏飞面对着神色不变的许云峰和成岗，喝道：“你们交不交出组织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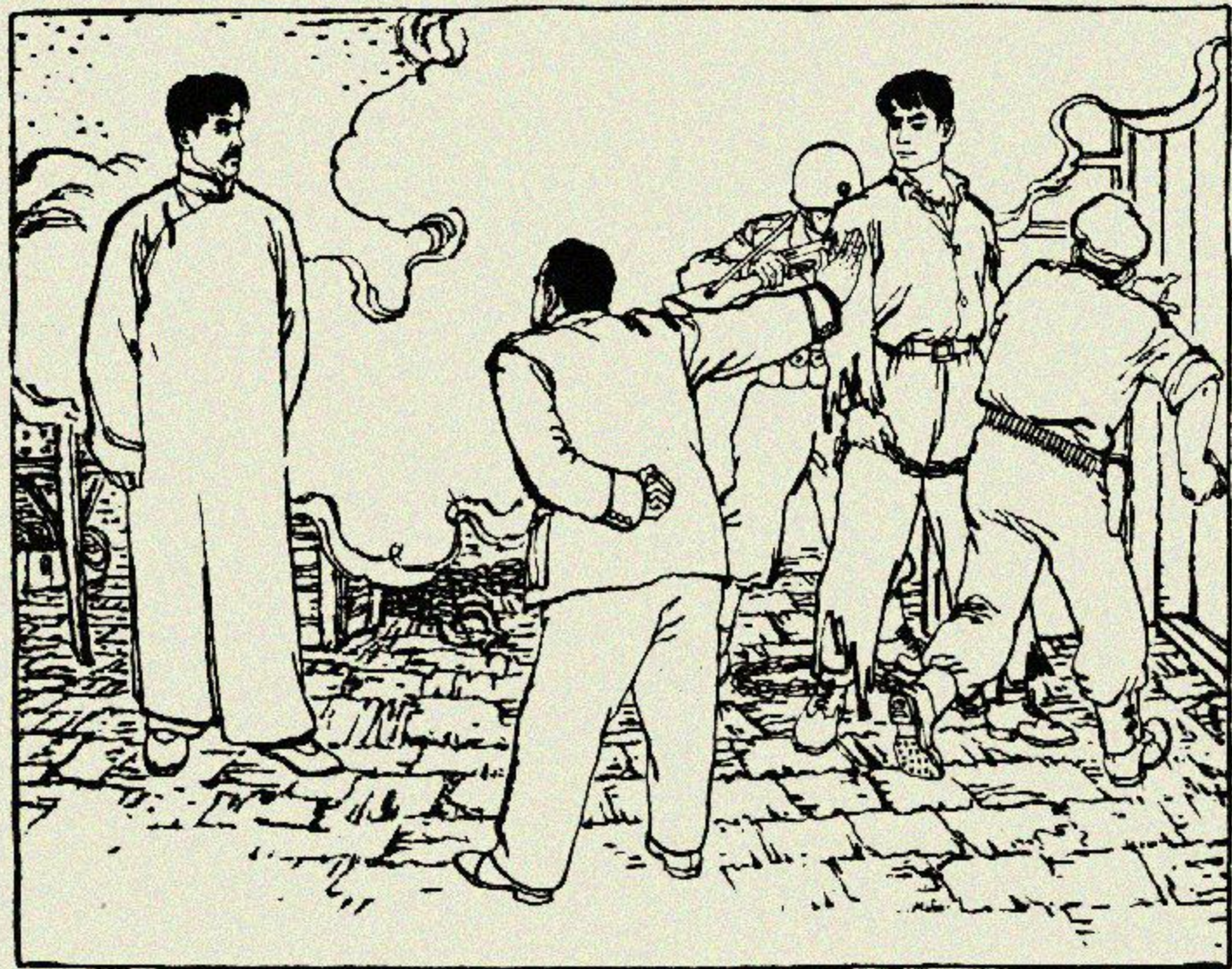
(43) 成岗怒吼起来：“不！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共产党人壮志不屈！”许云峰的声音却分外平静：“拷打得不到的东西，刑场上同样得不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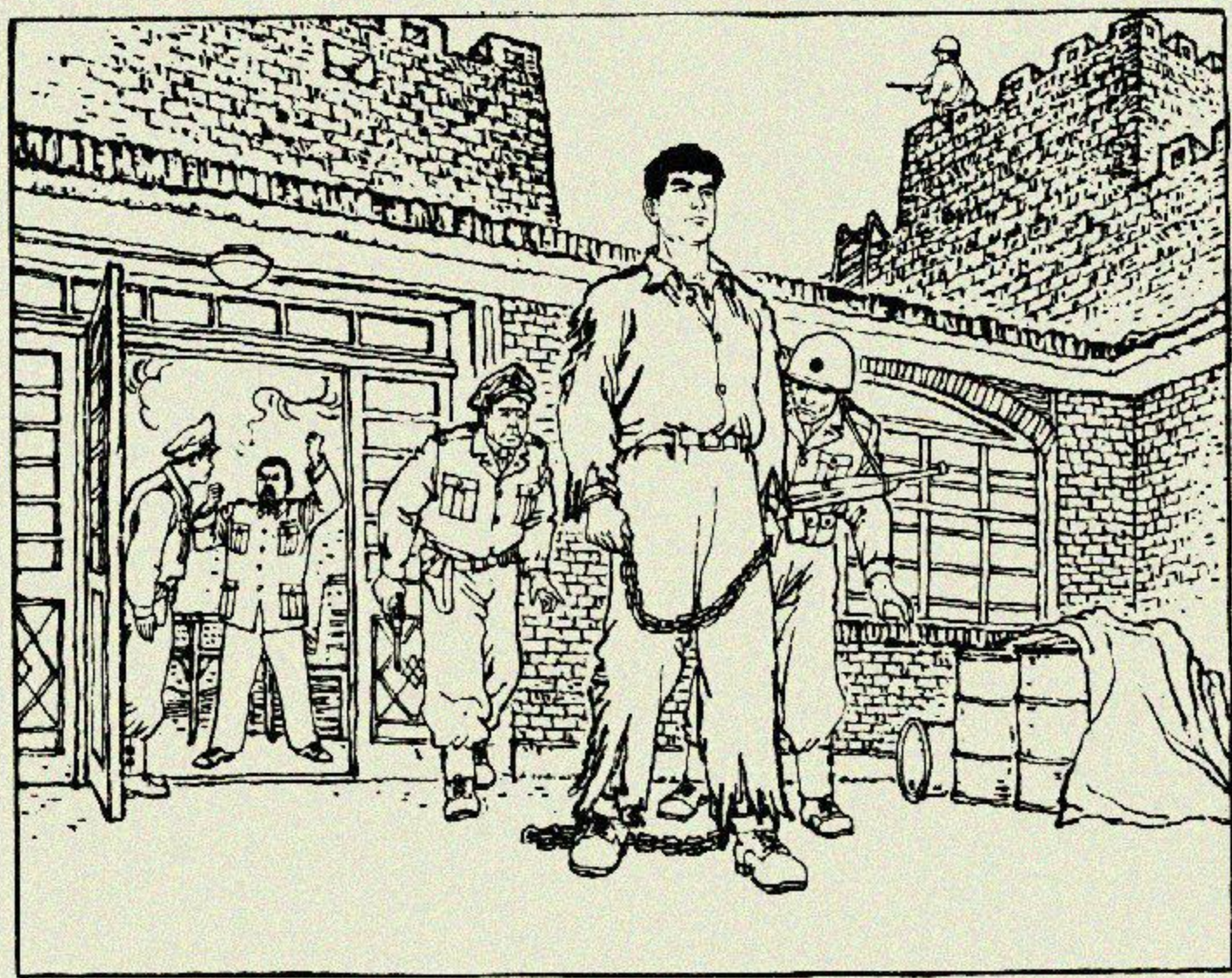
(44) “什么?” 徐鹏飞眼睛里冒着凶光, 望着许云峰, 头也不回的喊了声: “来人! 先把成岗带出去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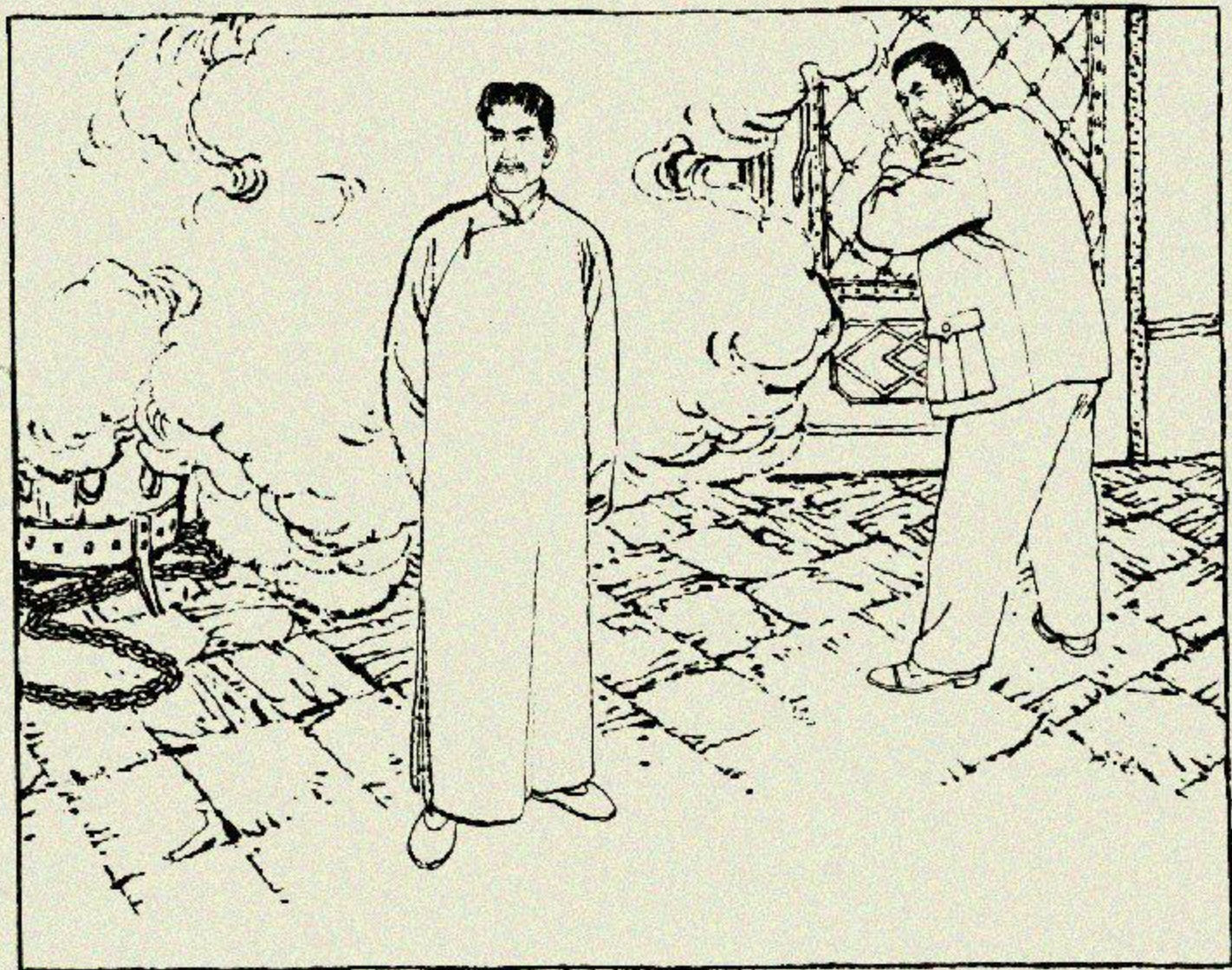
(45) 成岗面对着刽子手,大喝一声:“放开,我自己会走!”他转身向老许告别:“老许,我先走一步。”说完,拖着沉重的铁镣,昂然朝门外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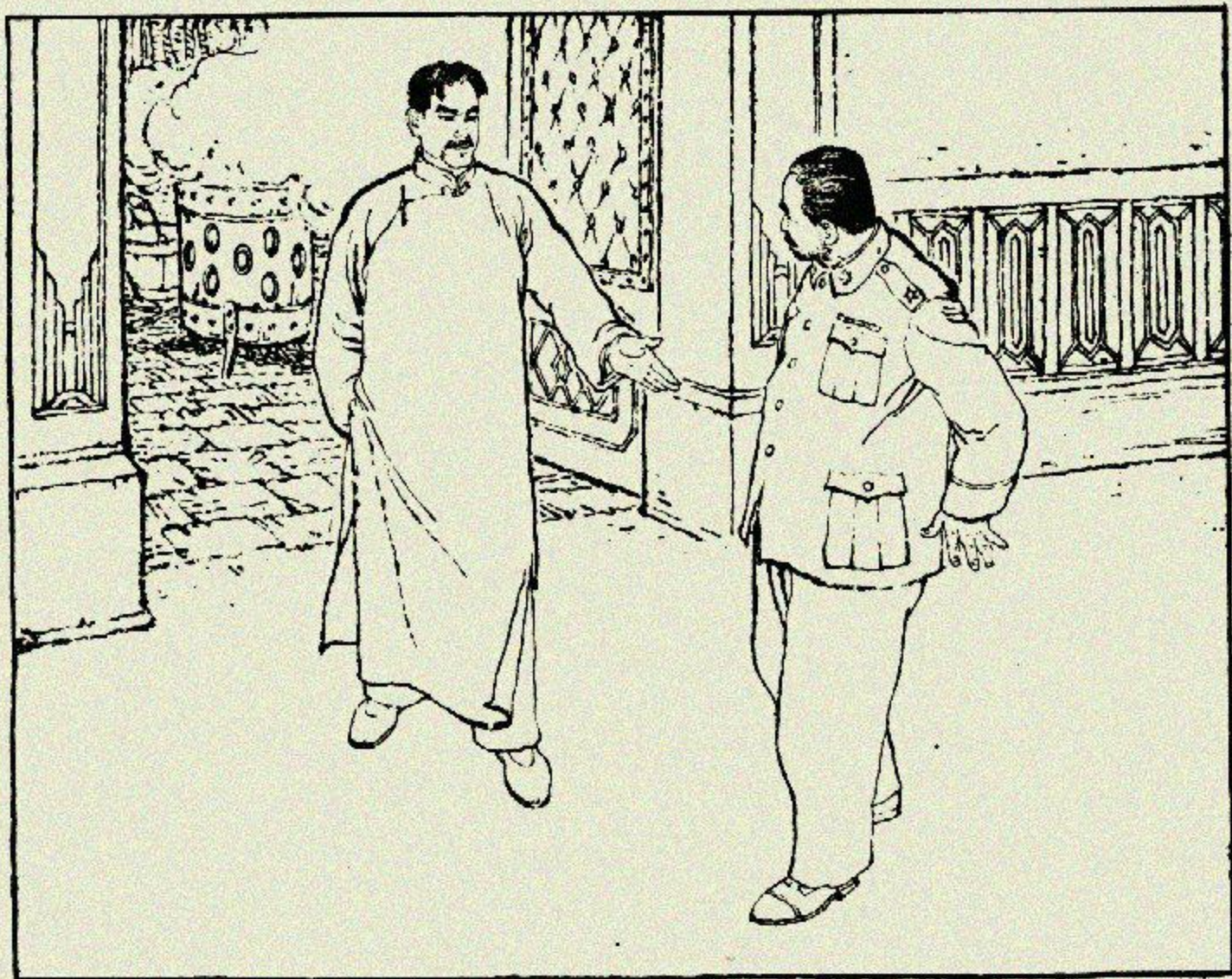
(46) 徐鹏飞一招手：“等一等。”回头又盯住许云峰的眼睛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许云峰神色不变地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。拷打得不到的东西，刑场上同样得不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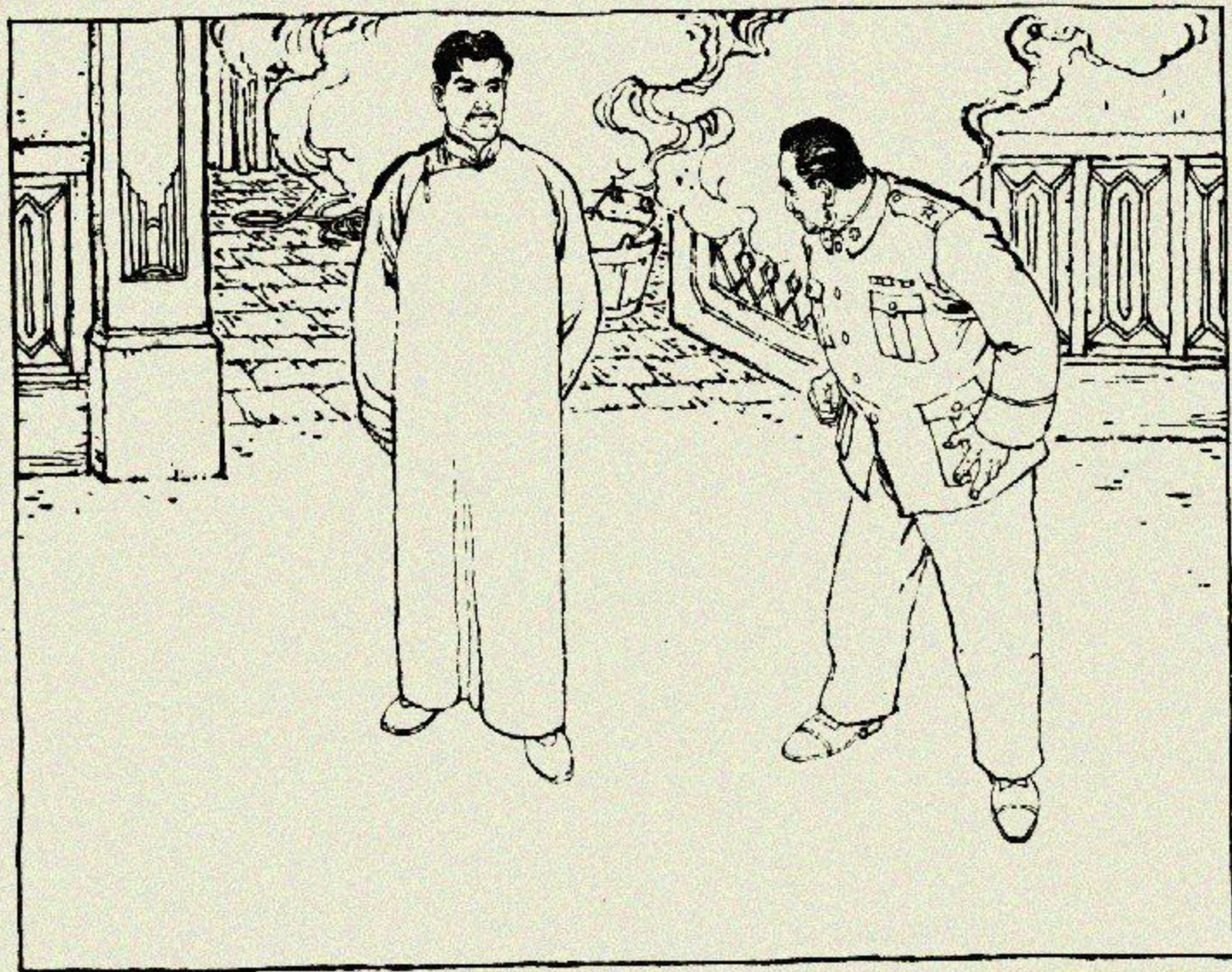
(47) 徐鹏飞脚一顿,喝了一声:“带走!”话音刚落,又猛喊一声:“刘思扬、余新江,同时处决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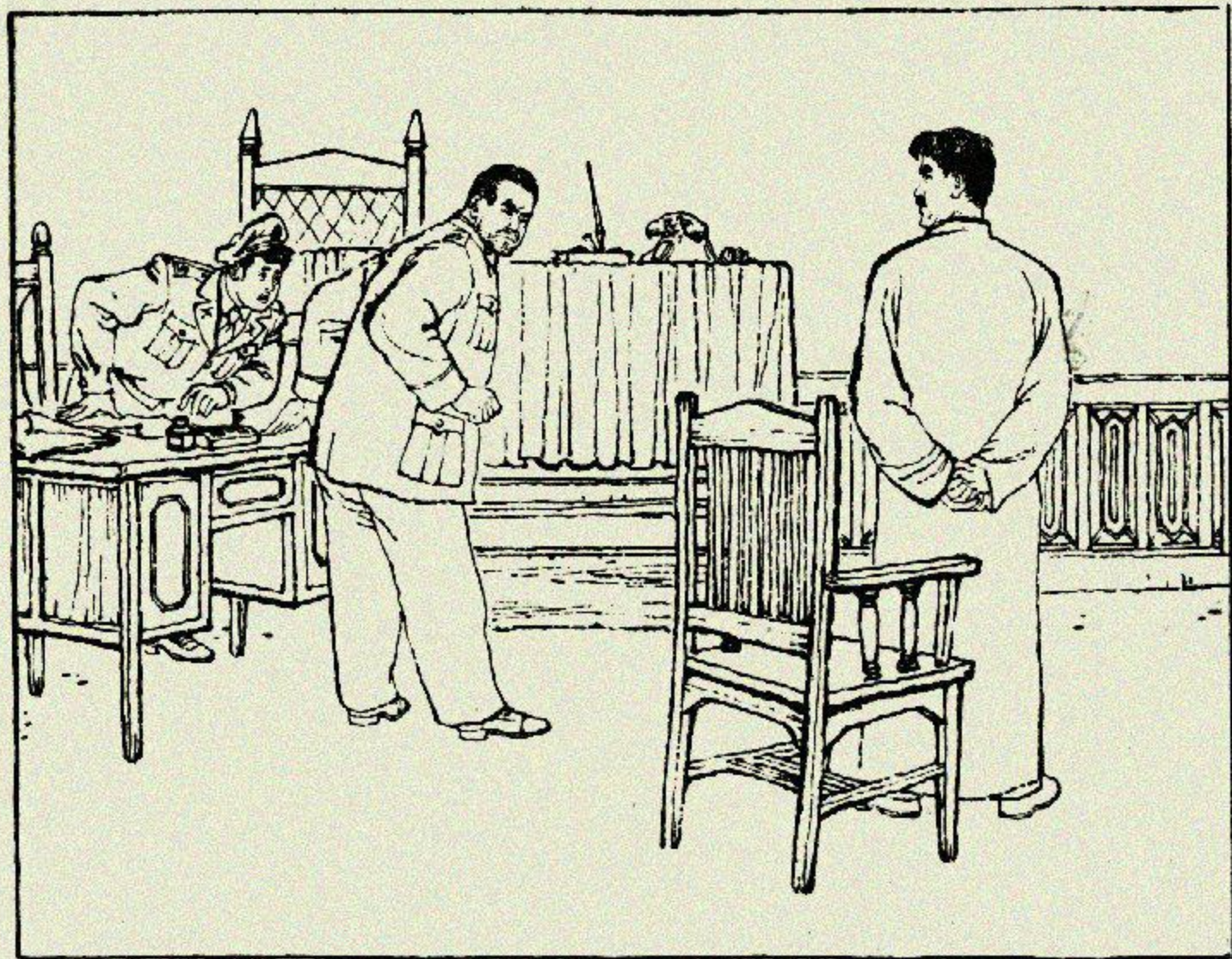
(48) 魔窟里一阵纷乱，接着窗外传来了呐喊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许云峰脸上浮现出庄严而肃穆的神态，低声说：“永别了！战友们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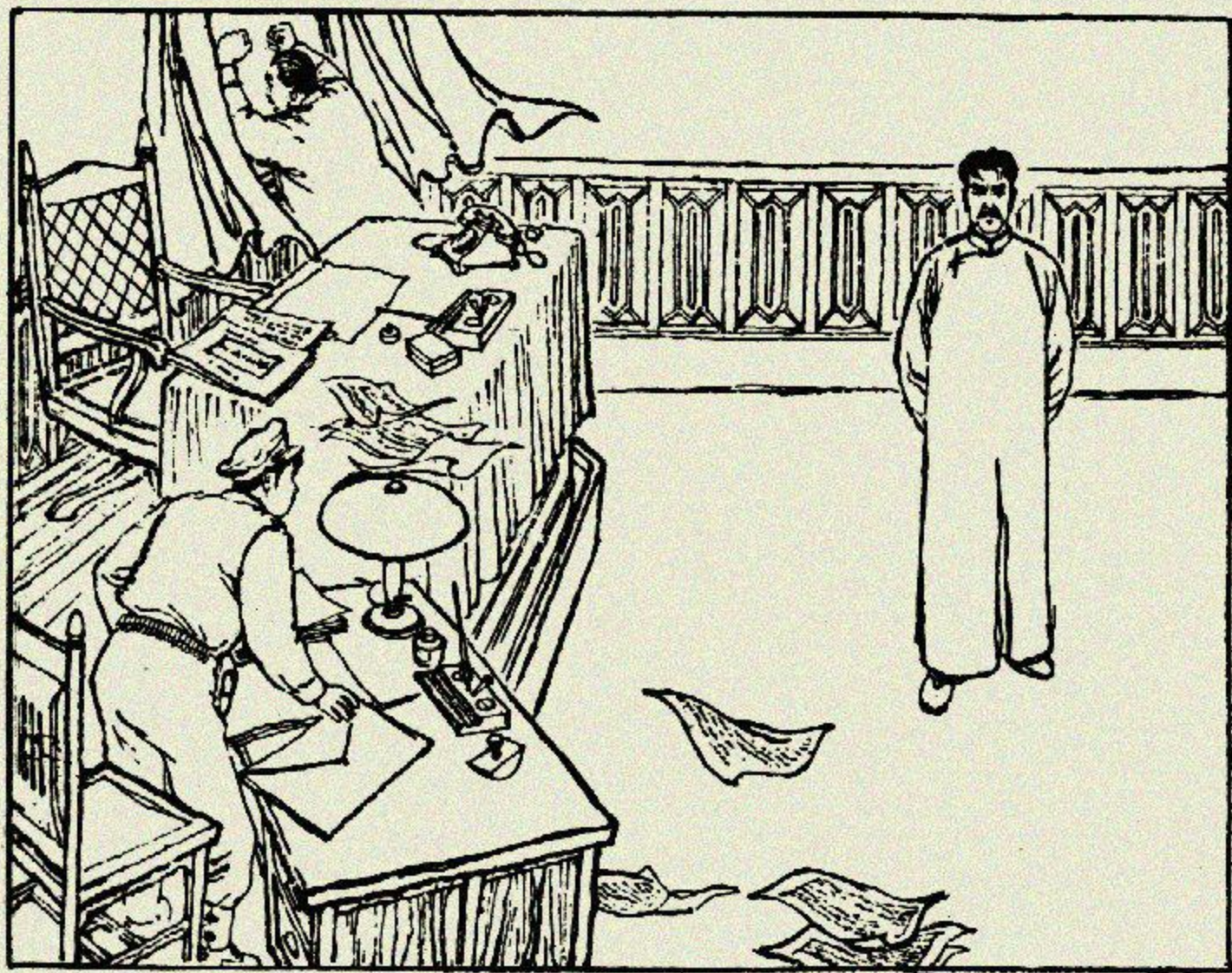
(49) 徐鹏飞看了看许云峰,突然暴怒起来:“你,你还敢笑!我立刻把你枪毙!”许云峰心里充满了对战友们的尊敬,他庄严地迎上前去:“请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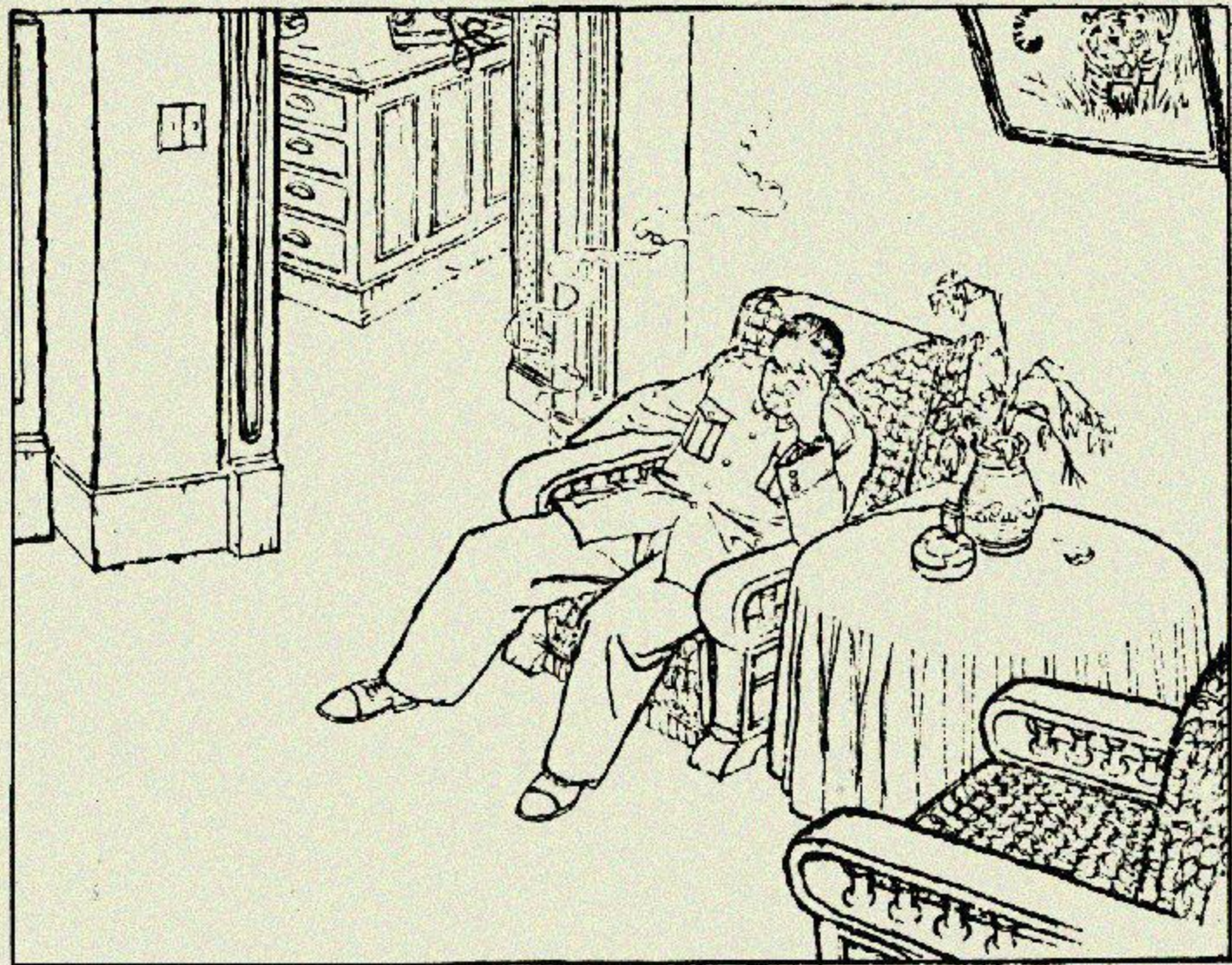
(50) 徐鹏飞接连后退了几步，随即稳住脚步，喊道：“不，我要甫志高宣布是你出卖了组织和同志！我要亲眼看见你无法洗清污点，惨死在你自己同志的手中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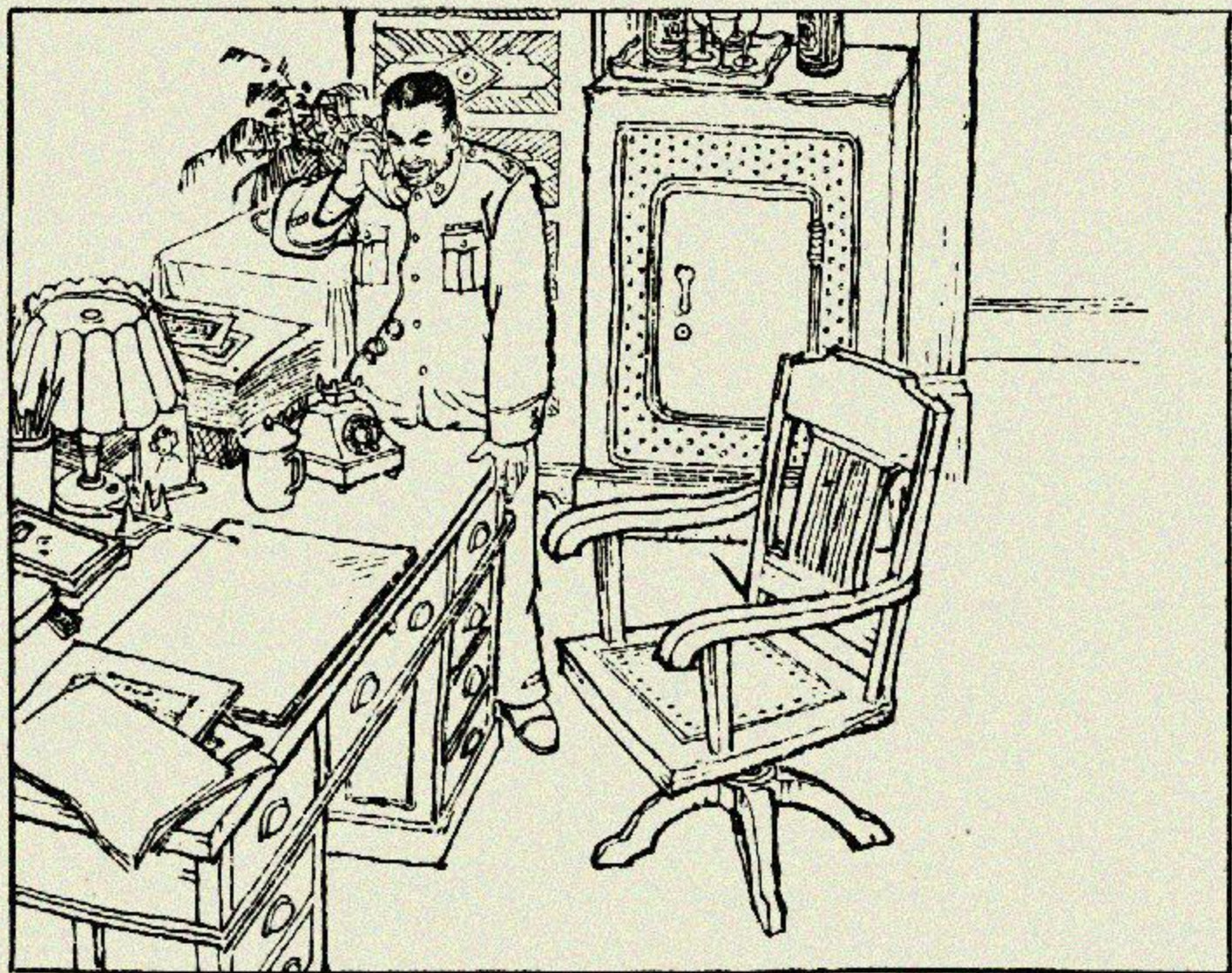
(51) 许云峰昂着头，鄙视地望了徐鹏飞一眼，高声说：“如果你敢把我和叛徒同时送进集中营，你立刻可以看到，惨死的不是我，而恰恰是那个叛徒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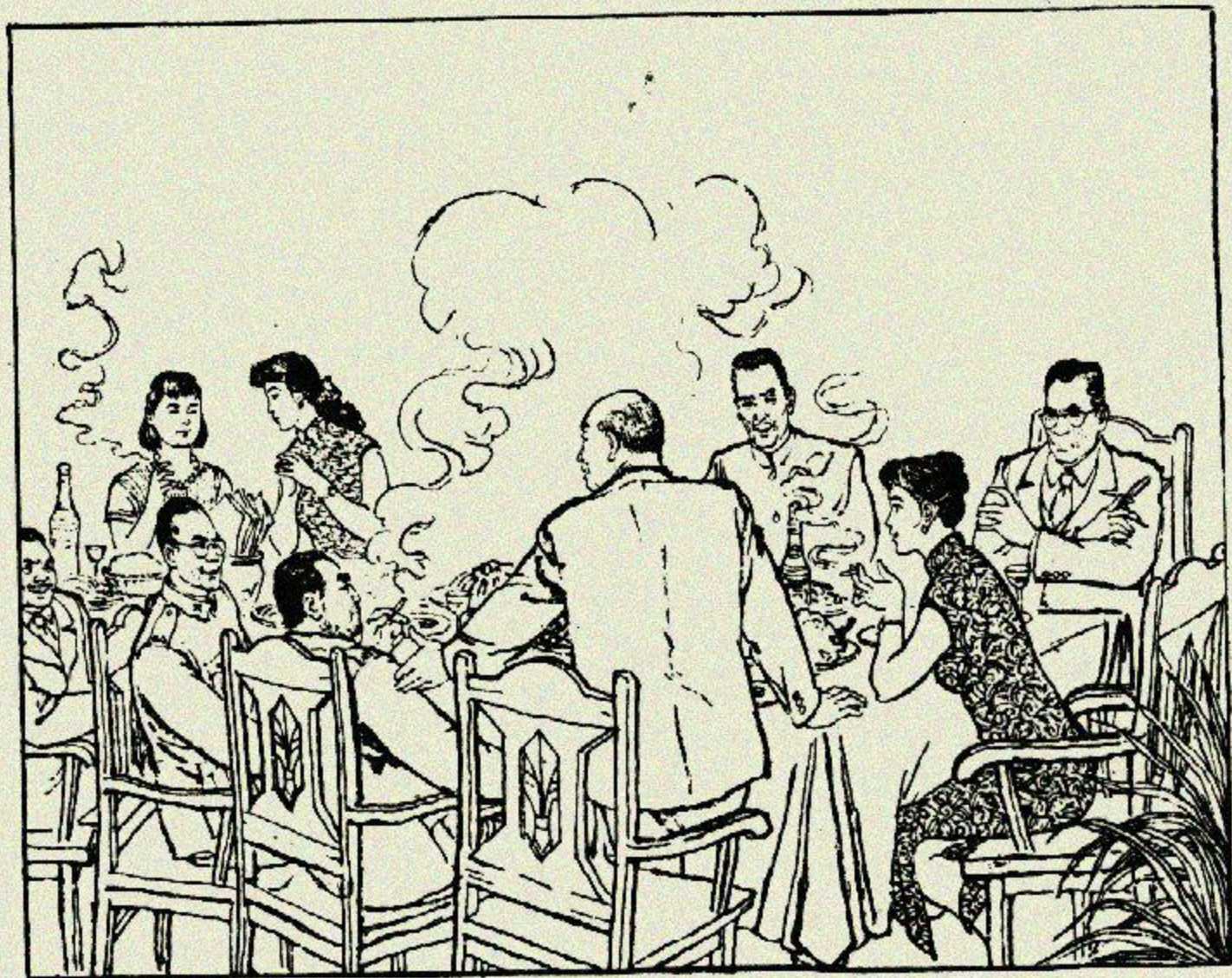
(52) 徐鹏飞冲向窗口,狂叫一声:“开枪!”口号声和枪声同时响了,但是口号声盖过了枪声,在黑漆的夜空里回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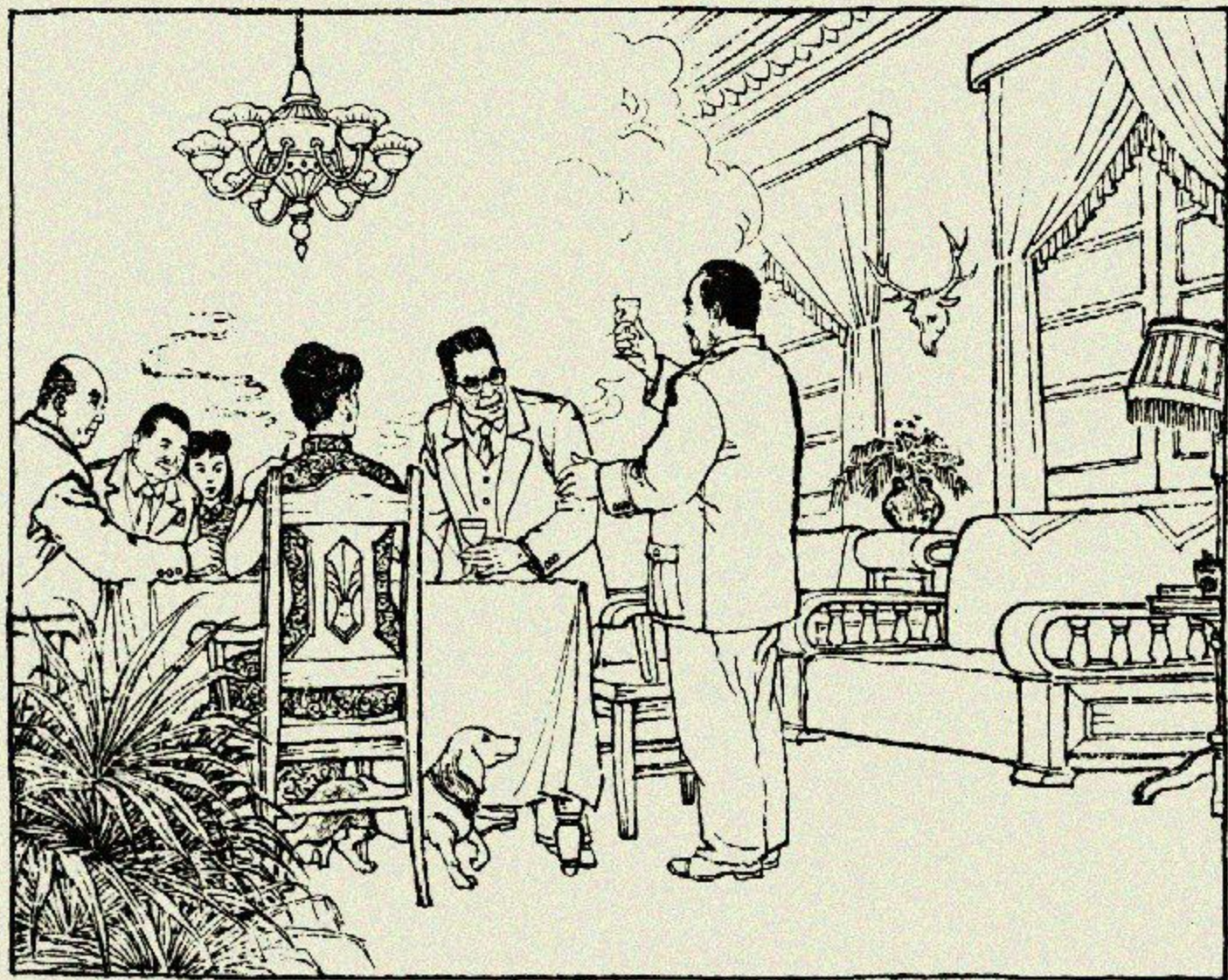
(53) 徐鹏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，颓丧地倒在沙发上。他身心感到非常疲乏，电话铃声响了好半天，他才支撑着起身去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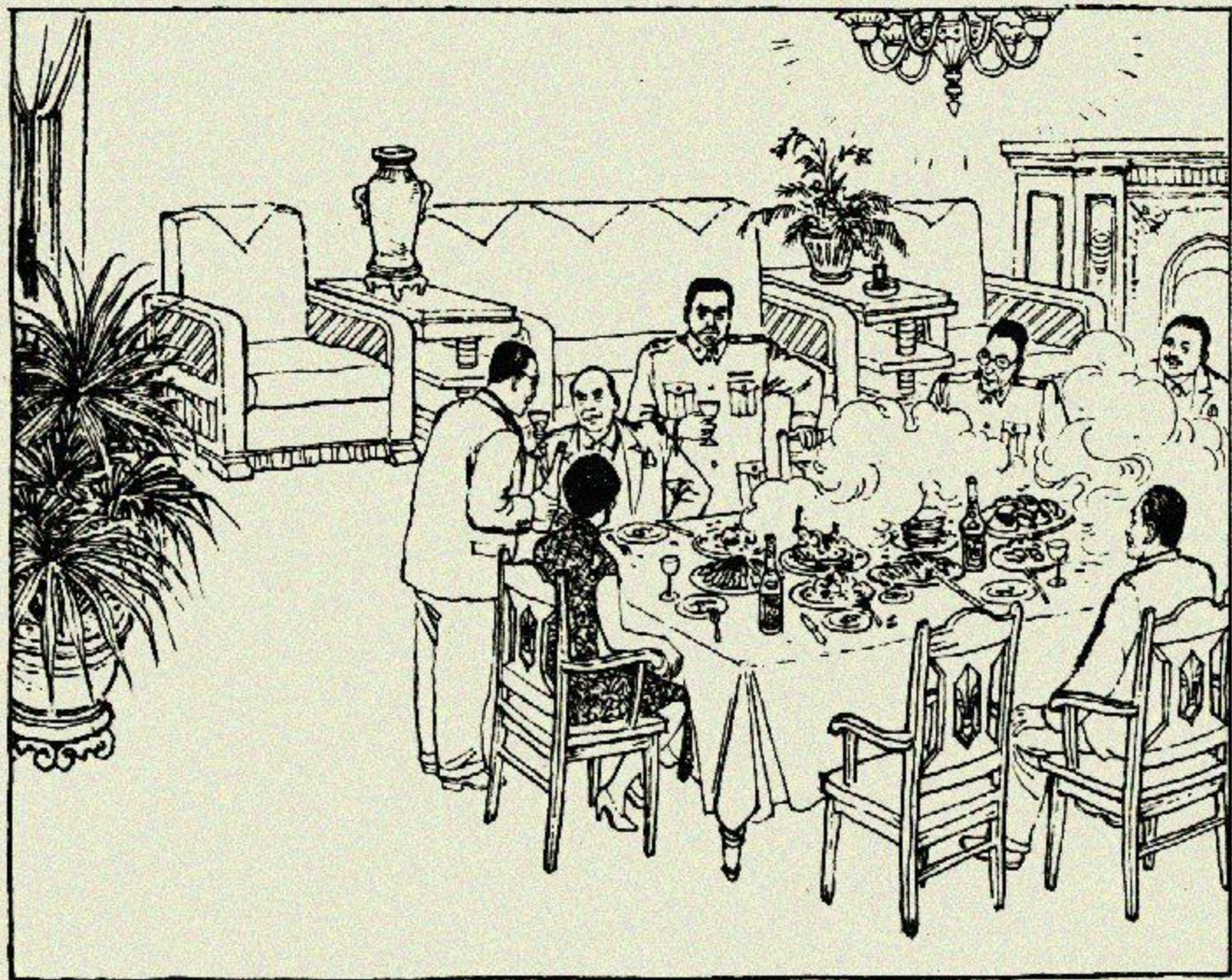
(54)听了电话,他的心情突然一变。特务头子毛人凤在电话中说,国防部为了嘉奖破获地下党组织,奖给他海陆空军一级勋章,美国特别顾问授给他佳尤勋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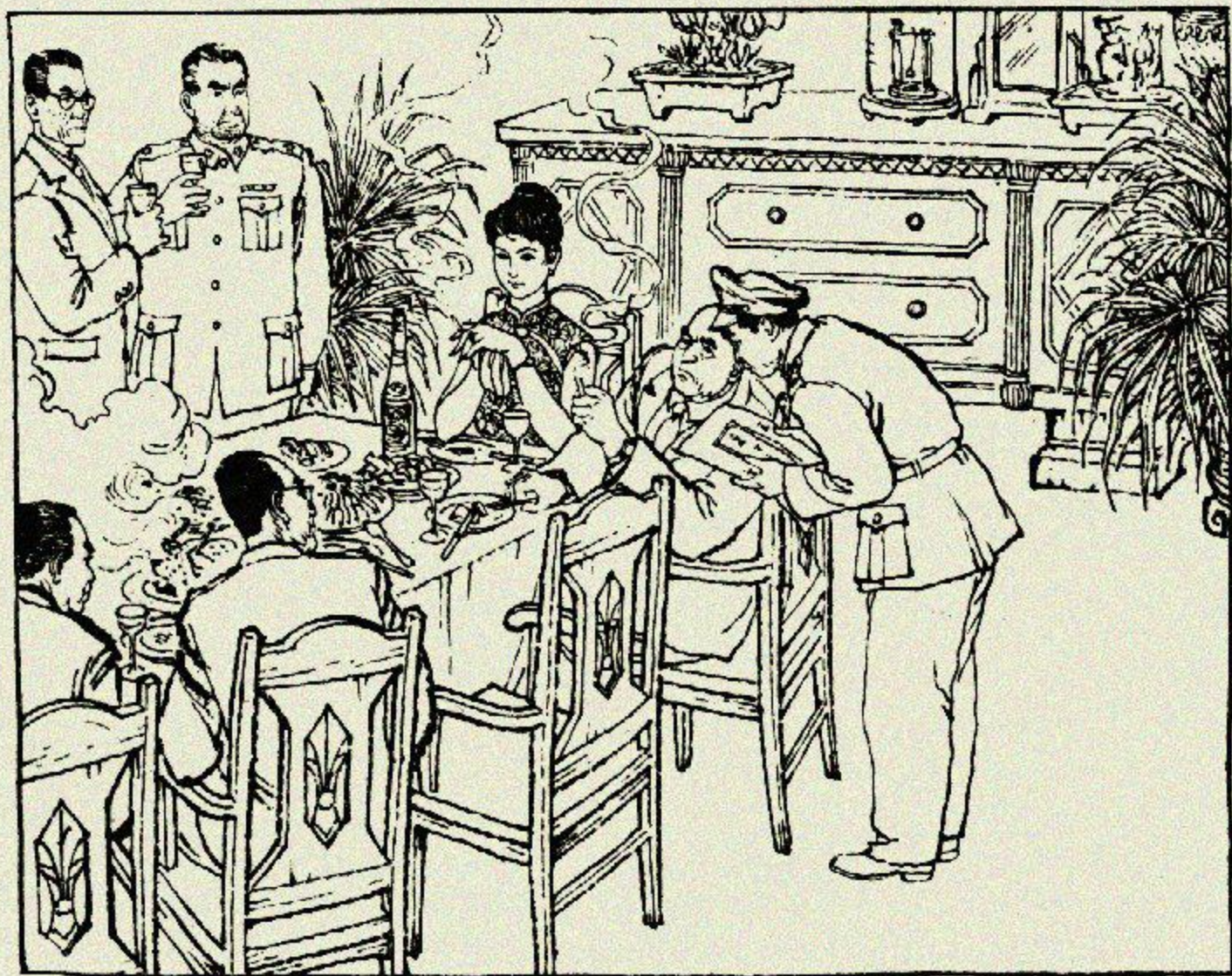
(55) 第二天，授勋会后，徐鹏飞设宴招待毛人凤等人。毛人凤宣布严醉调任特派员，徐鹏飞接任特区区长；徐鹏飞更是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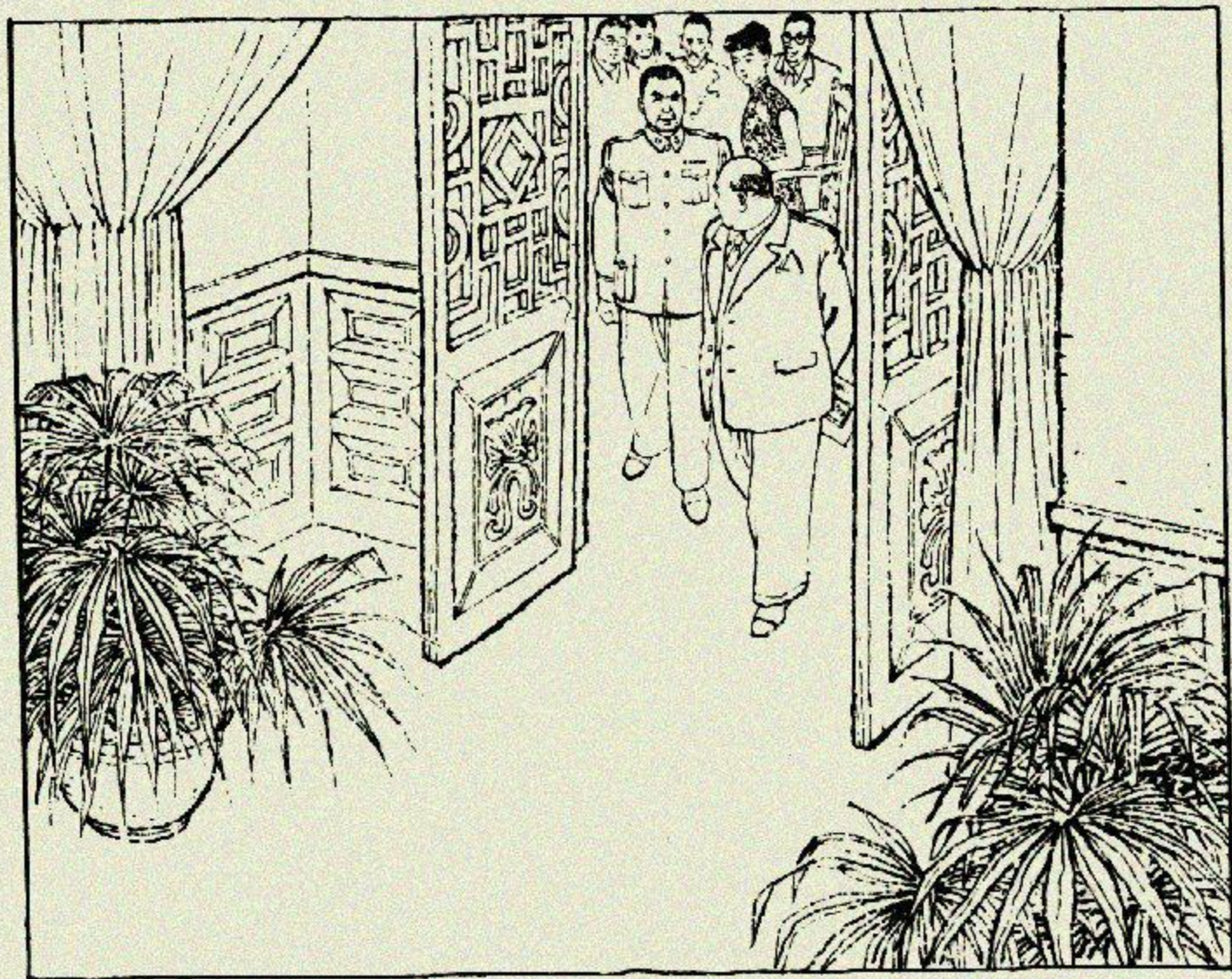
(56) 在一片干杯声中，徐鹏飞发觉严醉连酒杯也没拿，便斟满一杯酒，走到严醉身旁说：“醉兄，祝贺你的高升。”严醉先是一楞，随即一饮而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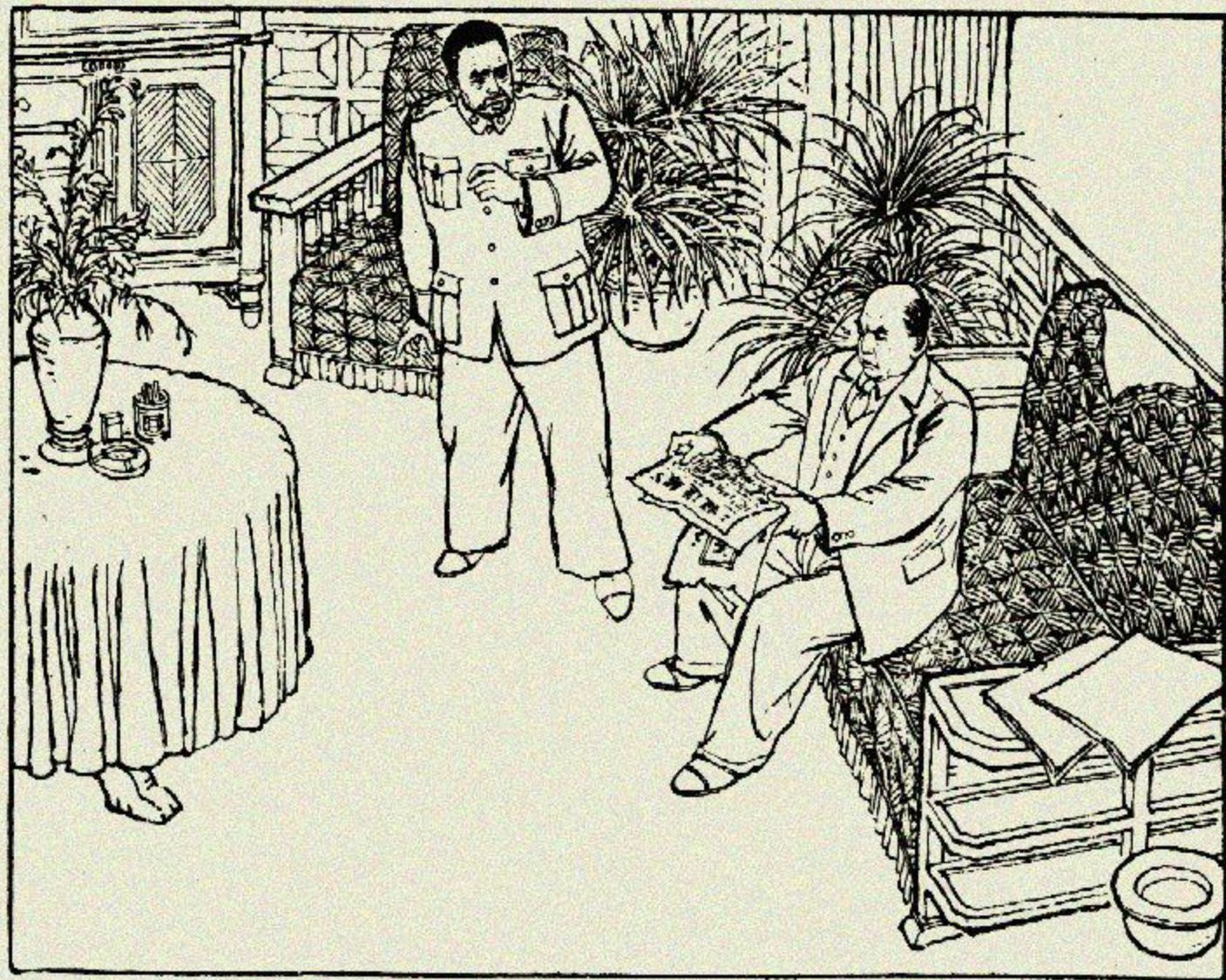
(57) 严醉的态度突然变了,他殷勤向毛人凤敬酒,要求暂时到美国去一趟,说联邦调查局聘他担任高级顾问。毛人凤表示同意,同时答应黎纪纲等人随同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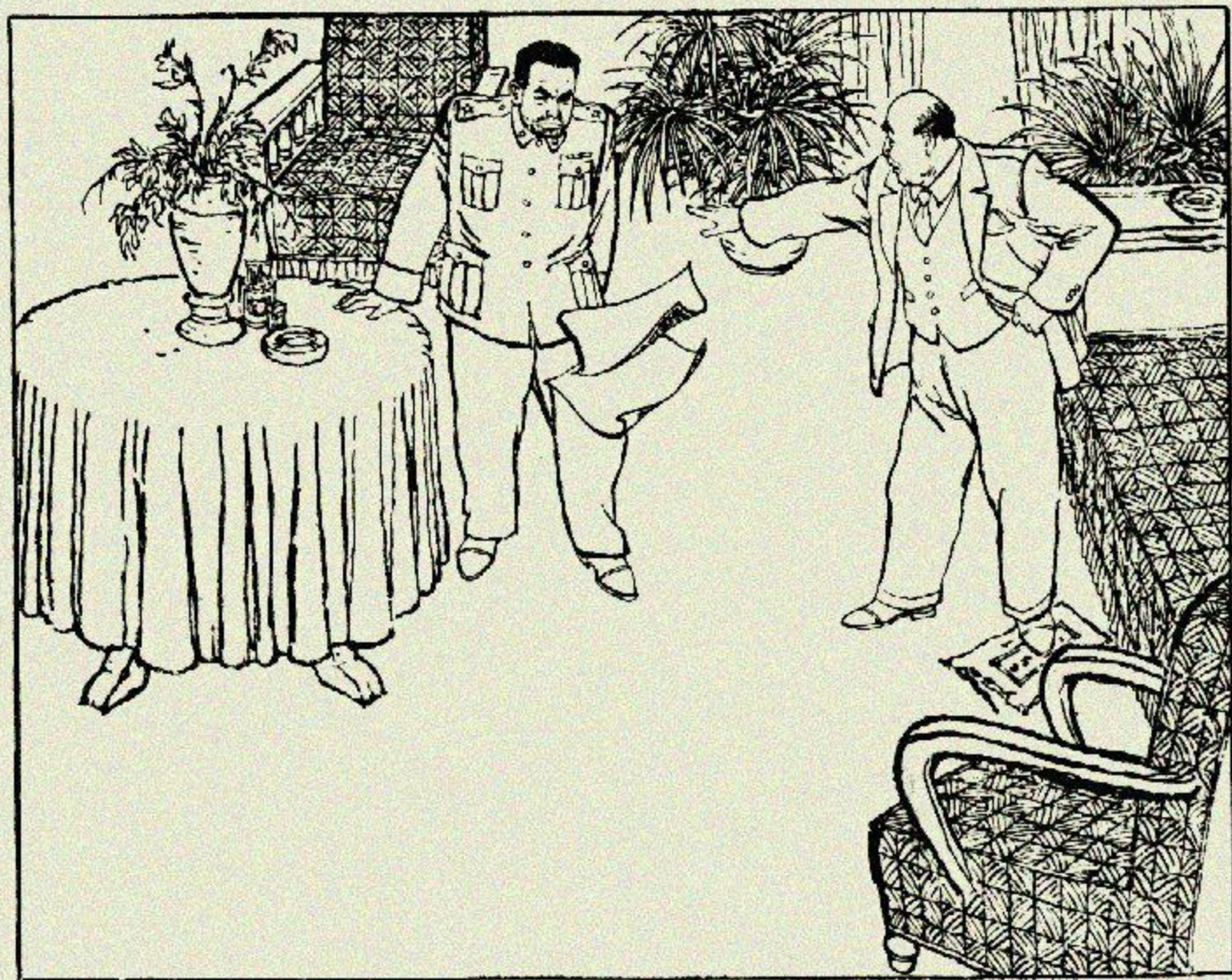
(58) 徐鹏飞向严醉敬酒：“到华盛顿时，请代向中美合作所创办人梅乐斯将军致意。”就在这时，毛人凤的副官把一件公文交给毛人凤，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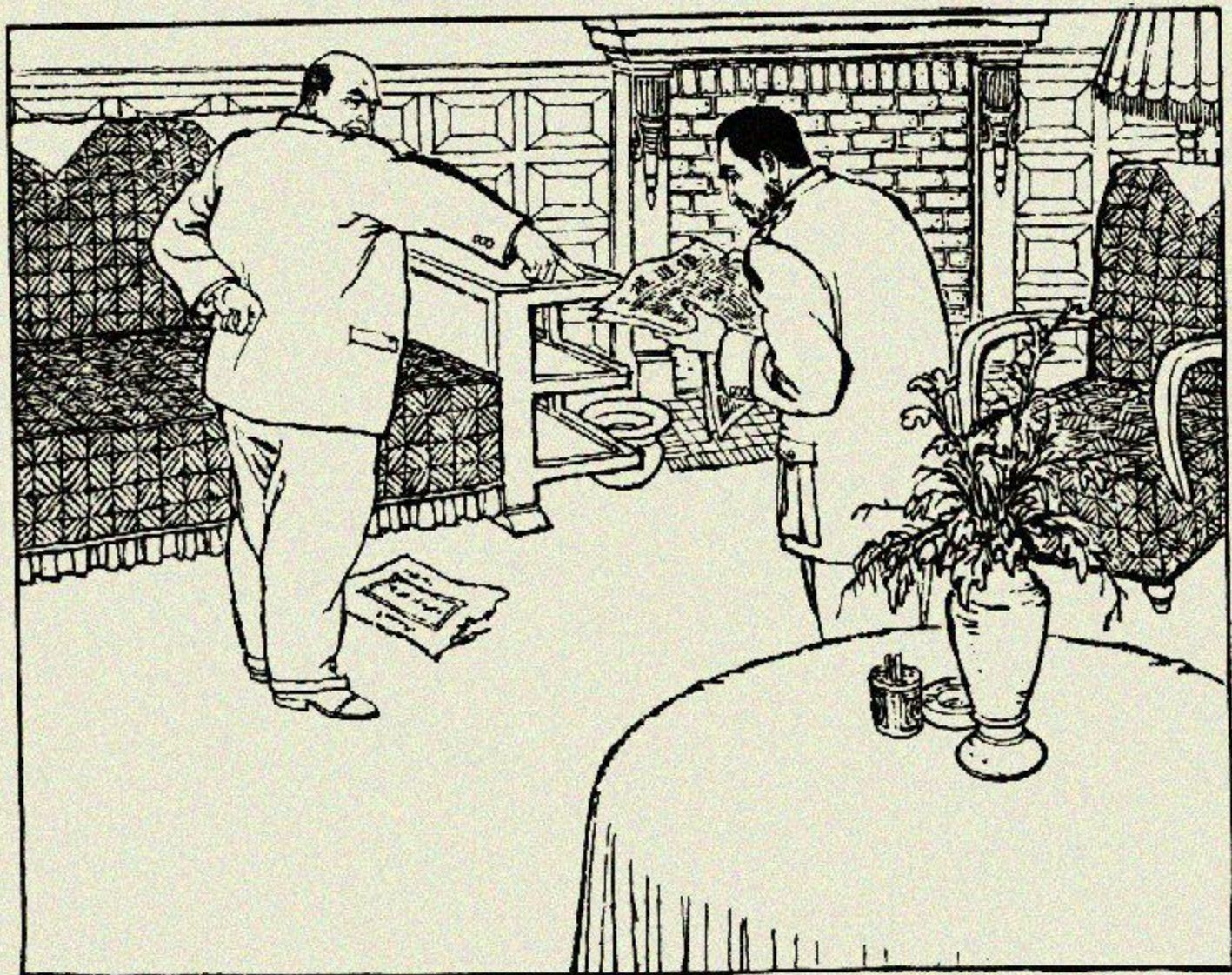
(59) 毛人凤脸色陡然一变, 向客厅旁一间套间走去。走不多远, 回头招呼了徐鹏飞一下, 徐鹏飞赶紧跟过去。庆功宴上,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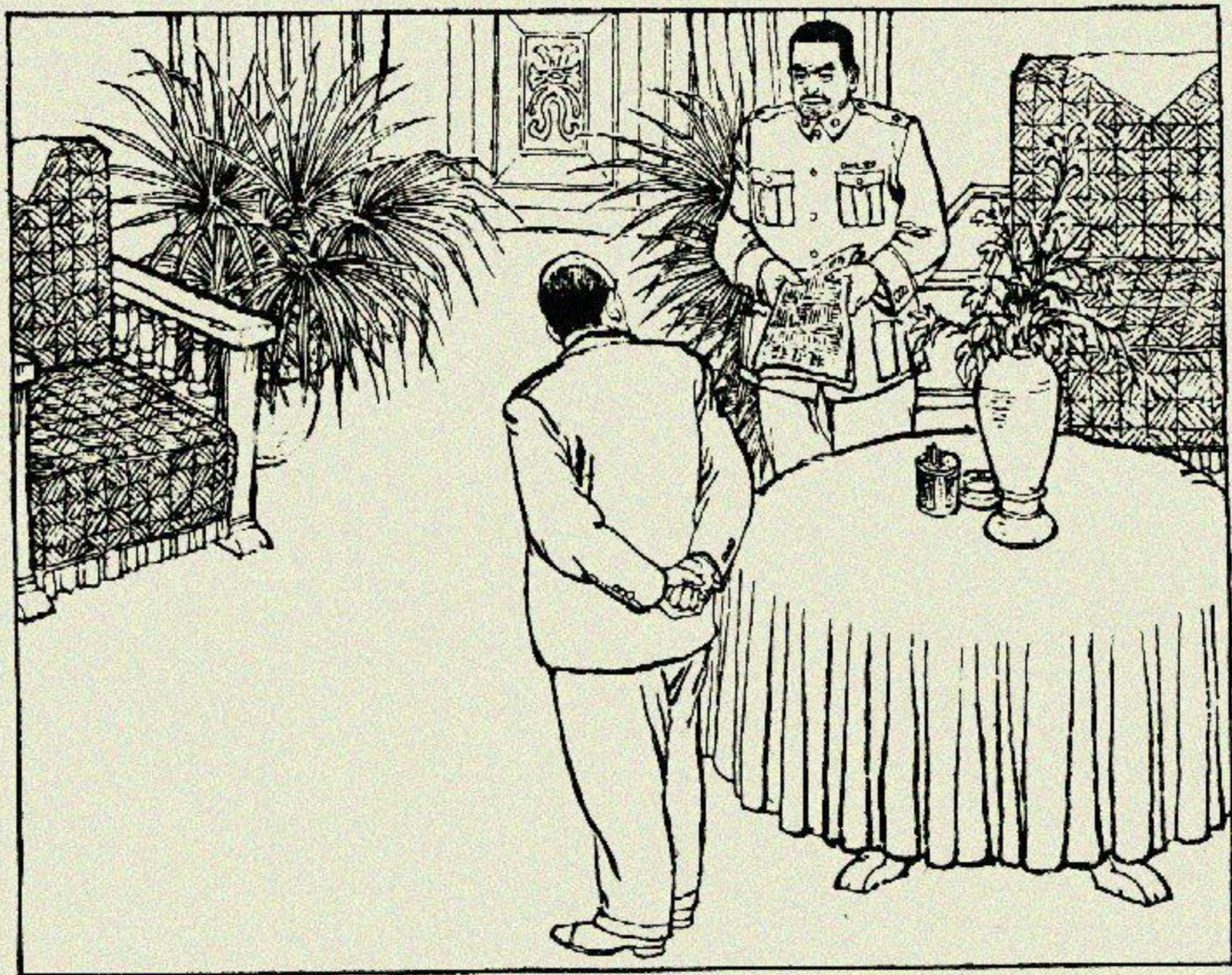
(60) 徐鹏飞走进套间,见毛人凤撕开公文套封,从套封里摸出来的是一张铅印的《挺进报》,上面大标题是:“山城人民欢庆延安解放。”他差一点叫出声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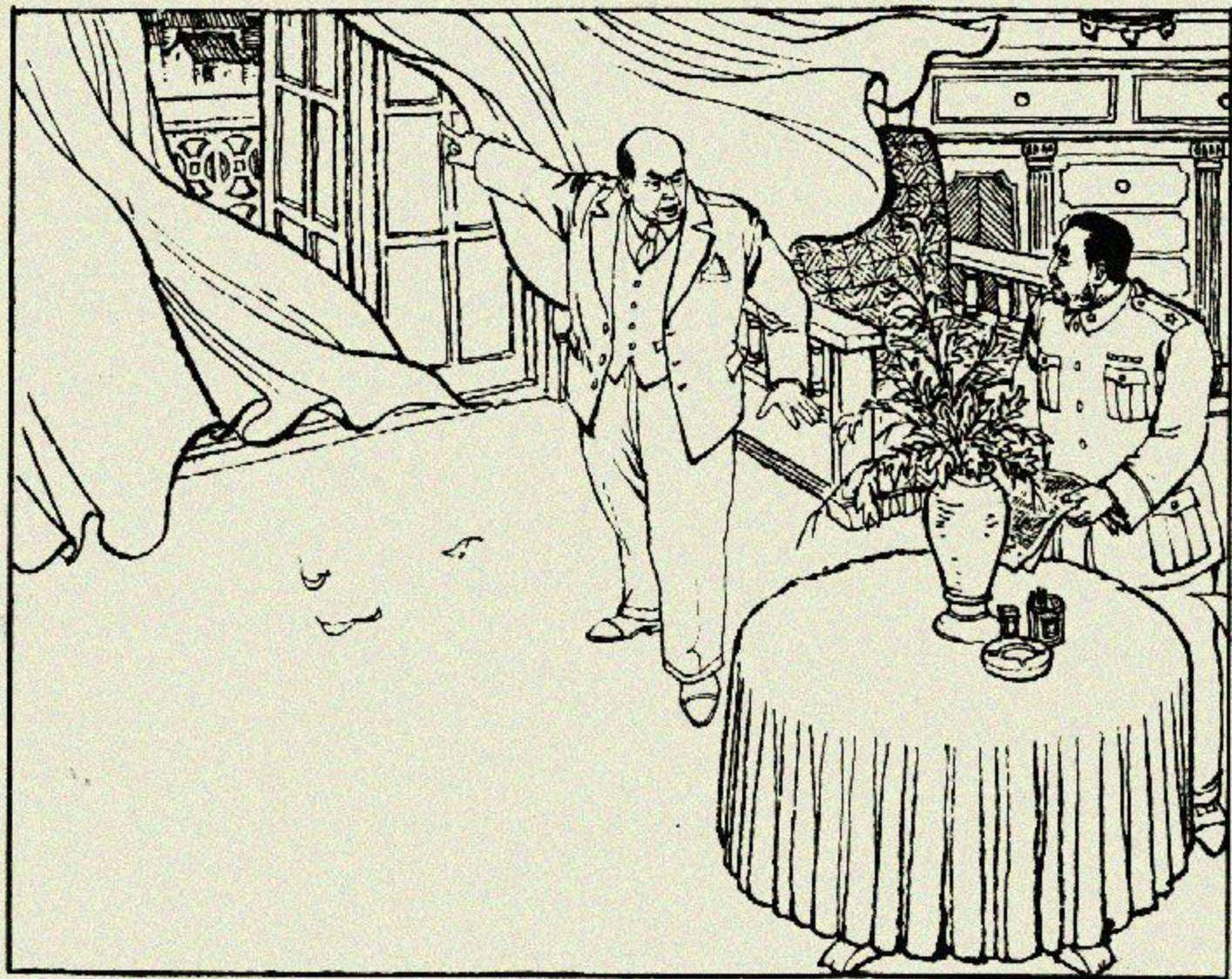
(61) 毛人凤把报纸掷到徐鹏飞面前：“刚刚庆功，你看，又出来了！抓了油印的，却出了铅印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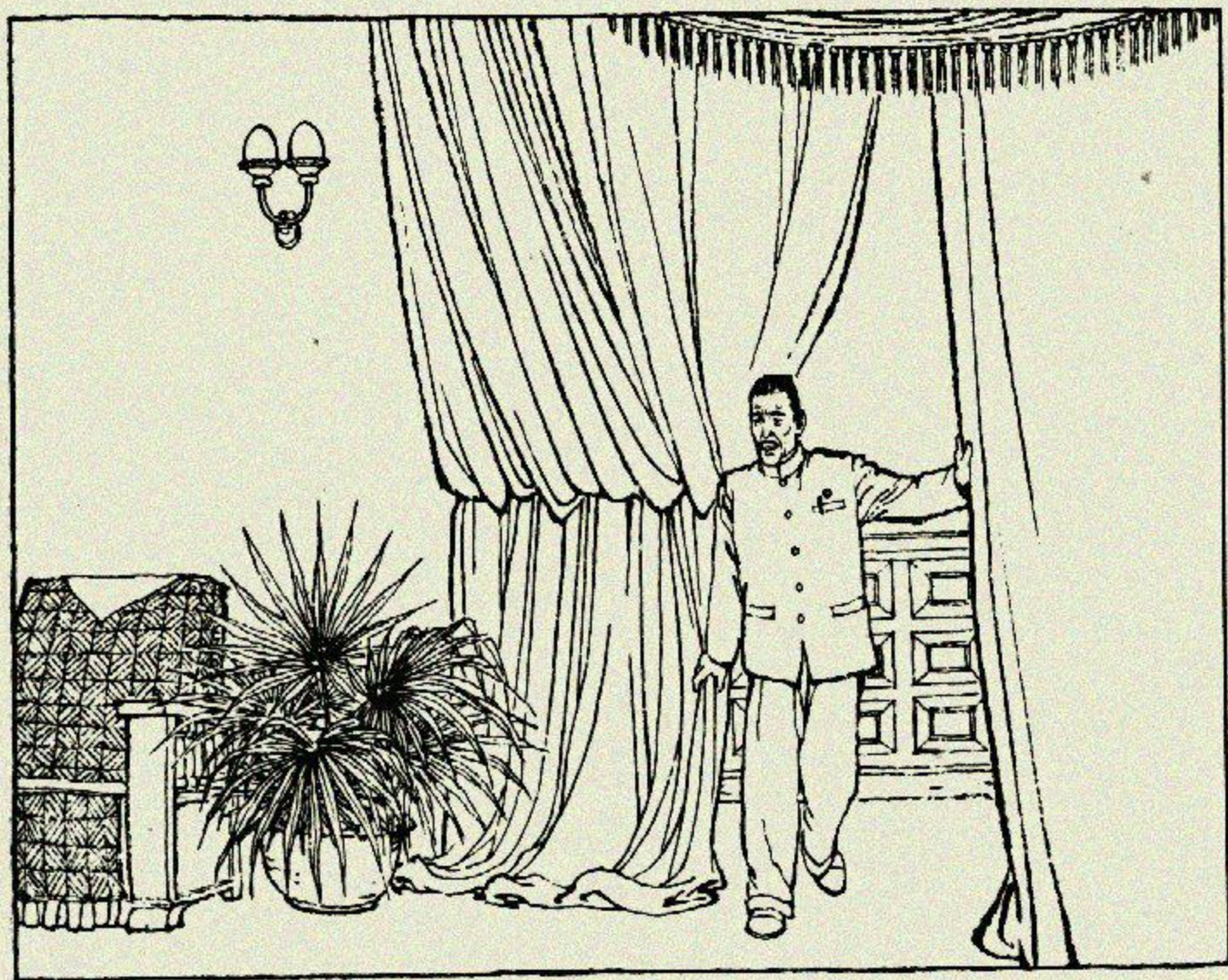
(62) 徐鹏飞什么话也说不出，毛人凤气虎虎地说：
“限期三天，你给我马上破案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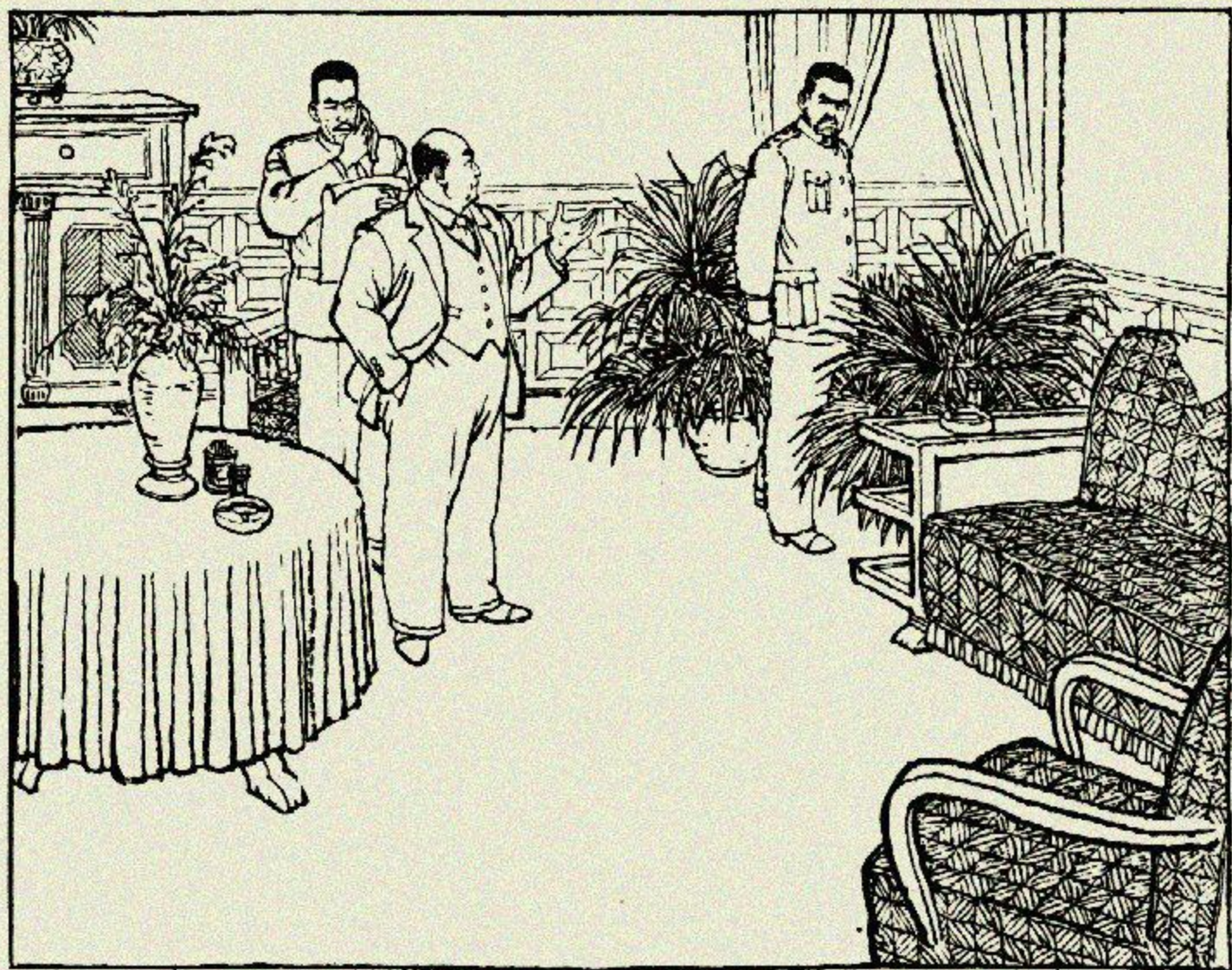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徐鹏飞惶恐地不敢答话。毛人凤厉声问道：“共产党正在策动全市罢工，你知道吗？”徐鹏飞更加惶惑了：“不可能吧？共产党的工运书记在我们手里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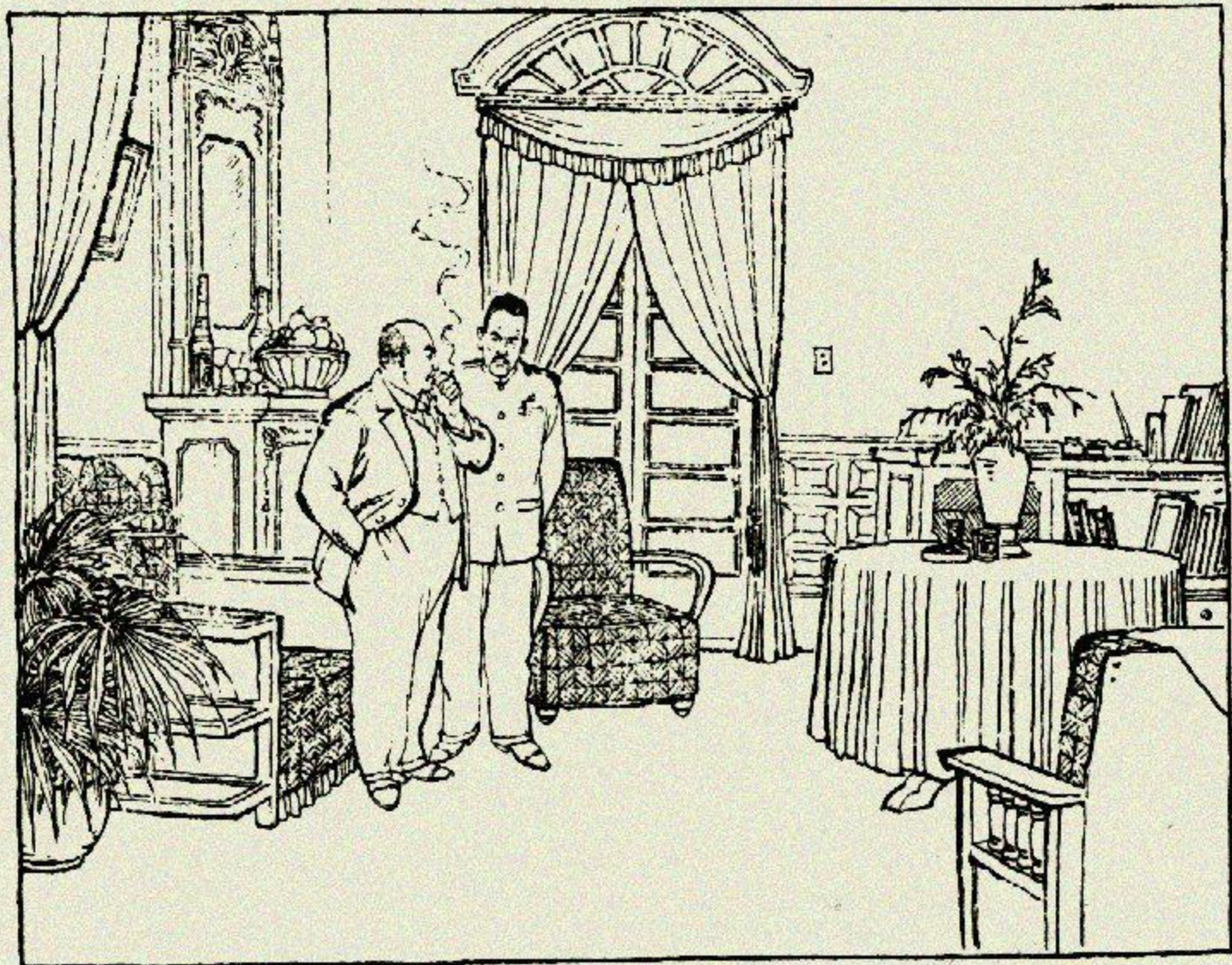
(64) 这时, 远远响起了汽笛声, 电灯突然熄灭了。徐鹏飞强自镇静着: “这是停电! 重庆电力不足!” 毛人凤咆哮起来: “胡说! 明天是五月一日, 工人又罢工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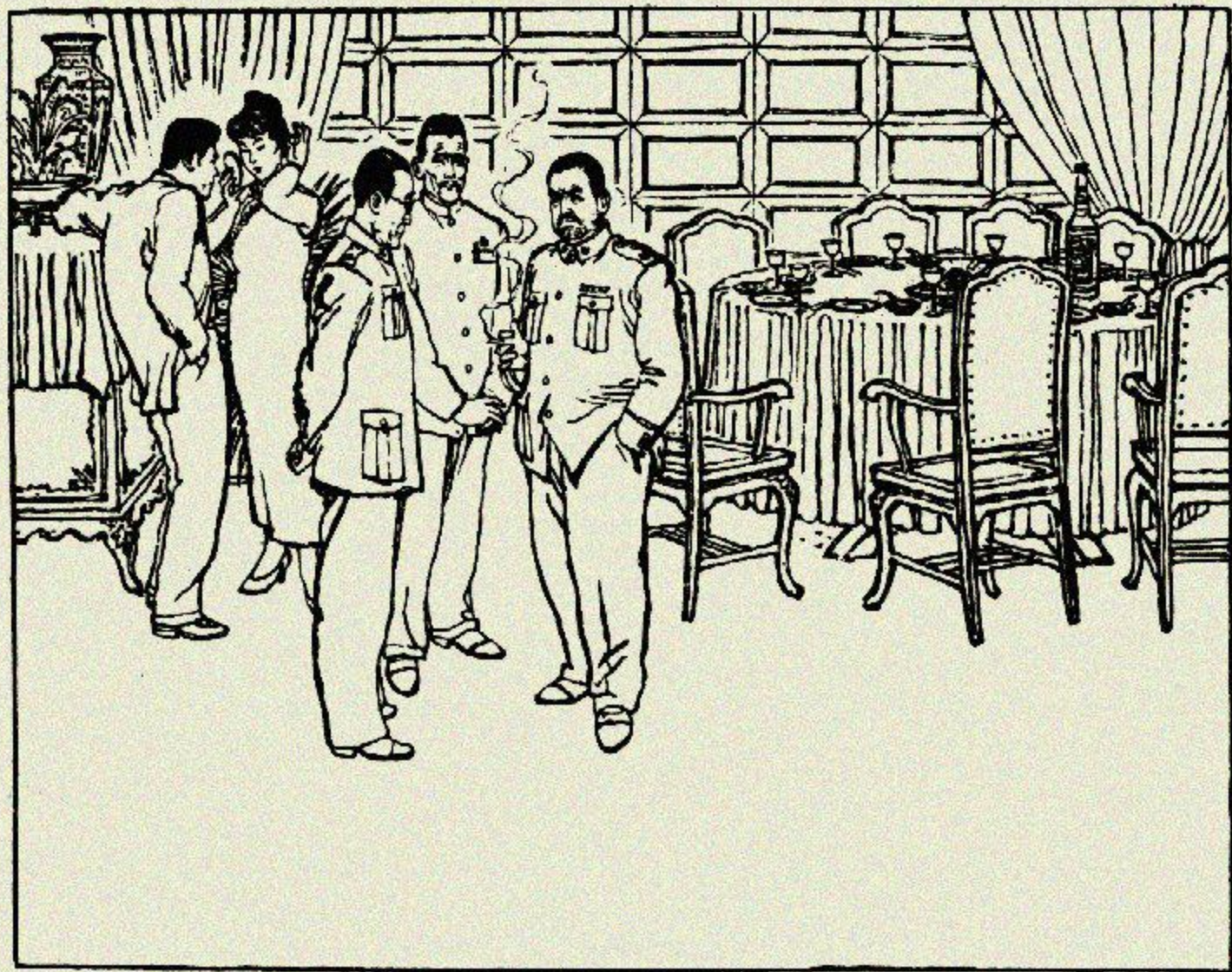
(65) 话音刚落, 远远近近的汽笛声都响起来, 沈养斋在黑暗中撞进来, 慌慌张张地告诉他们, 美国顾问处来了电话, 特别顾问马上就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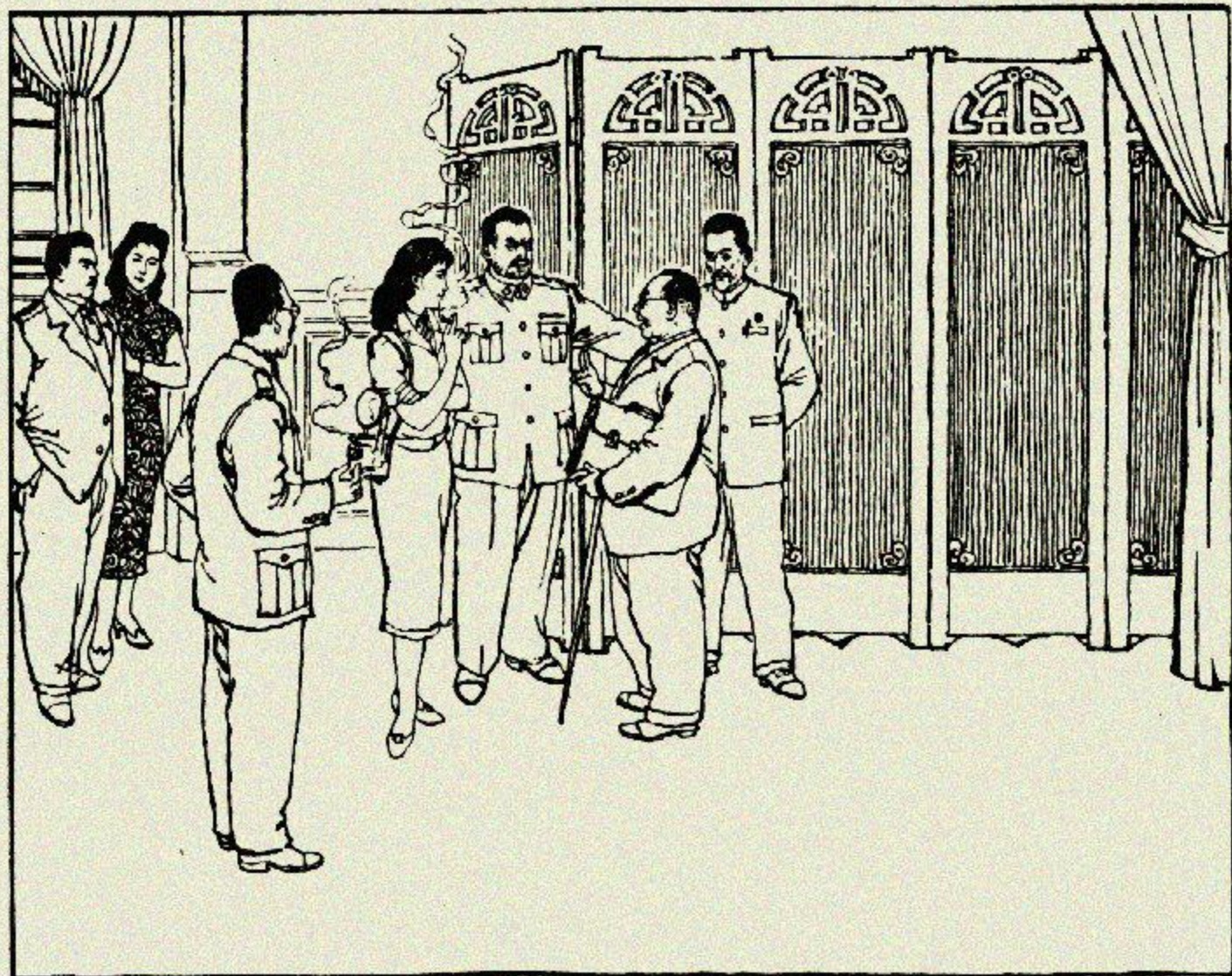
(66) 毛人凤无可奈何地把徐鹏飞支使出去，叫人立即准备欢迎美国特别顾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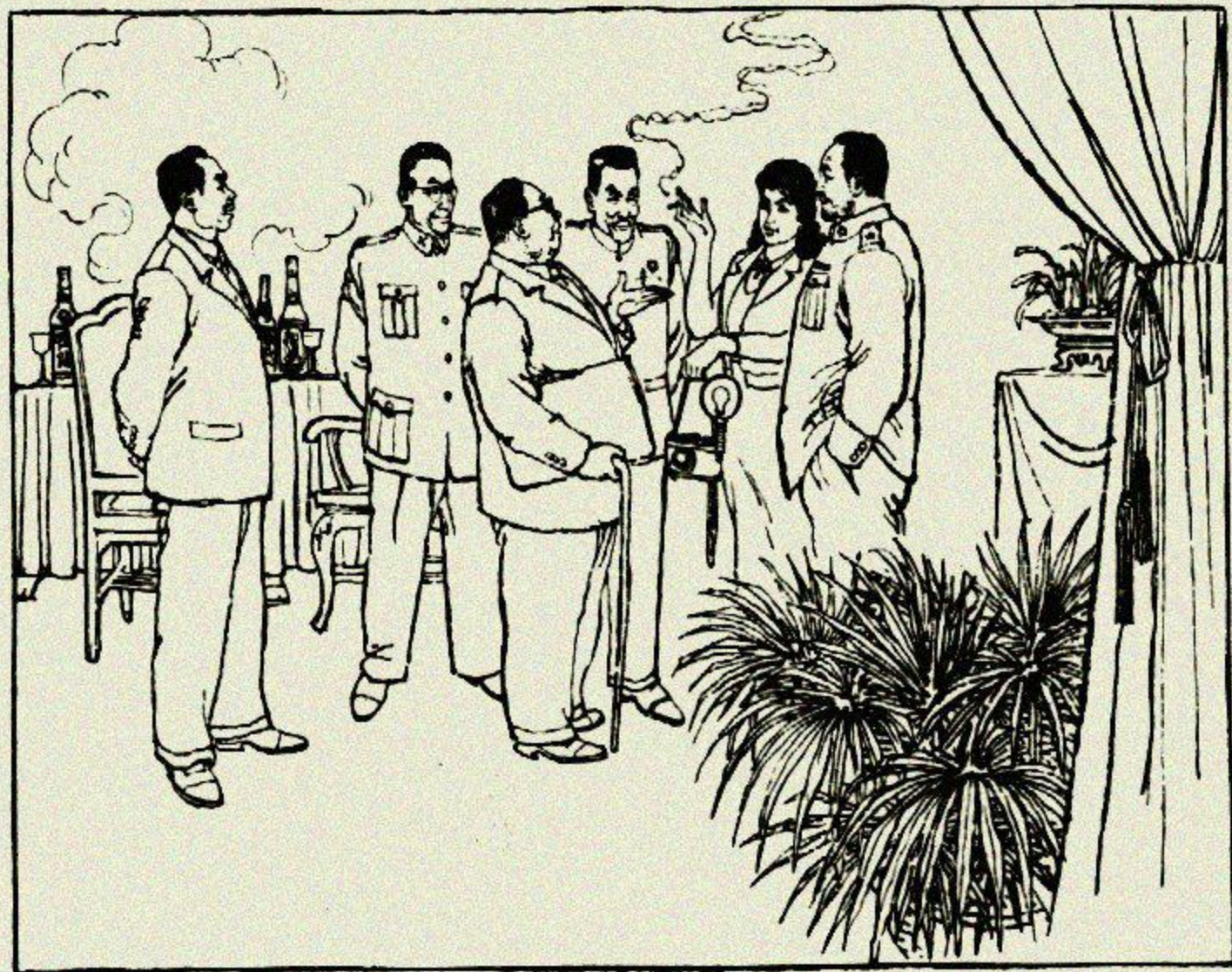
(67) 徐鹏飞走后,毛人凤不再讲话,过了一阵,才对沈养斋说:“关键还在于许云峰身上,看样子,我得亲自插手,过问一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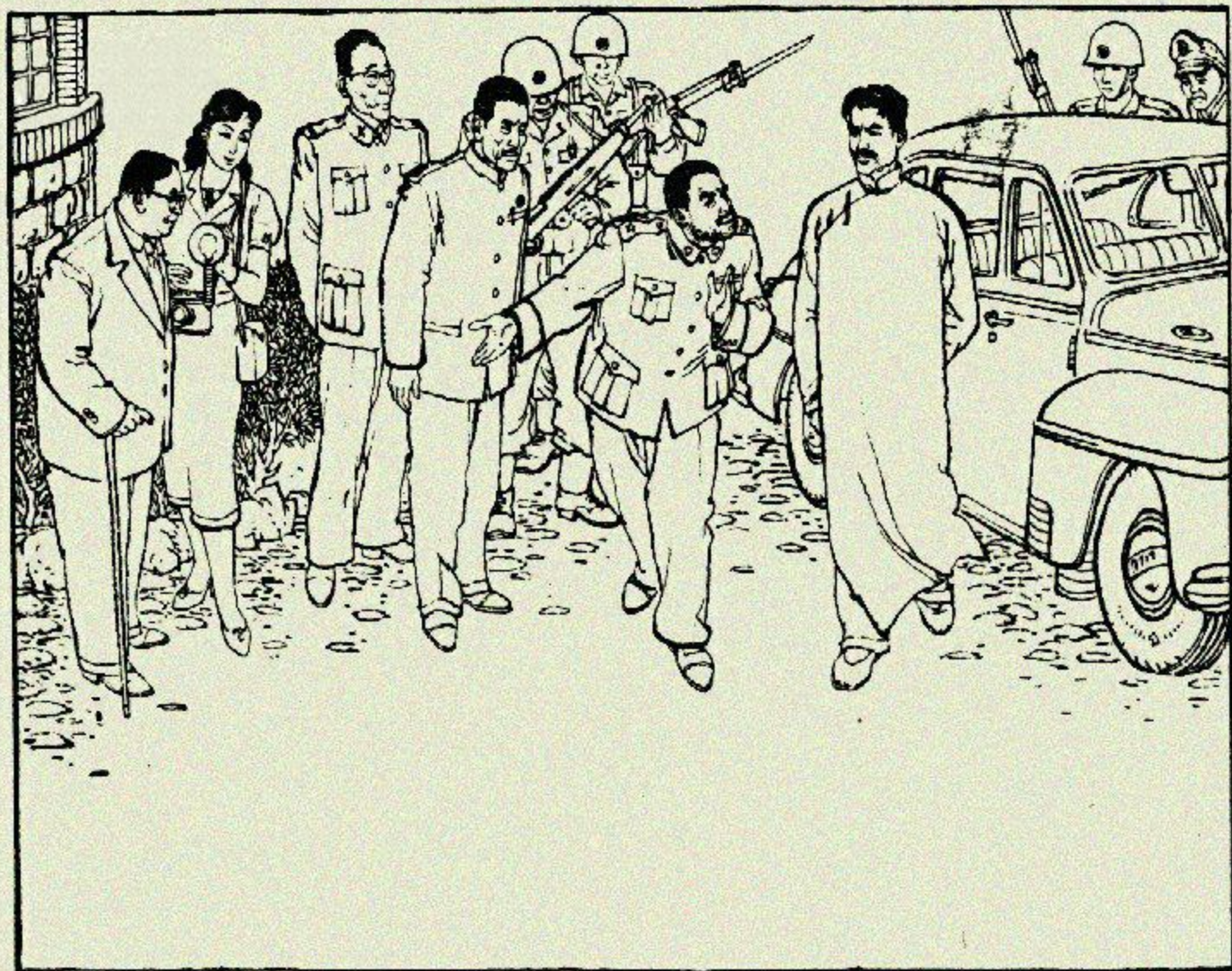
(68) 过了几天, 在一座豪华的别墅里, 按照毛人凤的意思, 布置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徐鹏飞、沈养斋、朱介等人, 都在大厅里休息闲谈, 等待许云峰前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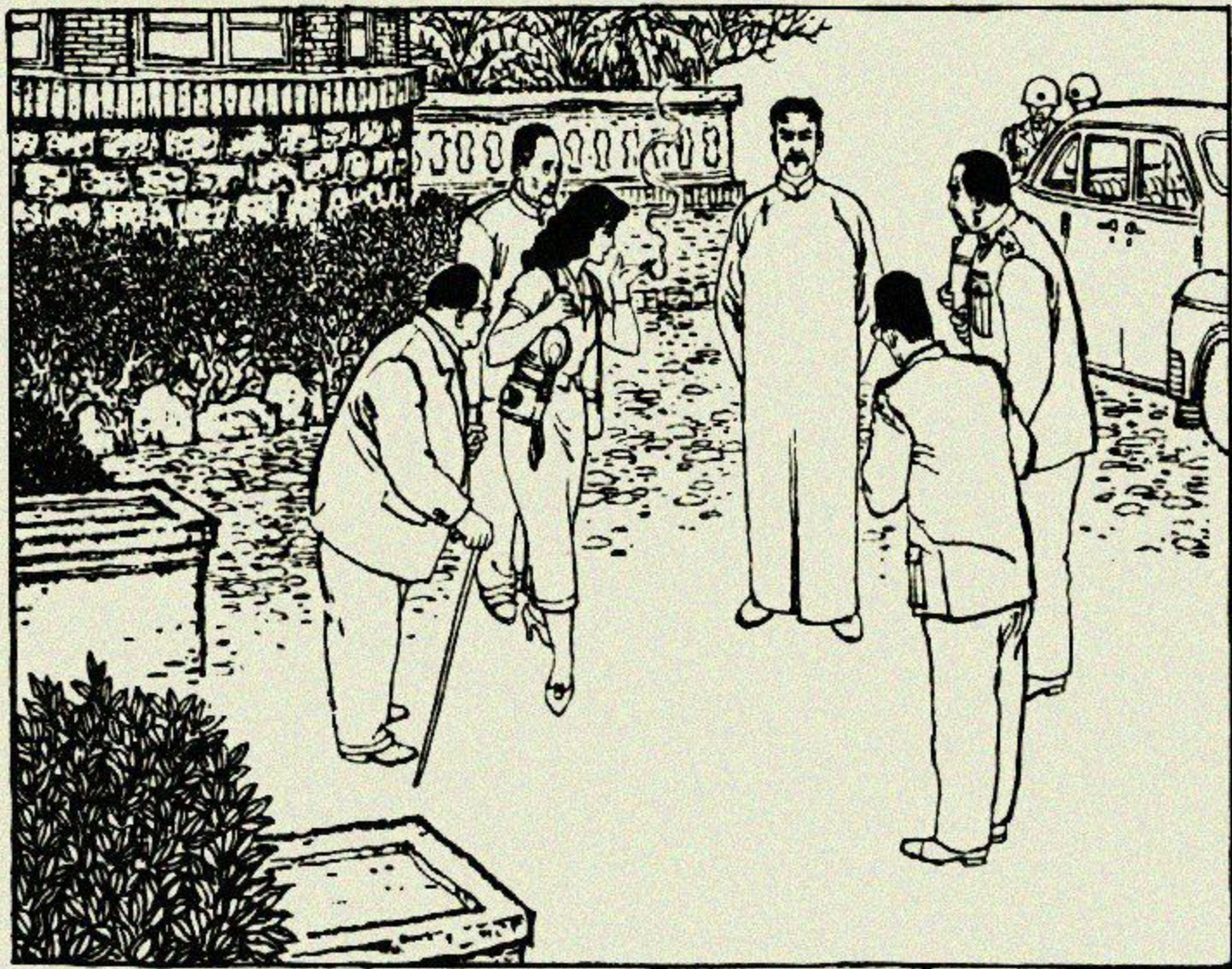
(69) “西南长官公署”的新闻处长走进来，徐鹏飞忙问：“新闻稿拟得如何？”新闻处长说：“写好了。标题是：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和政府当局欣然合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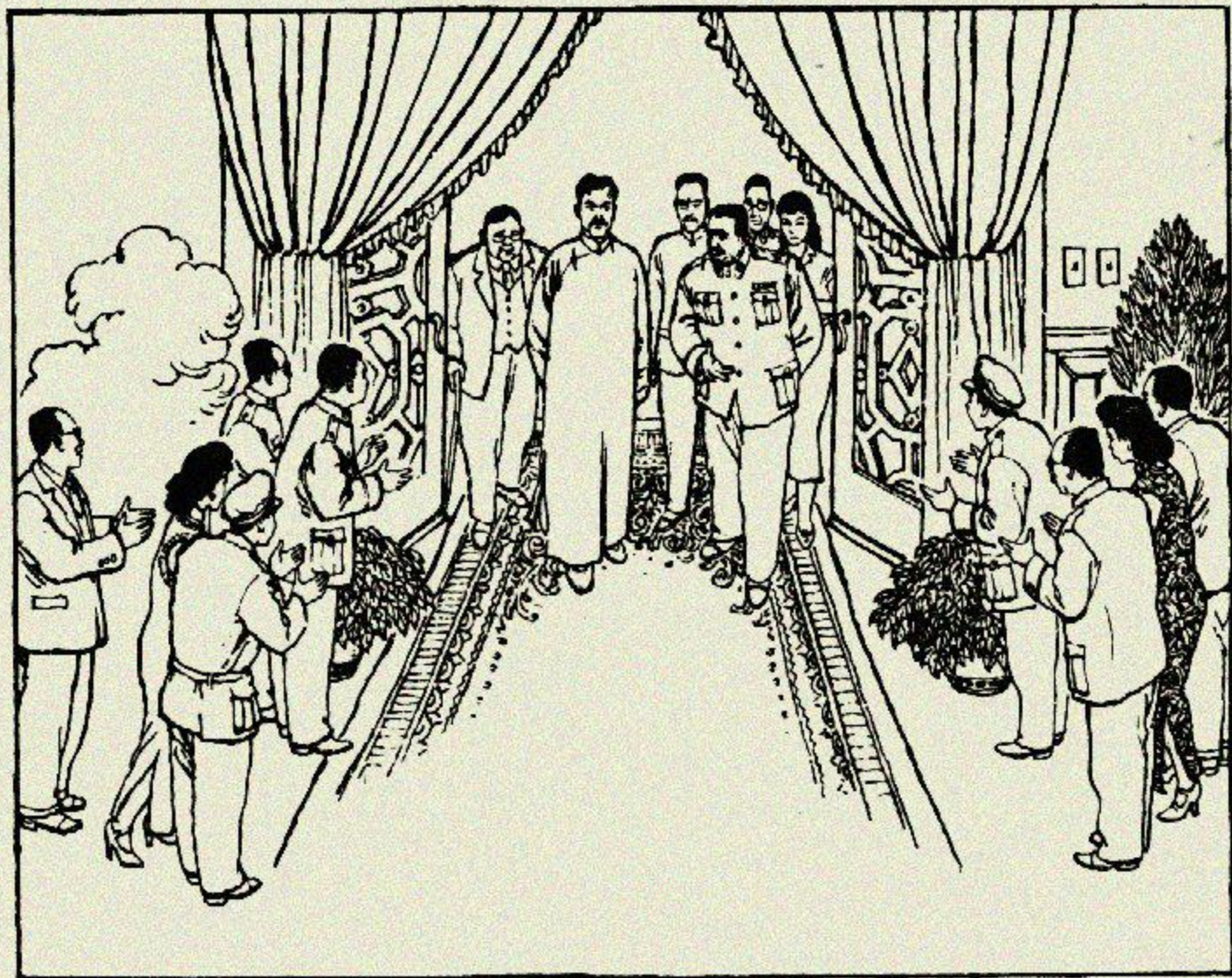
(70) “明天一早见报, 只是需要配上一幅许云峰在宴会上含笑碰杯的照片。”新闻处长瞟了一个金发女人一眼: “这就要看中央社玛丽小姐的摄影艺术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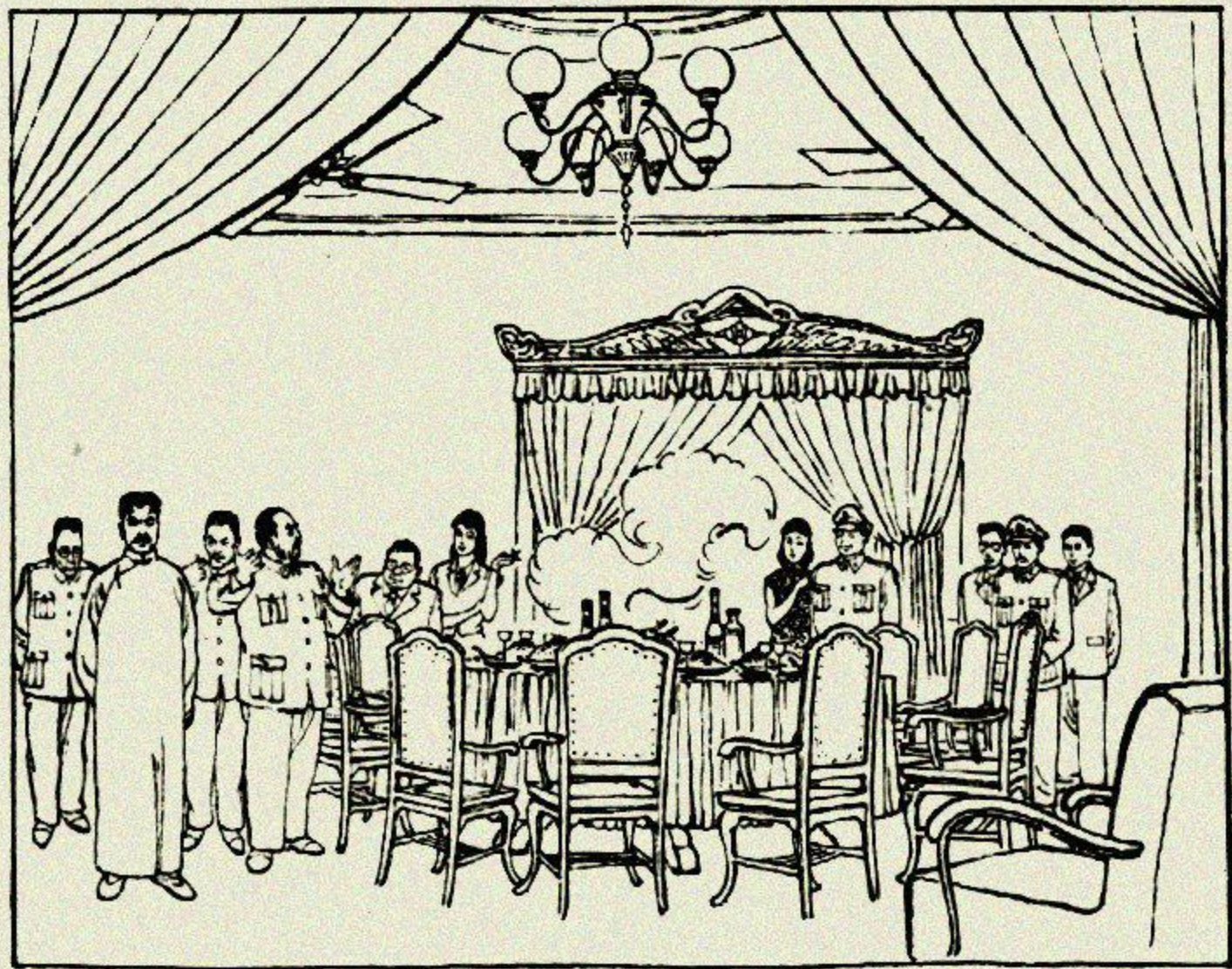
(71) 就在这时, 一辆轿车由远而近, 在大厅门口停了下来, 两个持枪的警卫押着许云峰下车。徐鹏飞一见, 立刻迎上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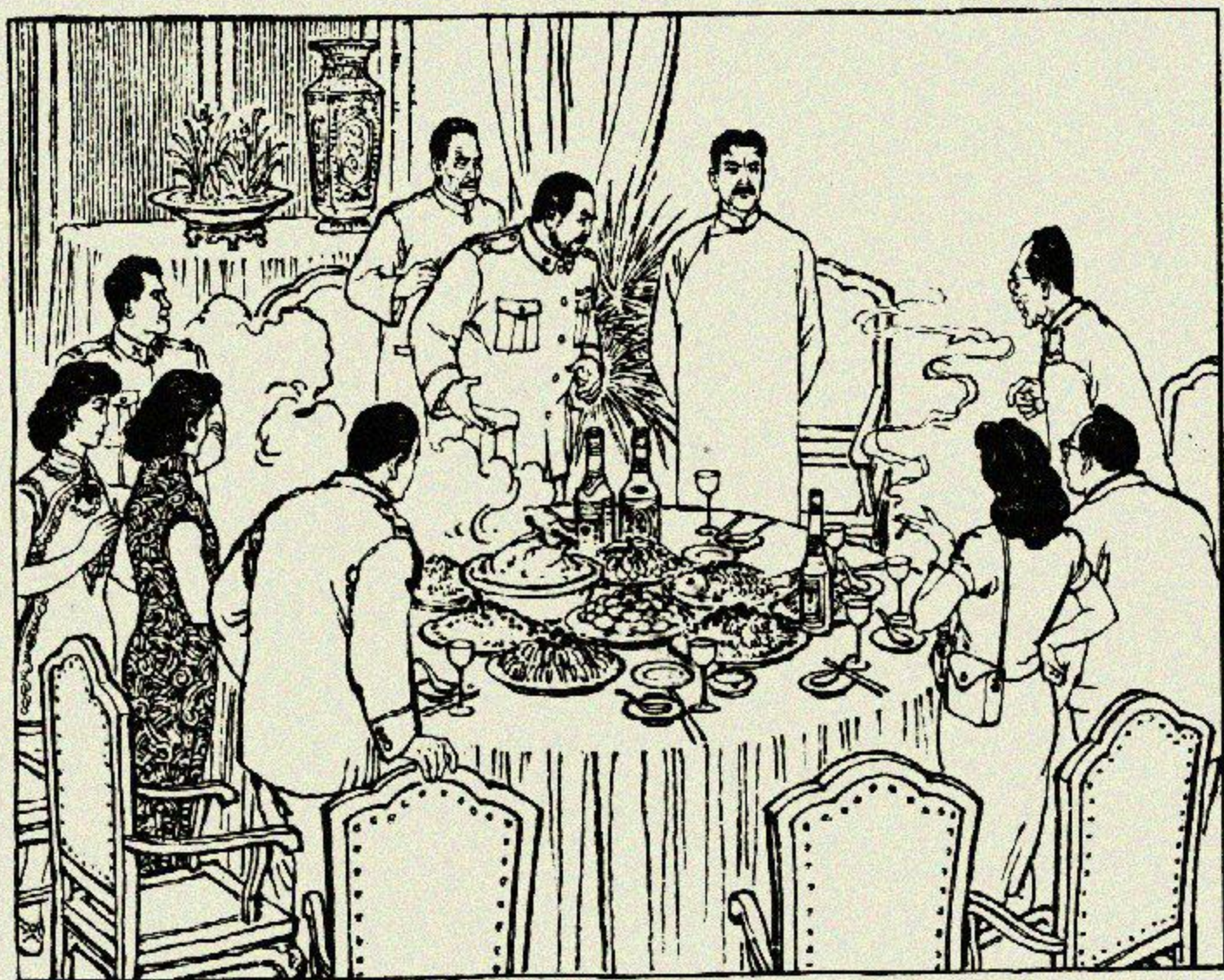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在场的人只有徐鹏飞见过许云峰，他强装出笑容逐一地介绍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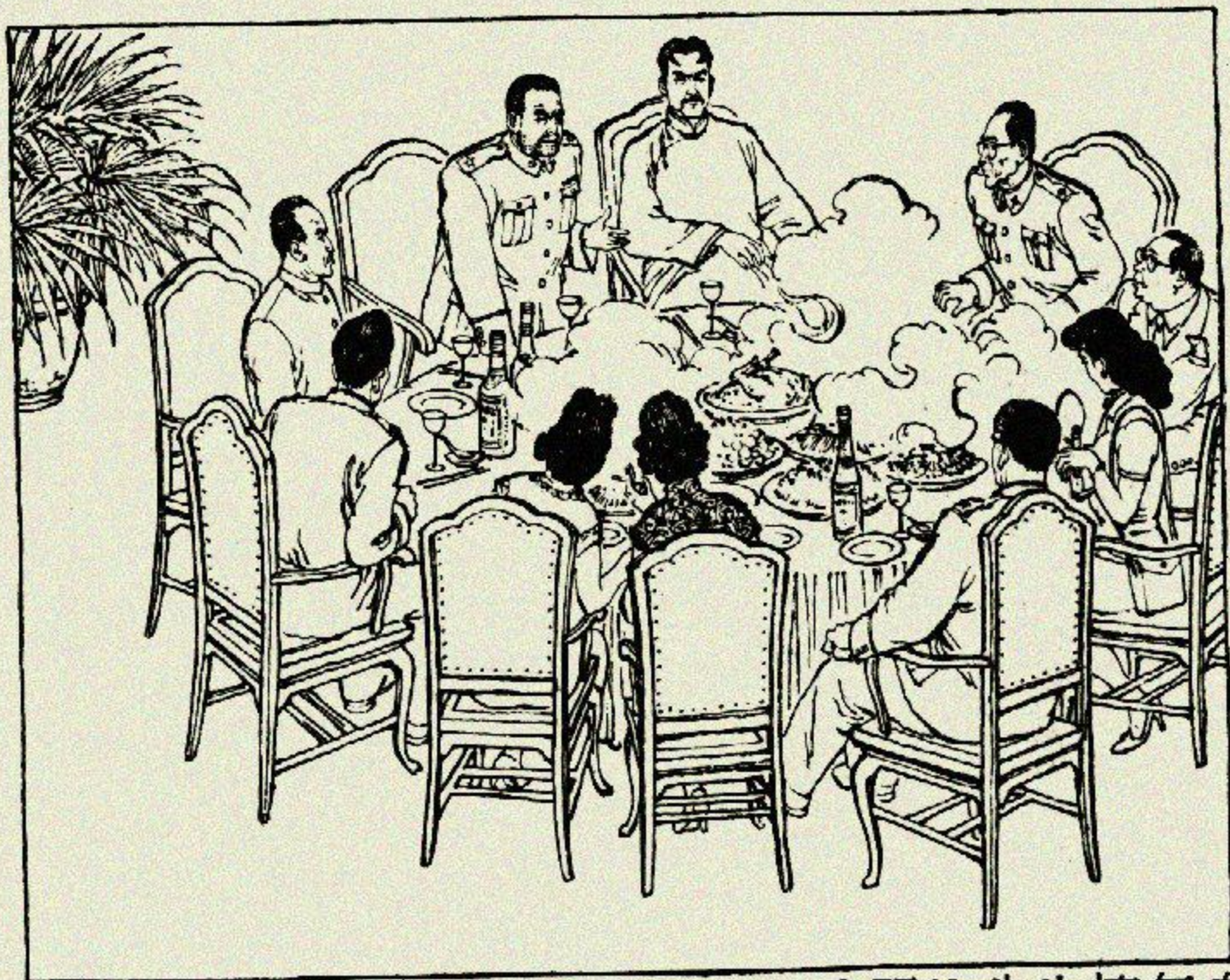
(73) 许云峰一看这种场面，特殊隆重的气氛中透出一片杀机，便冷冷地笑了笑，坦然放开脚步，跨进了响着掌声的大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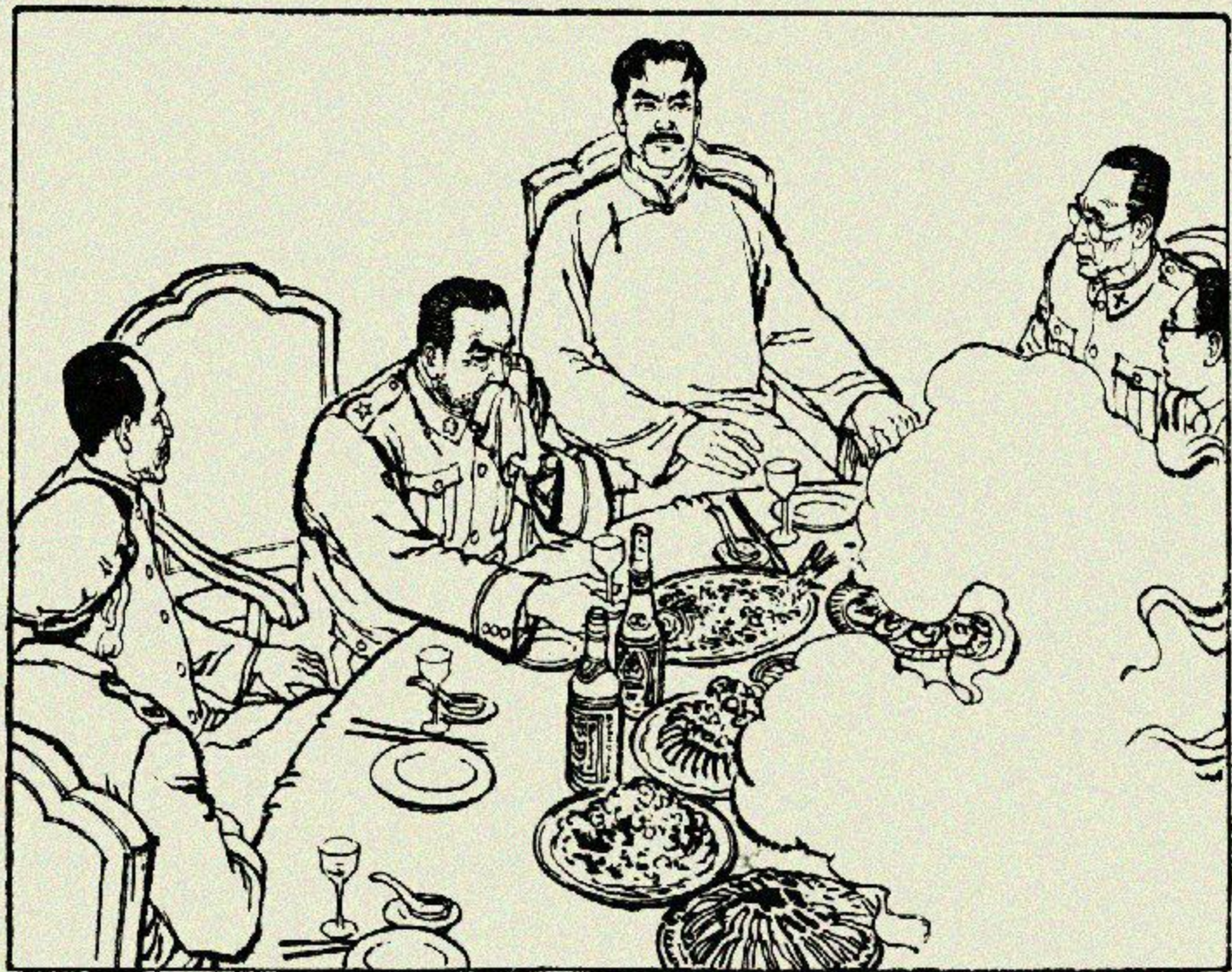
(74) 徐鹏飞清了清嗓子，虚伪地说道：“我们十分高兴，因为南京方面来了电报，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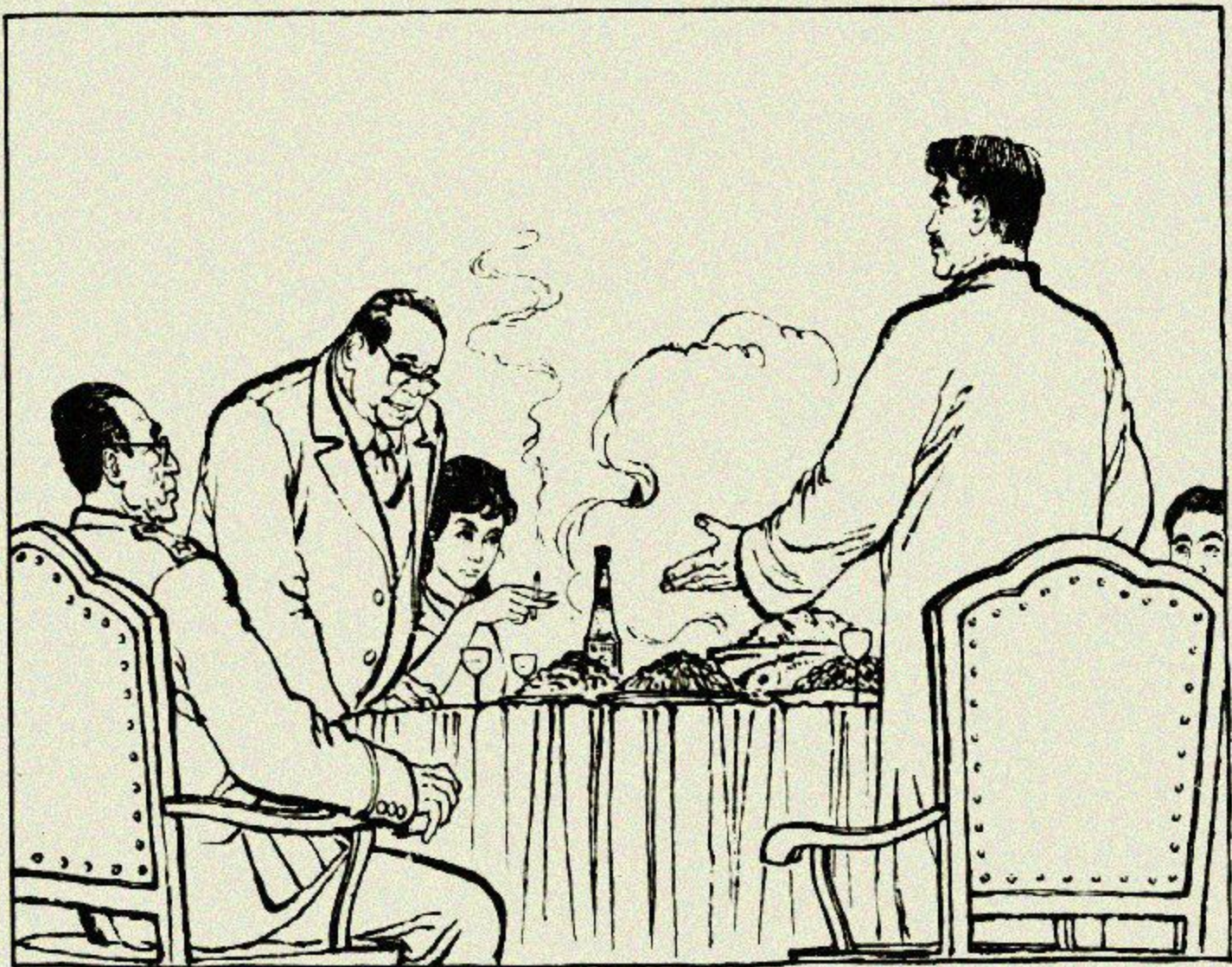
(75) 老许早已识破敌人的诡计,他淡淡一笑说:“要不要恢复我的自由,那是你们考虑的事,用不着我来操心。不过请客赴宴,却用全副武装押送,倒是怪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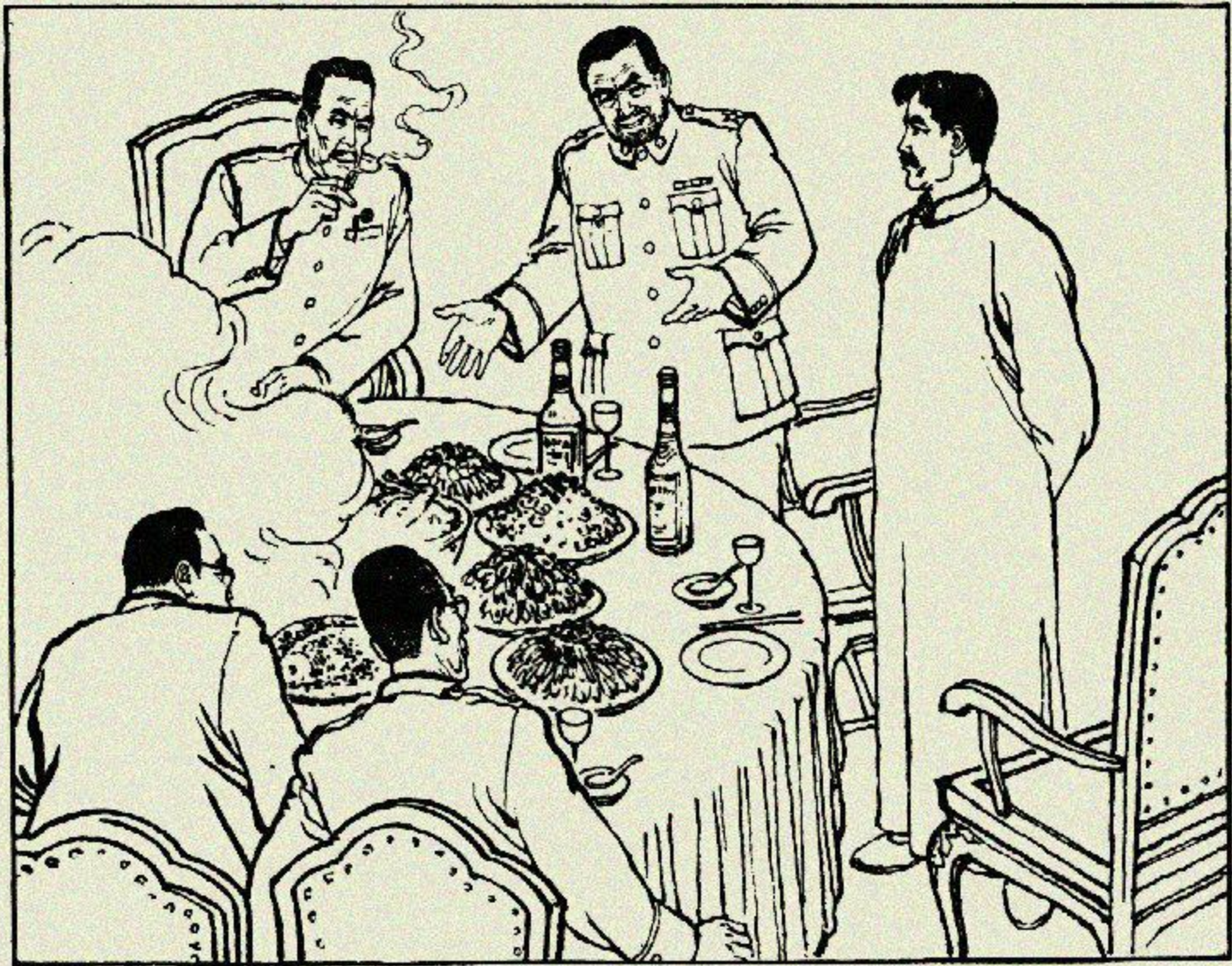
(76) 徐鹏飞厚颜无耻地说：“为了庆祝许先生恢复自由，我们设宴……嗯……”许云峰扫视了周围的人，说：“你们似乎想请我讲话，好吧，我谈上几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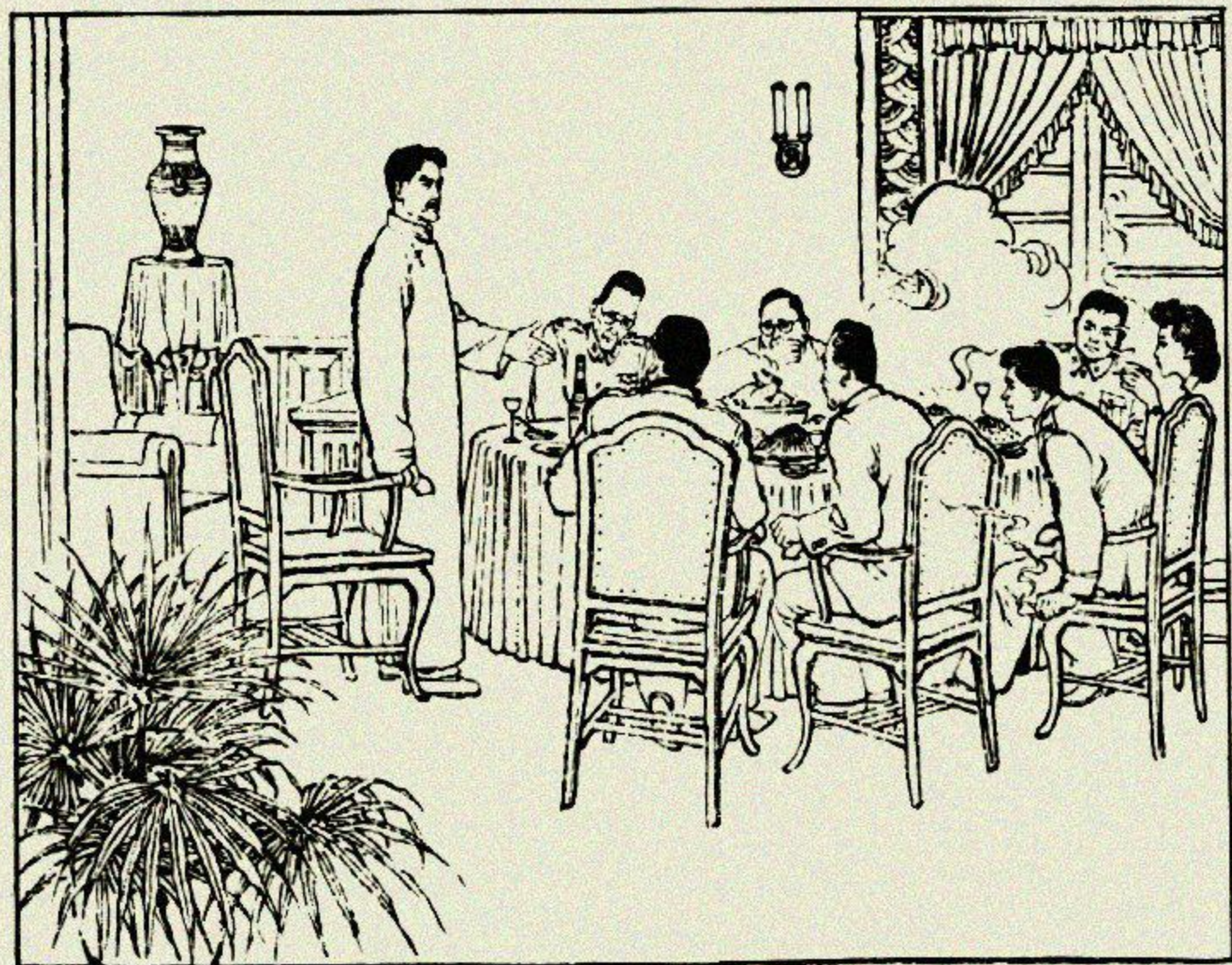
(77) 许云峰声音朗朗地说：“记得我当工人时，厂长老想请我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工人代表。我告诉他，一桌酒只能塞住一人的嘴，塞不住全厂工人的嘴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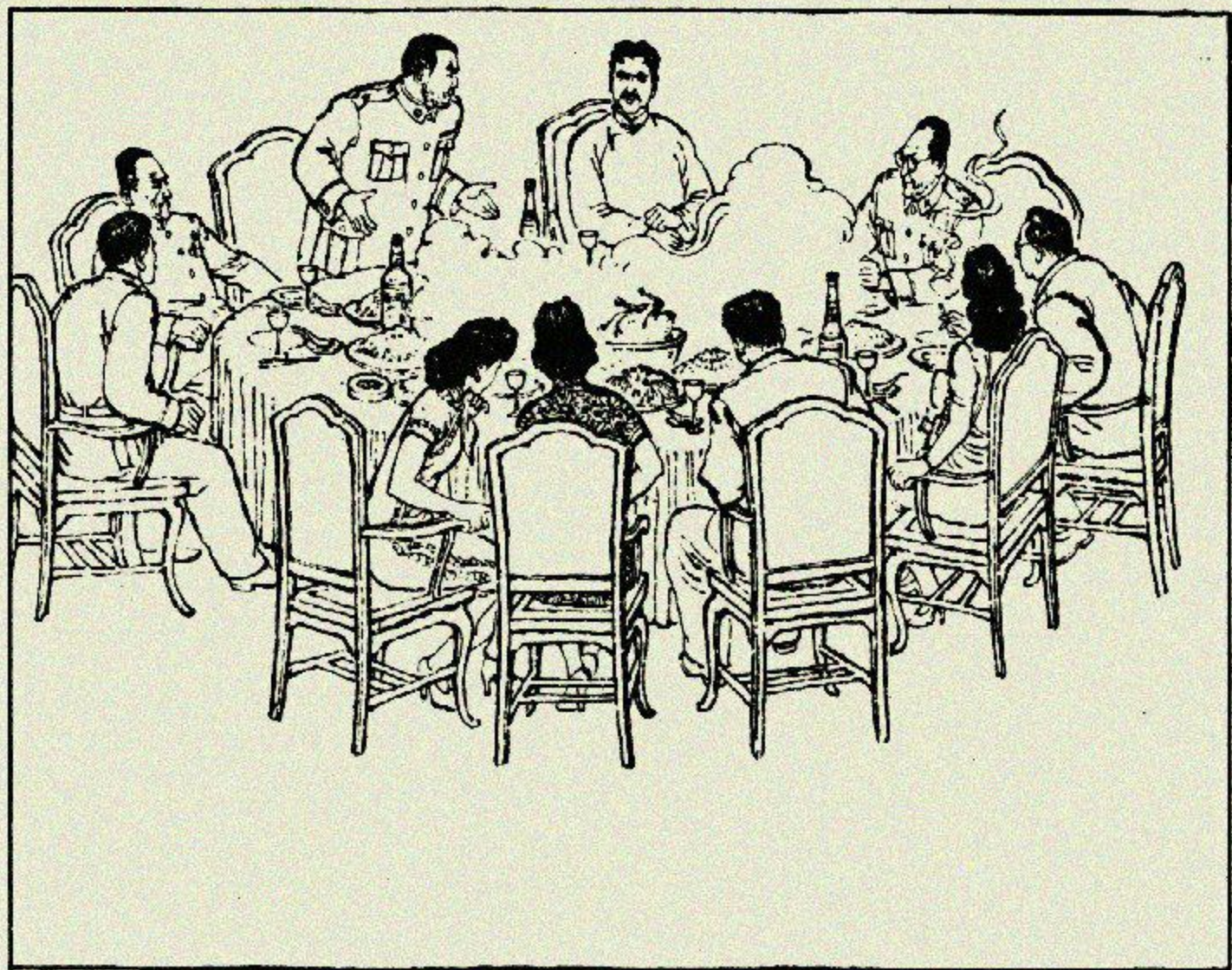
(78) 新闻处长插进来说：“许先生，你的话未免离题太远。”许云峰脸色陡地一变，问道：“那你们有什么题目？要我对你们这批人讲话，倒要看看我有沒有兴趣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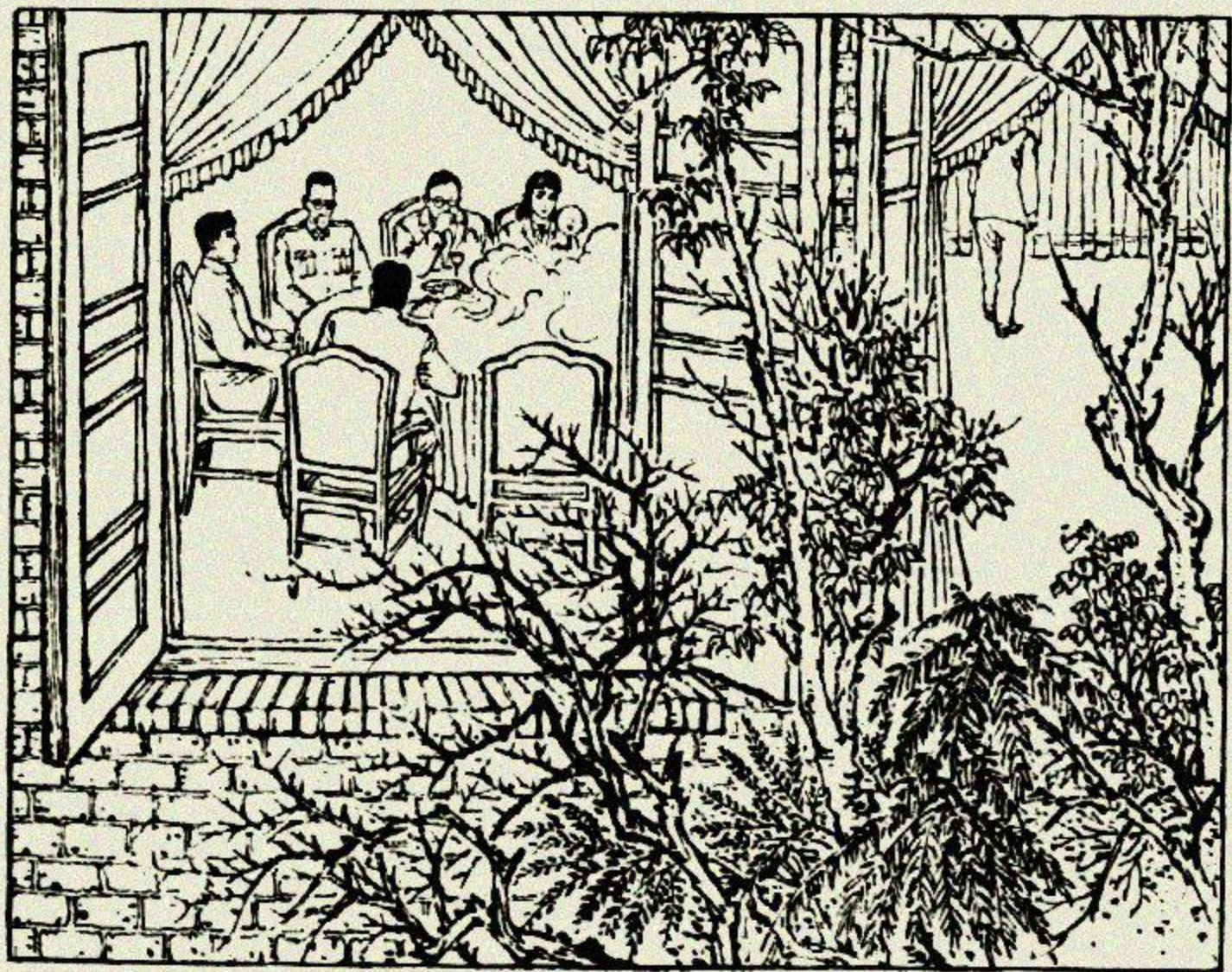
(79) 徐鹏飞赶快站起来打圆场：“许先生，有话尽管说。今天特地备下一桌酒……”许云峰冷笑道：“安排这场喜剧的是谁？我看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糊涂虫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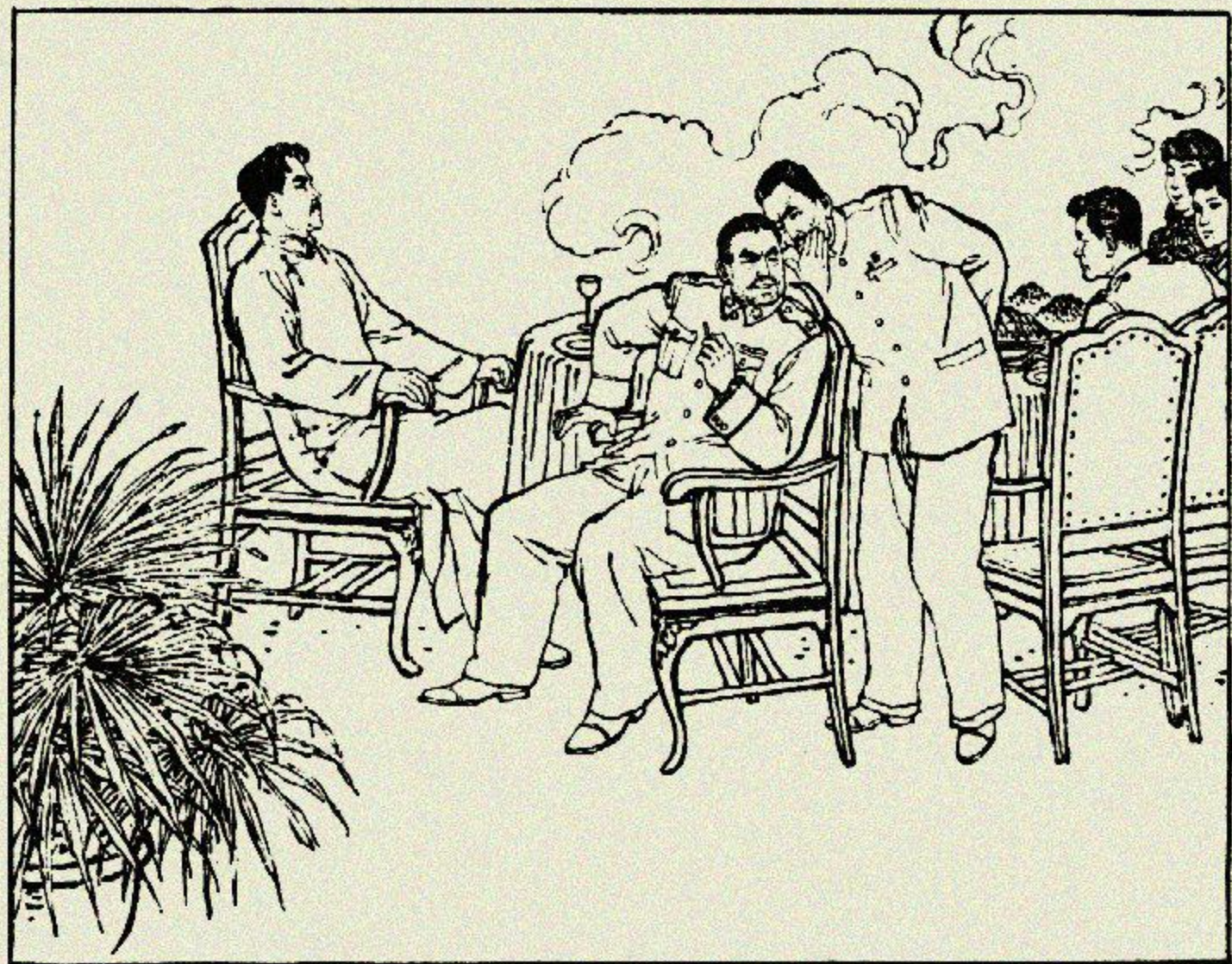
(80) 许云峰旁若无人地说：“请我吃饭，无非因为我是共产党员，在工人中有你们害怕的号召力。你们可想过，如果我和众所不齿的特务吃饭，我还值什么？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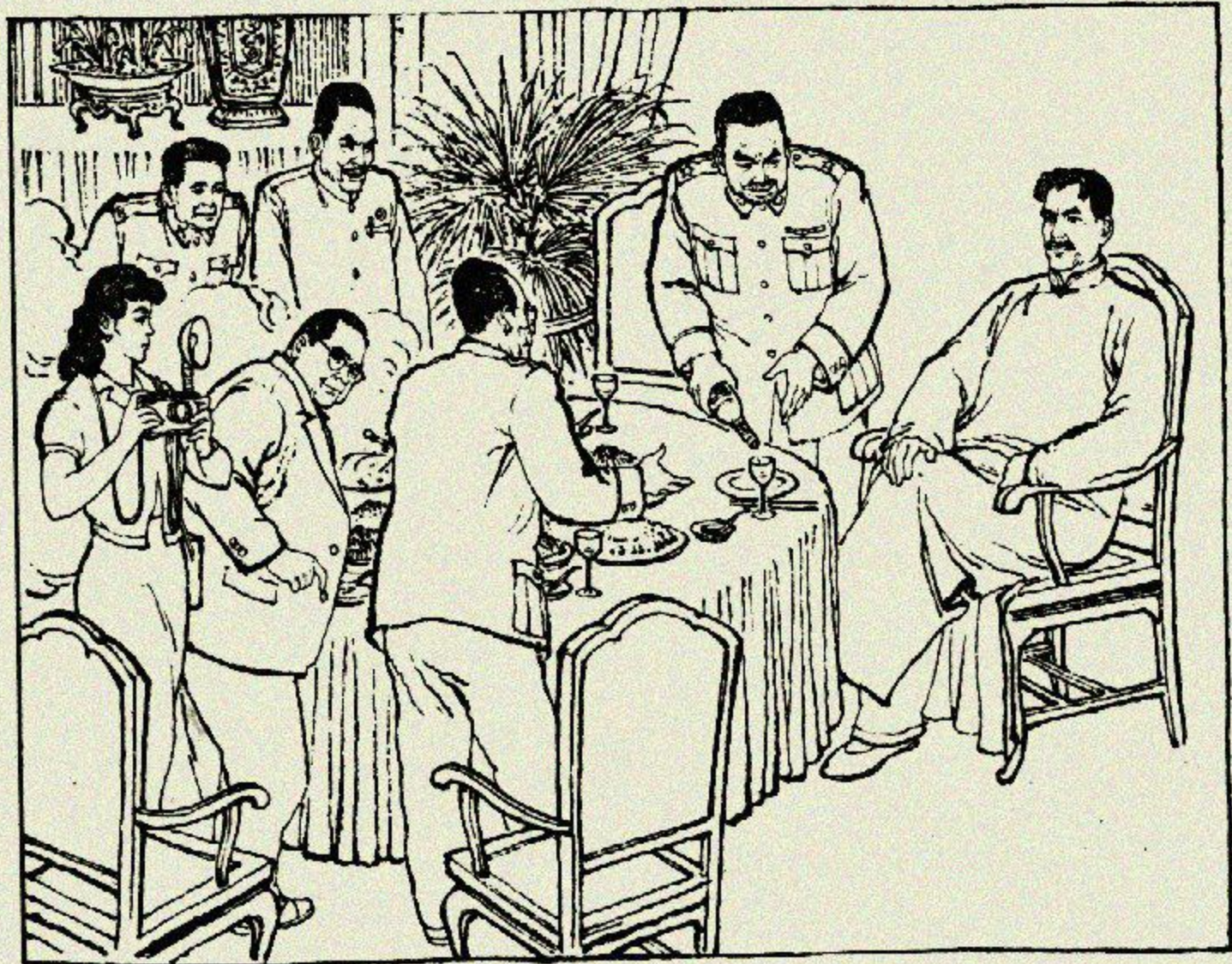
(81) 许云峰沉着地坐下,扬扬手对所有的特务们说:
“我的问题已提出来了,你们谁都可以出来回答,我并
不限制你们的发言权,我们有的是时间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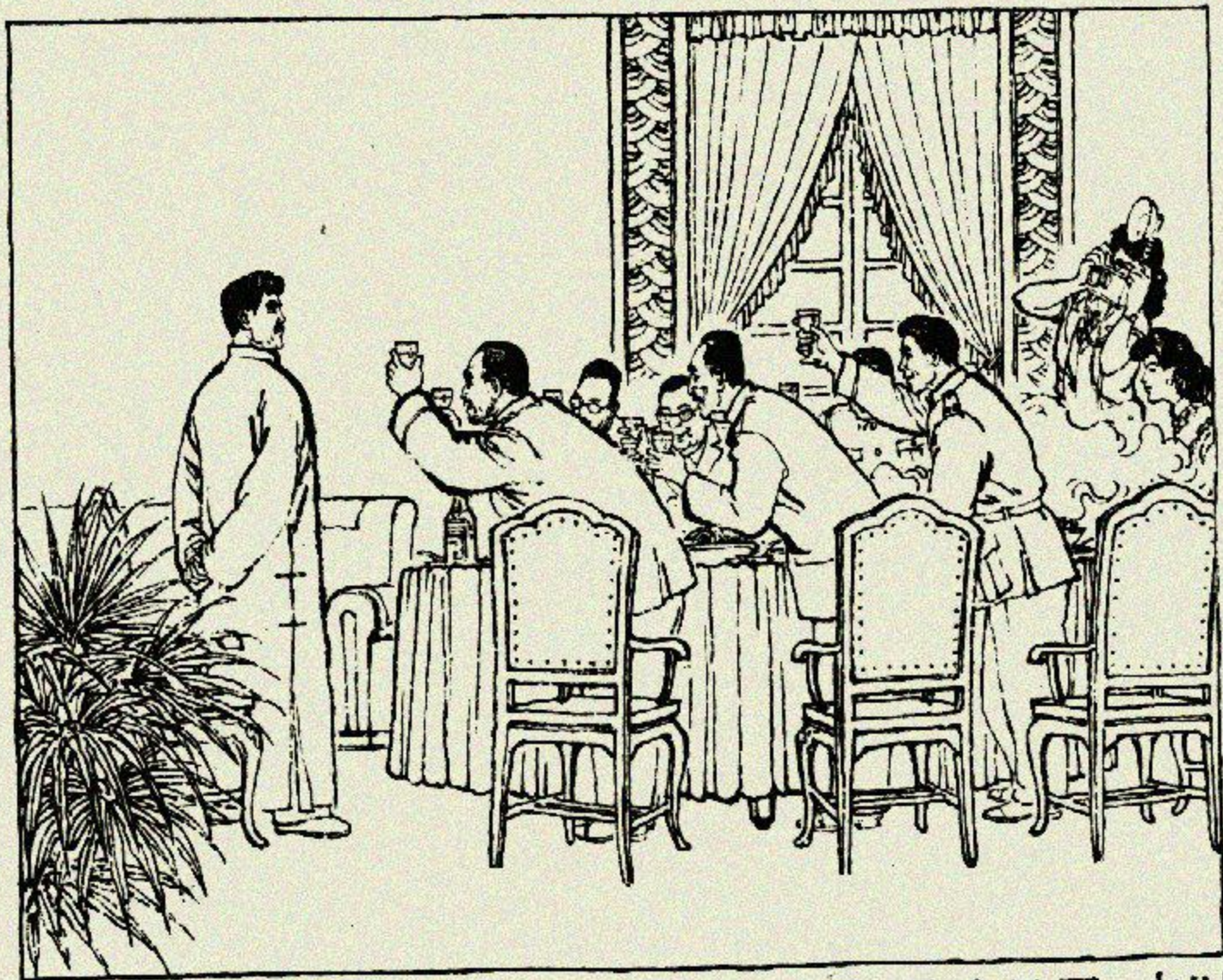
(82) 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。许云峰发现沈养斋和徐鹏飞耳语之后，溜进了休息室，心想：他们是向幕后操纵人求救去了。便凝然端坐，不再理睬面前这批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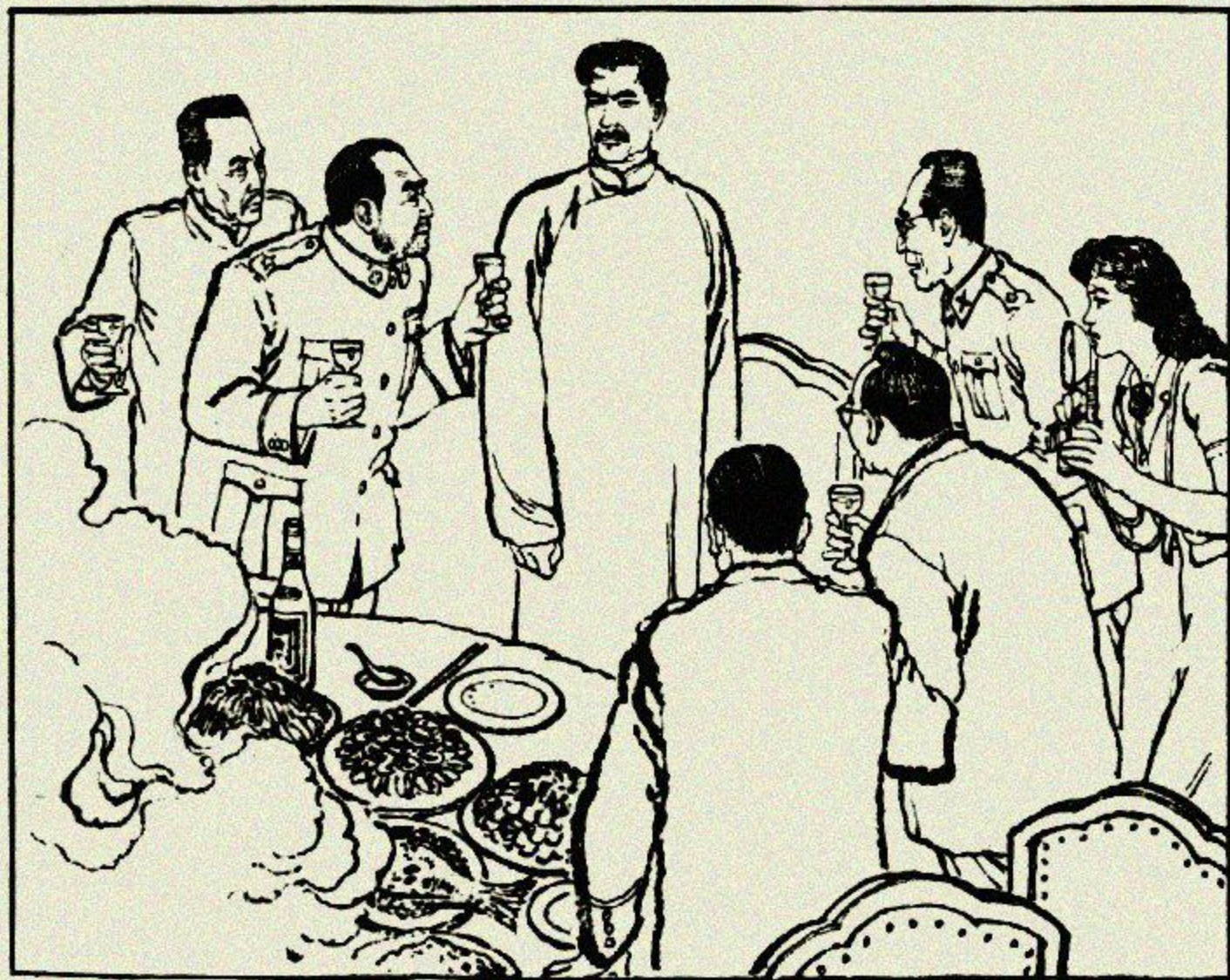
(83) 过了一阵,沈养斋快步走了出来,凑向徐鹏飞的耳朵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徐鹏飞微微点头,紧锁的眉头,略为舒展了一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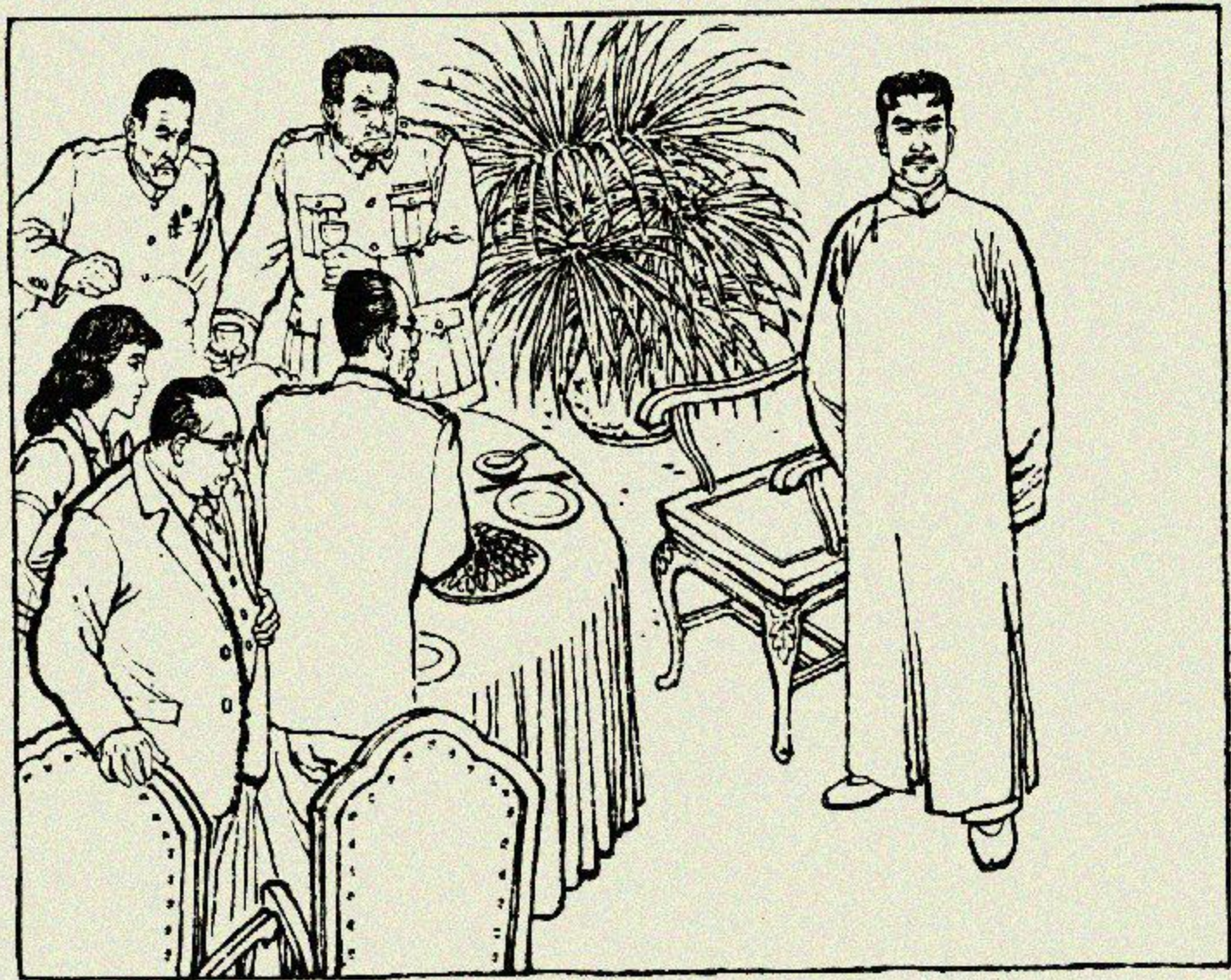
(84) 室内响起软绵绵的歌曲，空气似乎显得活跃起来。玛丽端起照相机来对光，人们都整理服装，端正姿势。老许昂然坐着，冷静地观察这出戏怎样演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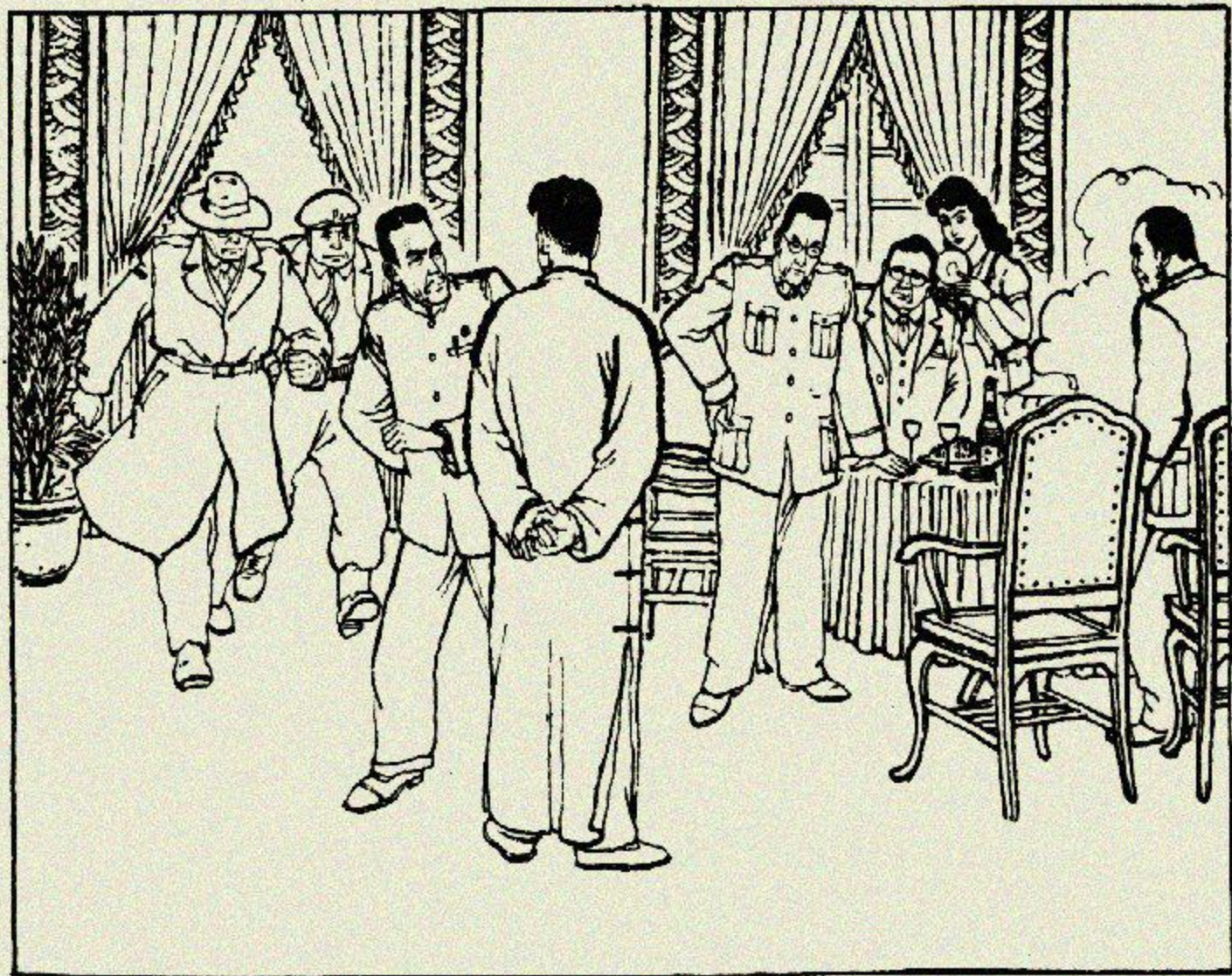
(85) 徐鹏飞笑嘻嘻地端起了酒杯,许云峰见了,立时站起来,一下戳穿了敌人的鬼把戏:“要我干杯?要我照相?你们永远休想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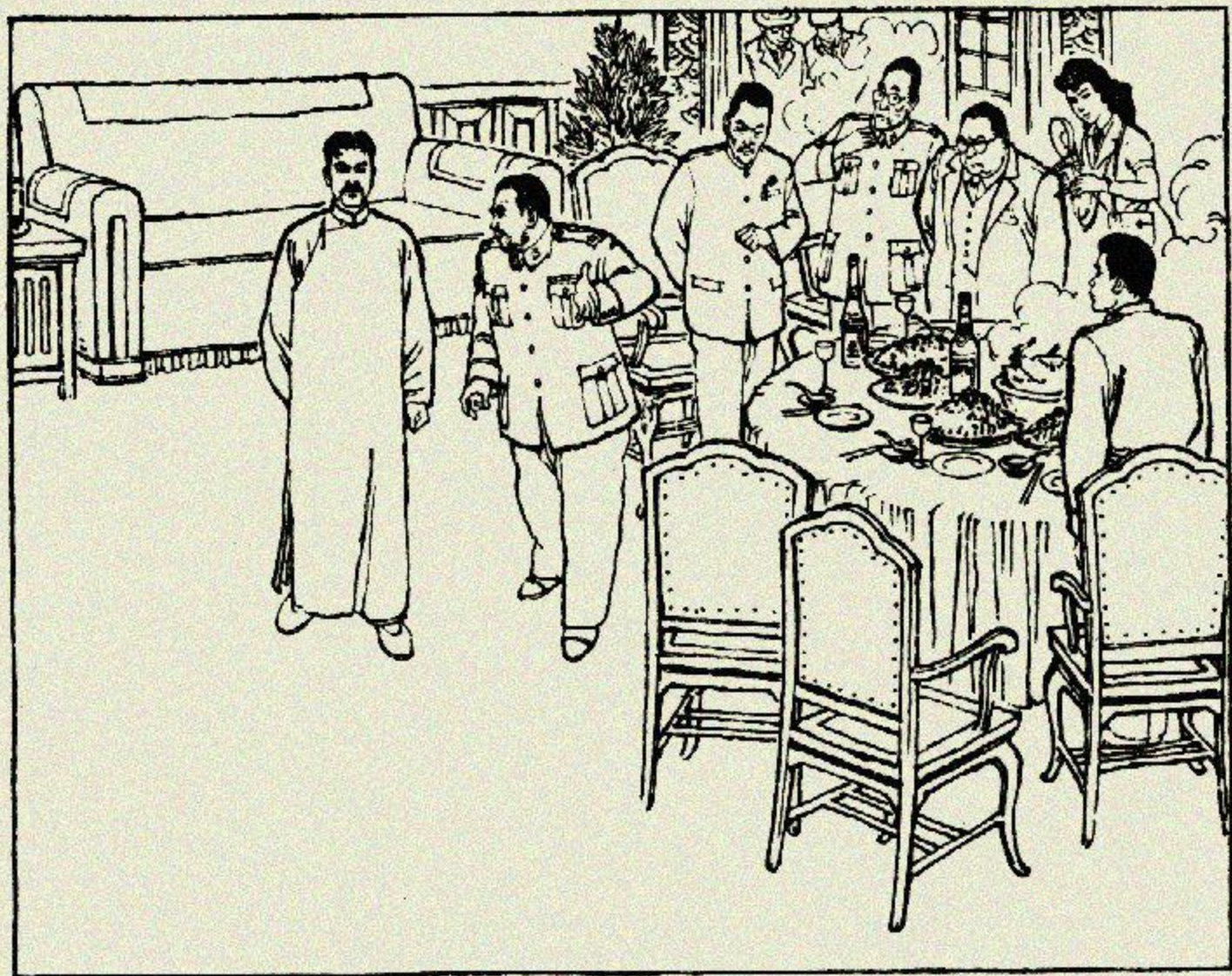
(86) 许云峰象宣判似的说道：“这桌山珍海味全是你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拿人民的血泪填肮脏的肠胃，你们就是这样卑鄙！要干杯，你们自己干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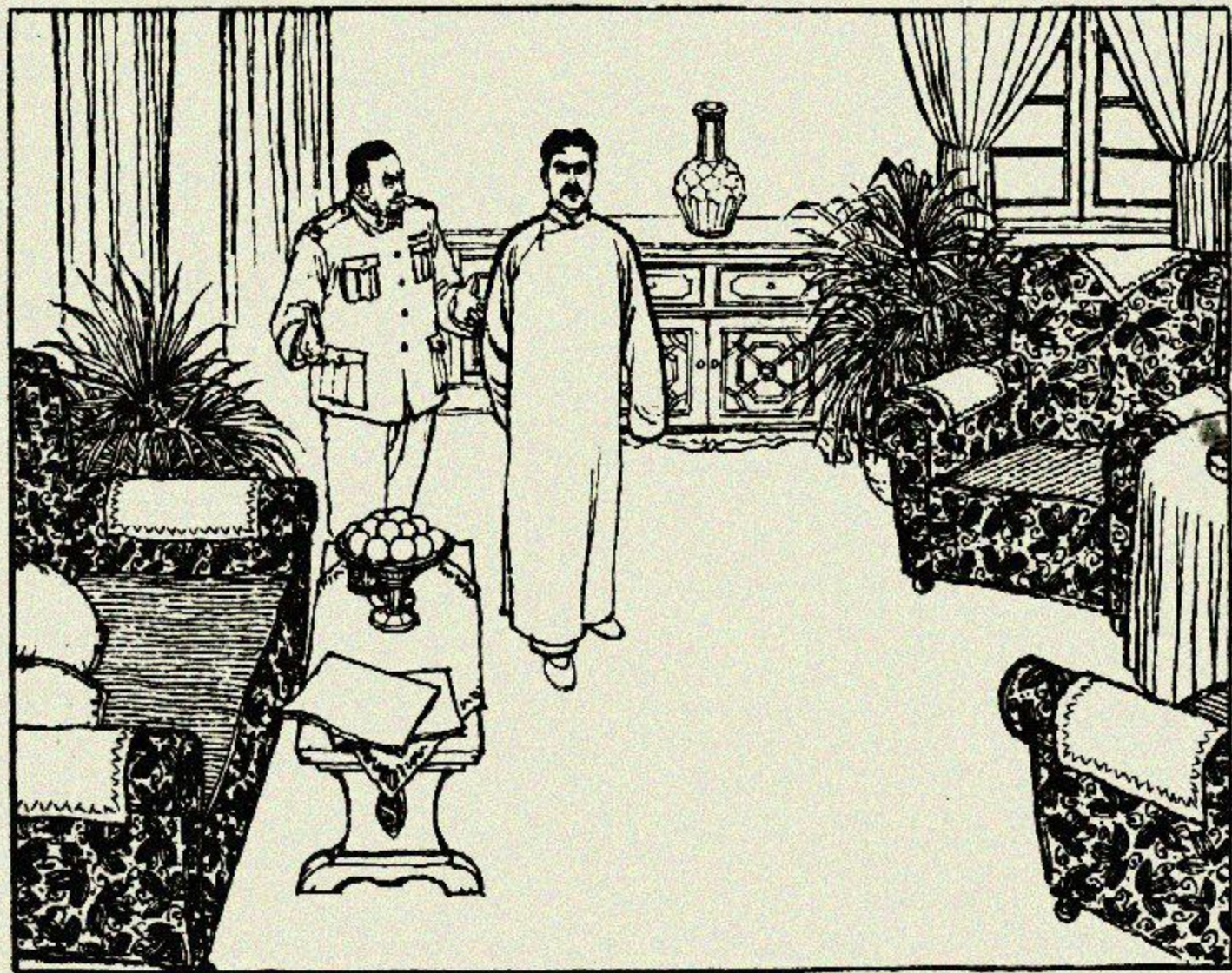
(87) 他把椅子一推, 正气凛然地站在大厅当中, 昂头命令道: “送我回监狱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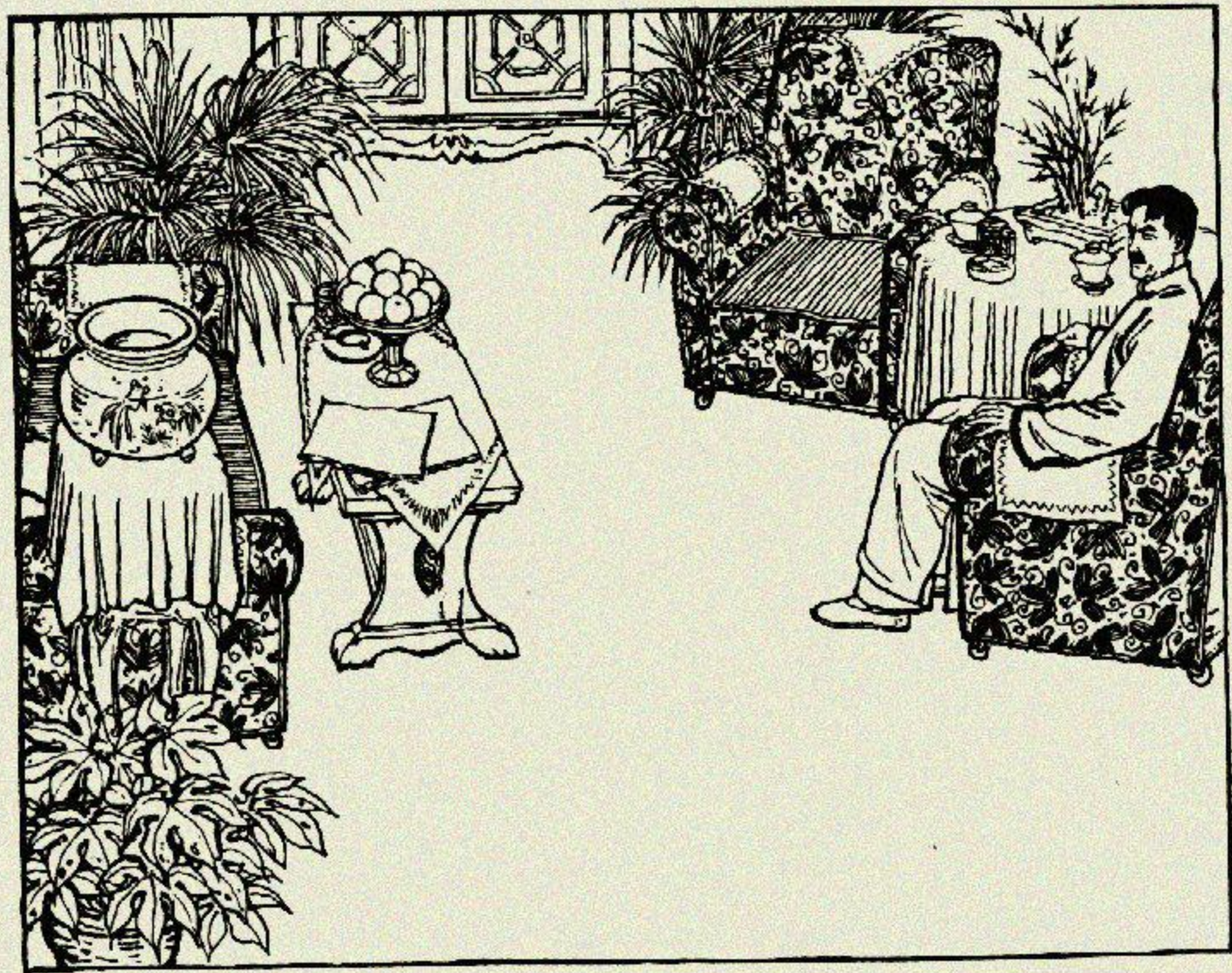
(88) 沈养斋抢步上前, 拦住许云峰的去路: “干不干杯由你, 留不留客要由我们, 请到休息室里去坐坐。”立时, 几个彪形大汉把许云峰围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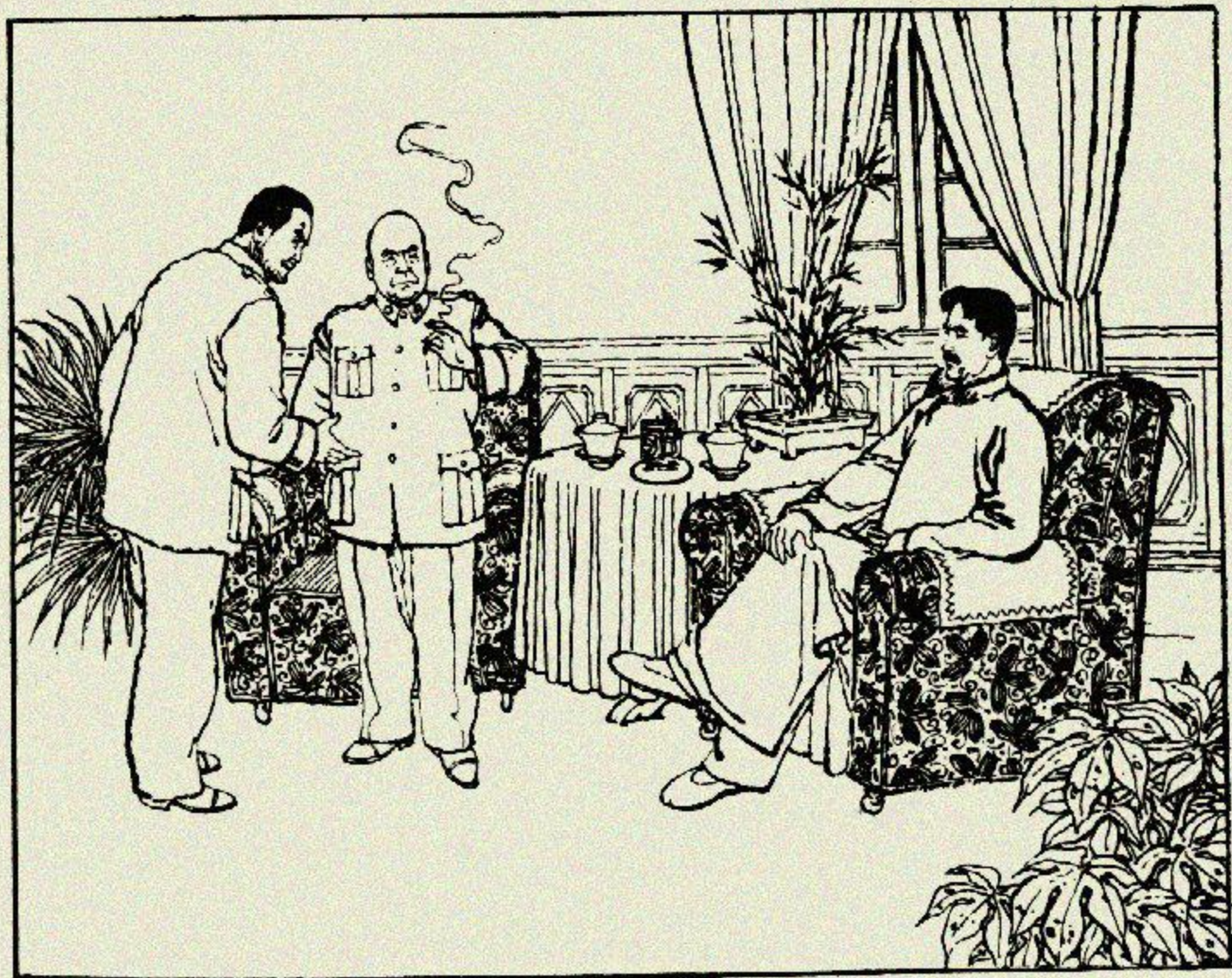
(89) 许云峰轻声一笑：“黔驴技穷。还是叫你们的后台老板出来吧！”徐鹏飞连忙挥退沈养斋，高喊：“泡茶！”转脸陪笑说：“许先生，请到里面休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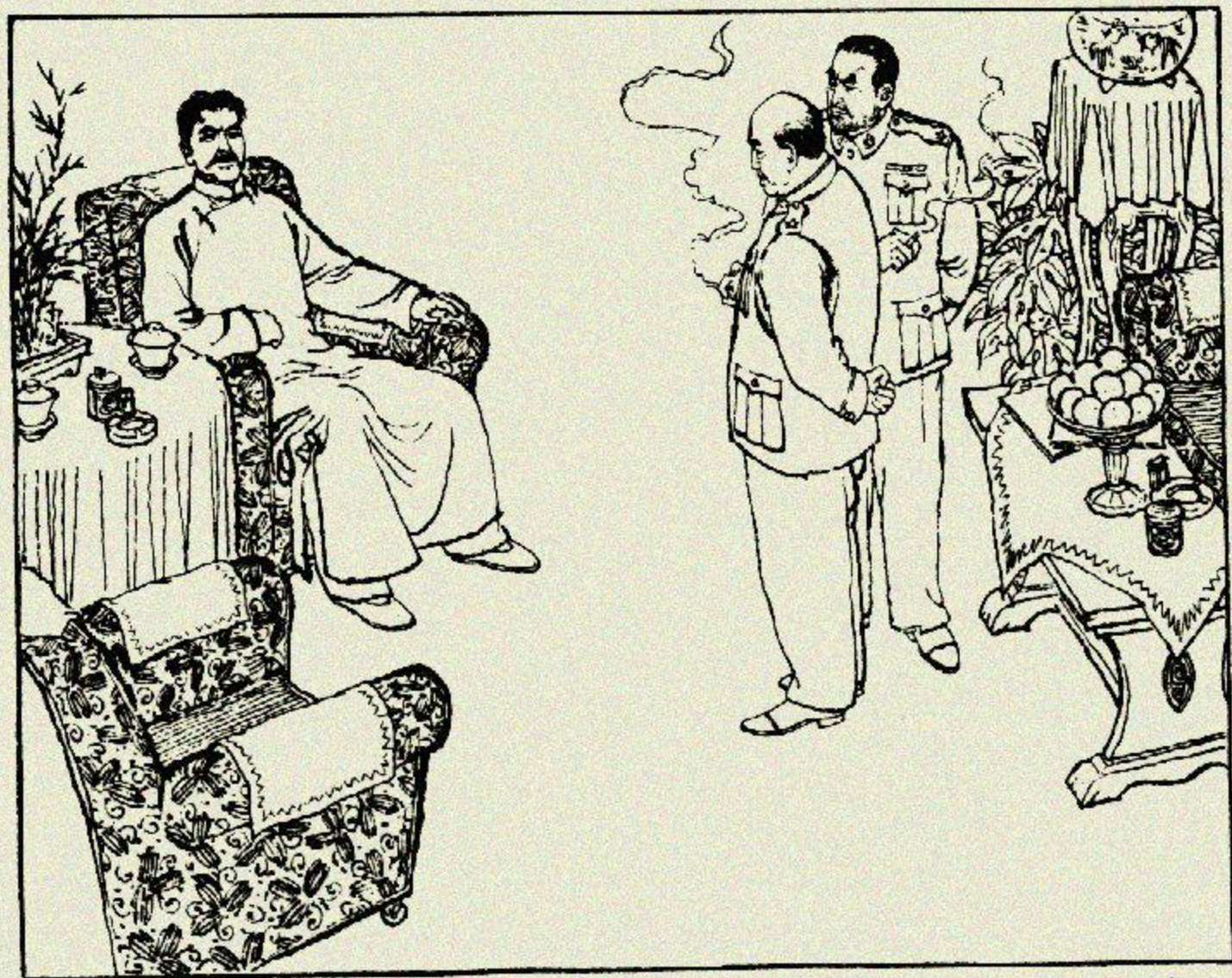
(90) 许云峰笑了笑,不要说一间小小的休息室,就是刑场又有什么可怕,他一拂衣袖,从容地走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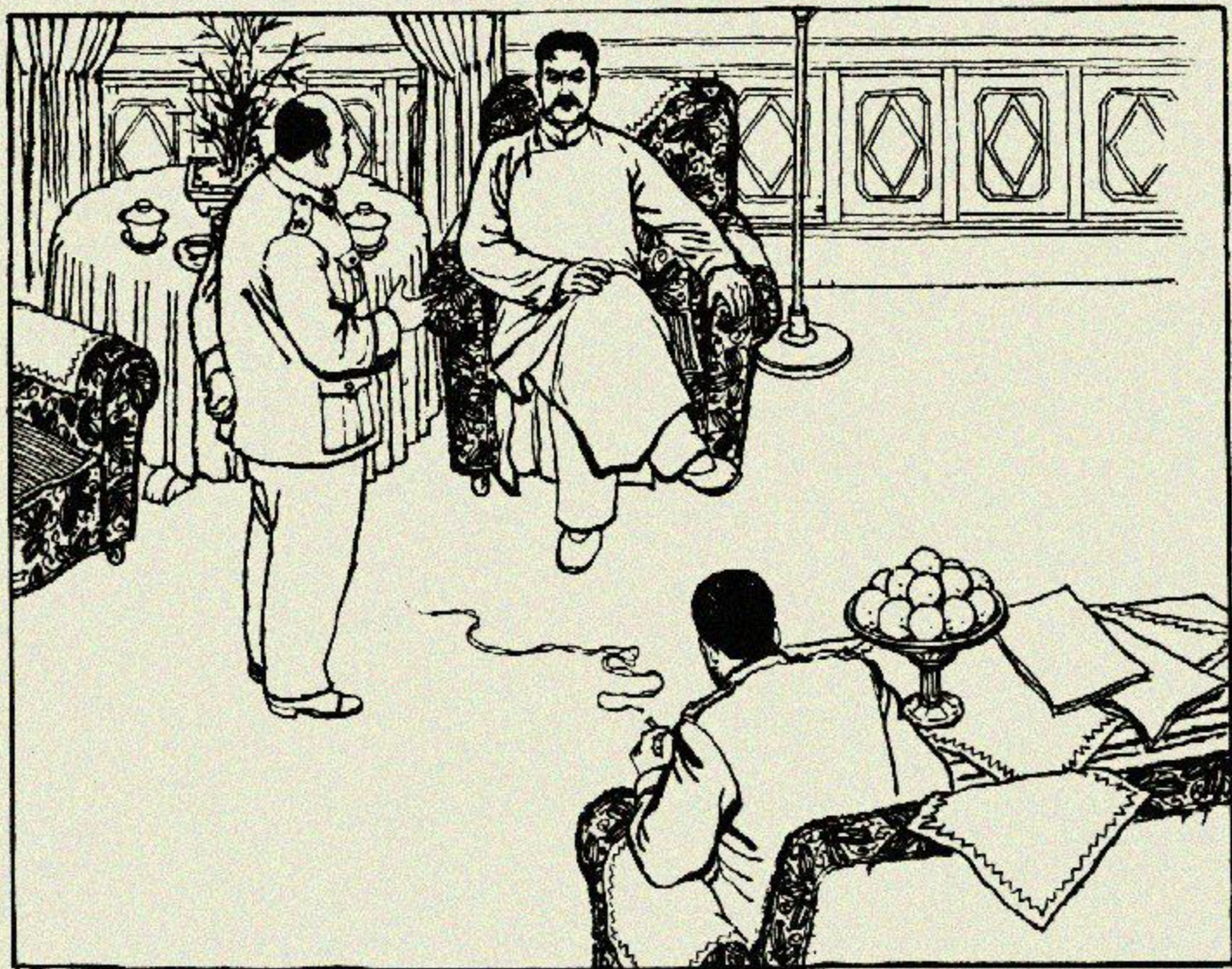
(91) 这时, 大厅传来一阵掌声。许云峰知道幕后操纵的人要出场了, 便神色泰然地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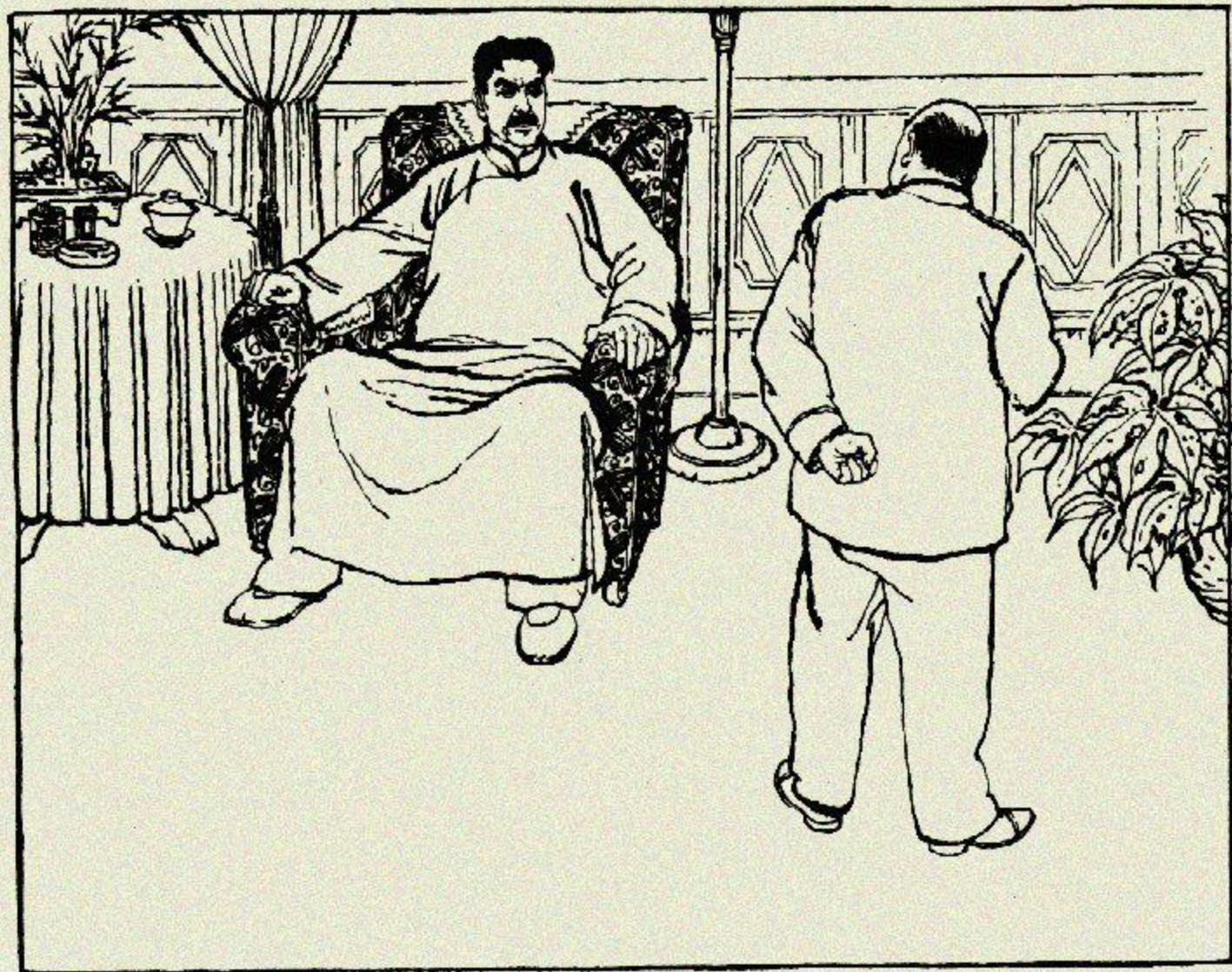
(92) 不一会,徐鹏飞陪着一个人到休息室来了。徐鹏飞介绍道:“许先生,这是我们的局长。局长从南京来,特地找你谈谈。”许云峰昂然地坐着,一动也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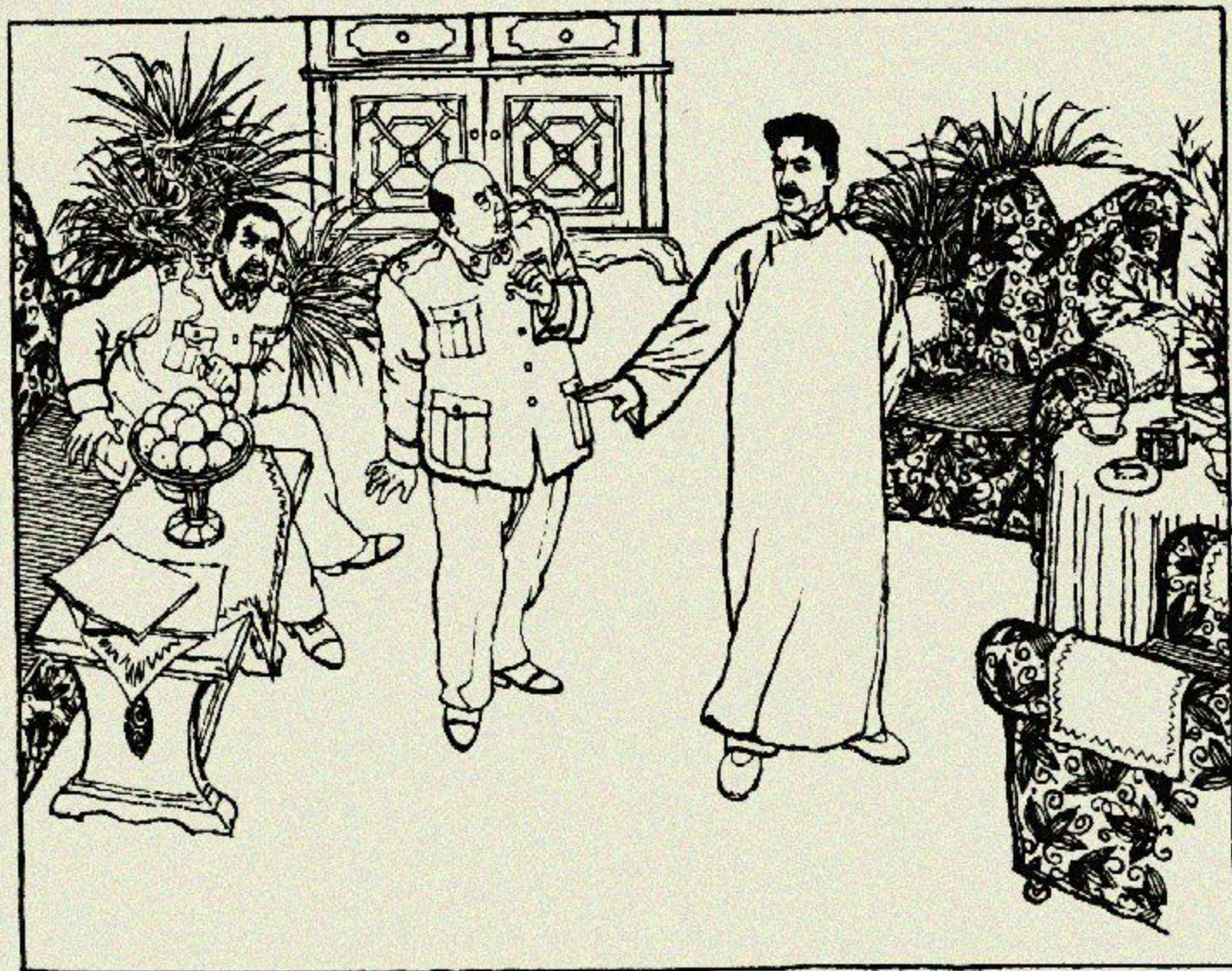
(93) 毛人凤直视着许云峰，说道：“有些事情你未免太欠考虑！根据共产党的规定，从你被捕起就脱党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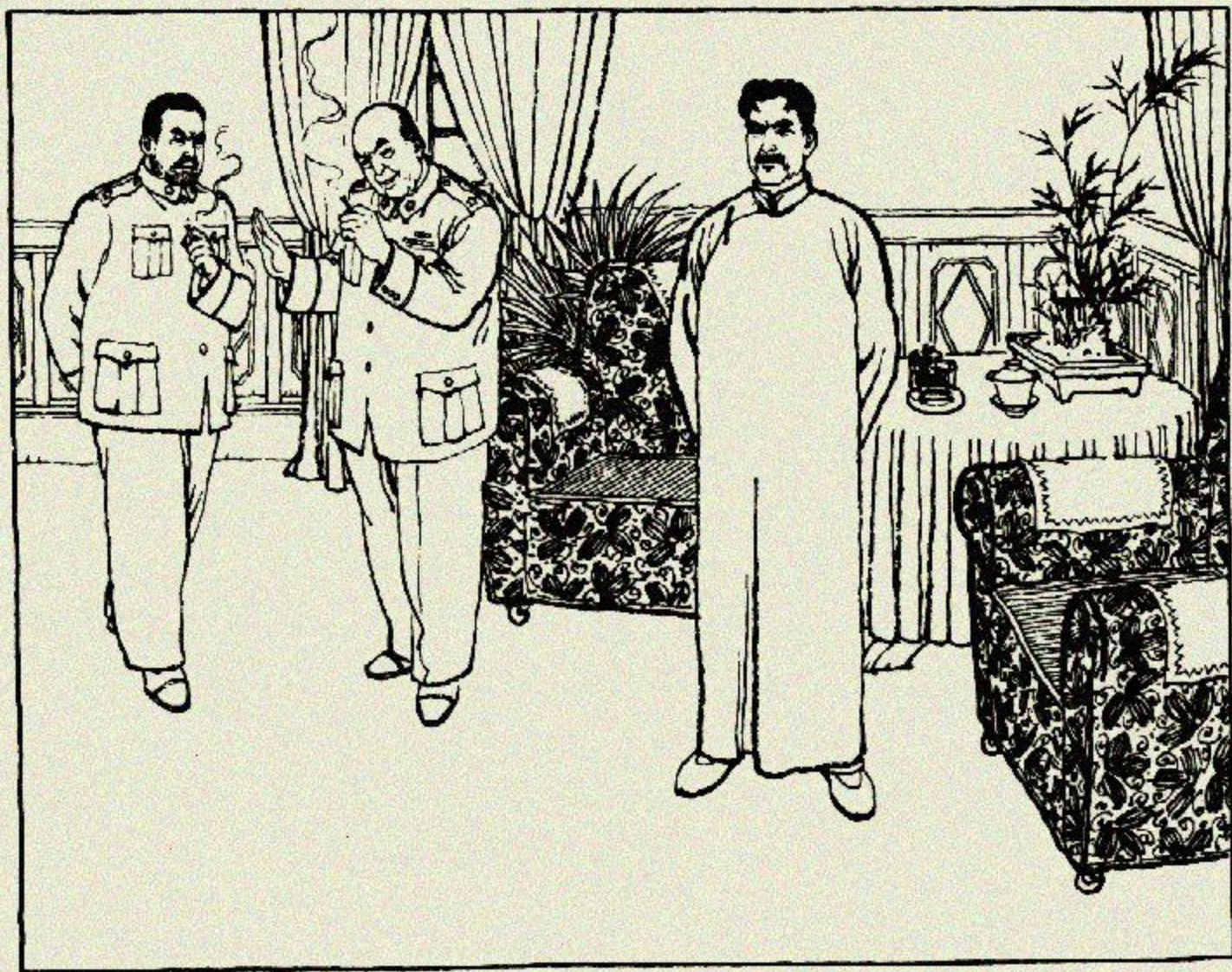
(94) 毛人凤停了一下，望了许云峰一眼，继续说：“因此，我们只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！”许云峰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们之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关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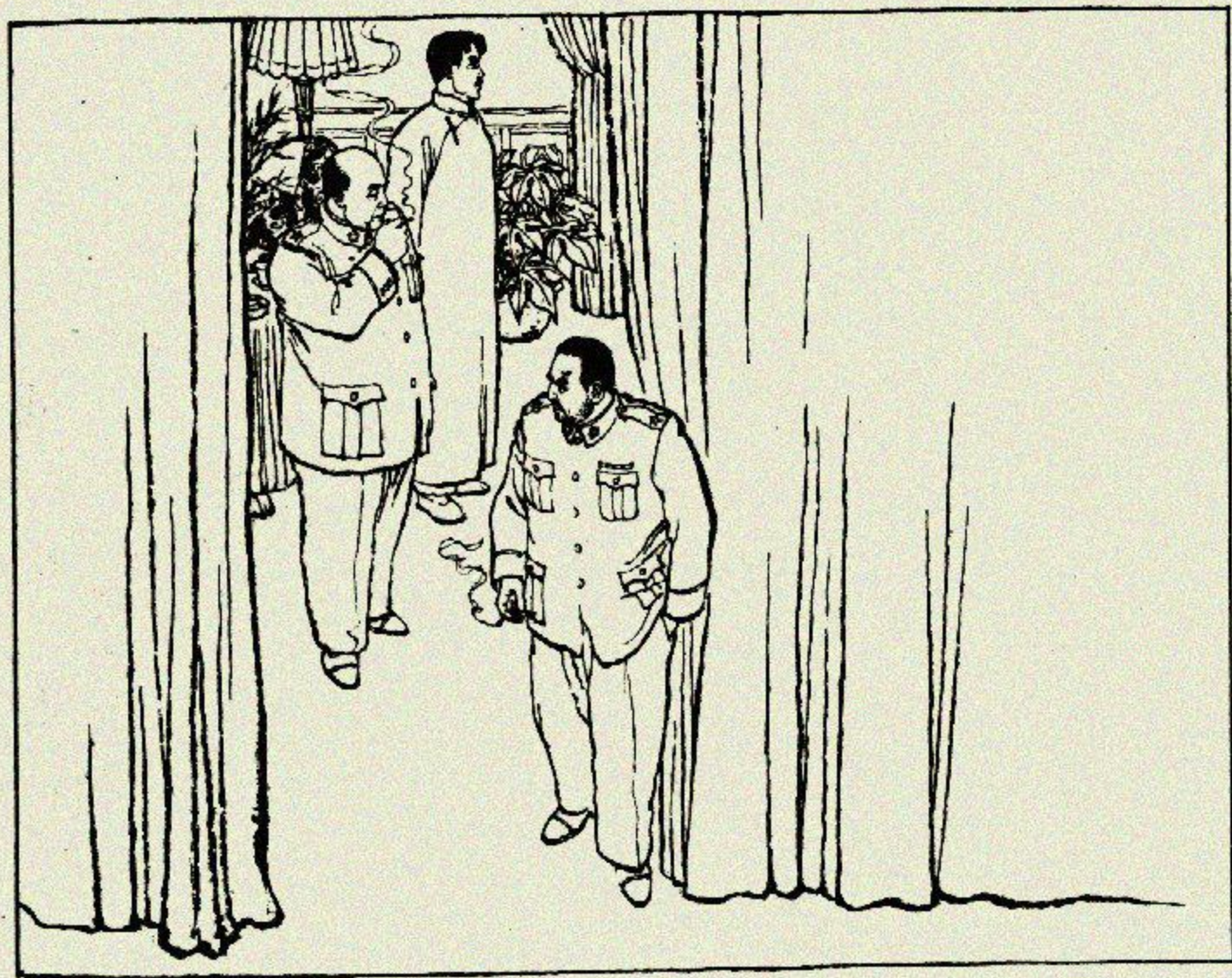
(95) 毛人凤走上前来：“开口阶级斗争，闭口武装暴动，这一套已过时了！马克思、列宁死了多少年了？”许云峰毫不相让地道：“可是斯大林还活着。还有毛泽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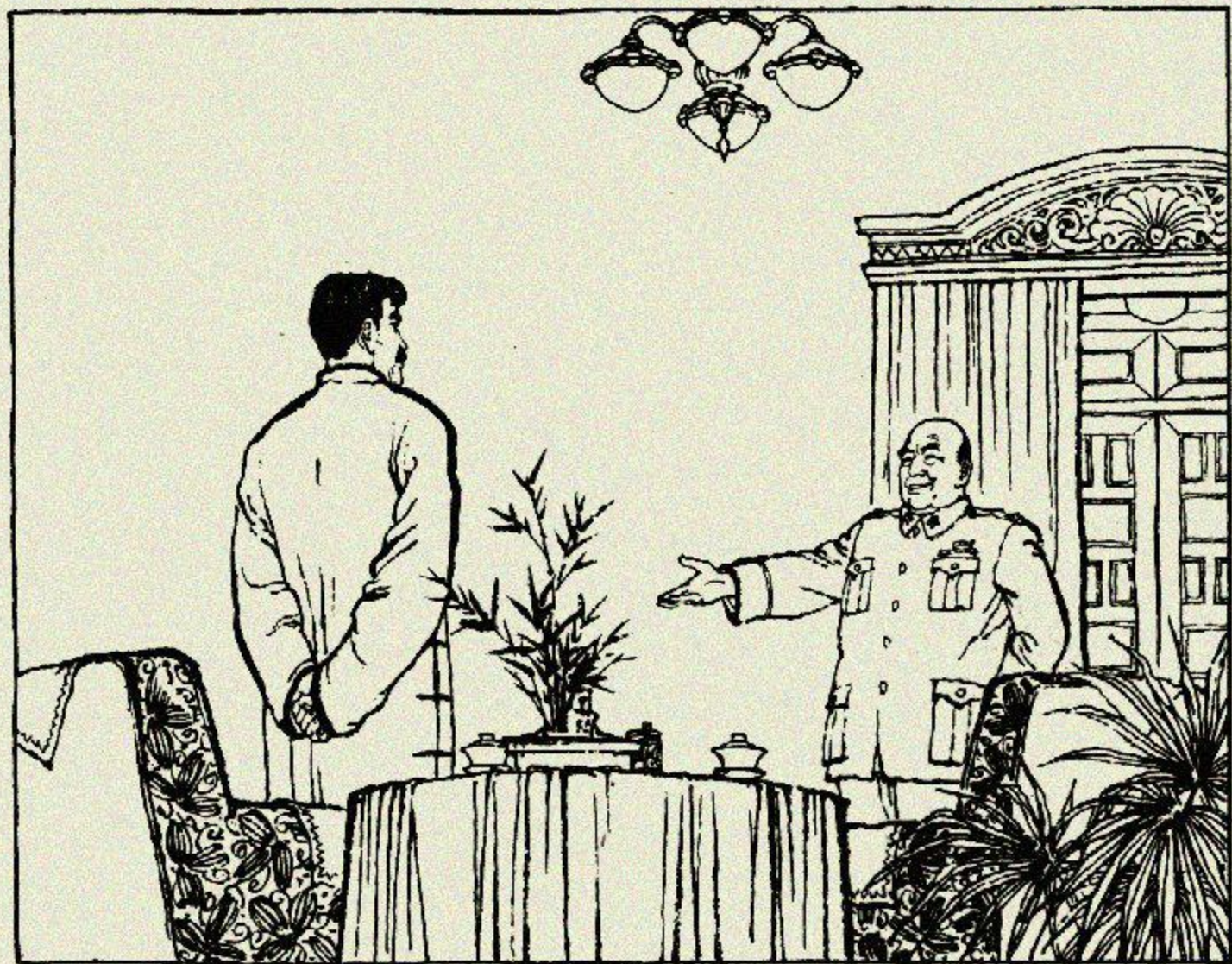
(96) 许云峰高声道：“马列主义不会过时，马列主义武装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，必然要消灭一切反动派，包括你们这批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在内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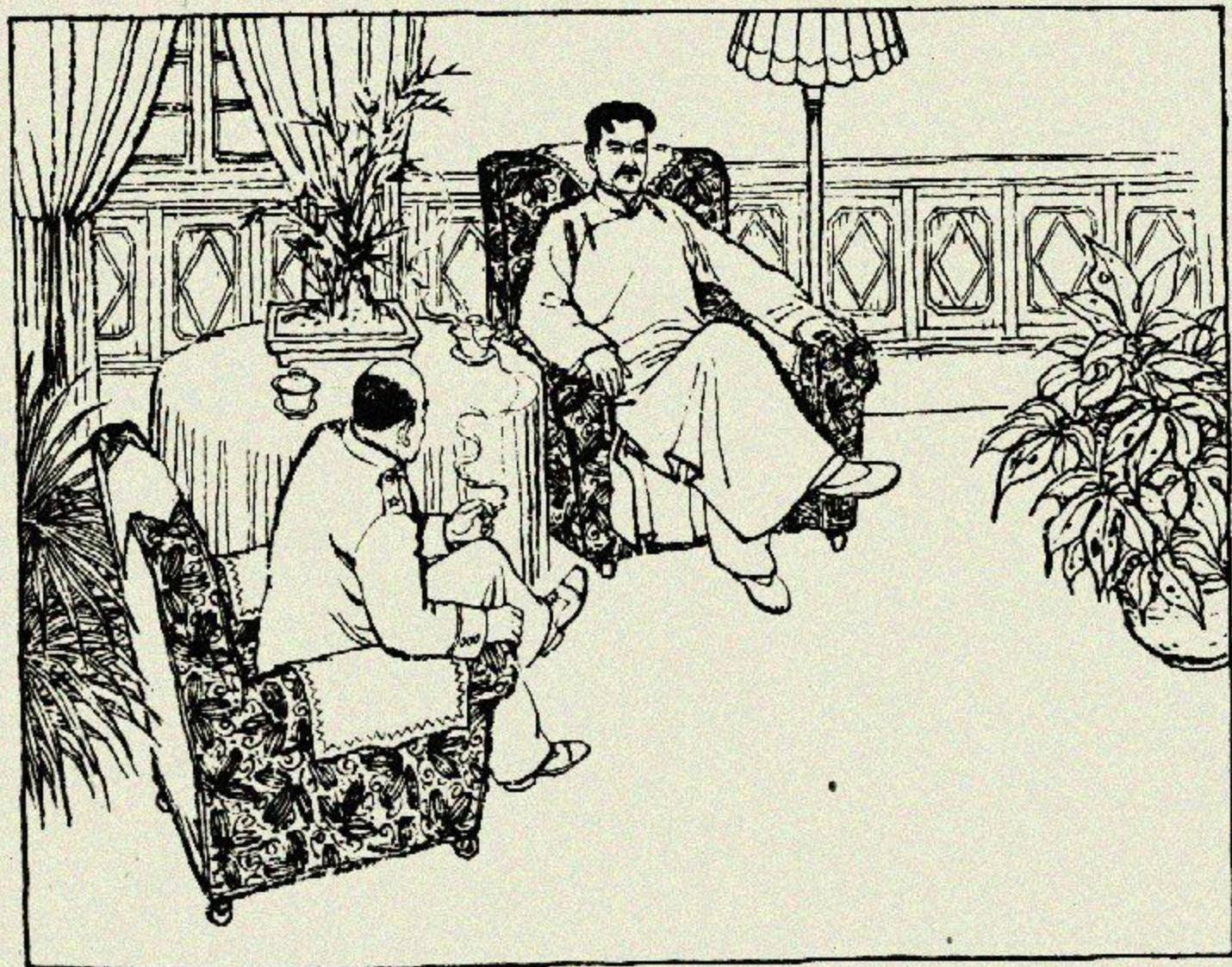
(97) 气氛一时紧张万分。徐鹏飞这时插进来，叫了声：“许先生！”毛人凤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这也难怪，多年的敌对关系，难免不在心理上产生深刻的影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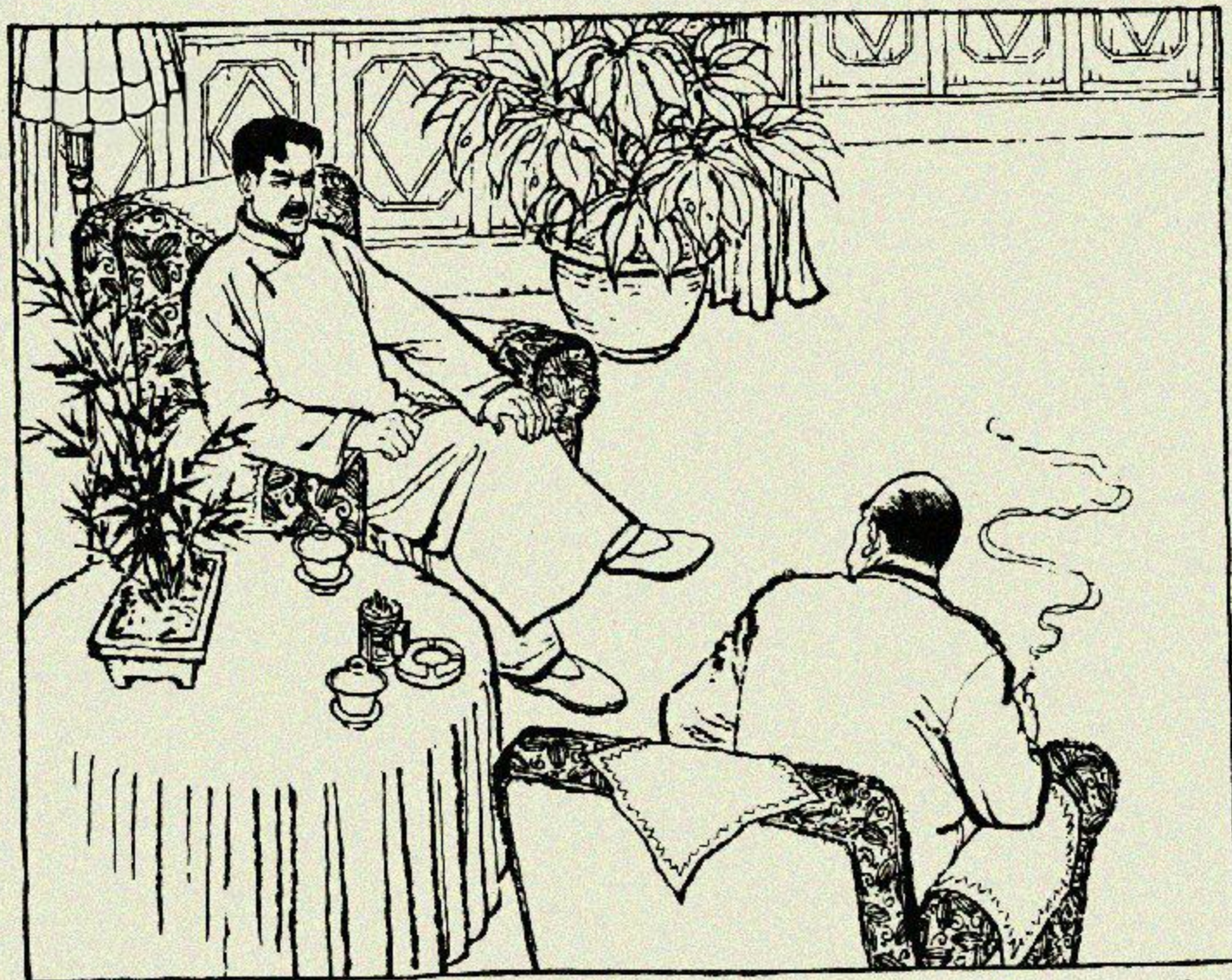
(98) 毛人凤说着,突然转身,看了看不可侵犯的许云峰,又突然转向徐鹏飞,说:“鹏飞,你出去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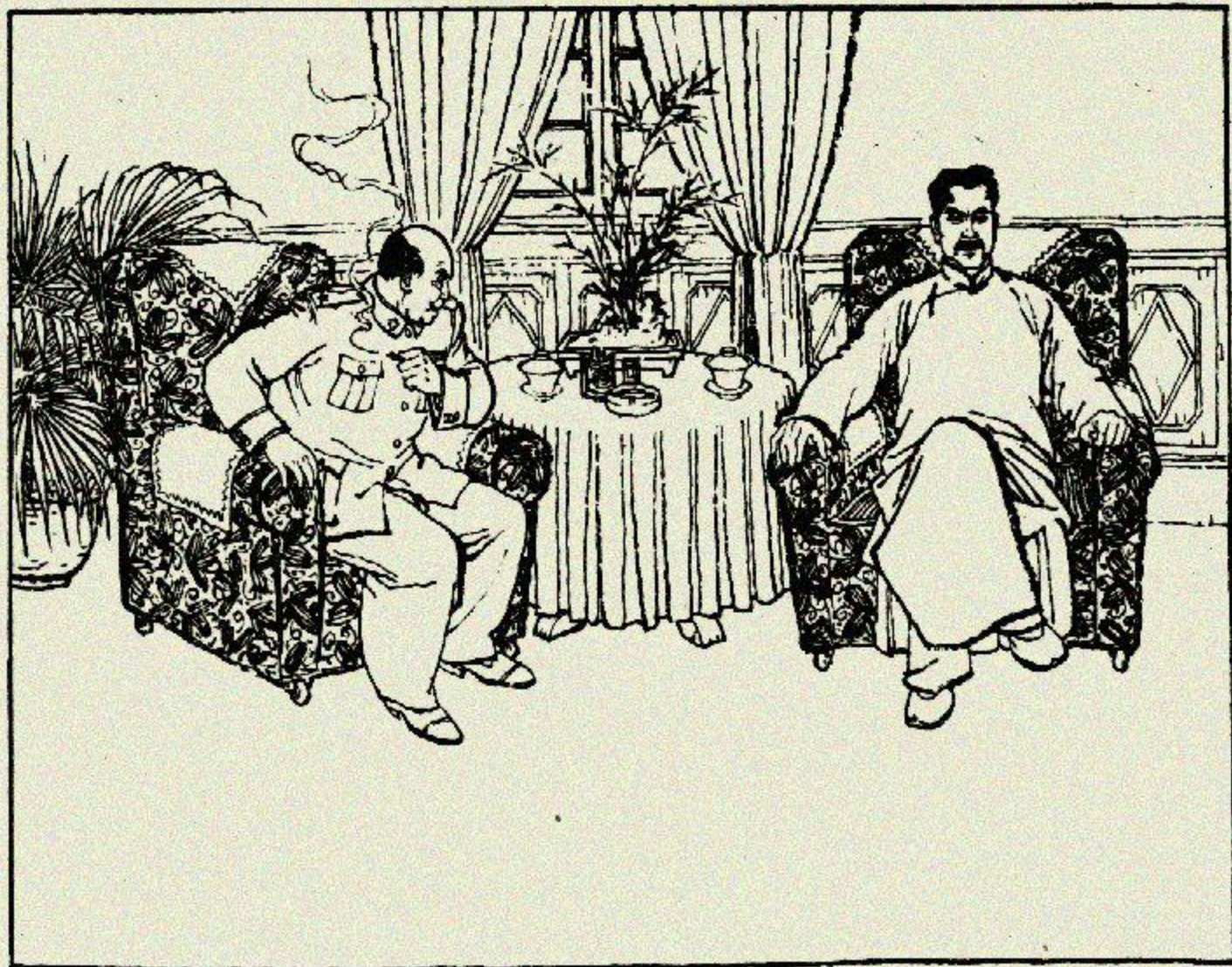
(99) 等徐鹏飞走出去以后，毛人凤把休息室的门关上。脸上现出狡猾的笑容，好象刚才那些装模作样全没在他身上出现过似的。他向许云峰说：“请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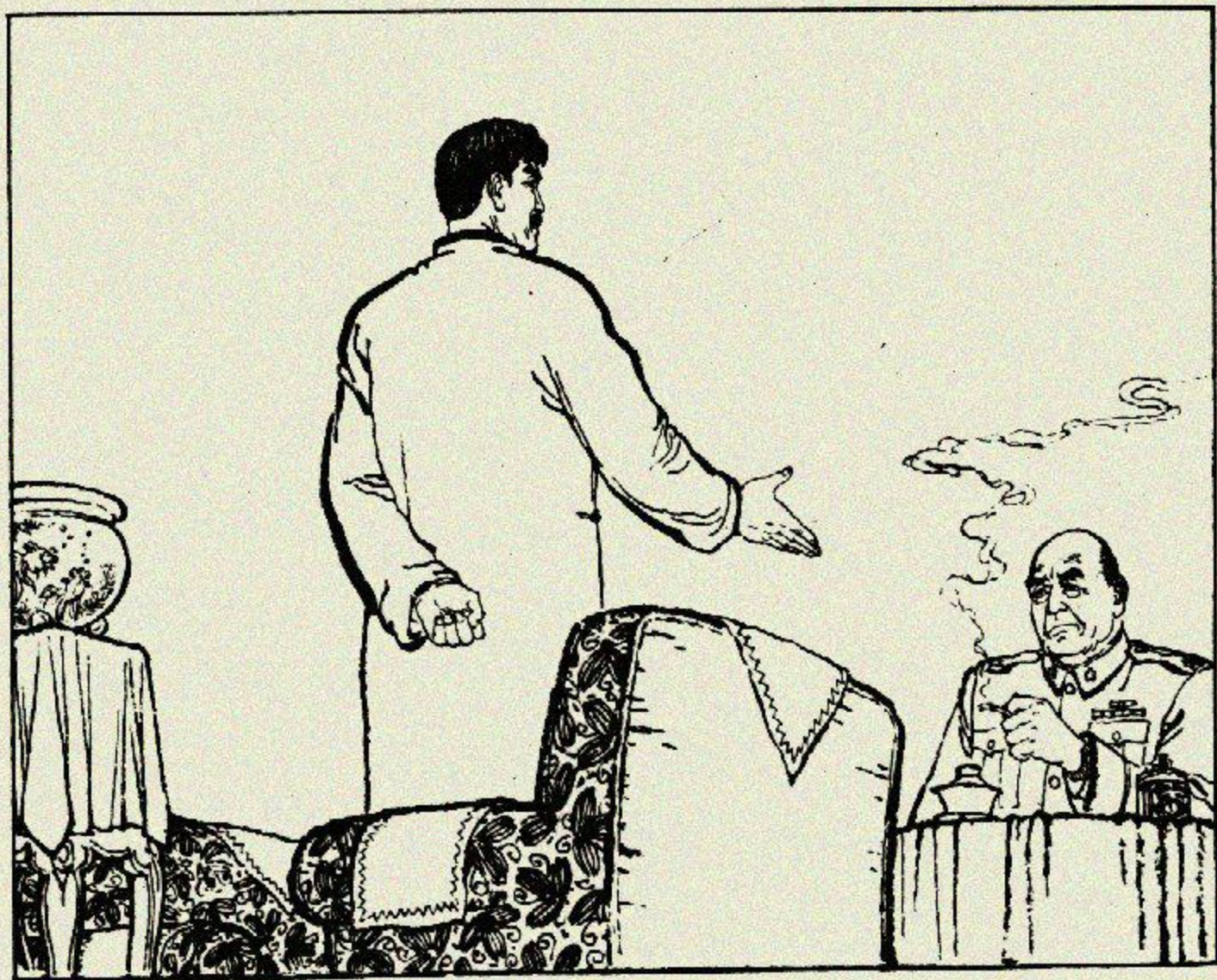
(100)毛人凤笑道：“我们单独谈谈。战局的发展，对我们很不利，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，当然这种局面也只能是暂时的……我们决不会让步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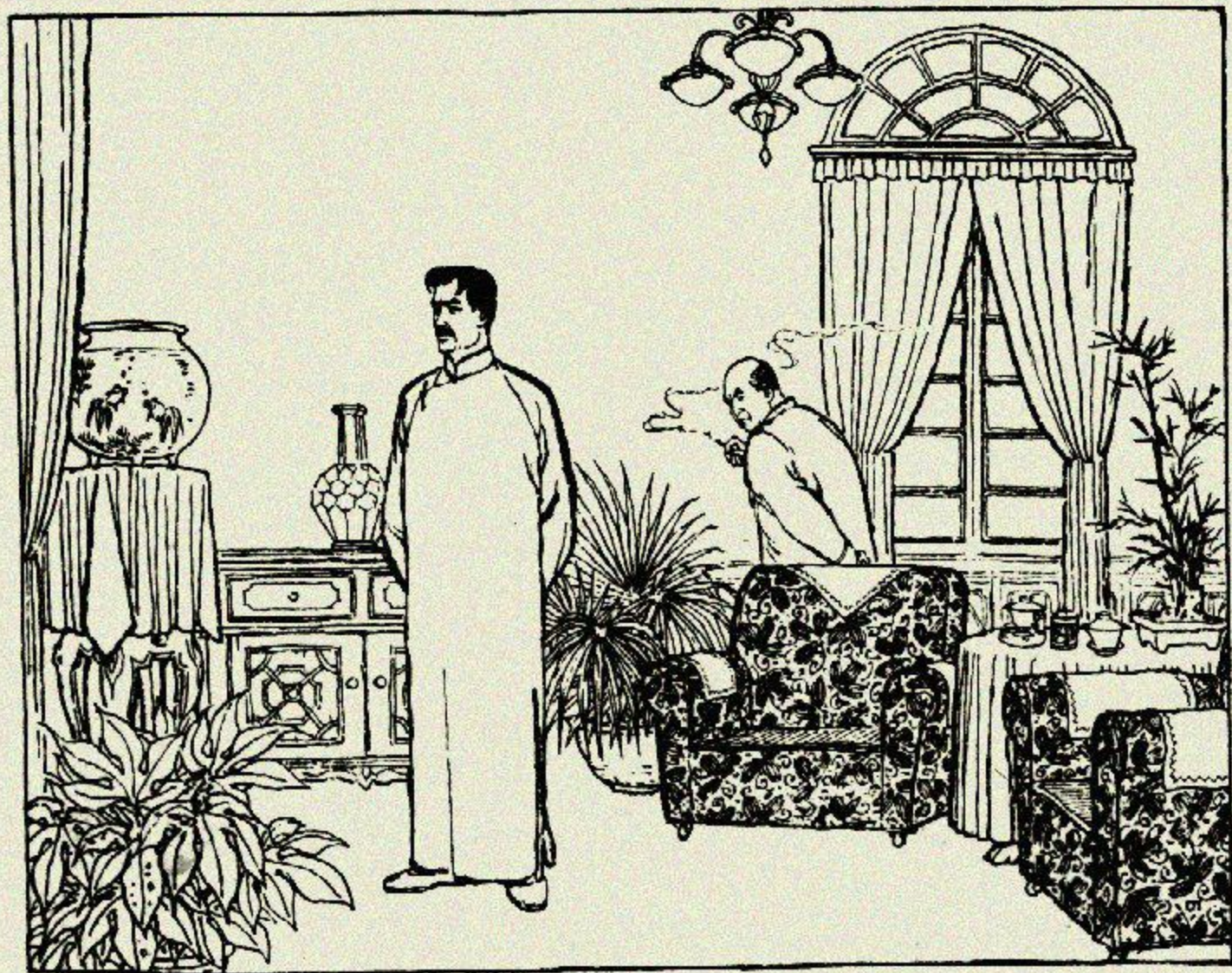
(101)毛人凤看了许云峰一眼：“我们想借重许先生稳定西南局势。至于交换条件……”许云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任何时候我决不会和你们进行这种政治拍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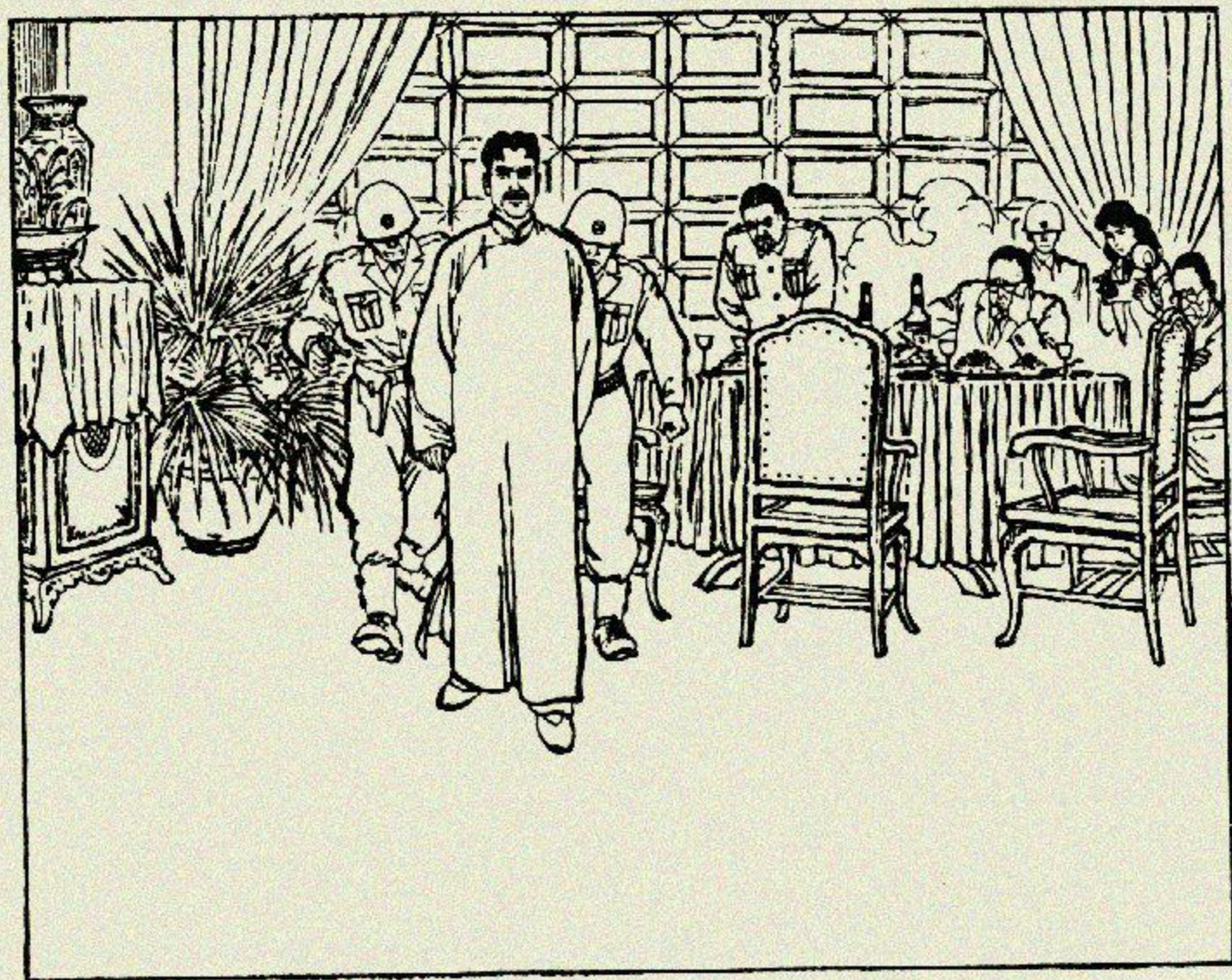
(102)毛人凤装做推心置腹似的向许云峰提出上中下三策。上策是树立国共合作的榜样；中策是交出兵工厂地下党系统的名单。将保证他的安全和生活上的满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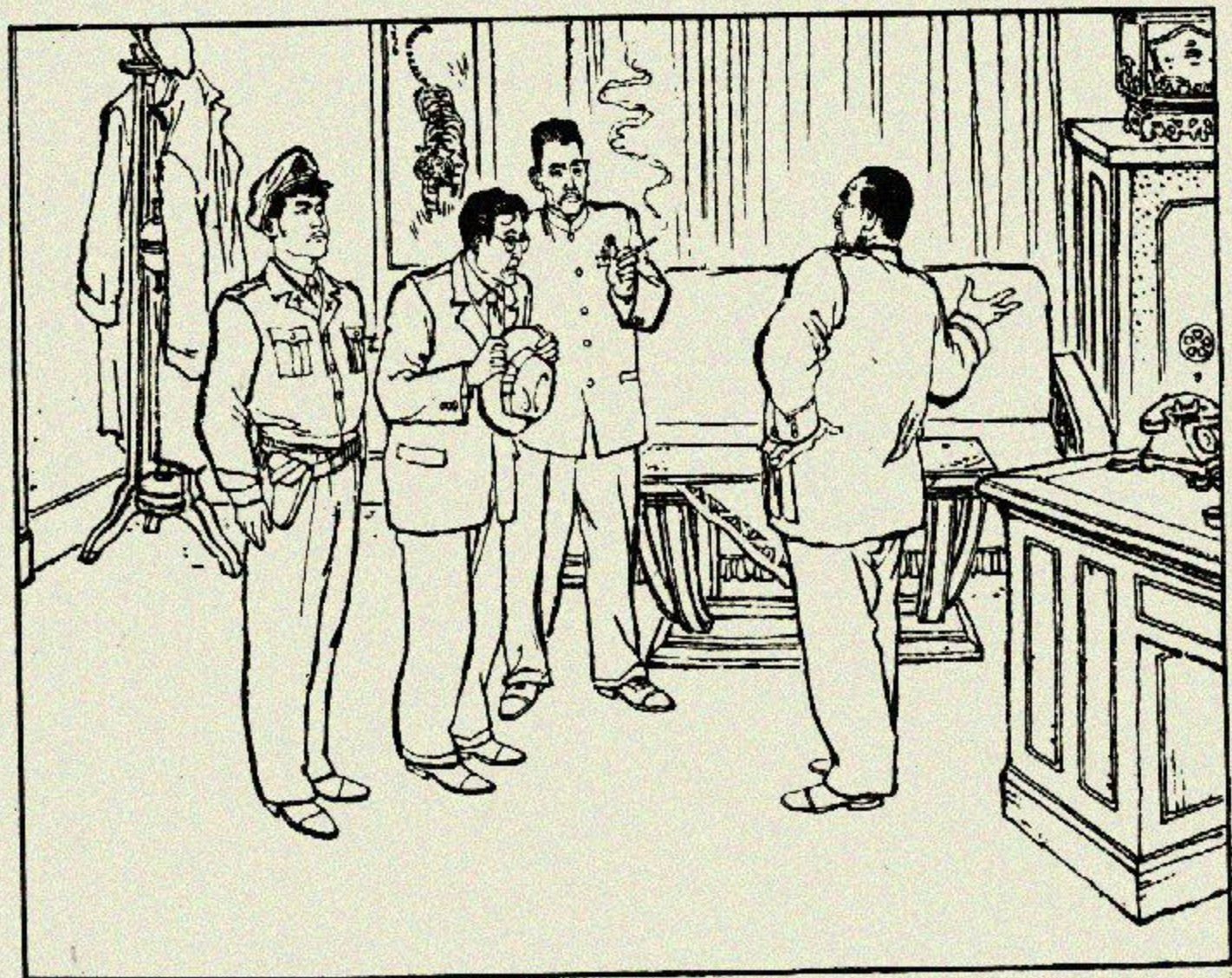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许云峰嘲笑地问：“我倒愿意听听下策。”毛人凤说：“我想不必说了。我们不希望从你身上一无所得。”许云峰淡淡一笑：“你们从我身上，只能是一无所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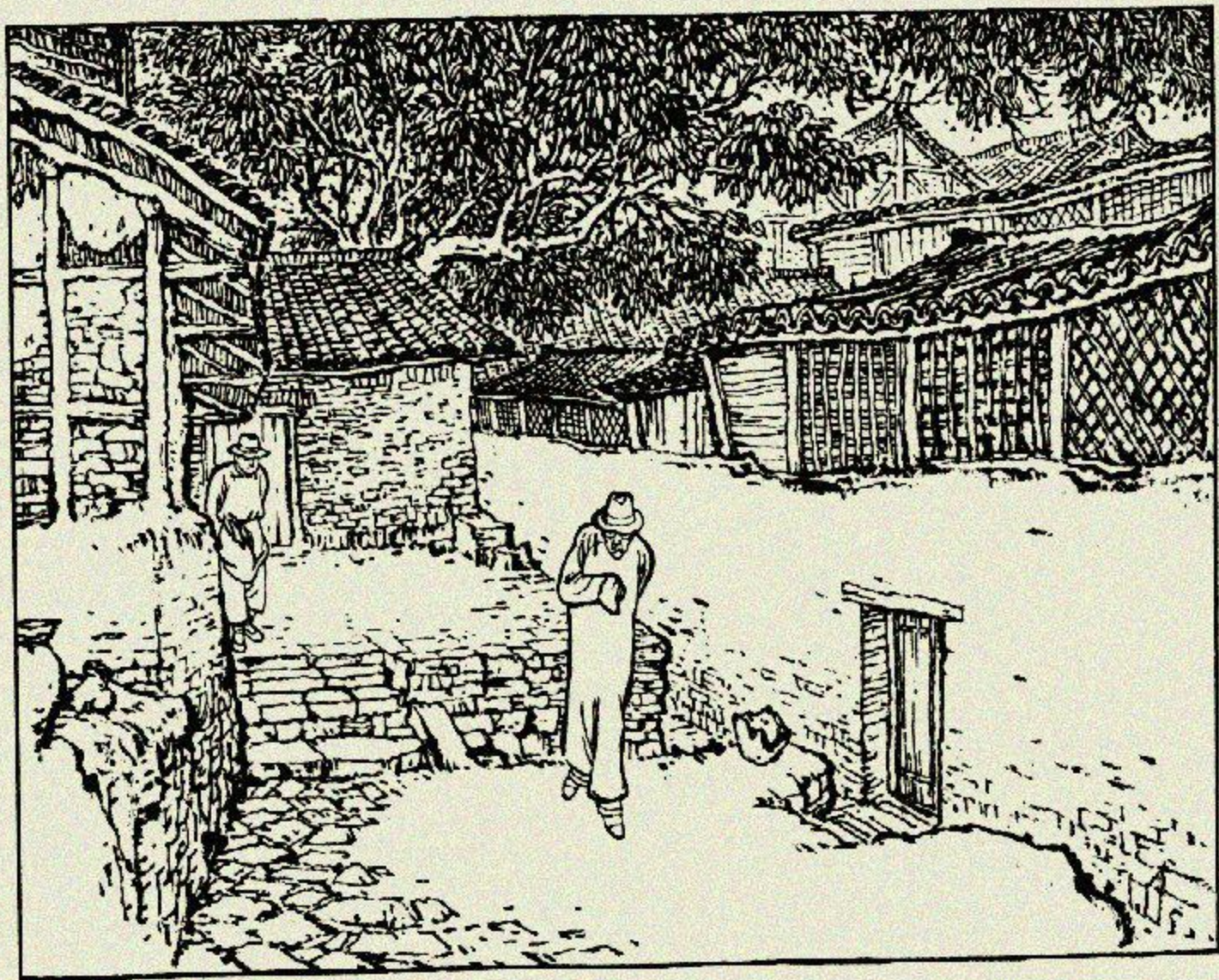
(104)毛人凤苦笑道：“我相信你会走上我们安排的路。”许云峰冷笑道：“你完全是反革命的痴想。”他向金鱼缸踱去，准备欣赏金鱼，不屑与那低劣的人罗嗦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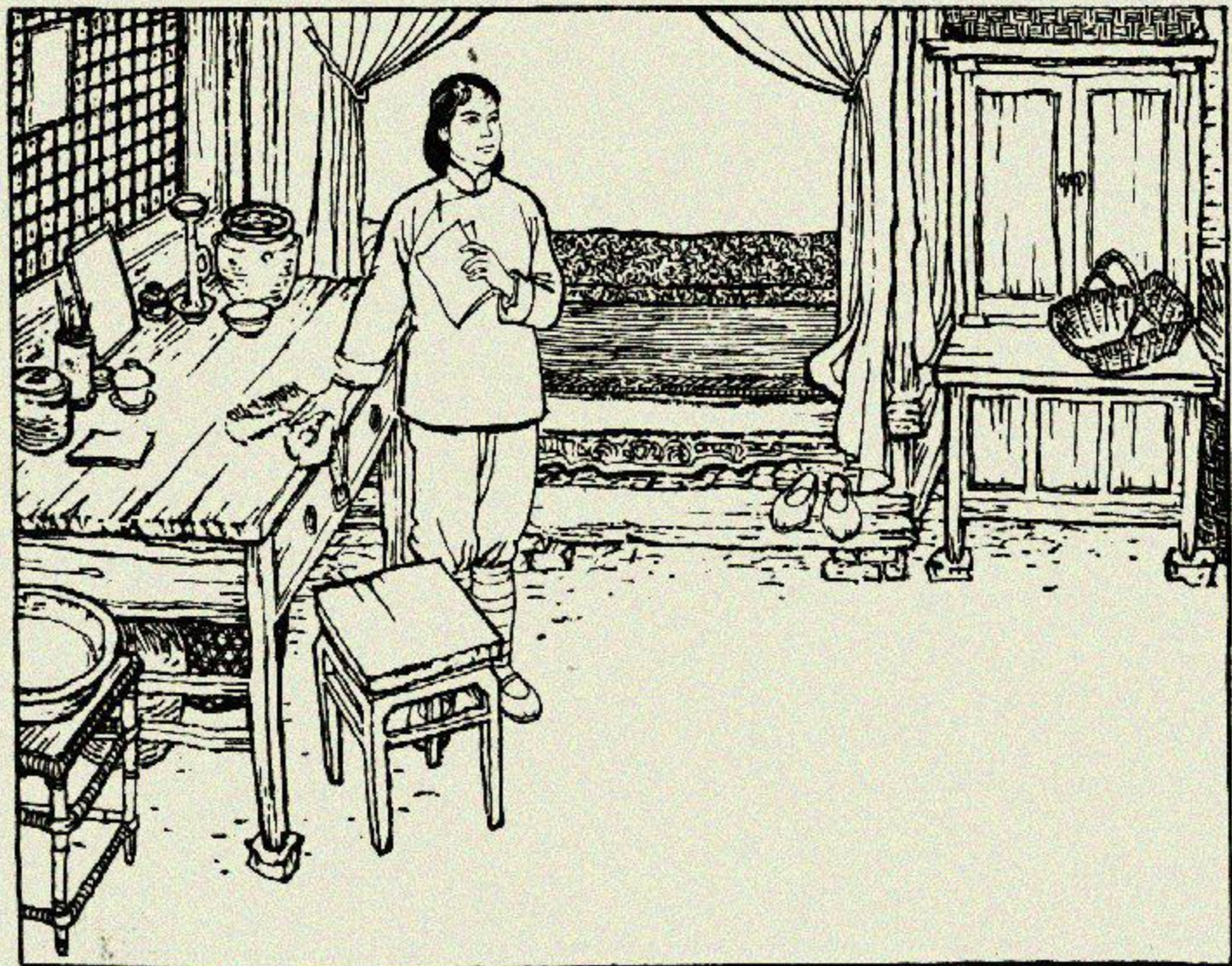
(105)毛人凤软瘫在休息室里沒有出来。当徐鹏飞叫特务押走许云峰时,许云峰见到那未动的酒肴,和朱介等人狼狈不堪的表情,他轻蔑地笑着,缓步走出大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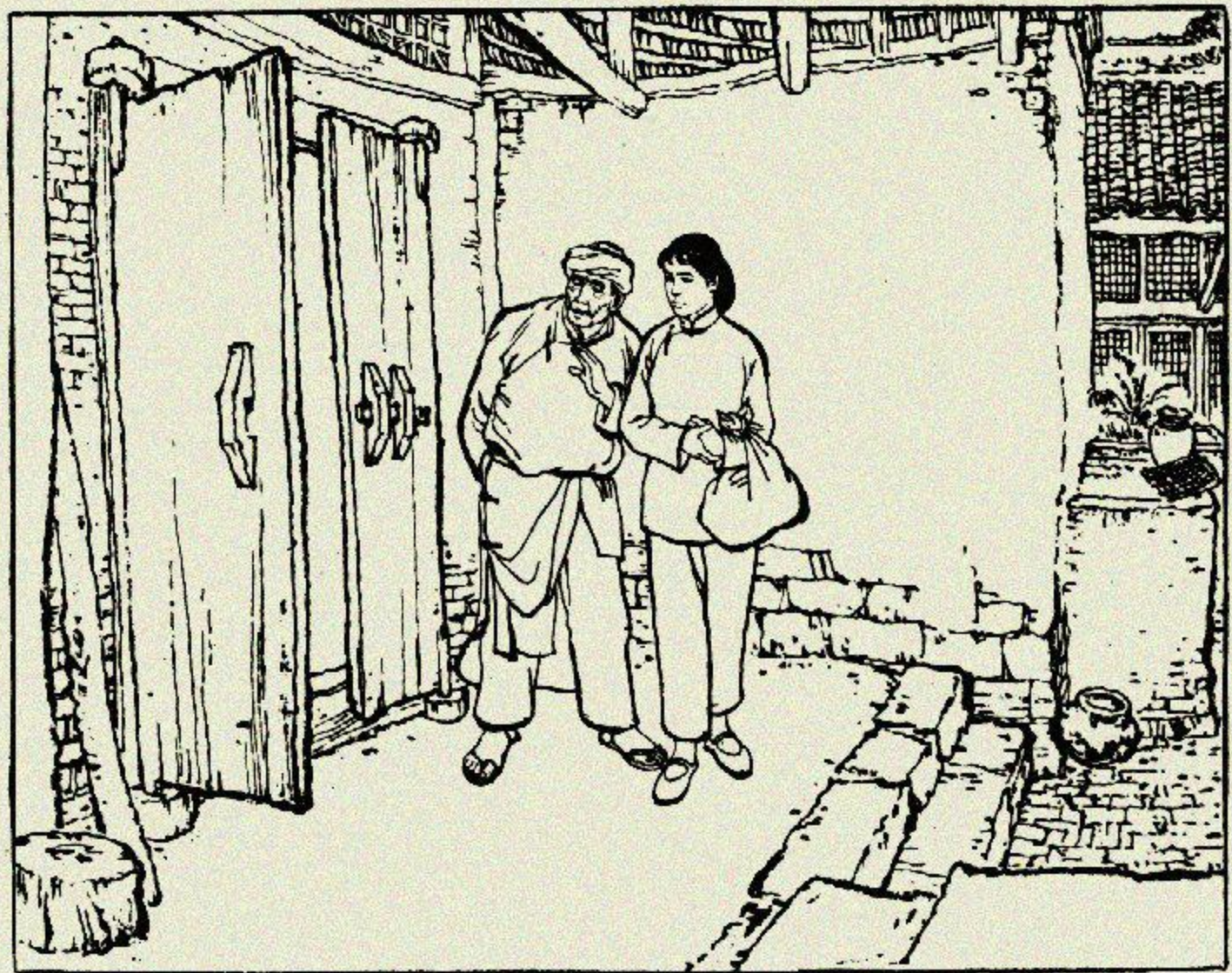
(106)这一阴谋彻底失败后,徐鹏飞铁青着脸,要甫志高跟随沈养斋、魏吉伯等人,去追捕江姐,妄想从这里打开缺口,追查出华蓥山游击纵队的下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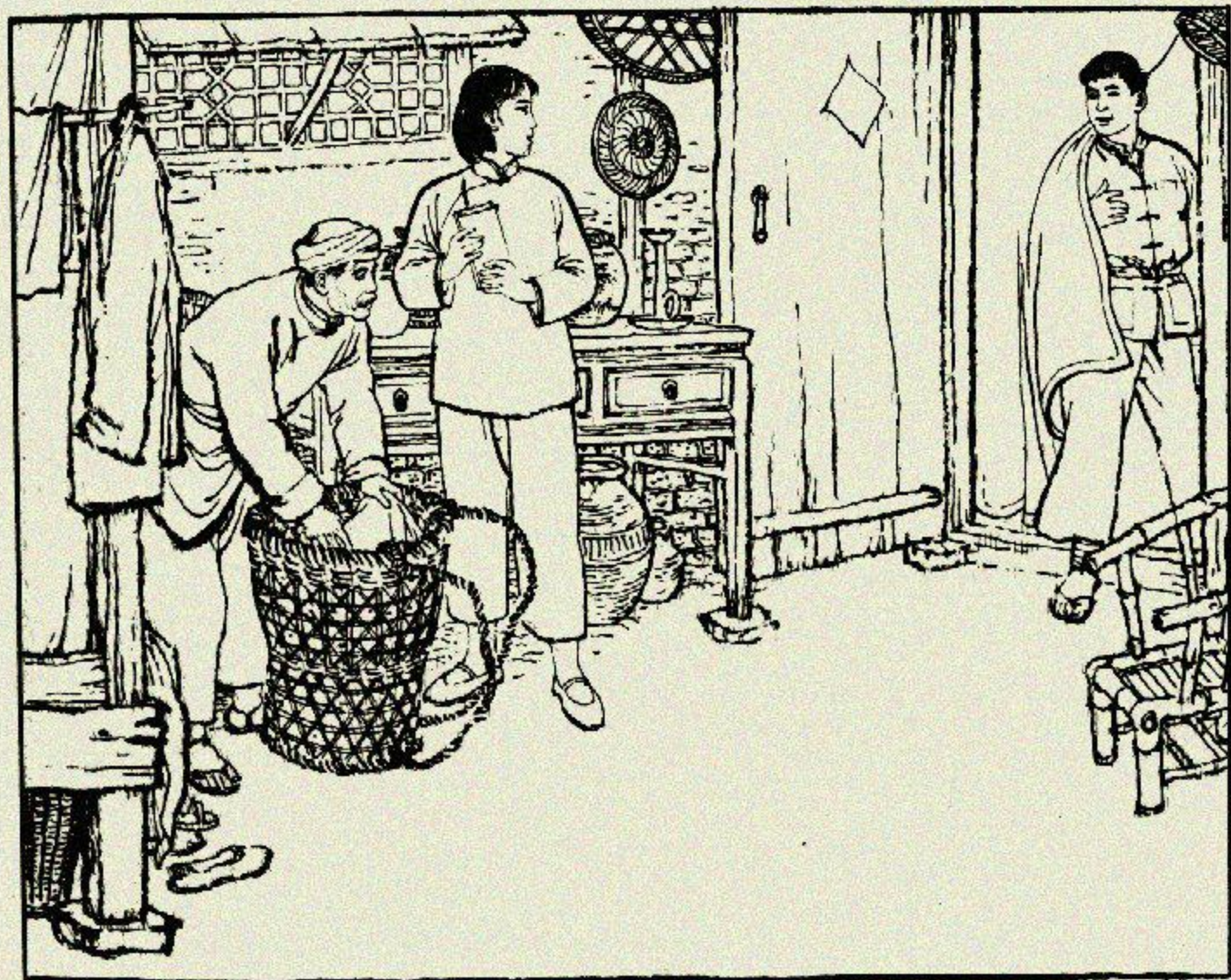
(107) 甫志高和沈养斋等人, 来到江姐所在的县城, 他们象狗一样的东嗅西嗅, 可是没有发现江姐的踪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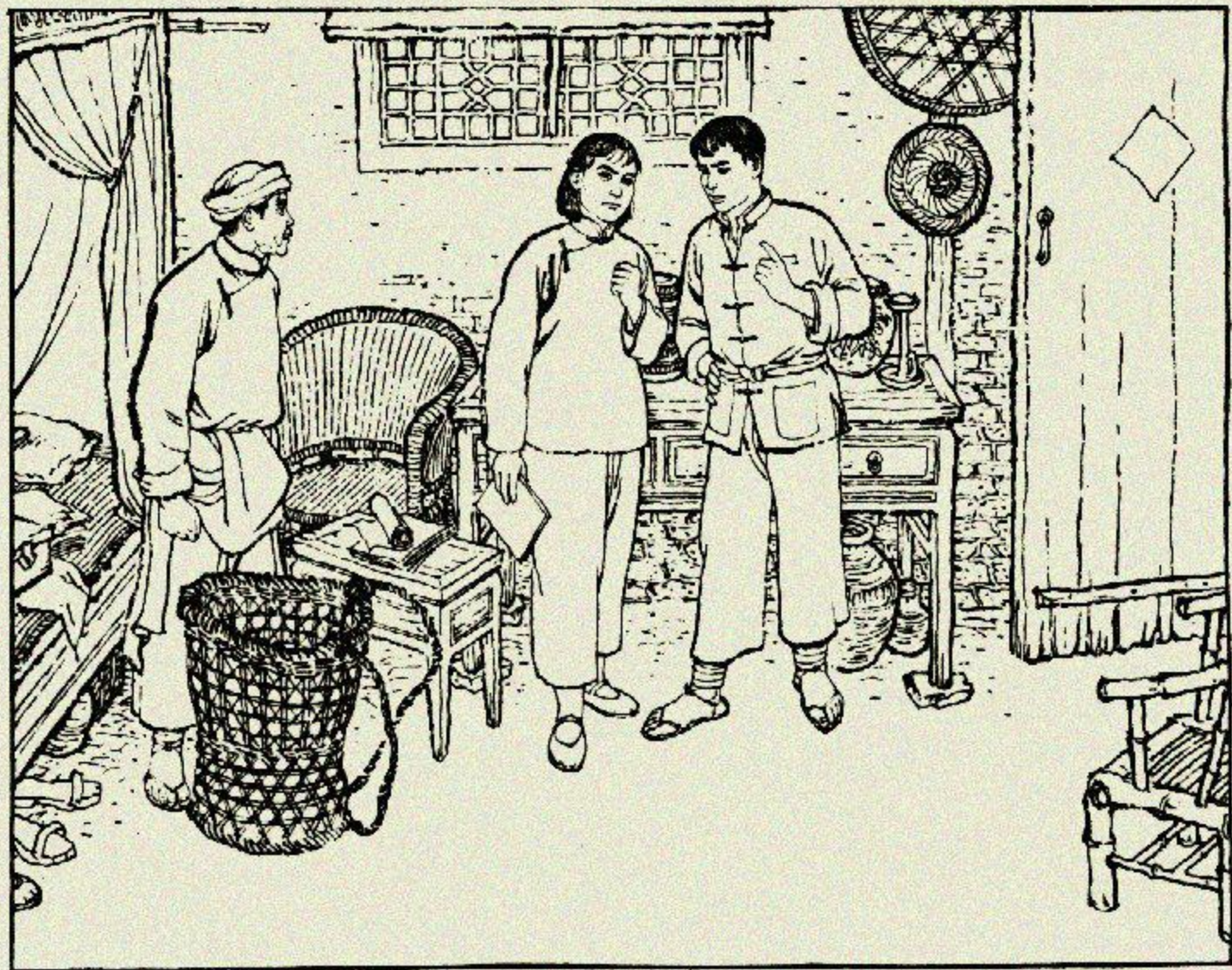
(108)在大巴山工作的江姐,这天接到通知,回华釜山根据地参加扩大干部会议。她想在会前和老太婆交换一下情况,便收拾简单的行李,离开了大巴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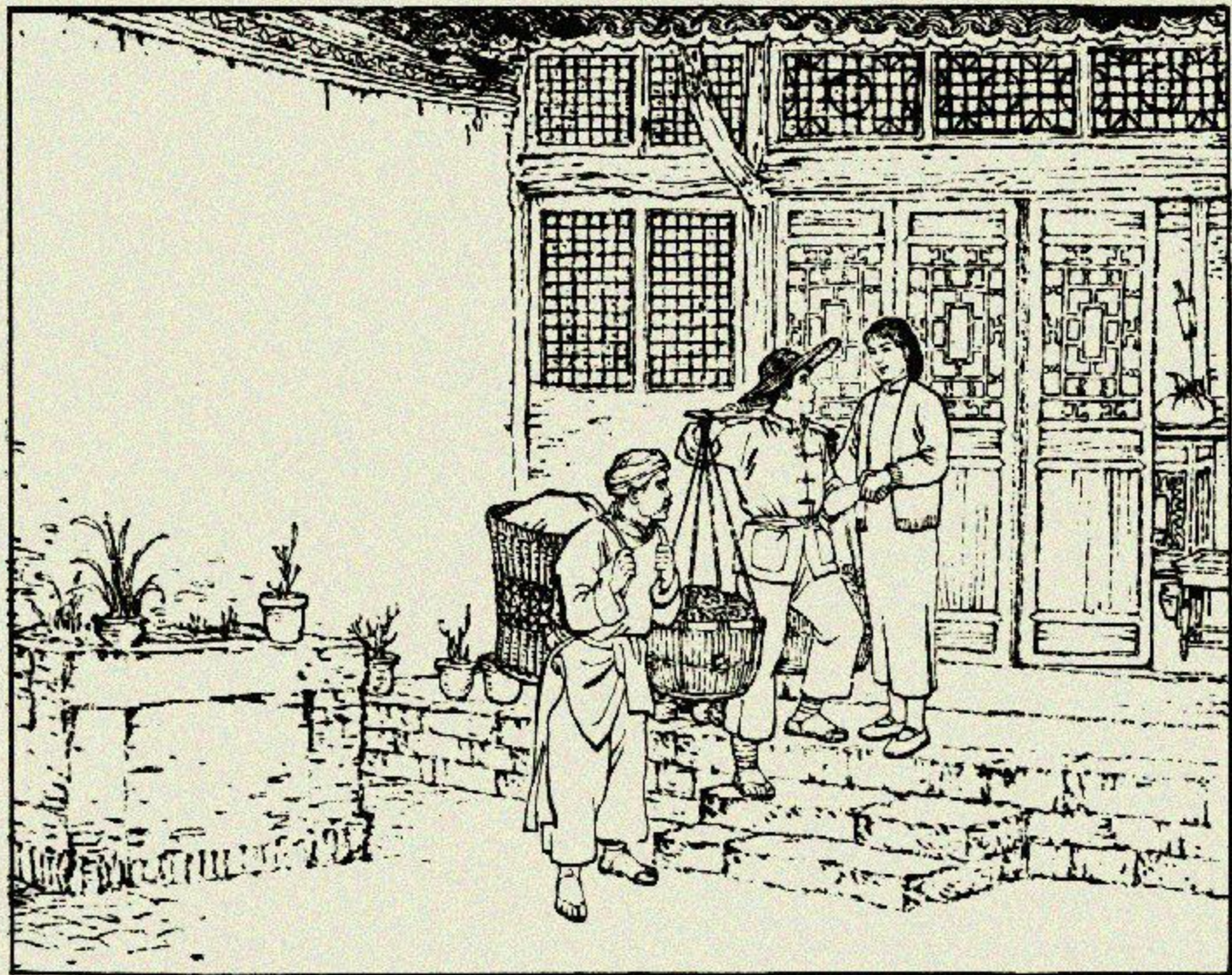
(109) 江姐按照约定时间,到了秘密联络站。联络站的老大爷告诉她,前几天曾发现身份不明的人在门口逗留。江姐一想,觉得情况不妙,联络站应马上转移。



(110) 她向老大爷说明了自己的想法，立刻帮助老大爷收拾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华为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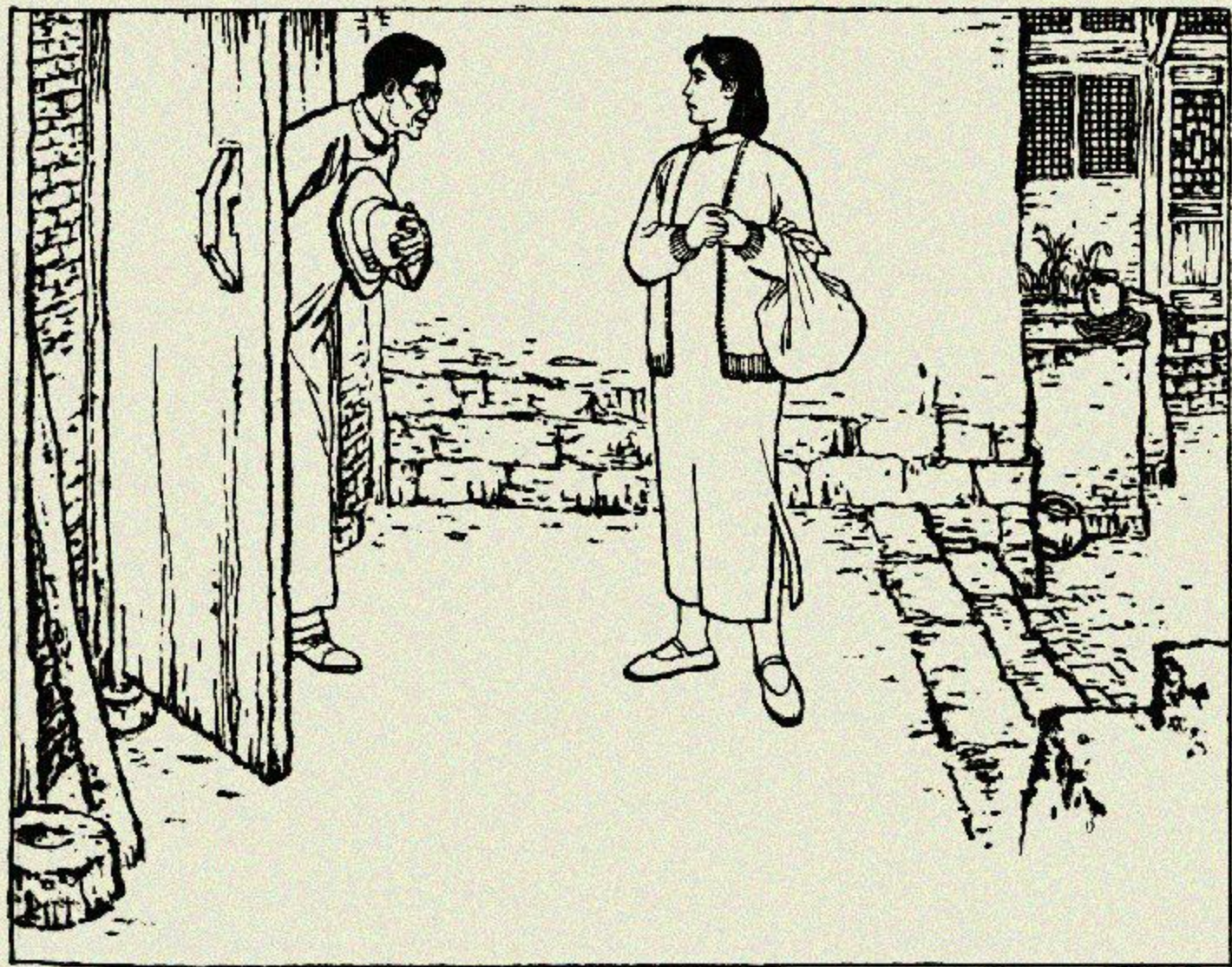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华为一见江姐，忙告诉她：“重庆出了问题，余新江被捕了！妈妈说，原来约定的会议只得改期。”江姐断定这里出现特务和重庆出事有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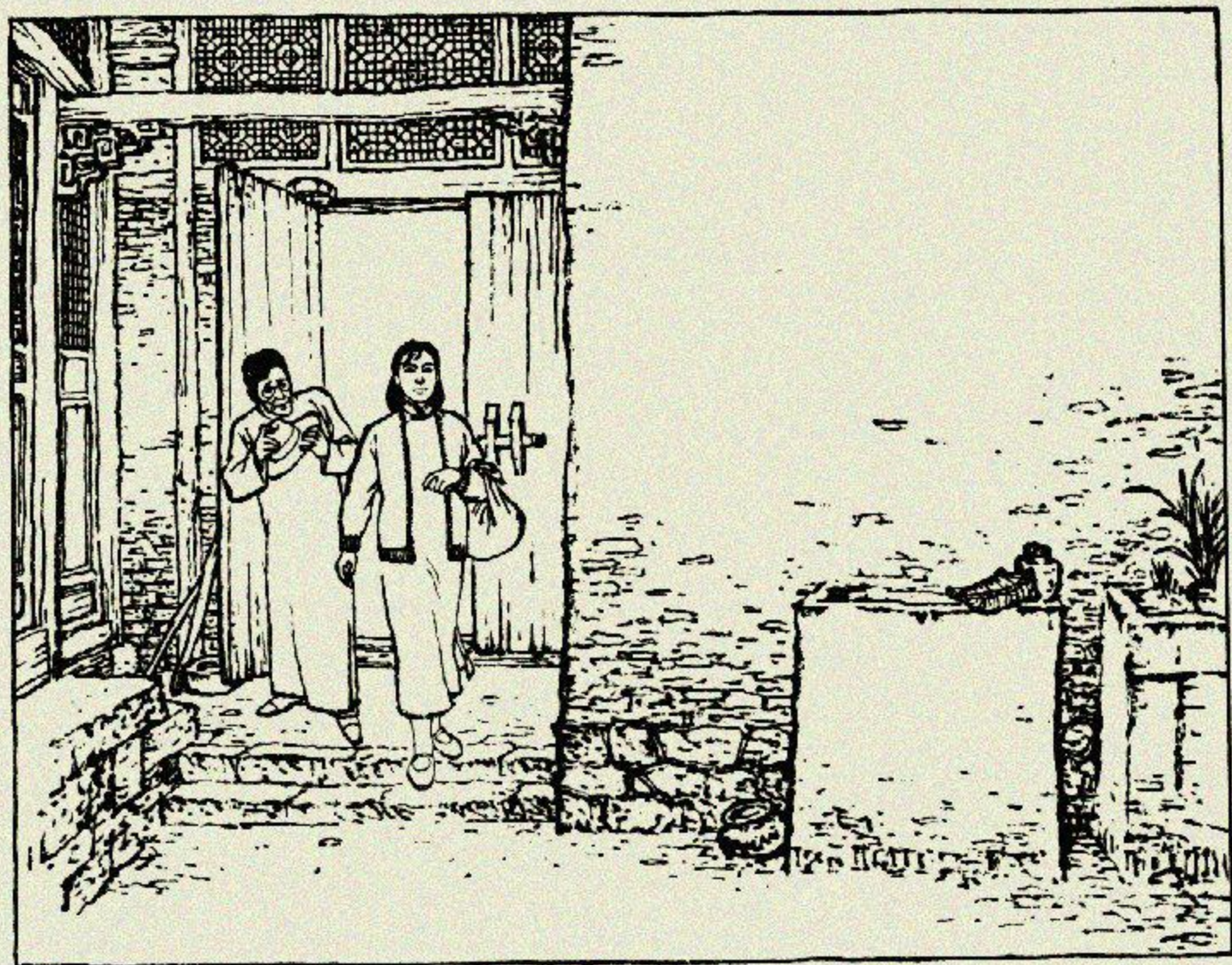
(112)江姐要华为帮她转移联络站的东西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。华为把江姐要他带走的东西藏在菜筐里。江姐换了衣服，叫华为挑菜和老大爷先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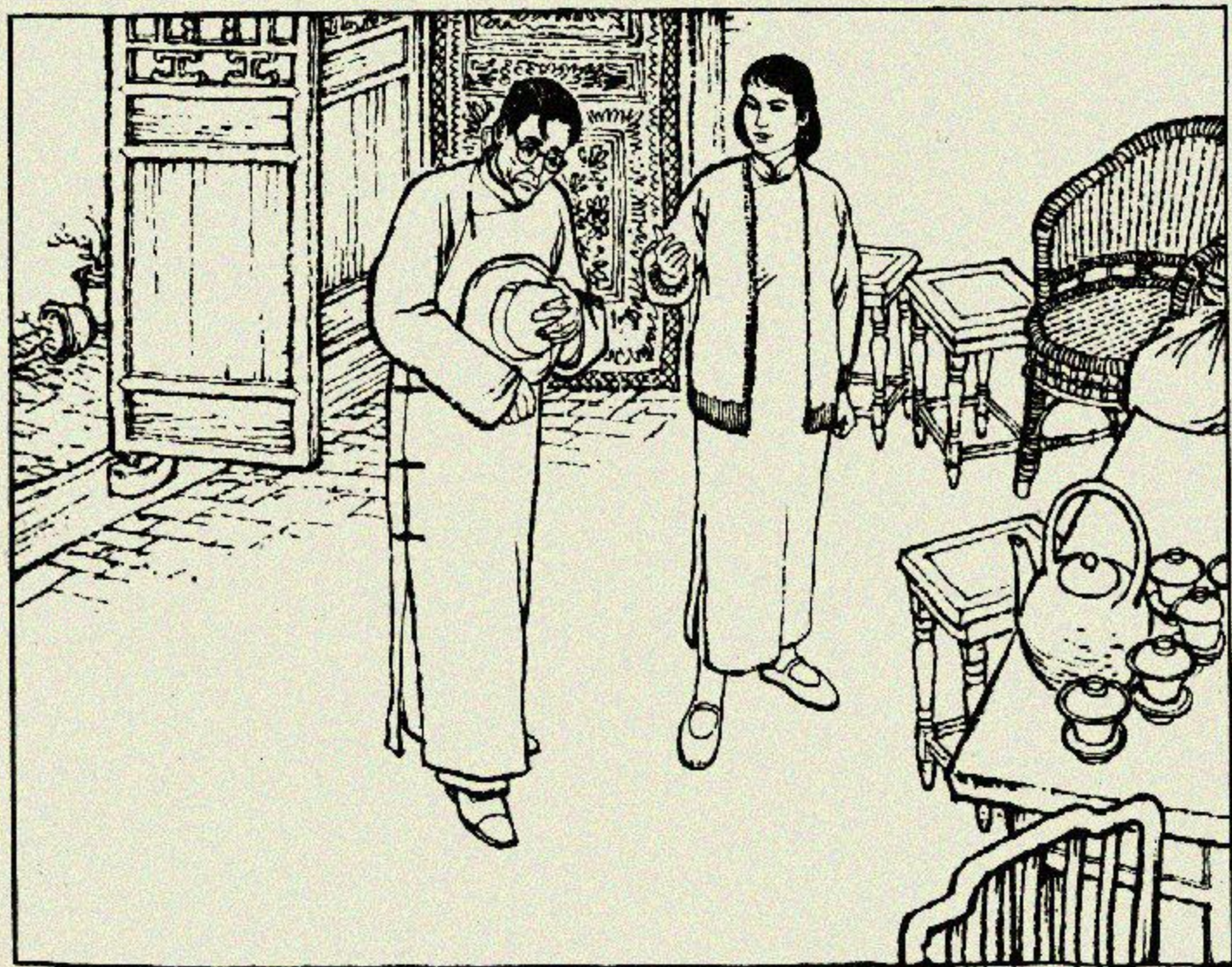
(113) 华为走后, 江姐又以她特有的谨慎和仔细, 最后检查了所有的房间。等确定没有丢失什么东西时, 才提起布包, 向门口走去。



(114)“江姐!”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,在耳边响起。江姐一转身,瞥见甫志高闯了进来。甫志高装着惊喜的表情道:“江姐,我找了好久。这里没有外人吧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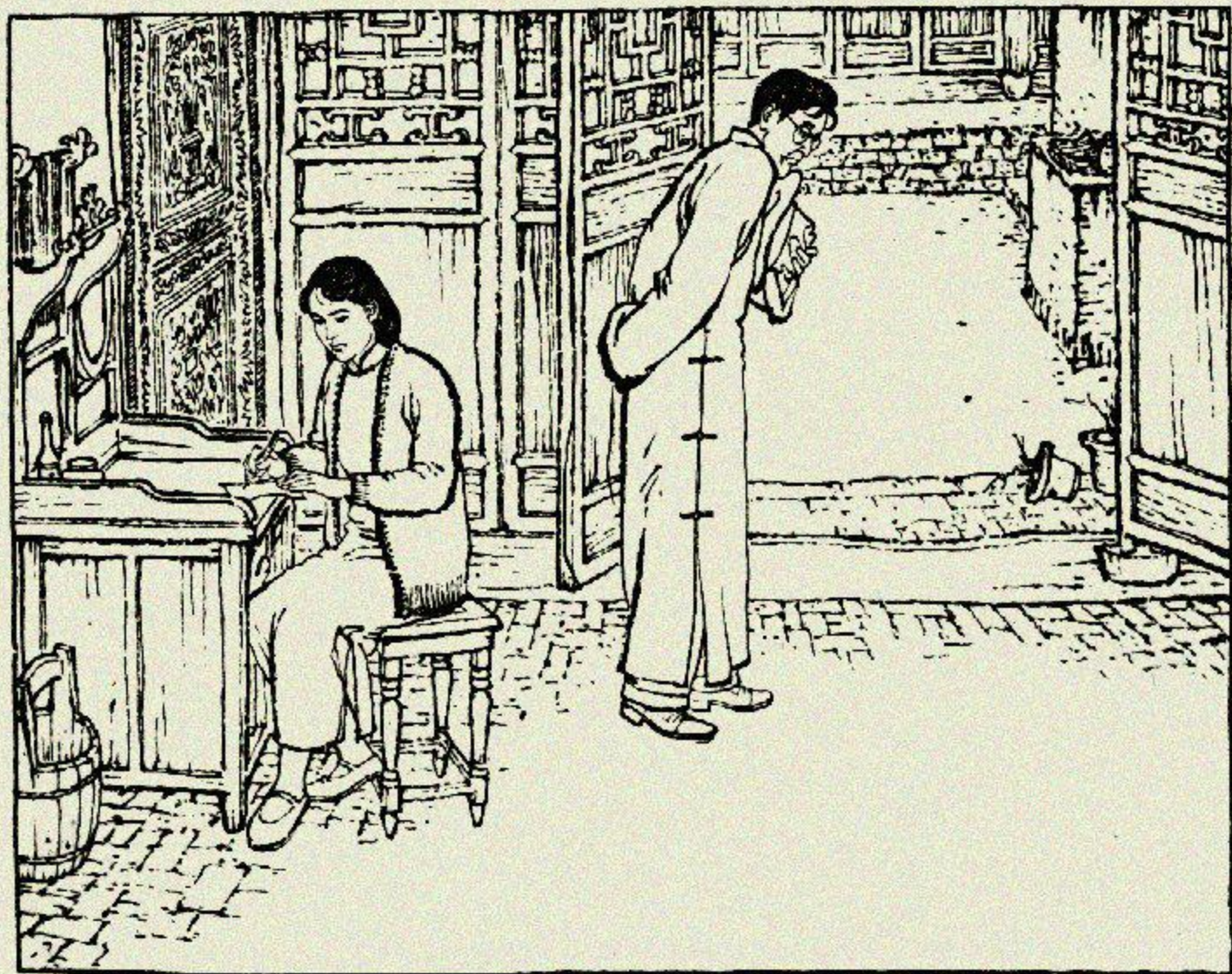
(115) 不等江姐开口，甫志高接着说：“余新江病了，老许派我秘密运来一批军火，马上要卸货，你最好去检查一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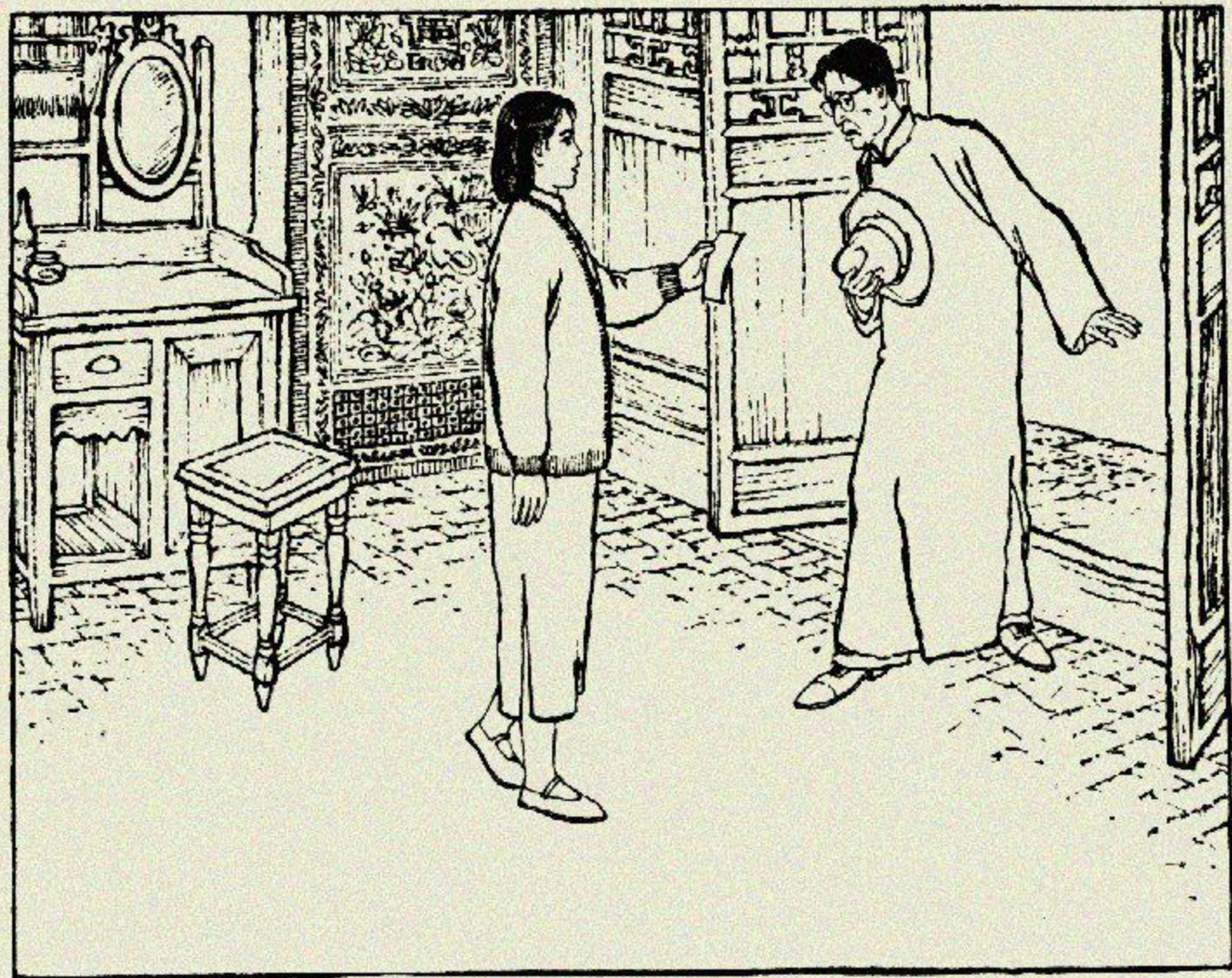
(116)余新江病了？江姐注视着甫志高躲躲闪闪的眼睛，单刀直入地问：“最近有同志被捕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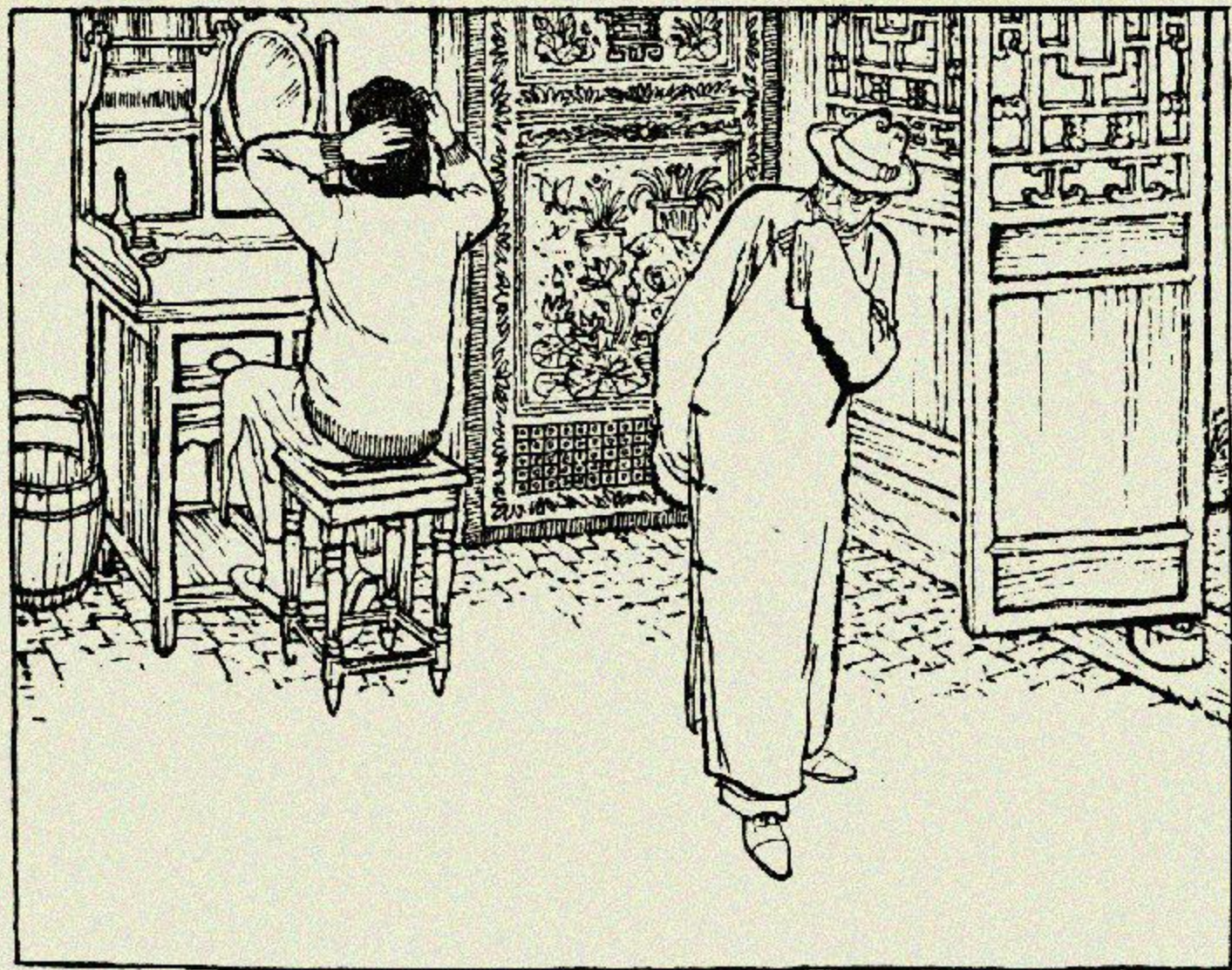
(117)甫志高回答说：“没有哇！你从哪儿听到这种奇怪的消息？”江姐“哦”了一声，淡淡地说：“没有人被捕？那很好！我耽心同志们的安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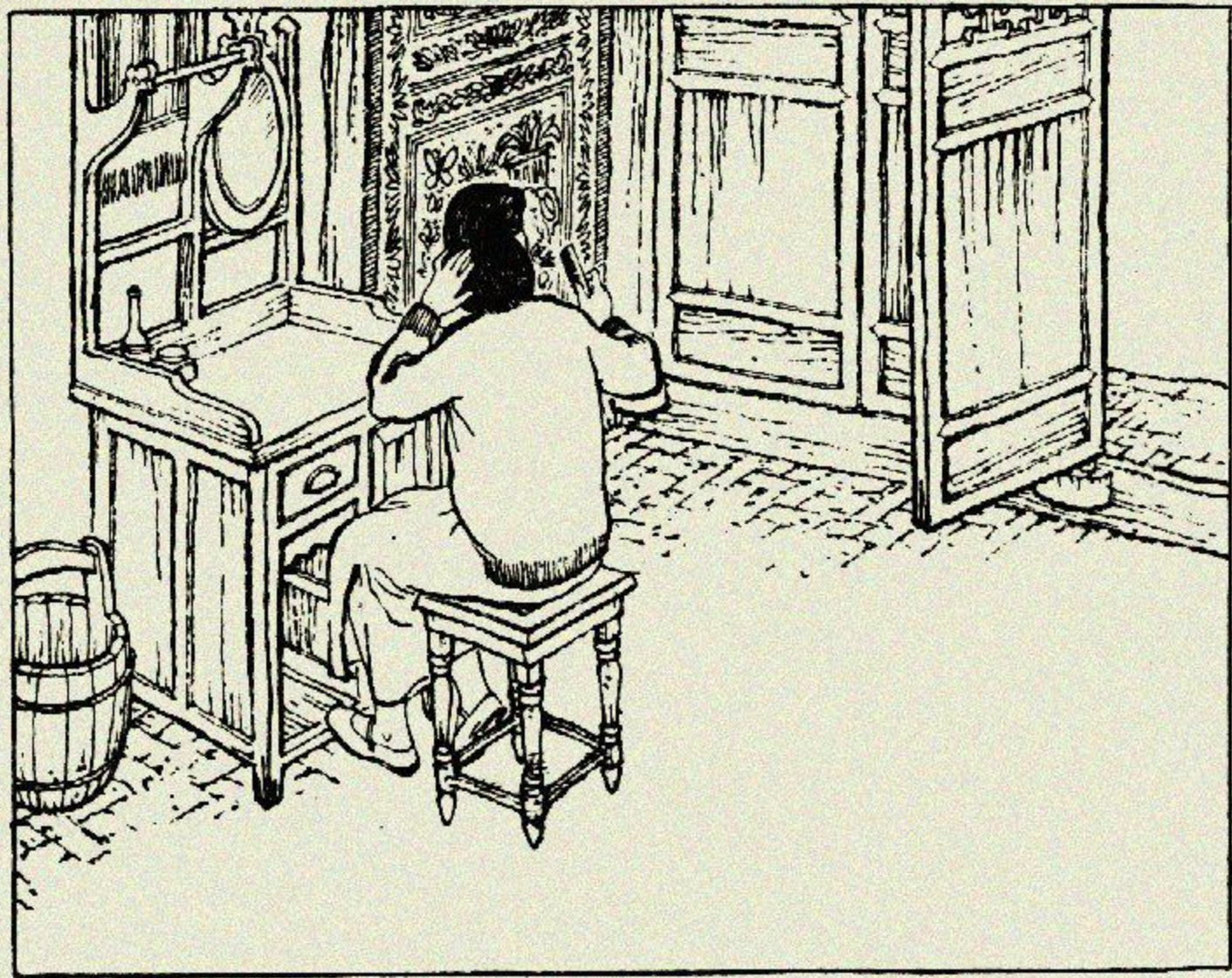
(118)甫志高急着催江姐同他一道去检查军火，想把江姐诱出门去。江姐一面答应“好”，一面抽出笔写了个条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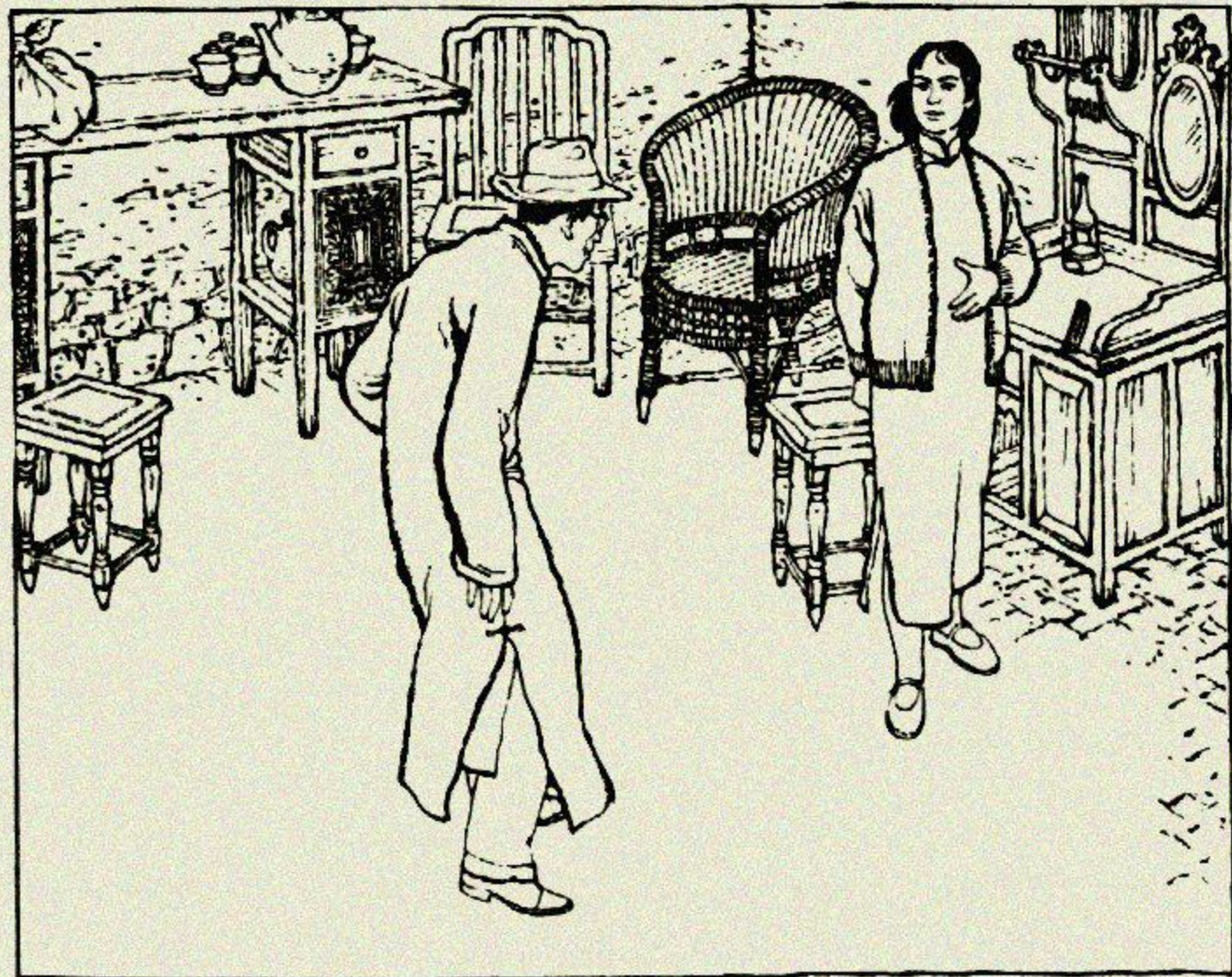
(119) 她把条子递给甫志高,说:“这里没有人手,只好麻烦你到根据地去一趟。”甫志高不敢接条子,推托说:“上山的路我不熟……江姐,快去检查一下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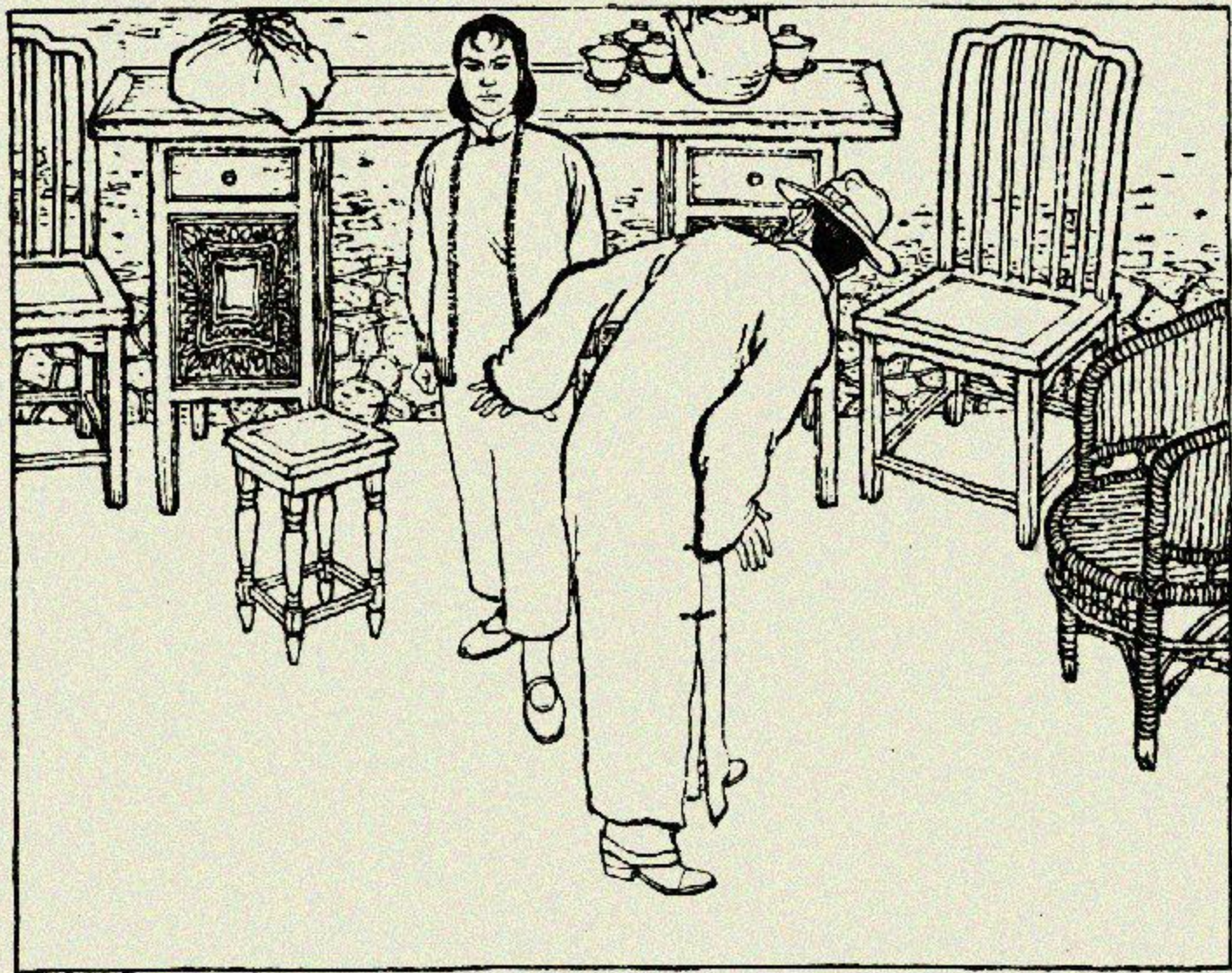
(120)江姐想:应该让华为他们走远些才好。便说:“那好,你等一下。”她拿起梳子重新梳理她的头发。甫志高斜瞟了江姐一眼,心神不安地踱来踱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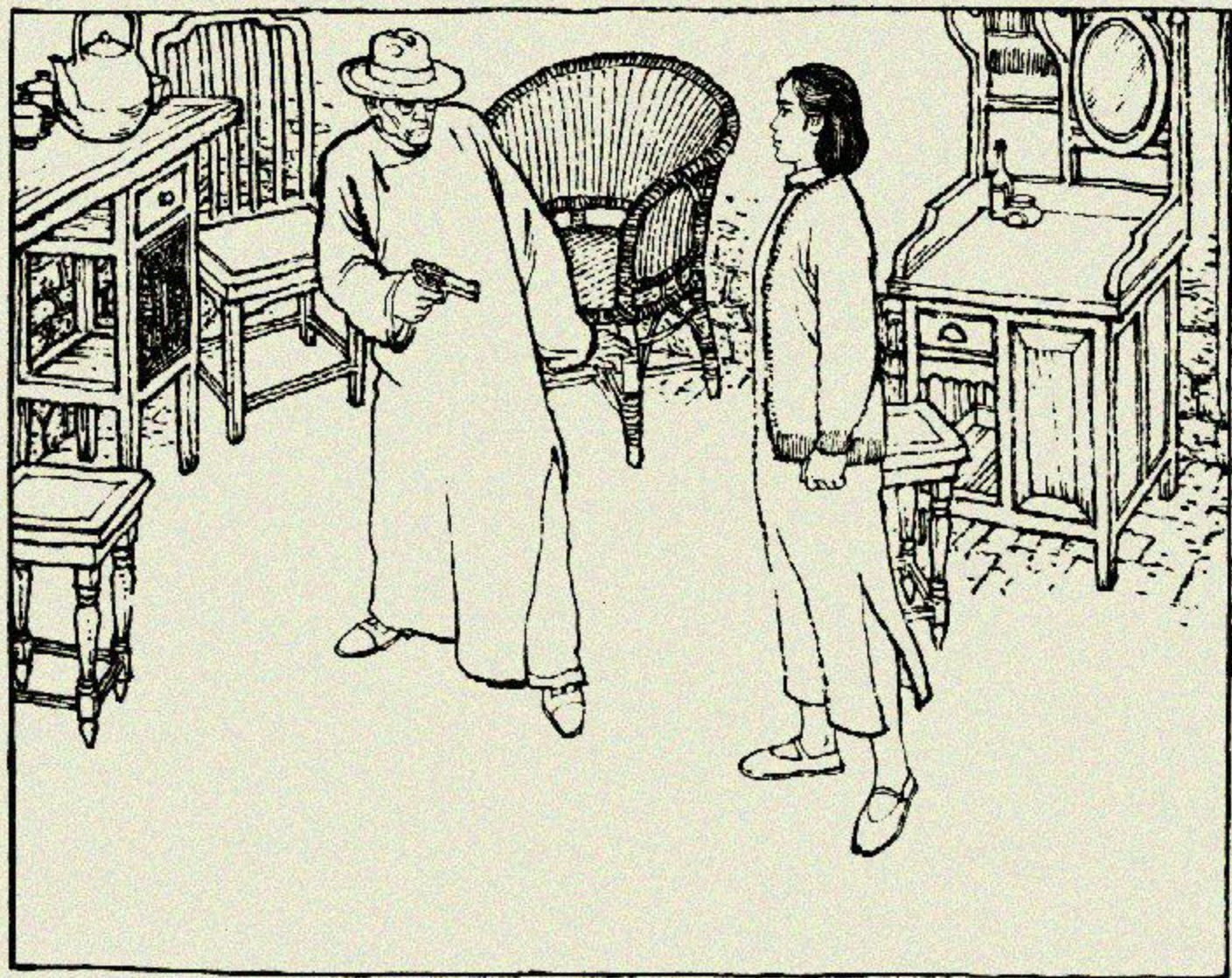
(121)这时,江姐发现门口有陌生的人影,知道脱身已不可能,想到华为已经走远,便决定不再和叛徒周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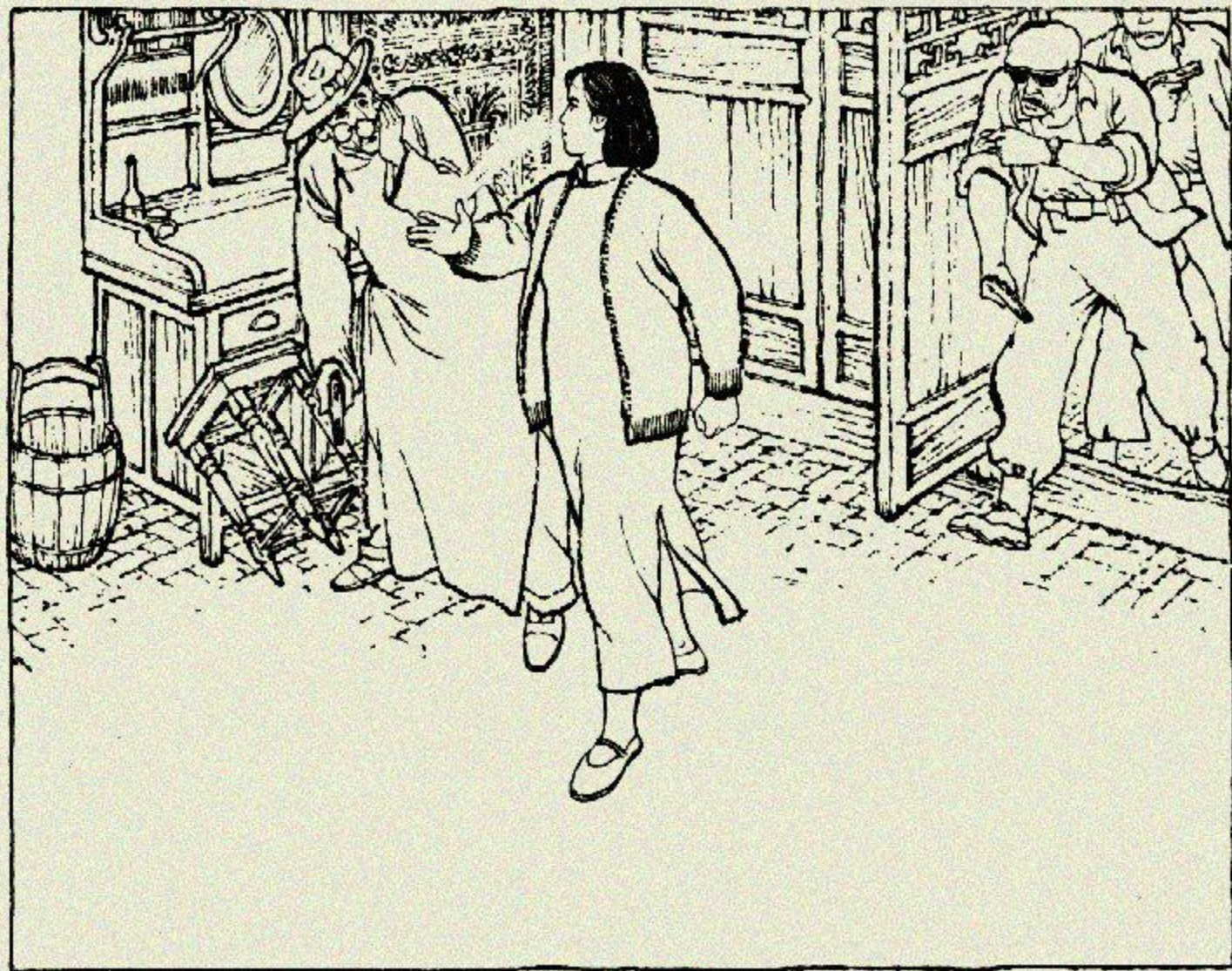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江姐站起来，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甫志高猛然向后一退，眼珠一转：“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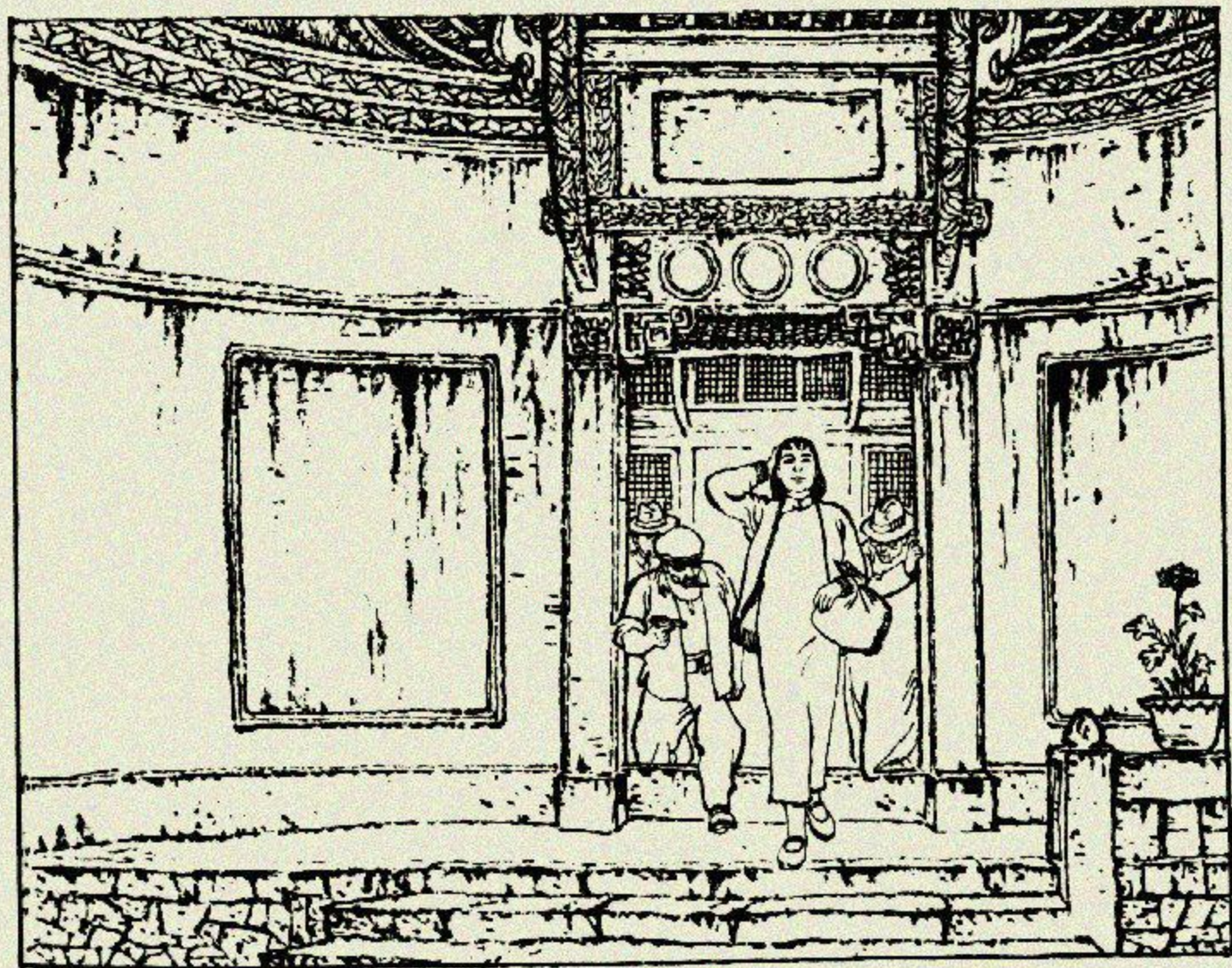
(123)江姐逼近甫志高的面前：“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址，你在搞什么鬼？”甫志高还强辩着：“我好意来看你，你不要误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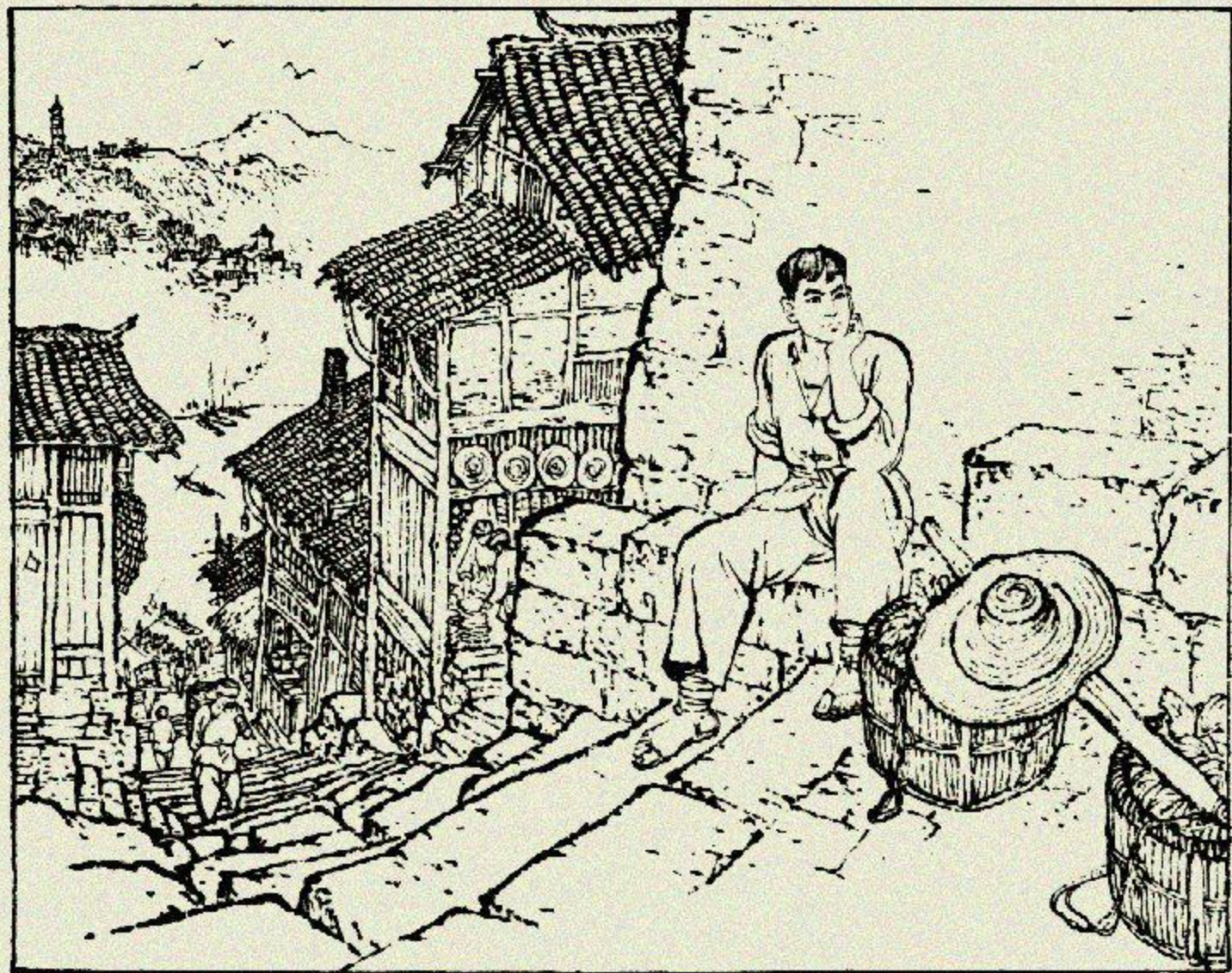
(124)江姐痛骂道：“无耻的叛徒！”甫志高声音立刻一变，露出叛徒的原形，掏出手枪对准江姐道：“举起手来，江雪琴，我到底找到你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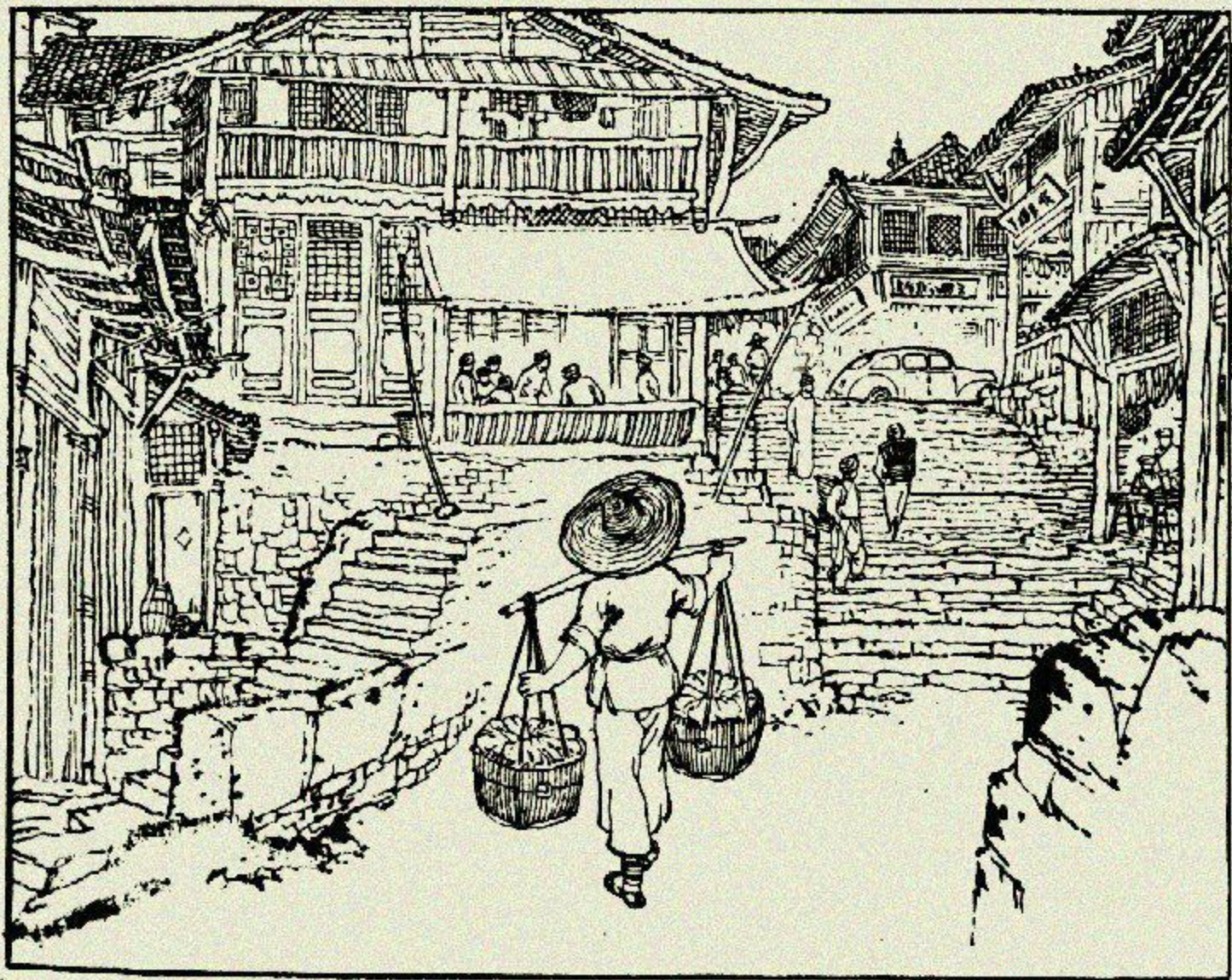
(125)江姐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开枪吧！”叛徒仓惶向后退了一步。江姐立刻迈步向前，一举手，对准那肮脏的狗脸狠狠一记耳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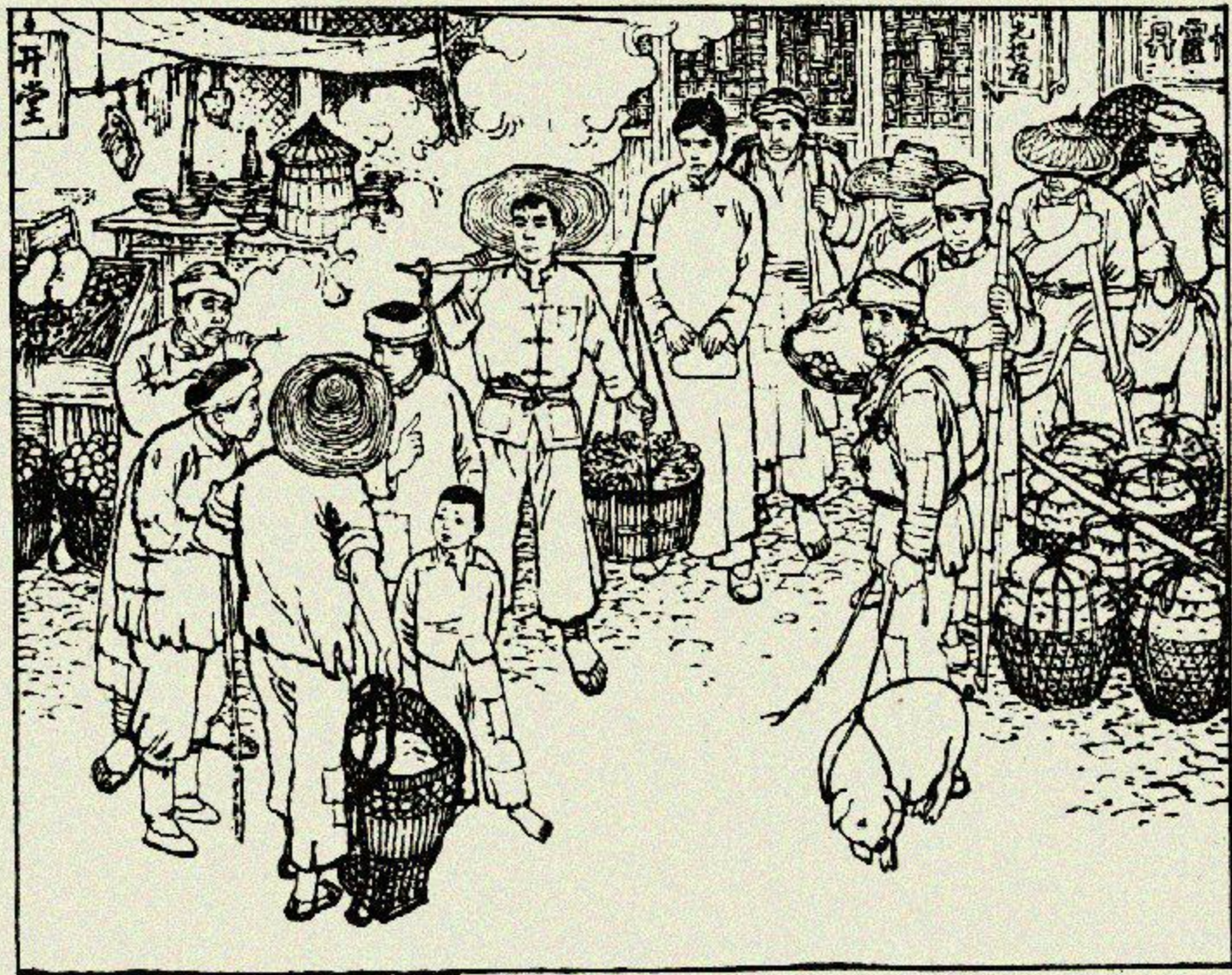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躲在大门口的便衣特务，听到声音，一齐冲进来，惶惑地张望着。江姐不再说话，伸手披拂了一下衣襟，高昂着头，朝门外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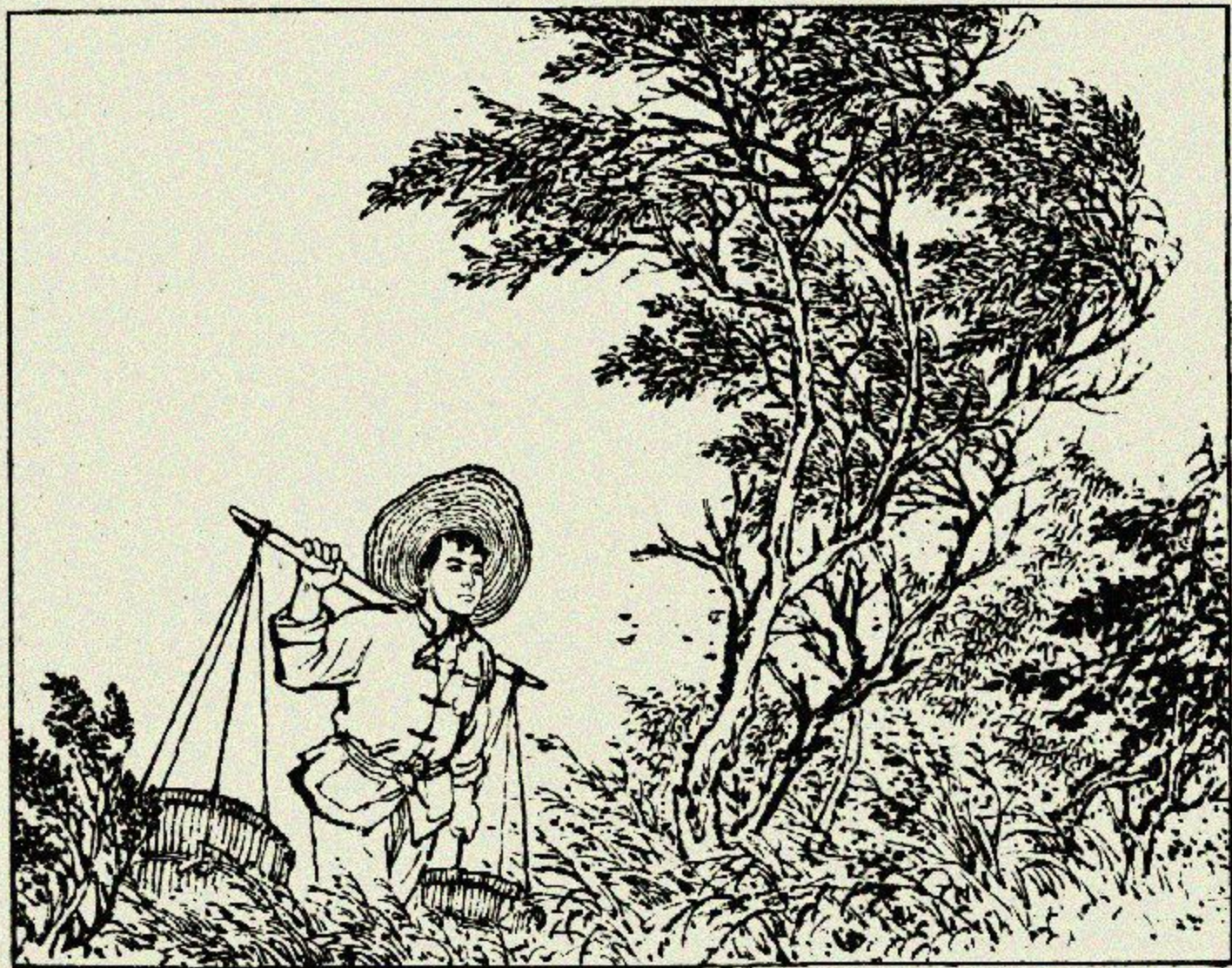
(127) 华为在约定地点，等了约摸有一个钟头还不见江姐赶来，知道情况不妙。他心神不定地挑起菜担往回走，想打听一下消息，观察一下街上的动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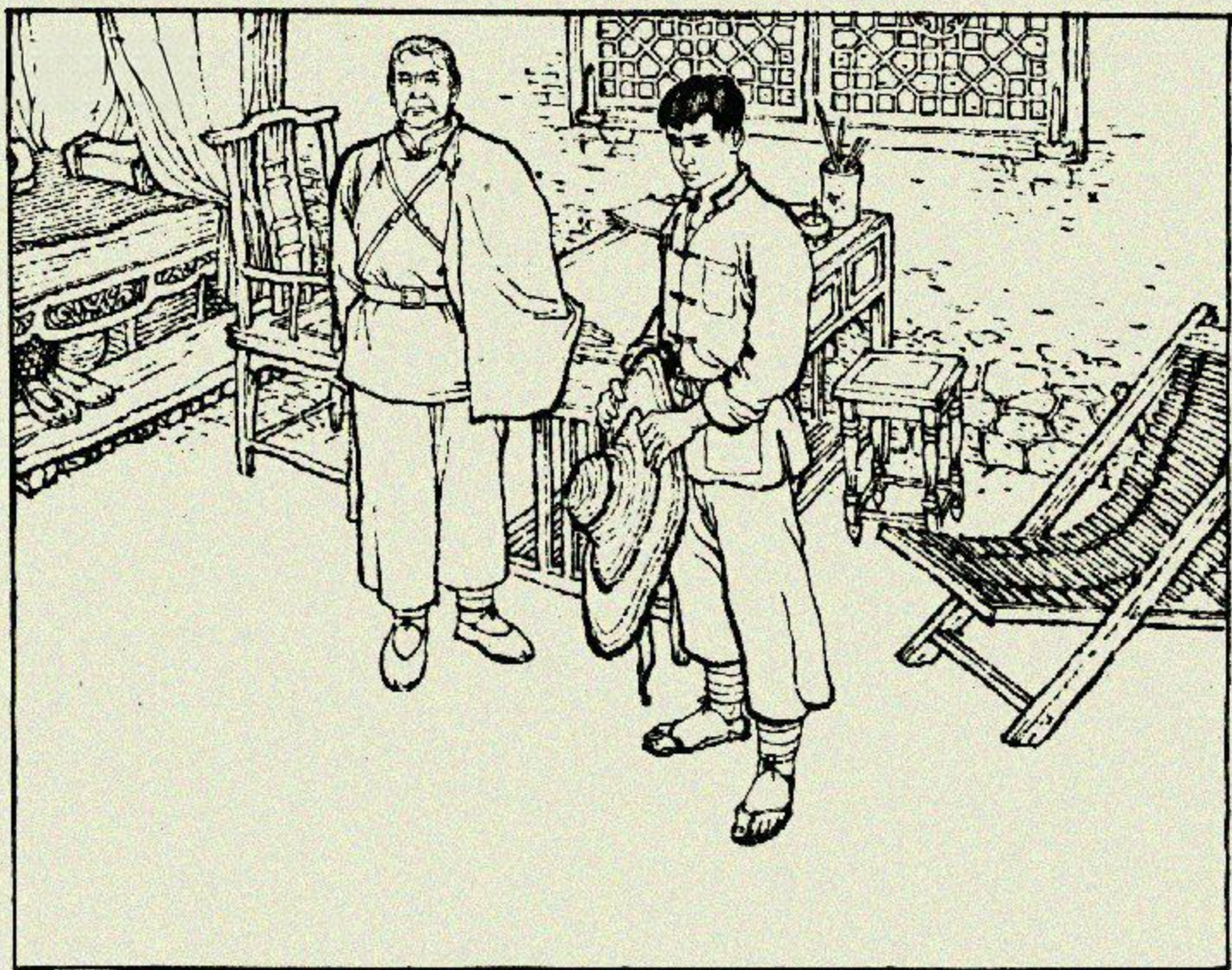
(128)前面忽然传来汽车的马达声。华为不由一惊：这个小县城除了长途汽车外，大街上很少行驶汽车。正想着，一辆黑色汽车“呼”的从大街上开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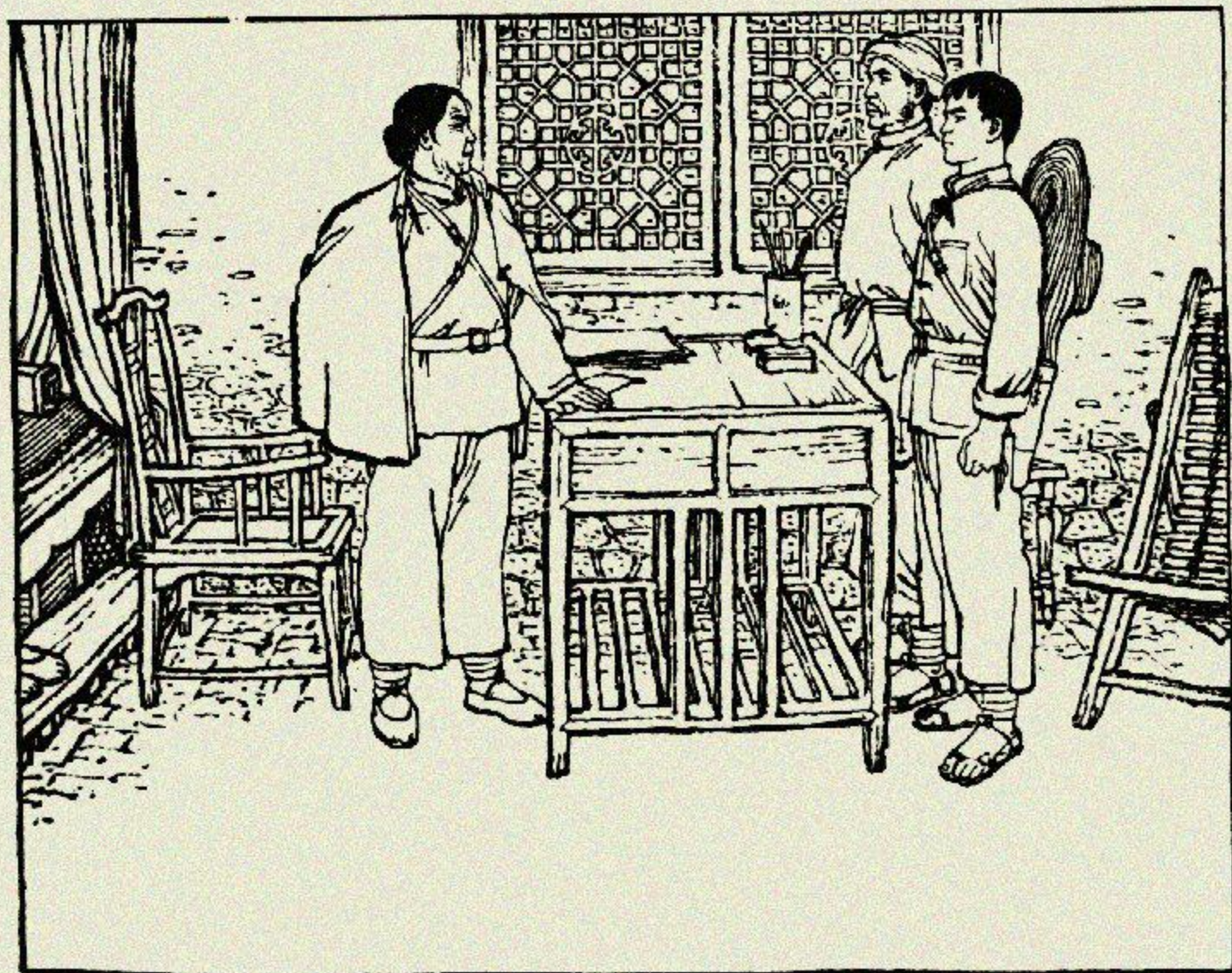
(129) 避让汽车的人群聚拢来，噤噤咕咕地议论着：“抓共产党……还是个妇道呢。”华为知道是江姐出了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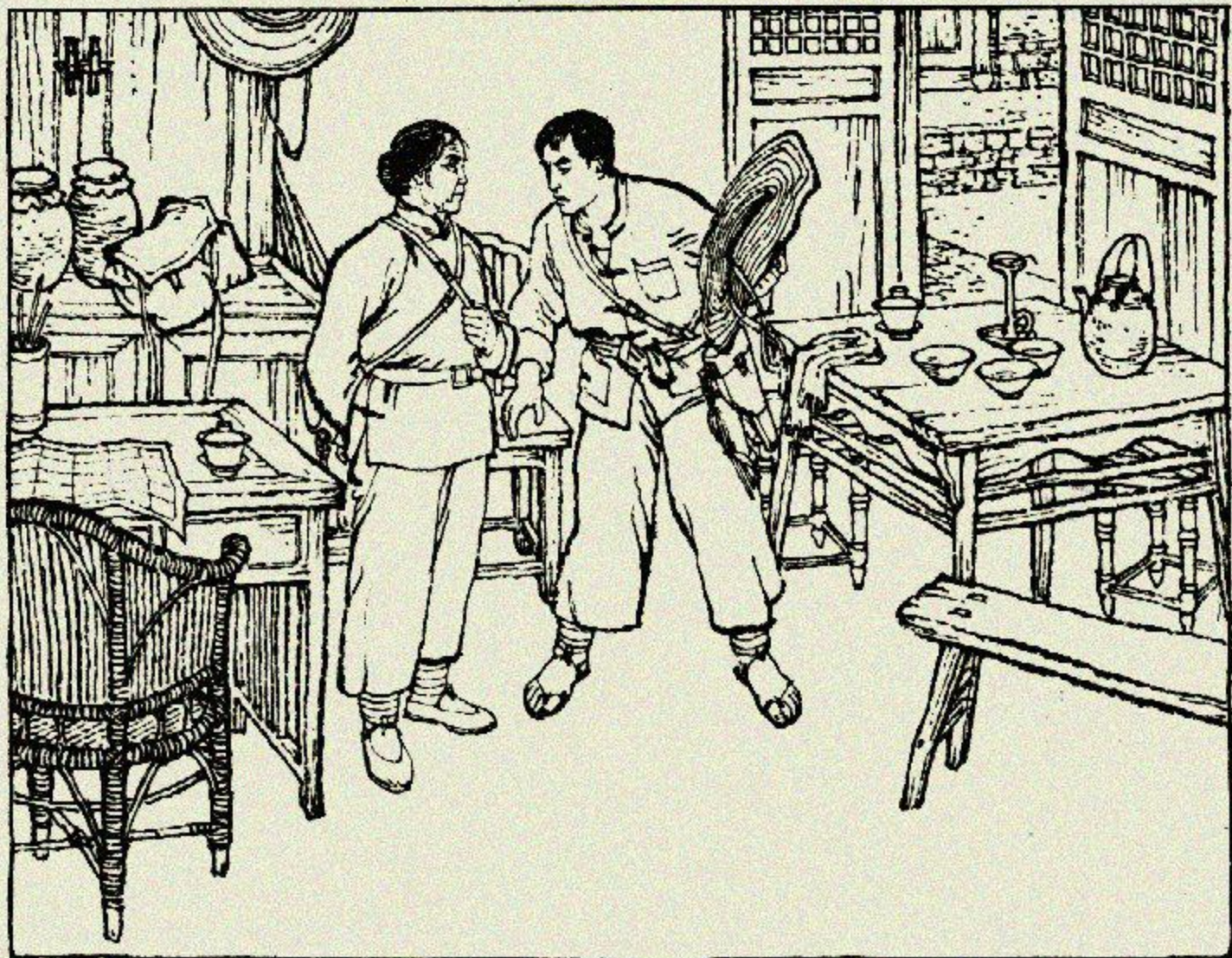
(130) 华为迈开大步直奔华鑿山。大风吹啸着，他迎着风，恨不得几步就奔到目的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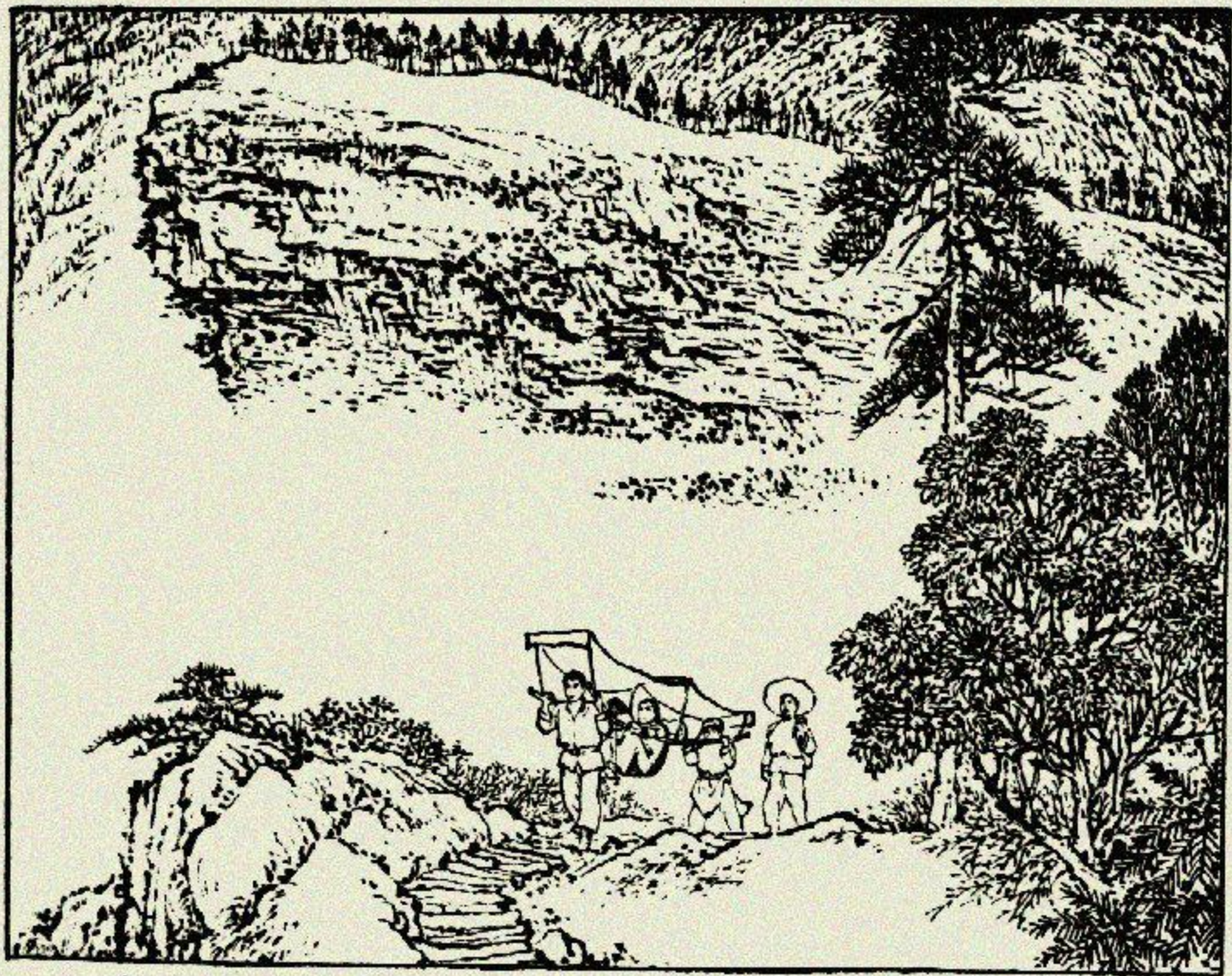
(131) 华为见了老太婆,把担子一放,喘着气说:“妈,出了事了,江姐被捕了!”这犹如晴天霹雳,老太婆霍地站起来,问道:“你说什么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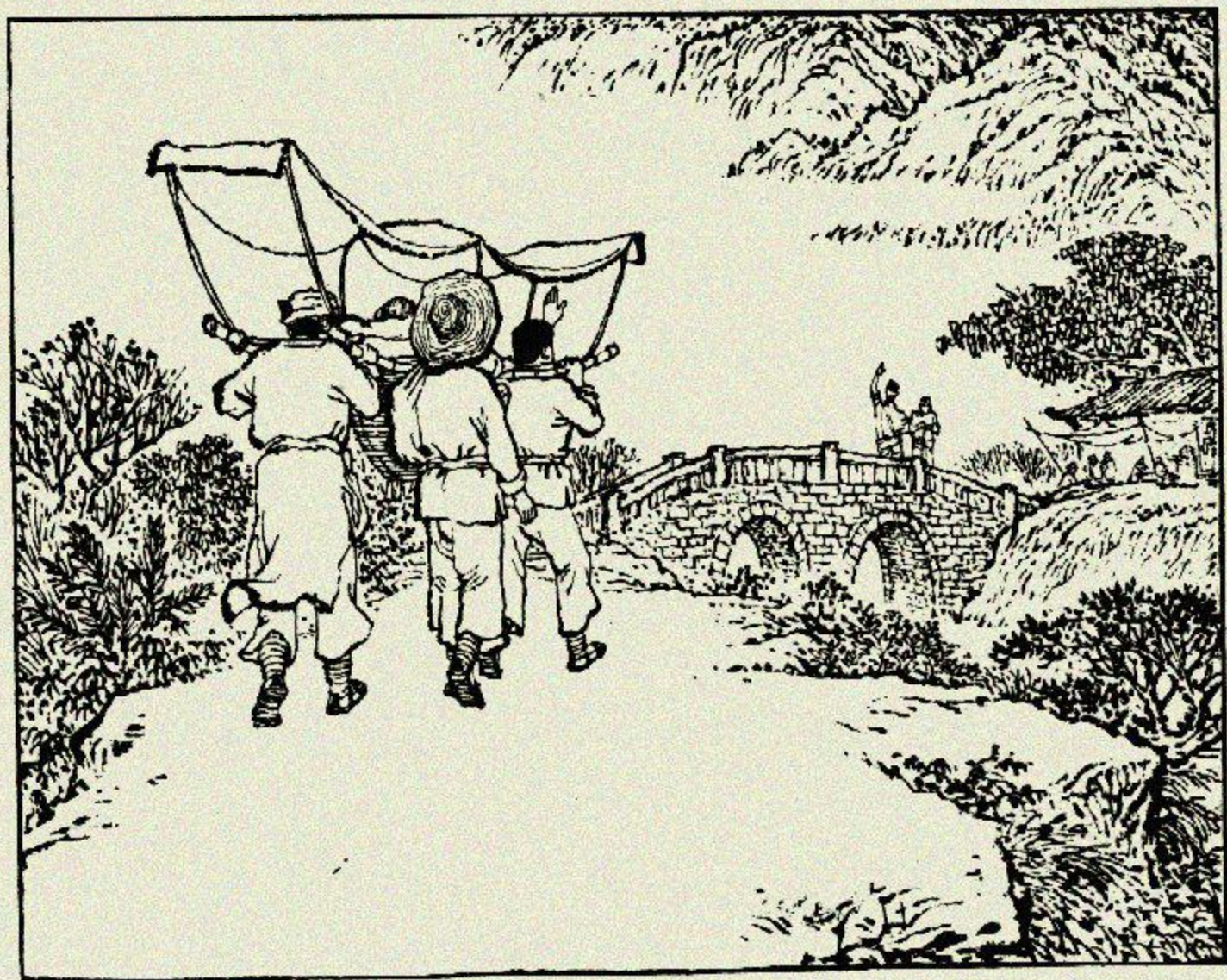
(132) 华为把情况讲了。老太婆想：重庆派人来抓江姐，人，自然要送到重庆去。她马上找来一位同志，要他和华为一道到城里去探听消息，决定把江姐救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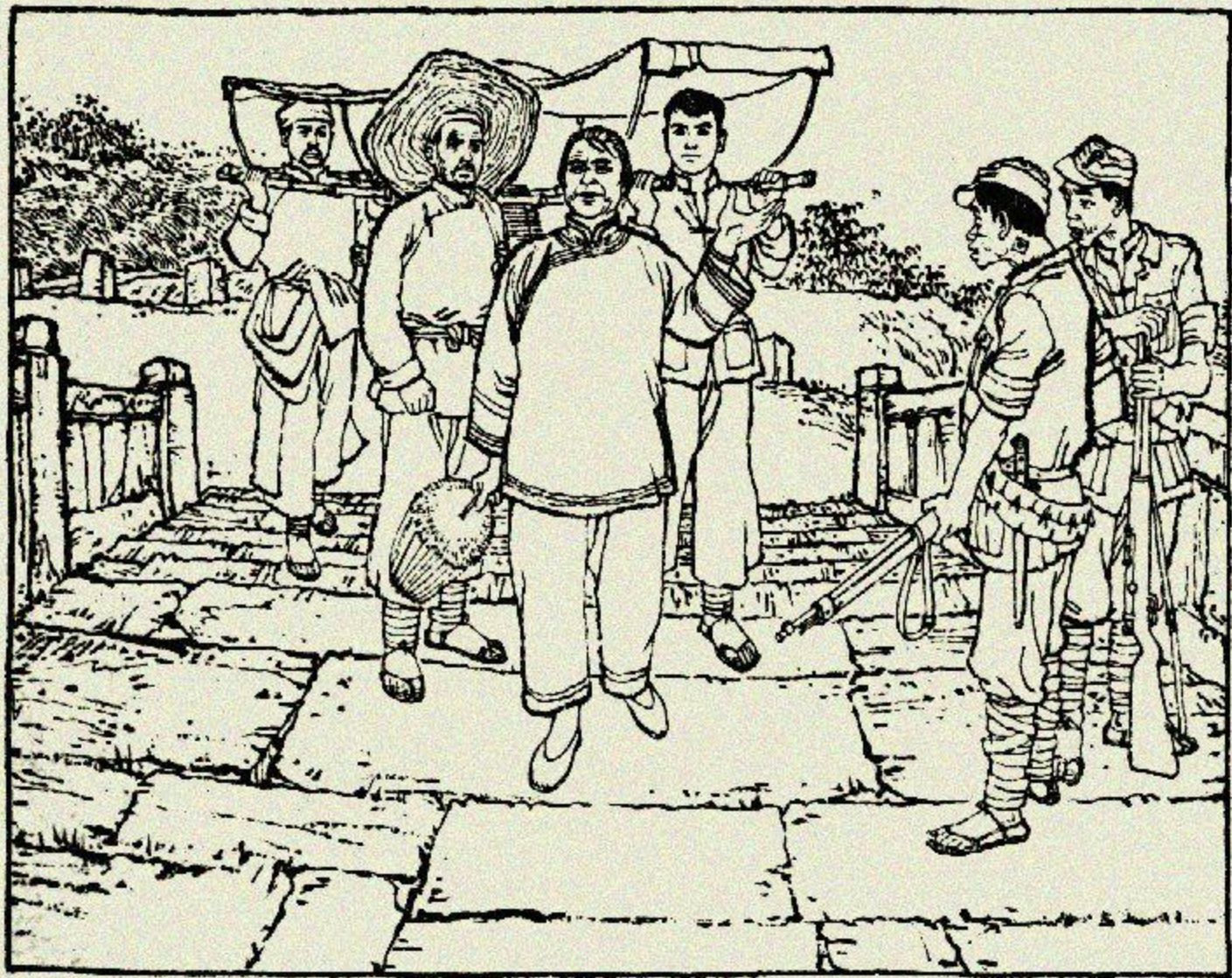
(133)第二天天亮时,华为回来了。他告诉老太婆:地下党送来情报,江姐确已被捕,敌人准备在今天午后用汽车解送重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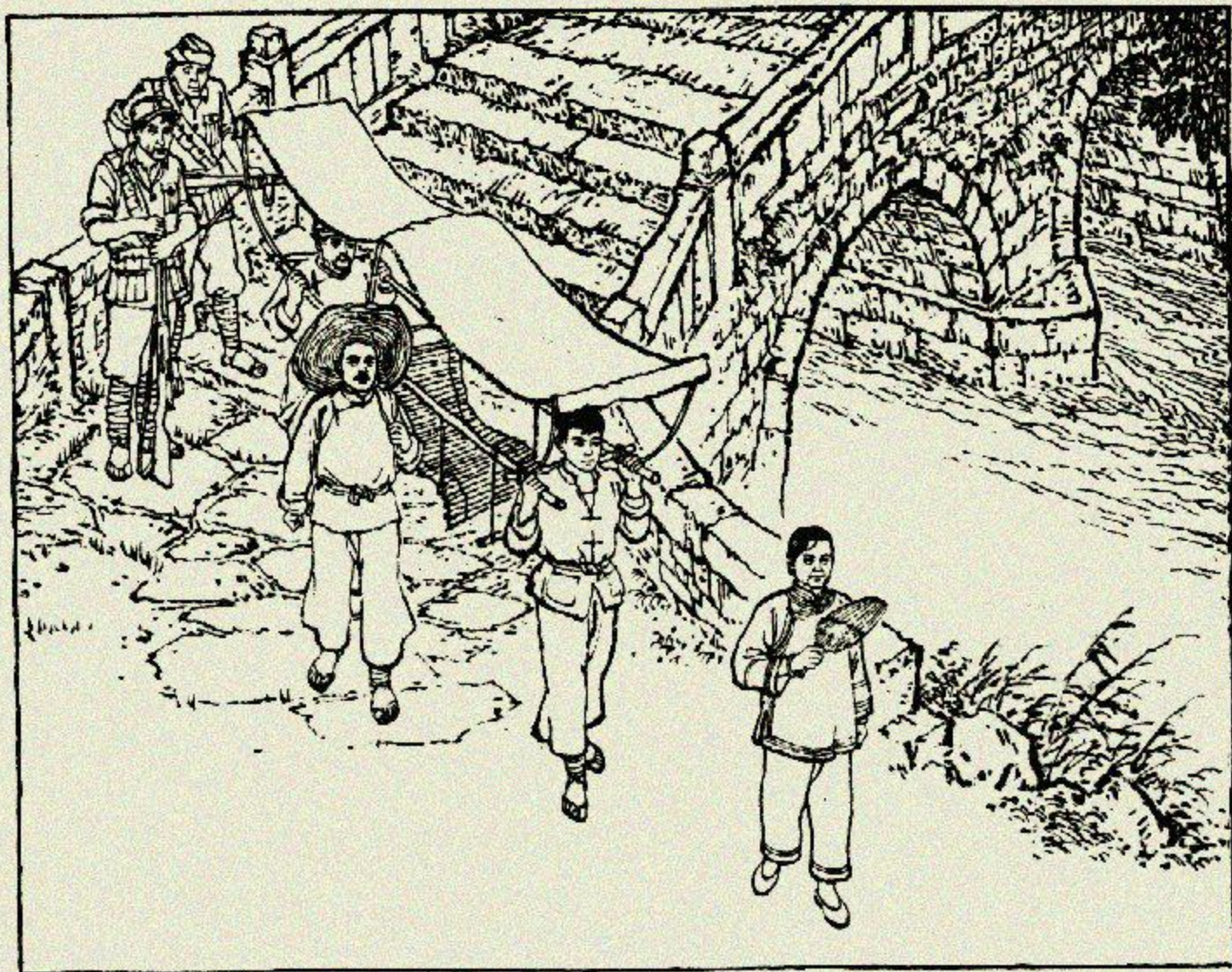
(134)时间不长了,老太婆立即行动,她扮成乡下财主模样,坐了滑竿,由华为和一个狙击队员抬着,向城里进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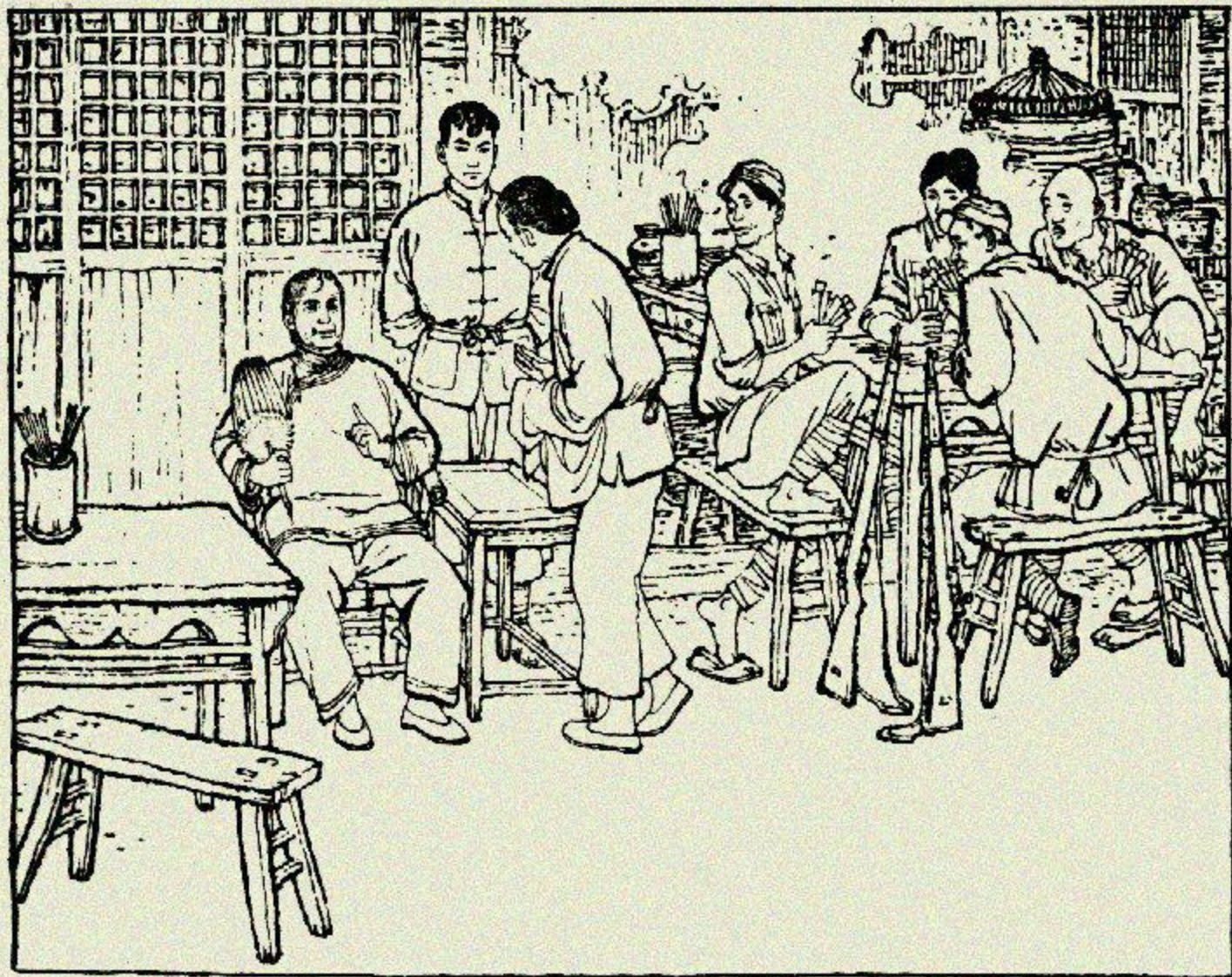
(135)前面是座大石桥,连通着公路,桥上的乡丁,正在搜查来往的行人,一见滑竿,大声叫道:“喂,滑竿从哪里来?”华为边走边答:“余家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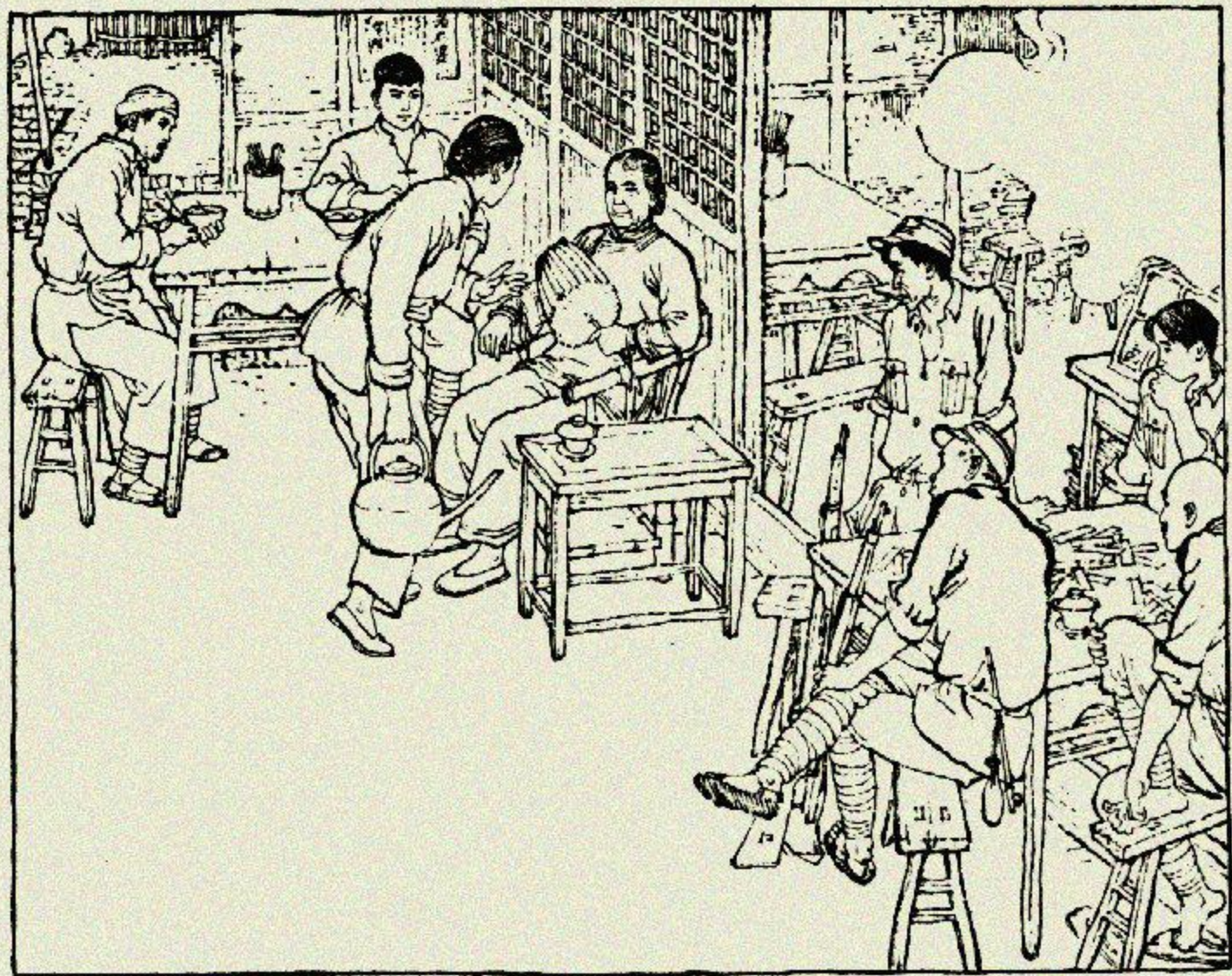
(136)到了桥头，老太婆跳下滑竿，满不在乎地朝乡丁一挥手，手上的金镯子在阳光里闪闪发光。她不耐烦地说：“又要检查？东西都在滑竿上，你们来看嘛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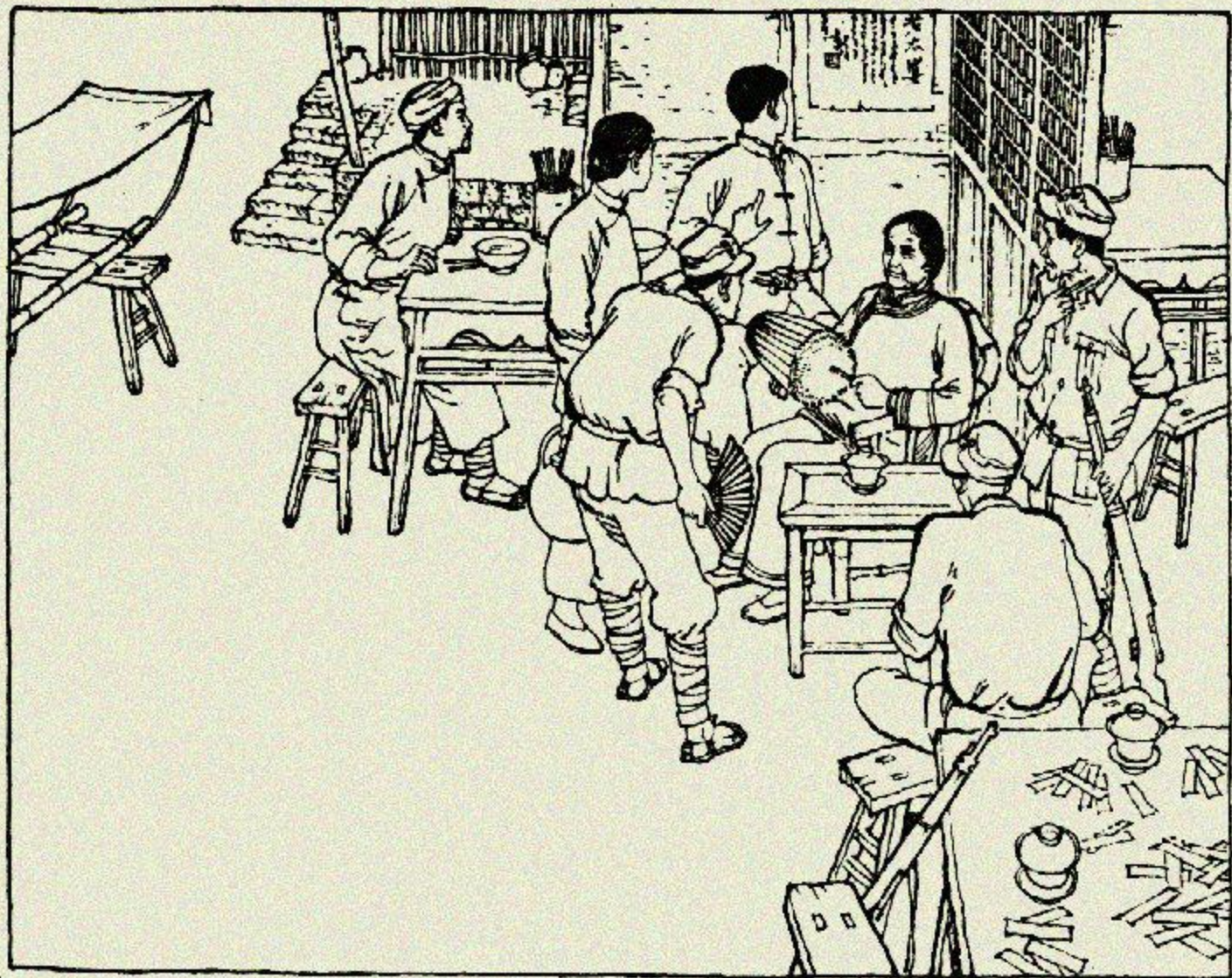
(137) 老太婆不等乡丁过来, 径直朝桥边小店走去。她边走边对抬滑竿的人说: “抬了大半天, 去吃点东西, 趁凉快赶路!” 乡丁们一看这副排场, 不敢做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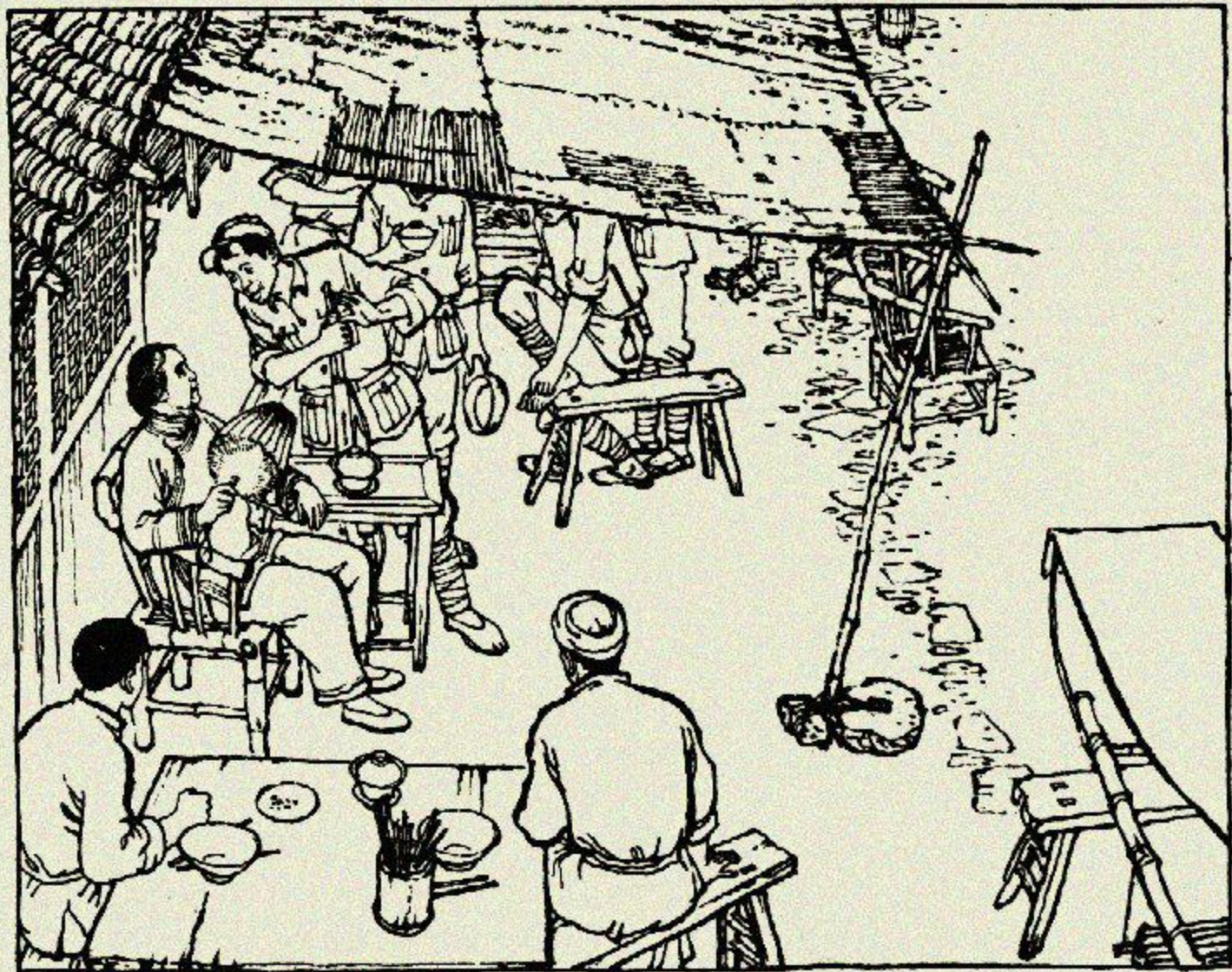
(138) 小店里的老板娘, 笑嘻嘻地走上来搭讪: “你老人家吃点啥? 来碗捞糟蛋?” 老太婆拣了个座位坐下, 说道: “泡碗茶嘛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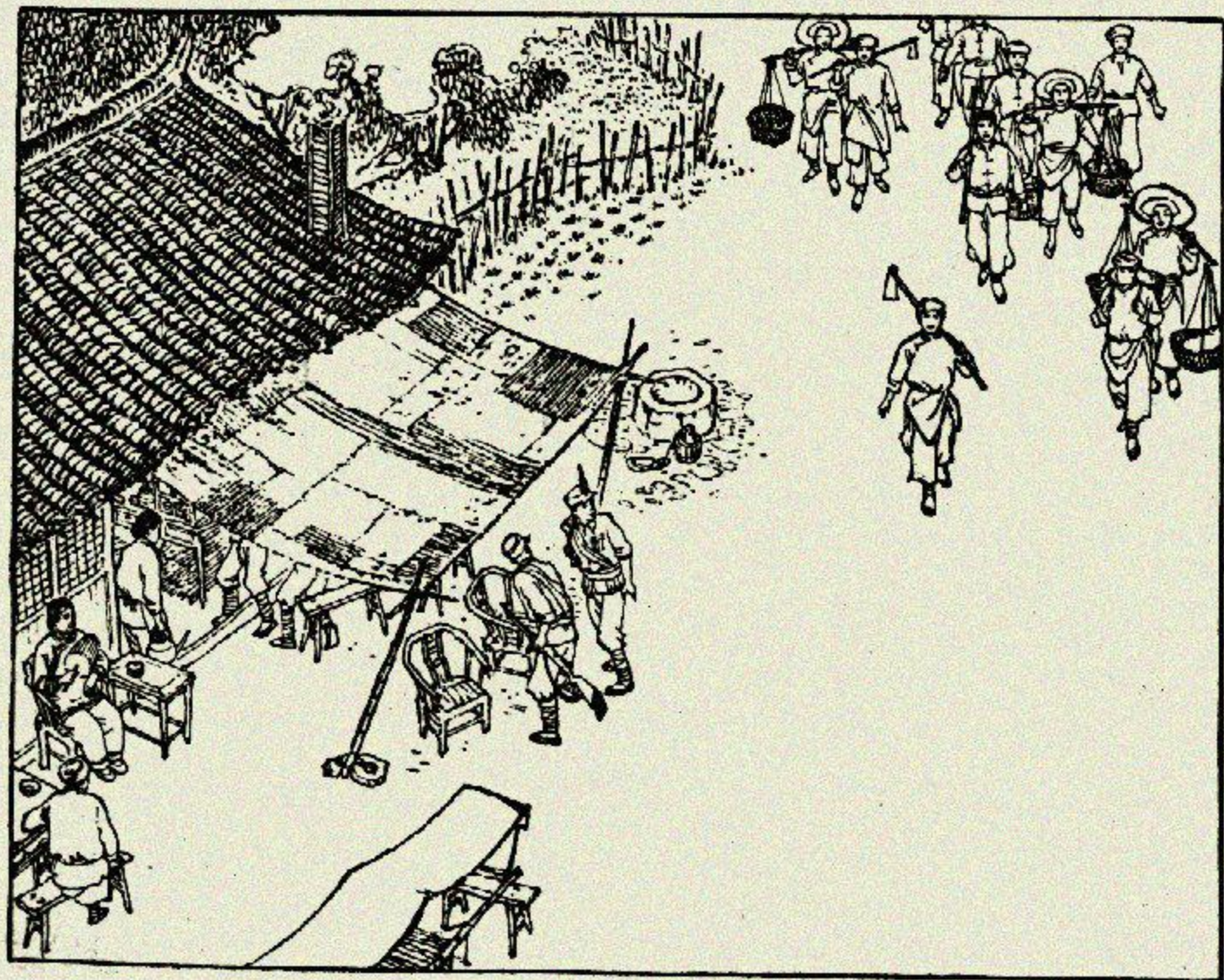
(139) 老板娘泡了茶，问老太婆道：“人家说共产党要攻城，你老人家在余家场看到共产党么？”老太婆回答道：“潮得凶哇，余家桥有錢的绅粮都躲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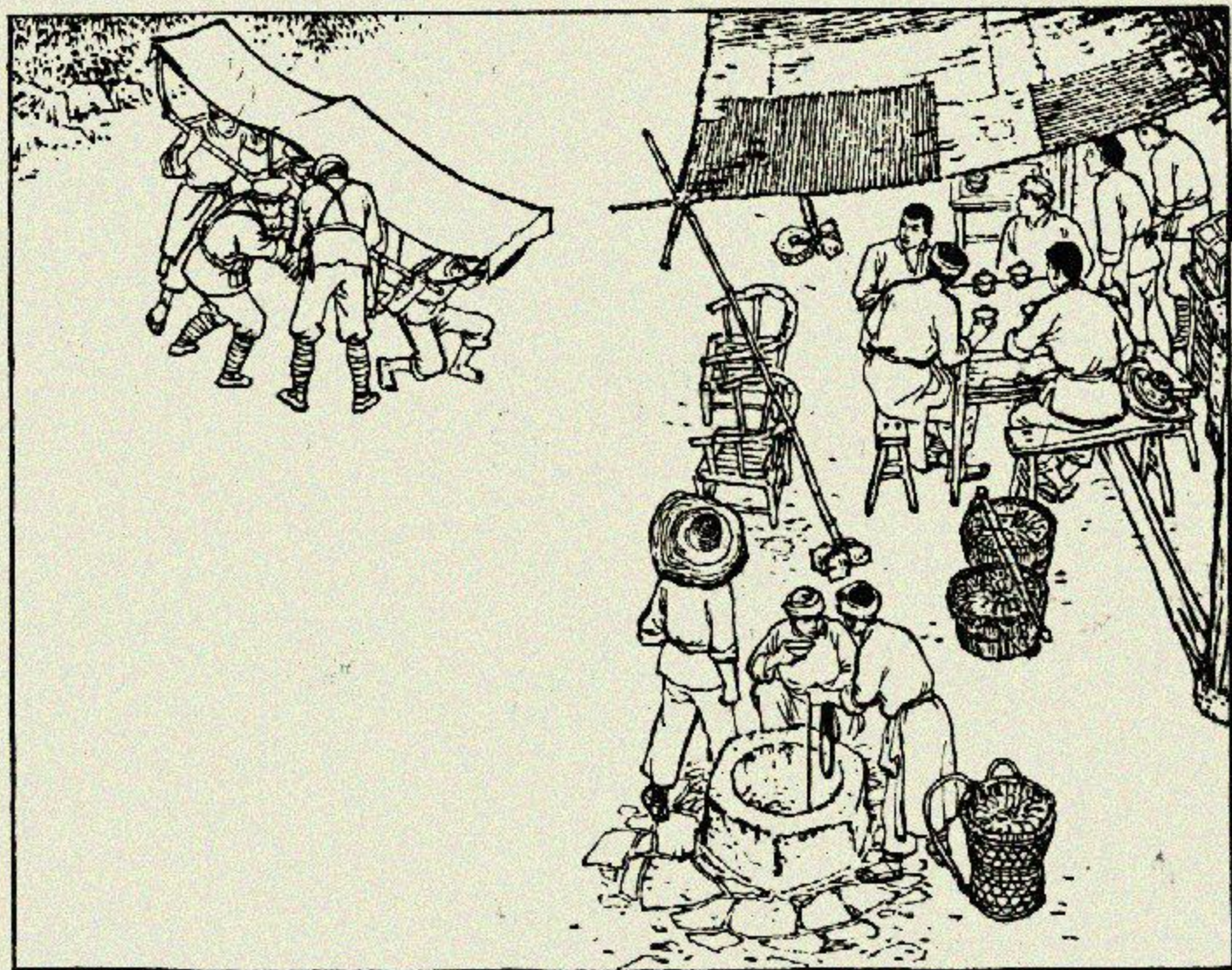
(140) 一个乡丁插上来说：“对呀！这铺门上就贴了通缉老太婆的告示。”另一个乡丁扁扁嘴道：“通缉个屁，人家是纵队司令，身边顶起码百十条枪跟起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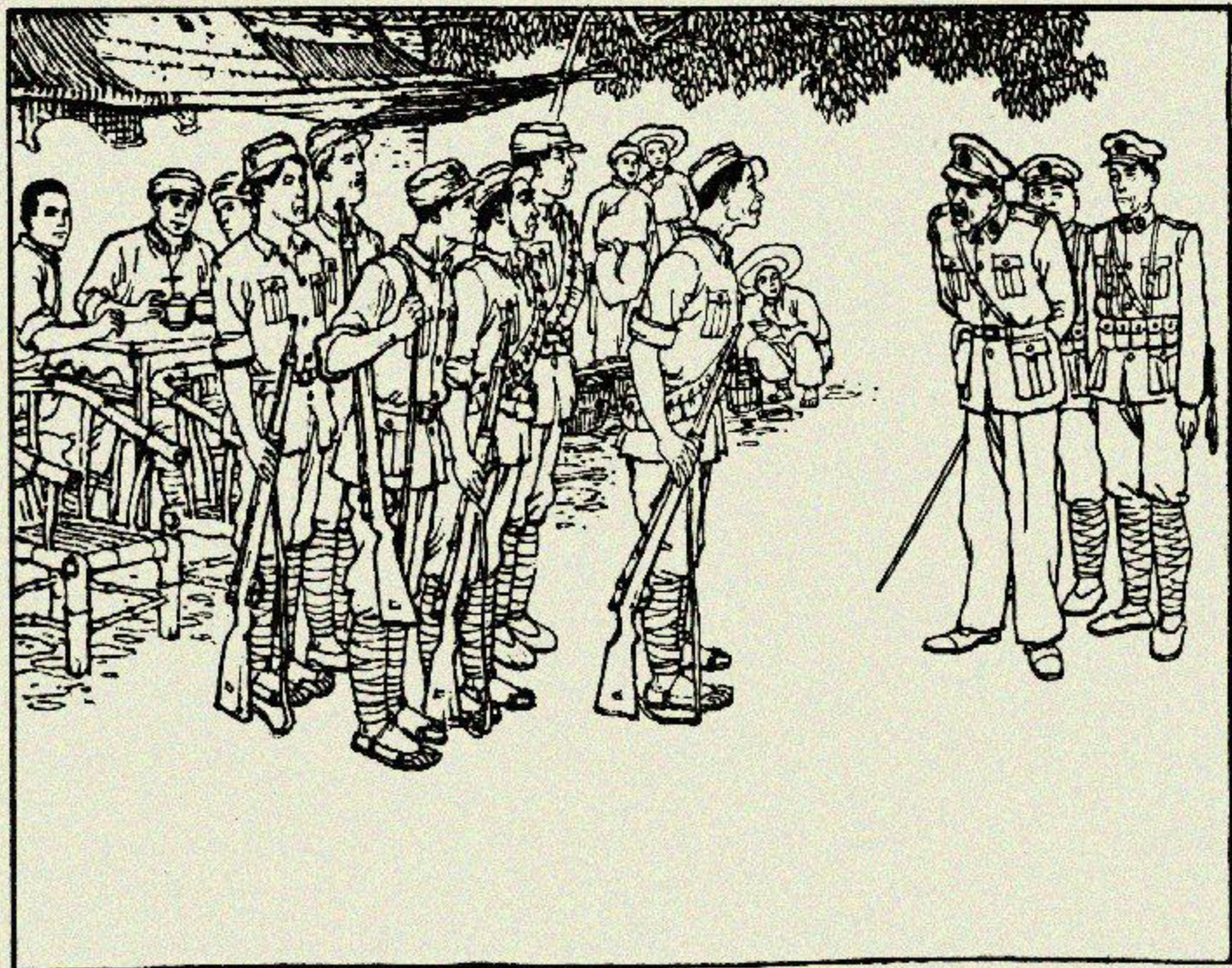
(141) 有个乡丁一双贼眼尽在老太婆戴的金镯子上打转,他溜到桌边,对老太婆说:“这条路不清净啊!回头我们派人送你老人家进城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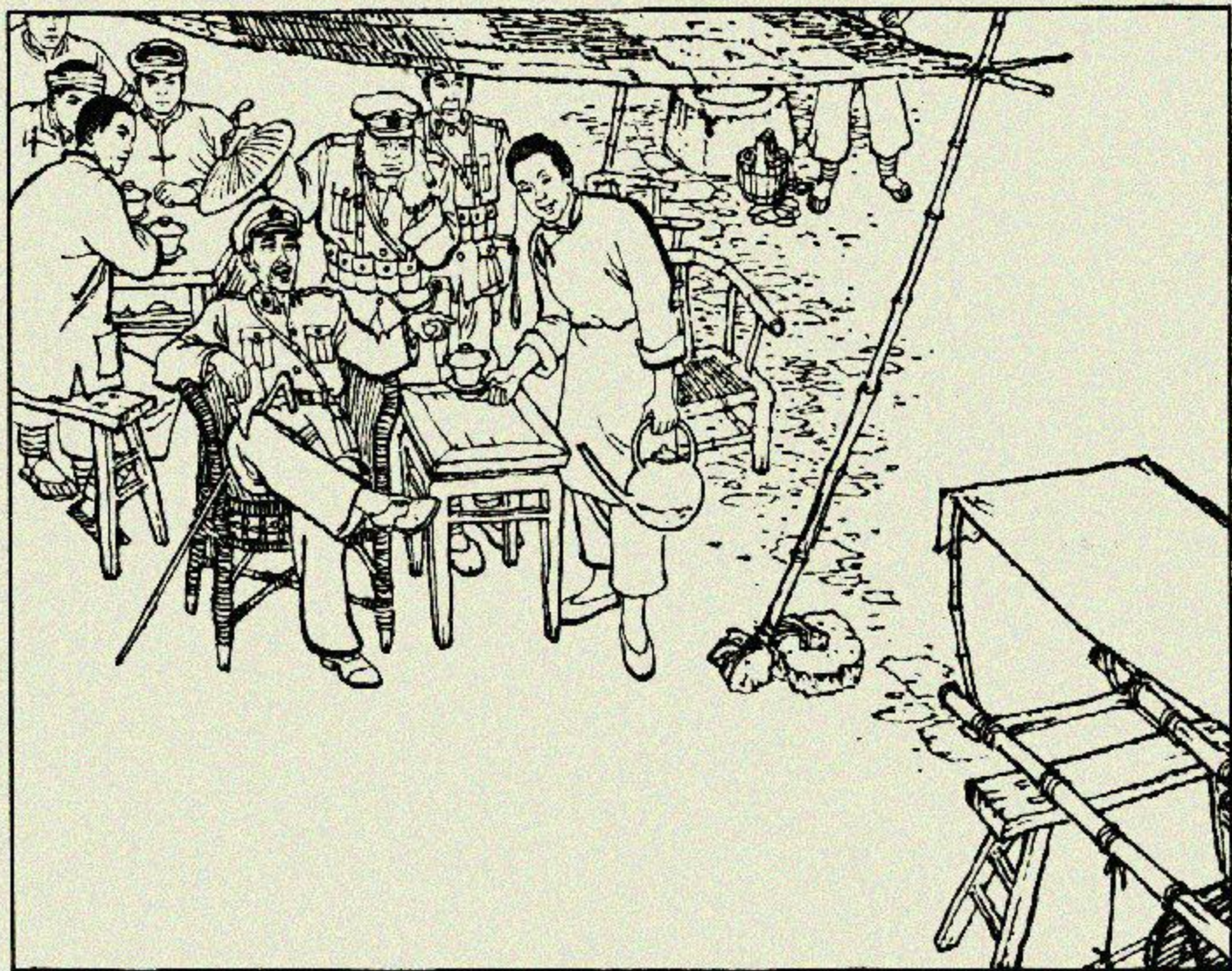
(142)从大路那边走来许多农民模样的人。有的到小店里歇脚,有的到井边喝水……一刹时,气氛变了,好几个乡丁缩进小店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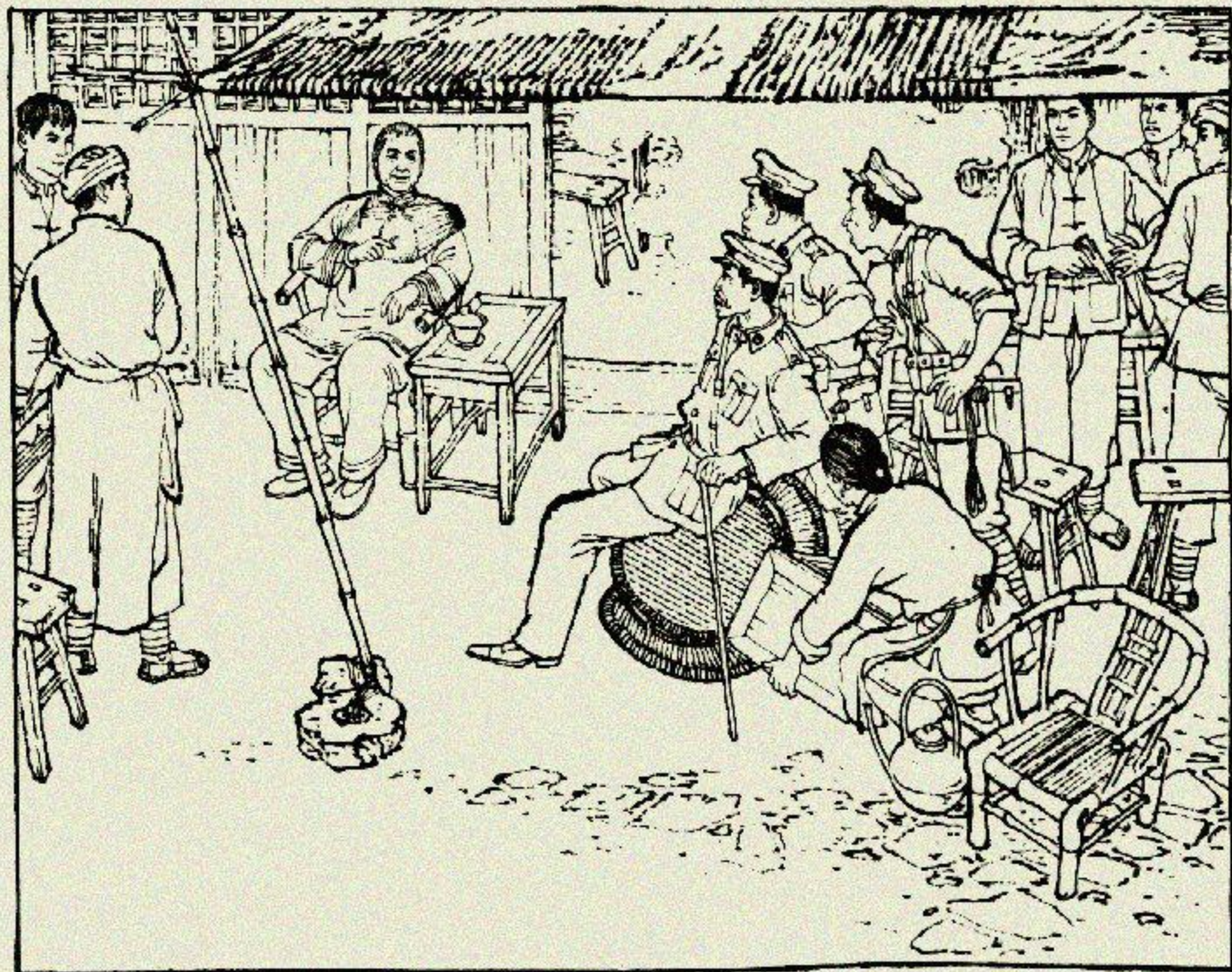
(143) 正在这时候,一乘快步如飞的白市布滑竿,突然在小店门口停下。老板娘一看滑竿上的人,叫了声:“警察局长!”赶紧站起身来泡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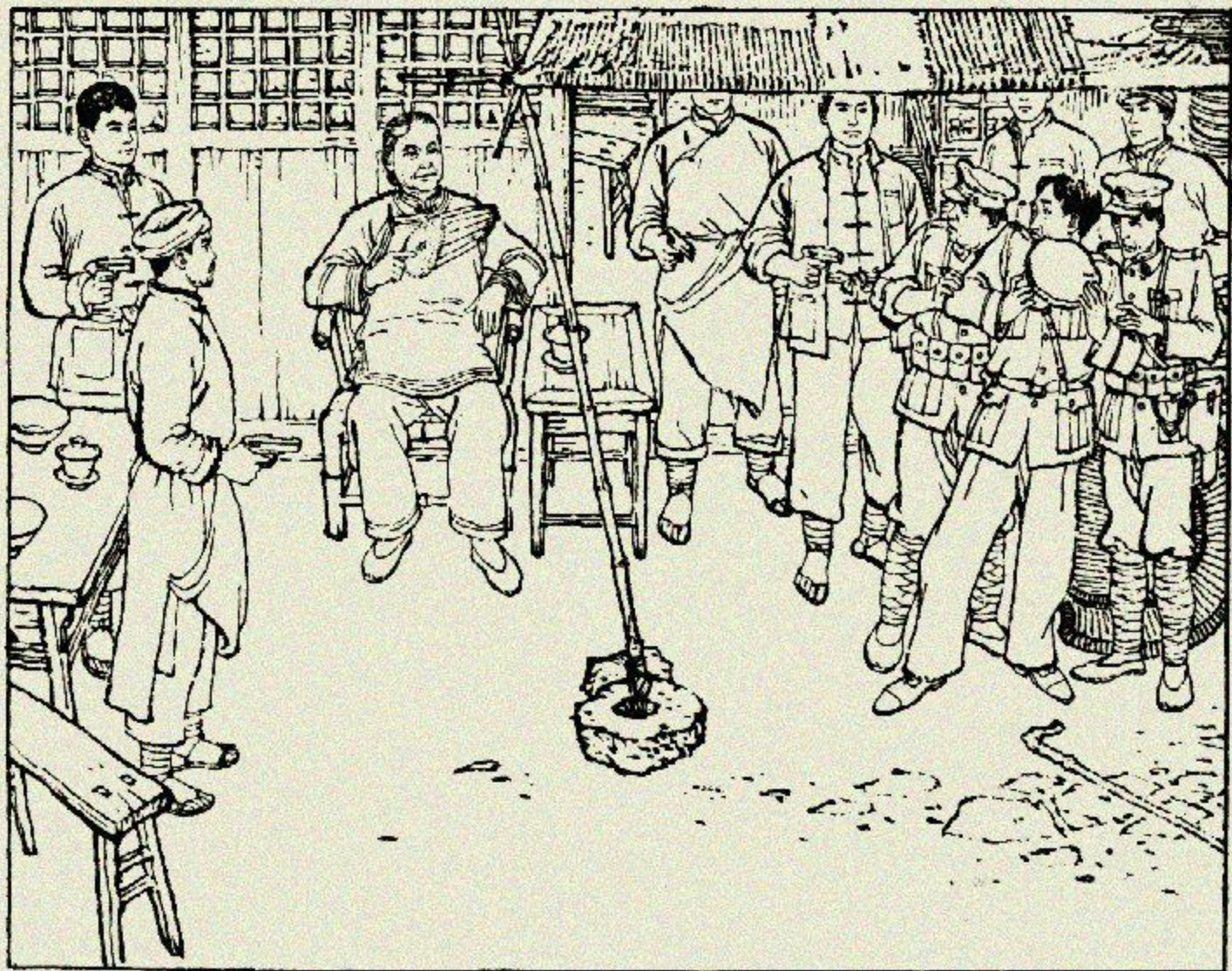
(144) 警察局长望了望空无人影的桥头关卡，顿时大发雷霆：“混蛋！卡子上的人哪去了！放跑了共产党，我把你们一齐枪毙！”几个乡丁慌的从店里窜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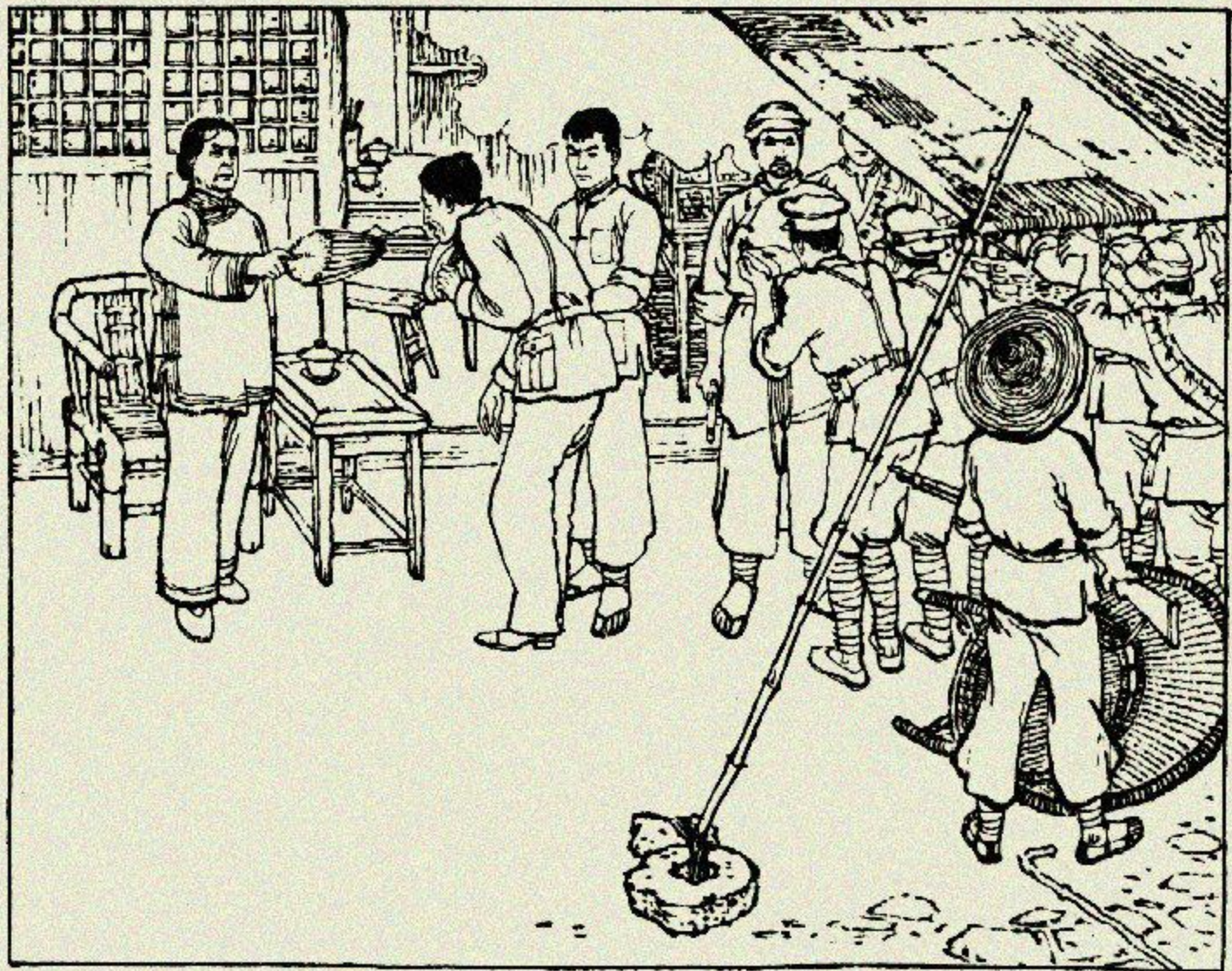
(145) 勤务兵摆好椅子, 请警察局长就坐。警察局长见了老太婆的滑竿, 赞赏地问: “这是谁的滑竿? 铺陈得这么漂亮!” 老板娘连忙告诉他: “是这位老太太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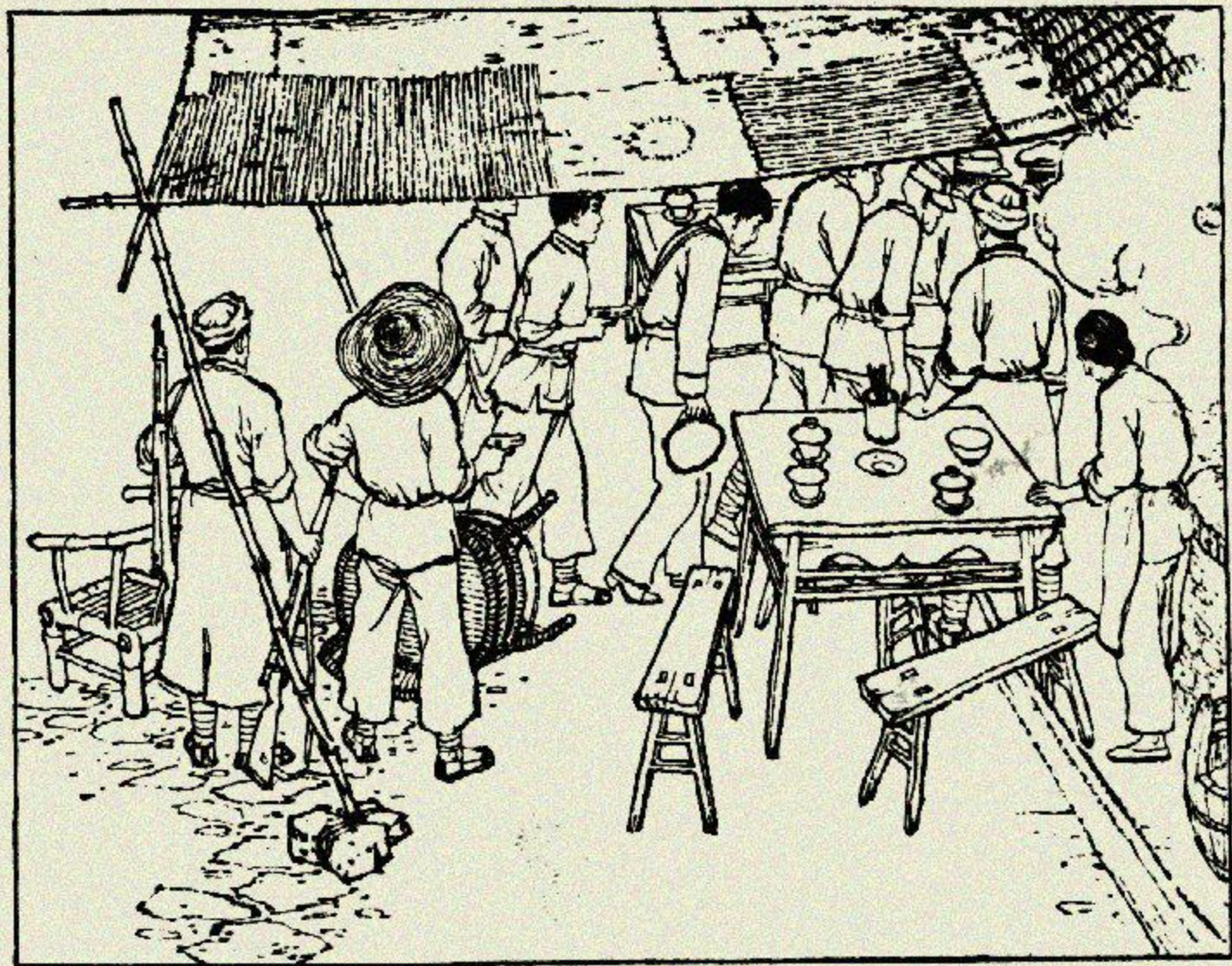
(146) 警察局长一回头，大吃一惊：“你……双枪老太婆！”老太婆满面春风地笑道：“局长，三年前我越狱出走，你带人冒着大雨追了我五十里，你好健忘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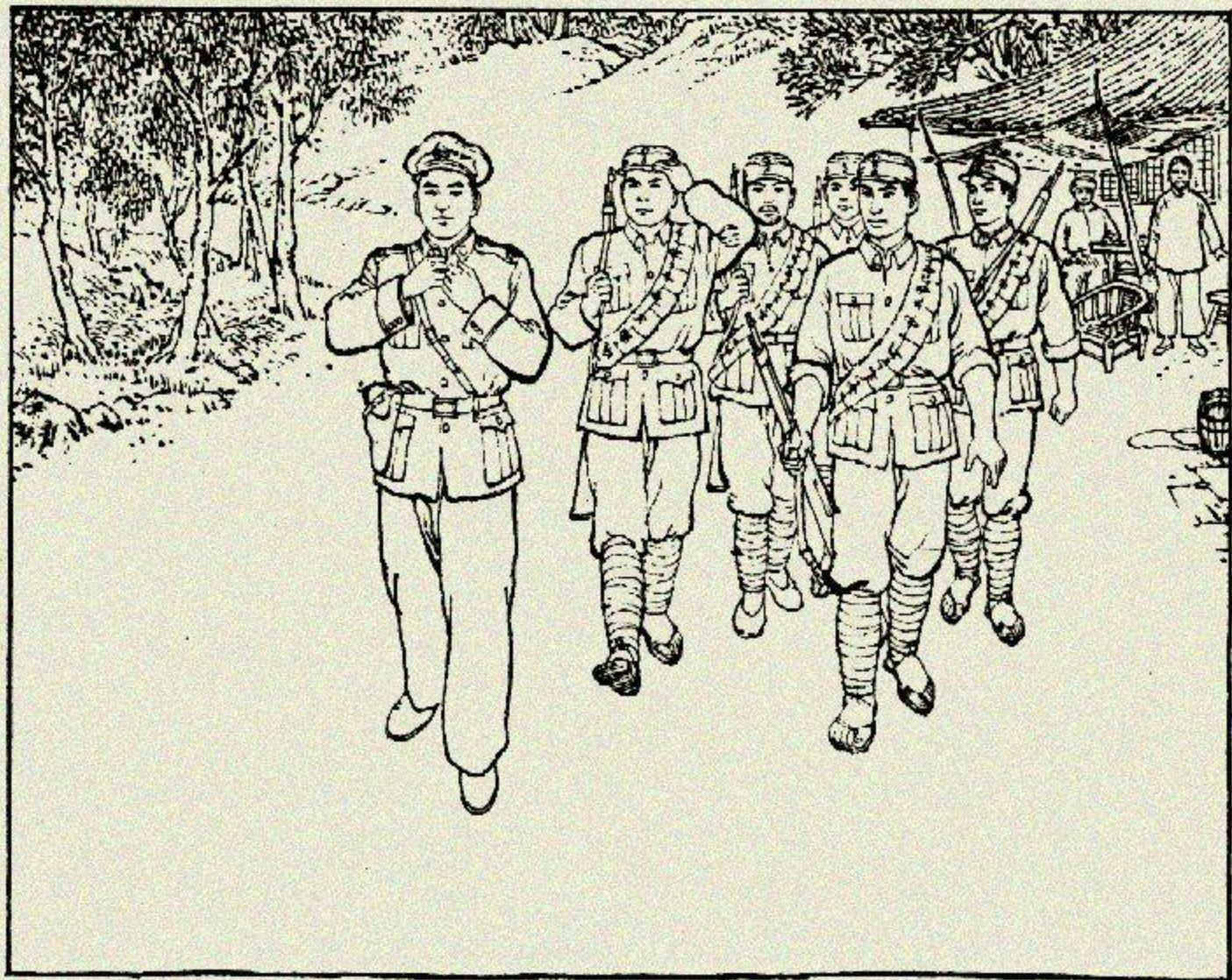
(147)这时,吃茶的、歇脚的农民装束的狙击队员都聚拢来,警察局长左右望望,发现尽是对方的人,不由冷汗直流,手脚发抖地对老太婆连连哈腰,陪着笑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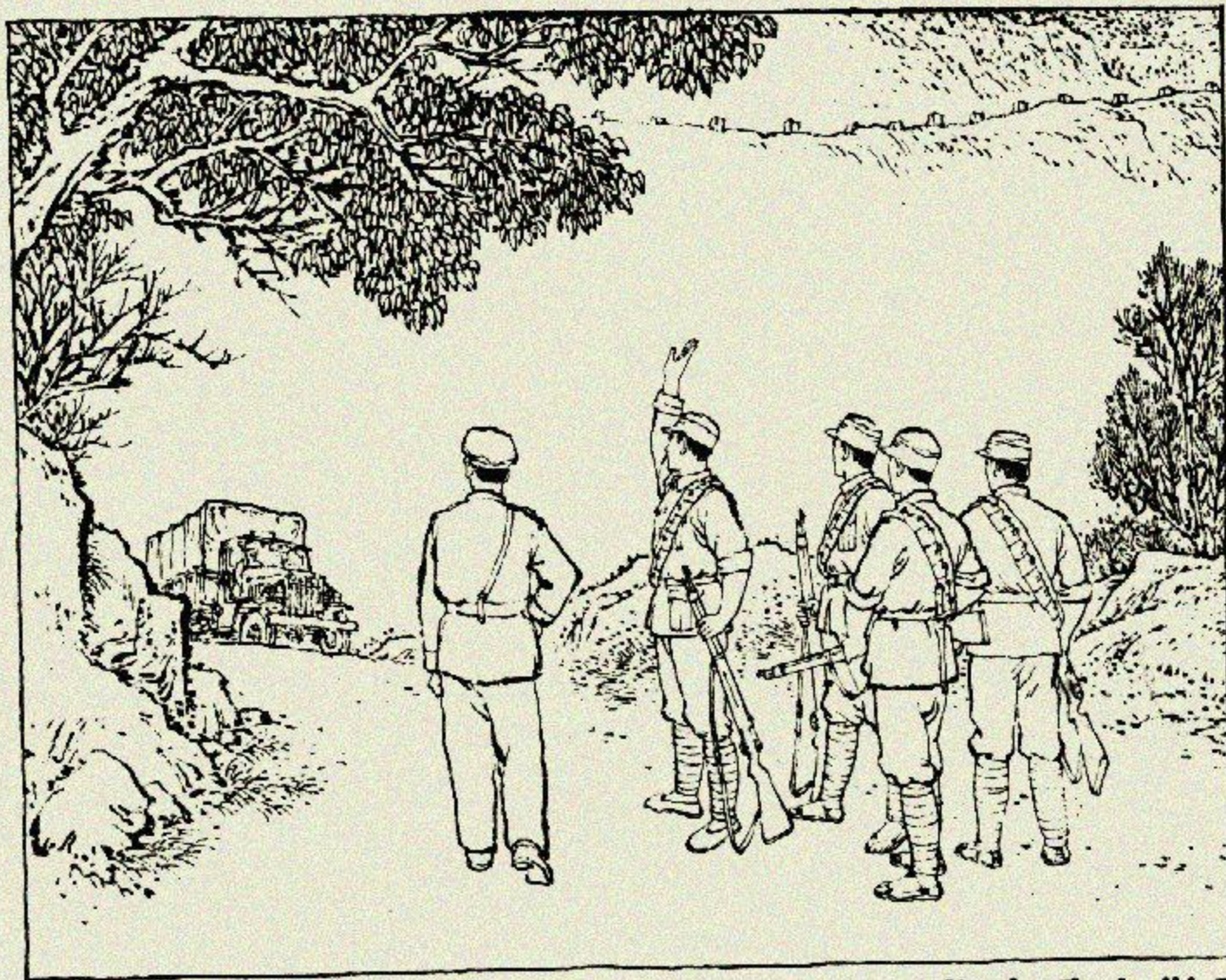
(148) 狙击队员上前缴了警察局长和乡丁们的枪。老太婆喝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警察局长不得不说了实话：“今天押送共产党员江雪琴到重庆，我奉命护路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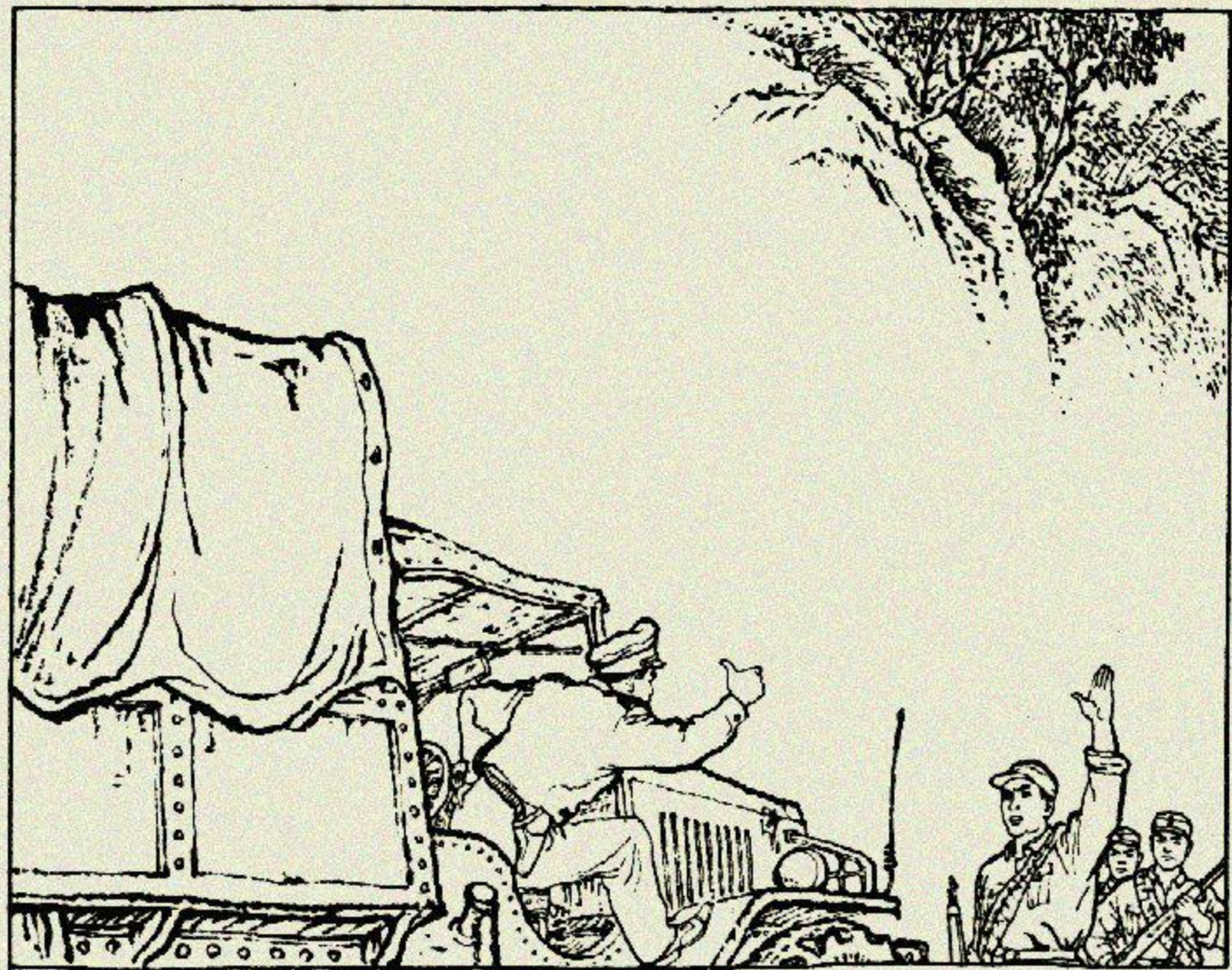
(149) 老太婆对华为讲了几句话，华为喝叫一声：“带走。”便和几个狙击队员，把警察局长连同一群乡丁，带到里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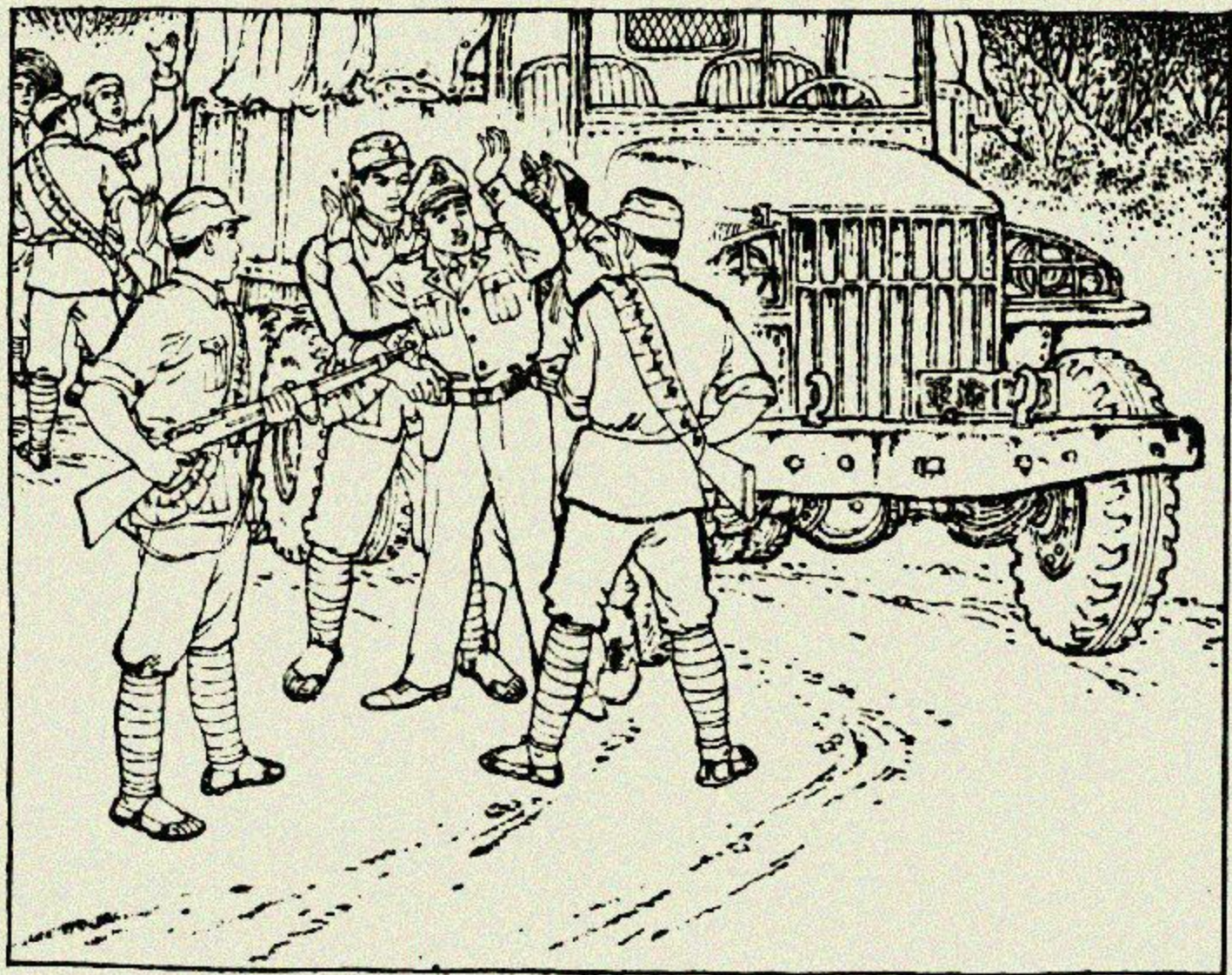
(150) 一会儿, 华为和几个狙击队员, 换了乡丁的服装出来, 直向大石桥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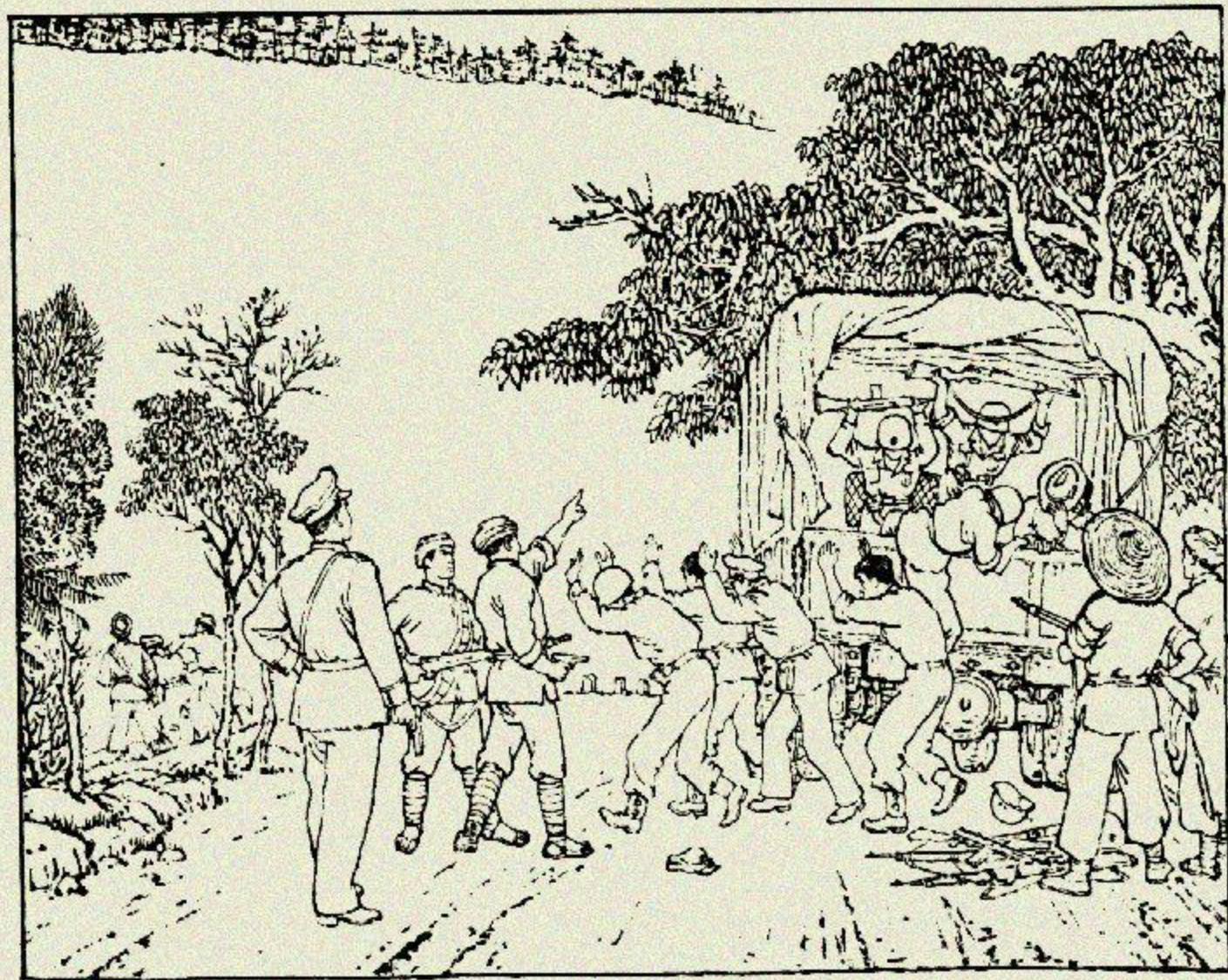
(151) 不一会，一辆军用卡车由远而近。华为马上做了一个暗号，几个狙击队员化装的乡丁，一字儿排在路当中，挡住了汽车的去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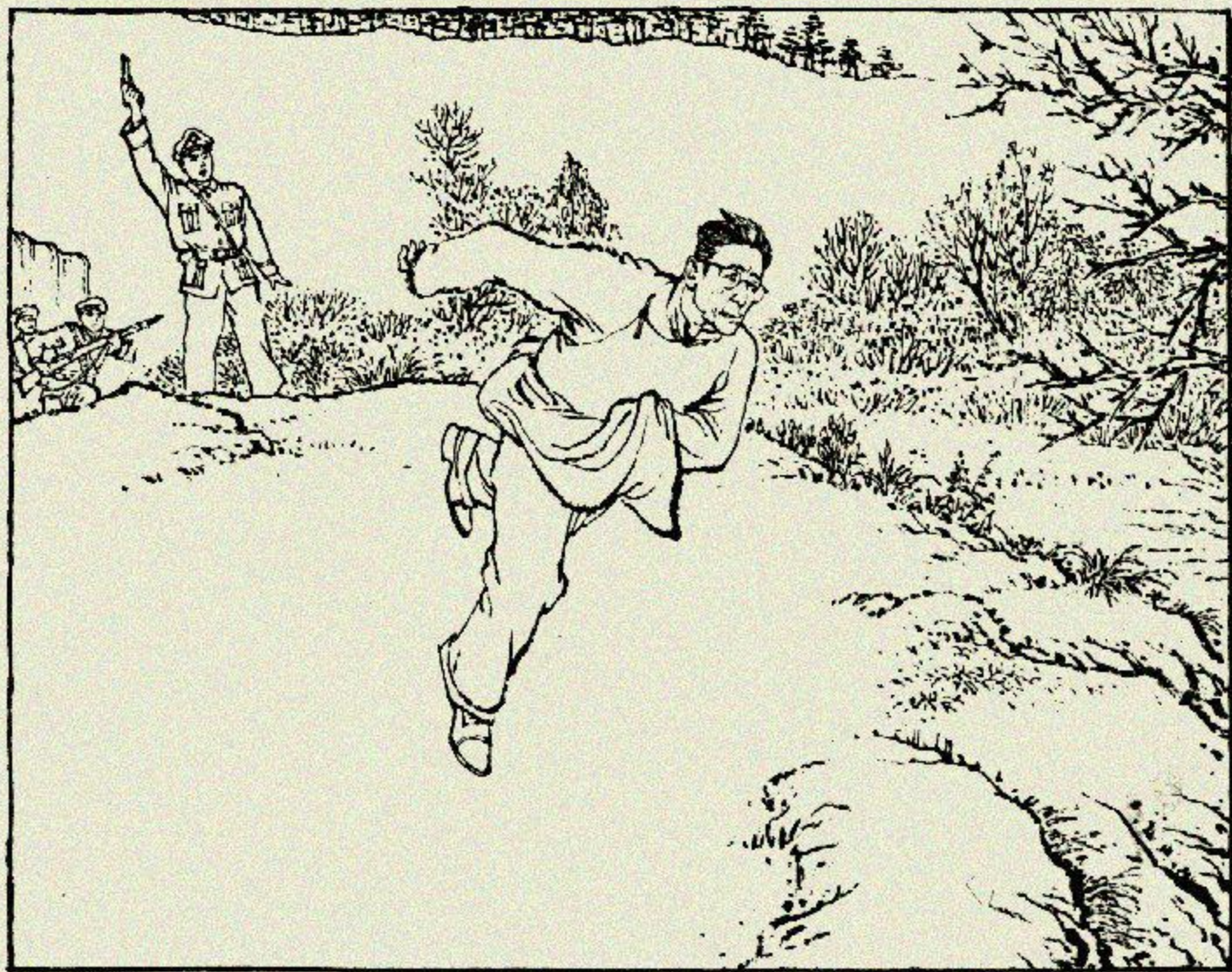
(152) 汽车被迫停下。华为一挥手，分散在公路两边的狙击队员，立时包围了大卡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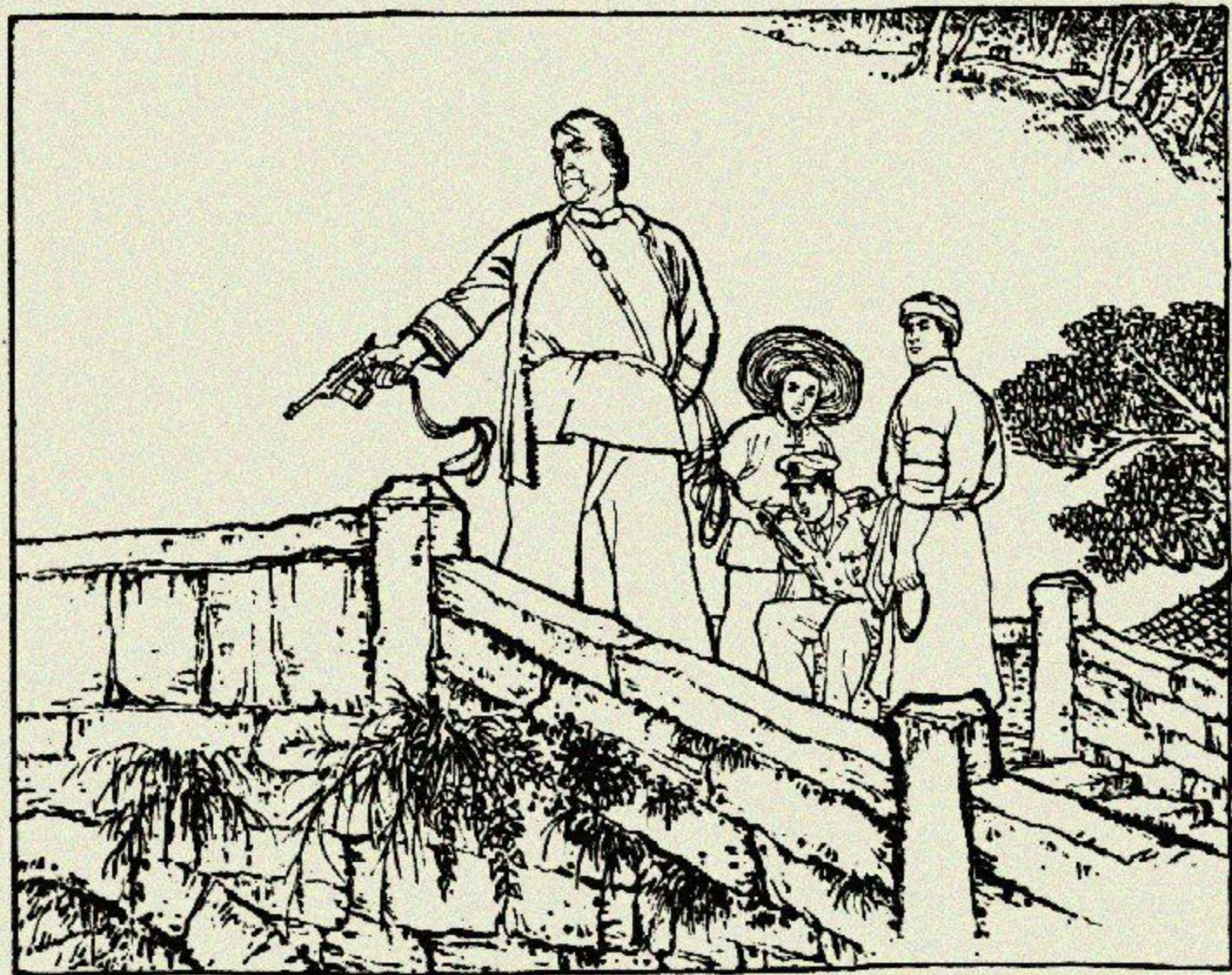
(153)和司机坐在一起的是特务魏吉伯。他见乡丁拦车,大骂道:“混蛋!你们瞎了眼睛!”几个狙击队员缴了他的枪,把司机也逮住,怒斥着:“你才瞎了狗眼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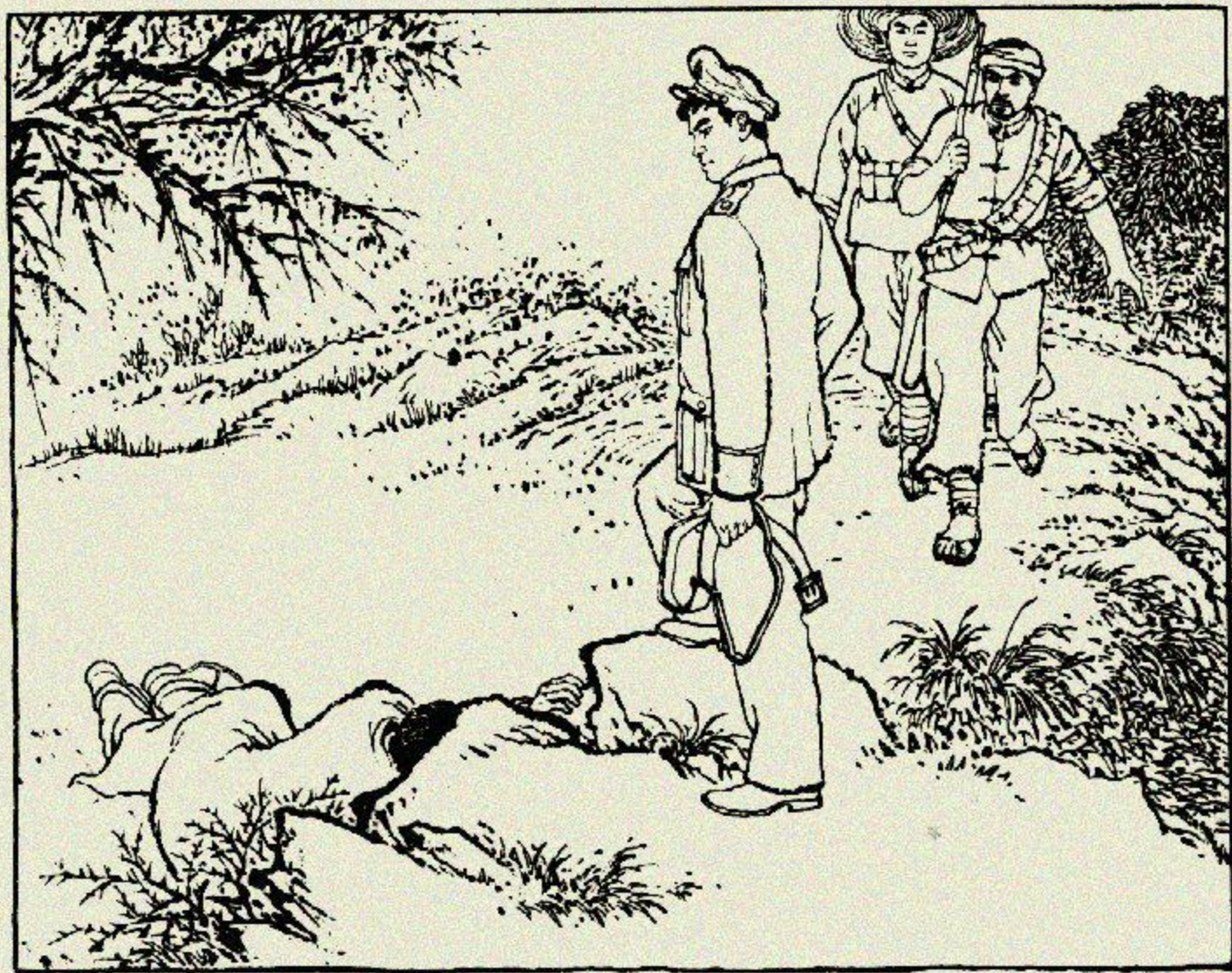
(154) 狙击队员们丢掉军帽, 脱下身上穿的乡丁衣服, 露出了肩膀上的红色臂章。卡车里的匪兵慌了, 马上举手投降。两个狙击队员拖着魏吉伯去见老太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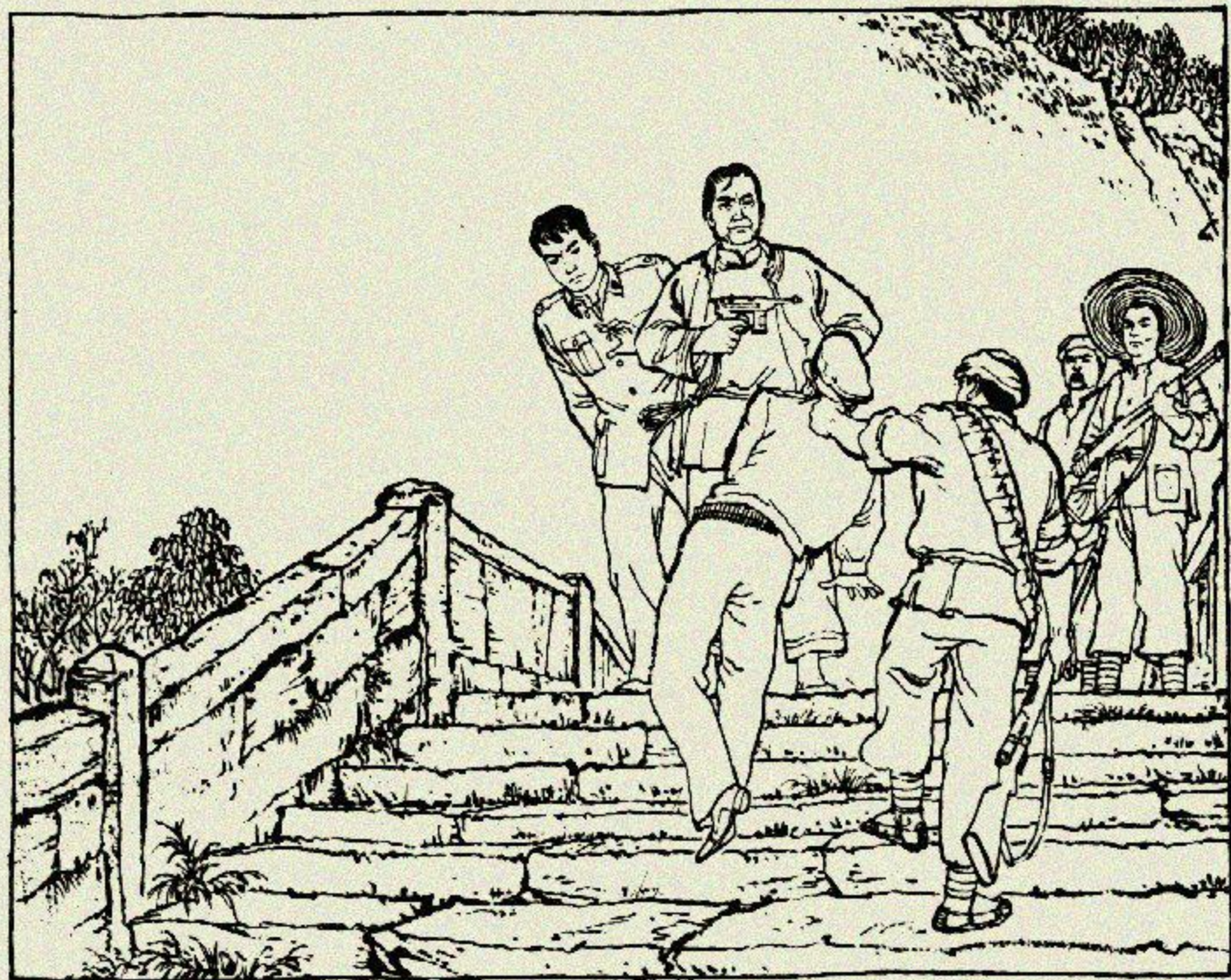
(155) 就在这时,一个穿便衣的人从车厢里窜出来,飞跑着想跳到河里。华为眼尖,大喝一声:“甫志高,叛徒!你往哪里逃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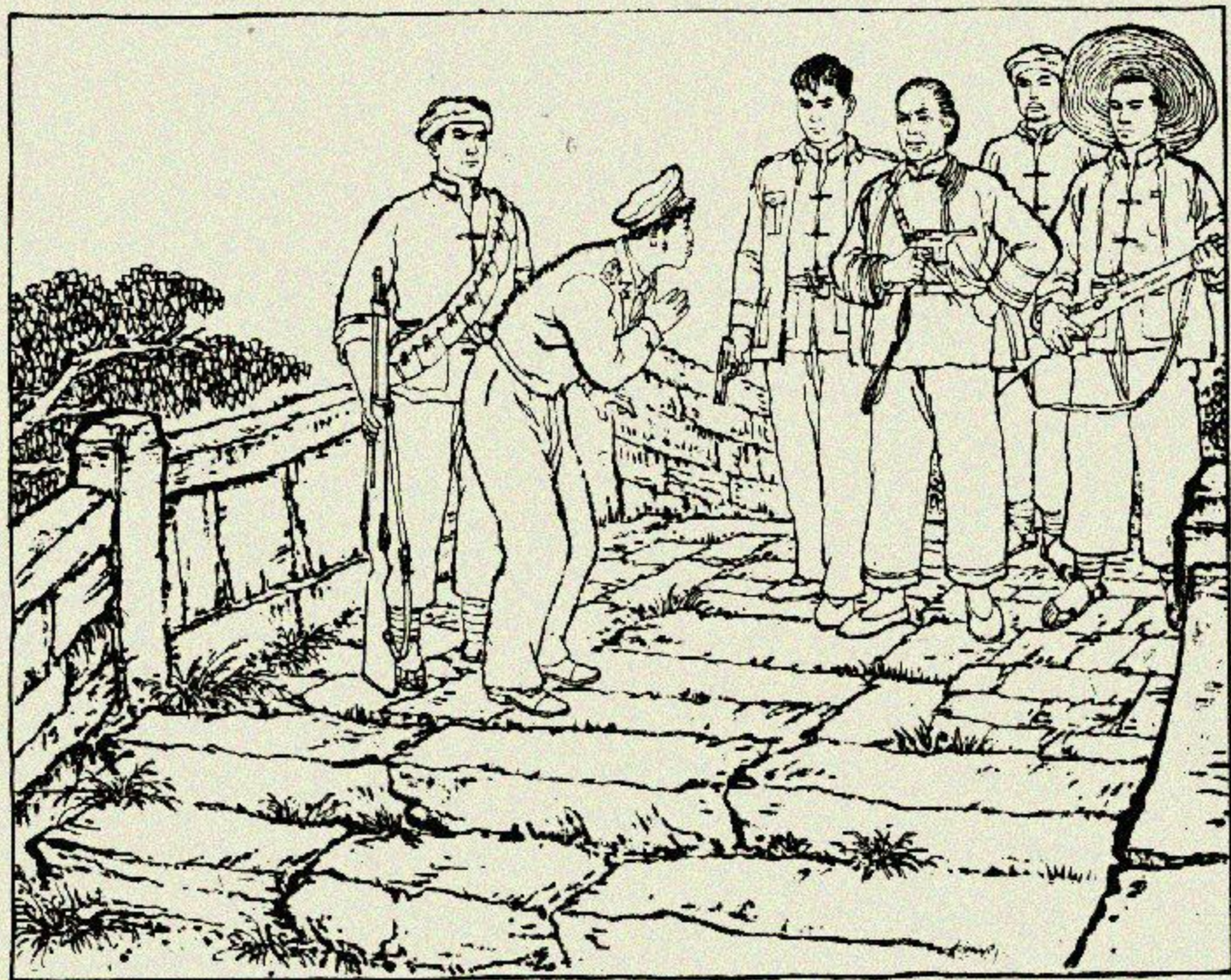
(156) 坐在桥头的老太婆, 猛地站起来, 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: “逃不了!” 她掏出枪, 朝甫志高随手就是一枪。



(157)甫志高应声倒地。华为赶上前，鄙夷地看了一眼，正待走开，两个狙击队员上来报告，说搜遍车厢，找不到江姐。



(158) 华为急忙奔向桥头。魏吉伯的脸本无人色，见了华为，一种窄路相逢的感觉，立时从他绝望的眼中露出来。



(159) 老太婆喝问道：“说，不说要你的狗命！”魏吉伯全身象筛糠一般：“我说，昨夜沈区长临时改变计划，亲自把江雪琴……连夜用船……秘密押运重庆……”



(160) 华为怒火中烧，一枪将魏吉伯击毙，吼道：“追！”老太婆沉吟一会，追赶已来不及了，她决定立即派人去重庆探听消息，同时在根据地组织更广泛的斗争。



统一书号: T8081·5541

定 价: **0.20元**

红 岩 (四) 威 慑 群 魔

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金奎 顾炳鑫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2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华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张 2 7/10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2次印刷 230,001—530,000
